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妖火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 第一部：行为怪异的老先生

我从来也未曾到过这样奇怪的一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篇小说，而不像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发生的。但是，它却又偏偏在我身上发生了。

我必须从头讲起：那是一个农历年的大除夕。

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我总喜欢花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光，在几条热闹的街道上挤来挤去，看着匆匆忙忙购买年货的人，这比大年初一更能领略到深一层的过年滋味。因为在大年初一，只能领略到欢乐，而在除夕，却还可以看到愁苦。

那一年，我也溜到了天黑，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得街头行人的面色，忽红忽绿，十分有趣。而我，则停在一家专售旧瓷器的店家面前，望着橱窗中陈列的各种瓷器。

我已看中了店堂中红木架子上的那一个凸花龙泉胆瓶，那个胆瓶，姿色青莹可爱，而且还在青色之中，带点翠色，使得整个颜色，看起来有着一股春天的生气。我对于瓷器是外行，但是这个瓶，即使是假货，它的本身，也是有其价值的，因此，我决定去将它买下来。

我推门走了进去，可是，我刚一进门，便看到店员已将那个花瓶，从架上小心翼翼地捧了下来。

我心中不禁愣了一愣，暗忖难道那店员竟能看穿我的心意么？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因为那店员，将这个瓶，捧到了一位老先生的面前。

那老先生将这个瓶小心地敲着、摸着、看着。我因为并不喜欢其他的花瓶，所以，便在那老先生的身边，停了下来，准备那老先生买不成功，我就可以将它买了下来。

那老先生足足看了十多分钟，才抬头道：“哥窑的？”龙泉瓷器，是宋时张姓兄弟的妙作，兄长所制的，在瓷史上，便称为“哥窑”，那位老先生这样问法，显出他是内行。

那店员忙道：“正是！正是，你老好眼光！”

想不到他马屁，倒拍在马脚上，那老先生面色一沉，道：“亏你讲得出口！”一个转身，扶着手杖，便向外走去。

我正希望他买不成功。因为我十分喜欢那个花瓶，因此，我连忙对着发愣的店员道：“伙记，这花瓶多少钱？”那店员还未曾回答，已推门欲出的老先生，忽然转过身来，喝道：“别买！”

我转过身去，他的手杖几乎碰到了我的鼻子！

老年人和小孩子一样，有时不免会有些奇怪的，难以解释的行为。

但是，我却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一身皆是十分有教养的老年人，竟会做出这种怪诞的举动来。一时间，我不禁呆住了难以出声。

正在这时候，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满面笑容，道：“老先生，甚么事？”那老先生“哼”地一声，道：“不成，我不准你们卖这花瓶！”他的话，说得十分认真，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味在内。

那胖子的面色，也十分难看，道：“老先生，我们是做生意的——”

我想不到因为买一个花瓶，而会碰上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正当我要

劝那老先生几句的时候，那老头子，突然气呼呼地举起手杖来，向店伙手中的那个花瓶，敲了过去！在那片刻间，店伙和那胖子两个人，都惊得面无人色。幸而我就在旁边，立即一扬手臂，向那根手杖格去。

“拍”地一声响，老先生的手杖，打在我的手臂上，我自然不觉得甚么疼痛，反而将那柄手杖，格得向上，直飞了起来，“乒乓”一声，打碎了一盏灯。

那胖子满头大汗，喘着气，叫道：“报警！报警！”

我连忙道：“不必了，花瓶又没有坏。”

那胖子面上，犹有余悸，道：“坏了还得了，我只好跳海死给你们看了！”

我微微一笑，道：“那么严重？这花瓶到底值多少？”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准备他一说出这花瓶的价钱，便立即将之买下来的，而且付现钞。

那胖子打量了我一眼，说出了一个数目字。

刹时之间，轮到我来尴尬了，那数字之大，实足令得我吃了一惊。当然，我不是买不起，但要以可以买一个尽善尽美游艇的价钱，去买一个花瓶，我却不肯。

我忙道：“噢，原来那么贵。”胖子面色的难看就别提了，冷冷地道：“本来嘛！”我拉了老先生的手臂，从地上拾起手杖，走出了这家店子，拉了老先生转过了街角，背后才不致有如针芒在刺一样地难受。

我停了下来，道：“老先生，幸而你不曾打烂他的花瓶，要不然就麻烦了”

我只当那老先生会有同感的。因为看那位老先生的情形，可能是千万富翁，但是我还未曾见过一个肯这样用钱的千万富翁。

怎知那老先生却冷冷地道：“打烂了又怎样，大不了赔一个给他，我还有一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它们原来是一对。”

我越听越觉得奇怪，道：“你说，店里的那个花瓶原来是你的？”老先生“哼”地一声，道：“若不是祖上在龙泉县做过官，谁家中能有那么好的青瓷？”

我一听得他如此说法，心中有一点明白了。

那一定是这位老先生，原来的家境，十分优裕，但是如今却已渐渐中落，以致连心爱的花瓶，也卖给了人家，所以，触景生情，神经才不十分正常。

然而，我继而一想，却又觉得不十分对。因为他刚才说，家中还有一个同样的花瓶，照时价来说，如果将之变卖了，也足以令他渡过一个十分快乐的晚年了。可能他是另有心事。

我被这个举止奇特的老年人引起了好奇心，笑着问道：“老先生，那你刚才在店中，为甚么要打烂那个花瓶？”

老先生望着街上的车辆行人，道：“我也不明白为甚么——”

老者讲到这里，便突然停止，瞪了我一眼，道：“你是甚么人，我凭甚么要对你讲我的事情？”我笑道：“有时候，相识数十年，未必能成知己，但有缘起来，才一相识，使成莫逆了，我觉得老先生的为人很值得钦佩，所以才冒昧发问的。”

“高帽子”送了过去，对方连连点头，道：“对了，譬如我，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了解”

我心中又自作聪明地想道：“原来老头子有一个败家子，所以才这样伤

神。”

那老先生道：“我们向前走走吧，我还没有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啦。”

我和他一齐向前走着，我知道，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能发掘出一段曲折动人的故事来的，但从这位老先生的身上，所发掘出来的事，可能比一般的更其动人，更具曲折。

我听他问起我的姓名，便道：“不敢，小姓卫。”那老先生显然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连忙道：“姓卫？嗯，我听得人说起，你们本家，有一个名叫卫斯理的，十分了得。”

我不禁笑了笑，道：“卫斯理就是我，了得倒只怕未必。”

那老先生立即站住，向我望来，面上突然现出了一种急切的神情来，一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觉得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

我不知道他何以在刹那之间，如此激动，忙道：“老先生，你怎么啦？”

他道：“好！好！我本来正要去找你，却不料就在这里遇上了，巧极，巧极！”

我听了他的话，吓了老大一跳，他的口气，像是要找我报仇，苦于不知我的行踪，但是却恰好狭路相逢一样！我忙道：“老先生，你要找我，有甚么事？”我一面说，一面已经准备运力震脱他的手臂。

老先生忽然叹了一口气，道：“老头子一生没有求过人，所以几次想来见你，都不好意思登门，如今既然遇上了你，那我可得说一说了。”

老先生道：“请到舍下长谈如何？”

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他是有求于我，忙道：“那么，你请说吧。”

今天是年三十晚，本来，我已准备和白素两人，在一起渡过这一晚上的。但是我听出那老先生的语言，十分焦虑，像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一样。所以我只是略想了一想，便道：“好的。”

老先生站住了身子，挥了挥手杖，只见一辆“劳司来司”轿车，驶了过来，在他的面前停下，那辆名贵的车子，原来早就跟在我们的后面了。

穿制服的司机，下车打开车门，我看了车牌号码，再打量了那老先生一眼，突然觉得他十分面熟，这是时时在报上不经意地看到过的脸孔，我只是略想了一想，道：“原来是先生！”

我这里用“先生”代替当时我对这位老先生的称呼，以后，我用“张海龙”三个字，代表他的姓名。我是不能将他的真姓名照实写出来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名字。

那老先生点了点头，自负地道：“我以为你早该认出我的。”

我想起刚才竟认为他是家道中落，所以心情不好一事，不禁暗自失笑，他到现在为止，财产之多，只怕连他自己也有一些弄不清楚！

我们上了车，张海龙在对讲电话中吩咐司机：“到少爷住的地方去！”

司机的声音，传了过来，一听便可以听出，他语意之中，十分可怖，反问道：“到少爷住的地方去？”张海龙道：“是！”

他“拍”地关掉了对讲电话靠在沙发背上，一言不发。我心中不禁大是奇怪。为甚么司机听说要到“少爷住的地方”去，便感到那么可怕呢？

因为我不但在司机刚才的声音中，听出了他心中的可怖，这时，隔着玻璃望去，司机的面色，也是十分难看，甚至他握住驾驶盘的手指，也在微微发抖！

我向张海龙望去，只见他微微地开上了眼睛，并没有和我谈话的意思。

我决定不去问他，因为我知道，这期间究竟有些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是迟早会知道的。

车子向前驶着，十五分钟之后，便已出了市区，到了郊外，又驶了二十分钟，才折进了一条窄空的，仅堪车子通行的小路，这时已经远离市区了，显得沉静到了极点。

在小路上又驶了五分钟，才在一扇大铁门的前面停住，铁门的后面仍是一条路，那天晚上，天气反常，十分潮湿，雾也很浓，前面那条路通到甚么地方去，却是看不十分清楚。

车子在铁门面前，停了下来，司机下了车，张海龙这才睁开了眼睛，在衣袋中摸出了一串钥匙，找出了一柄，道：“去开铁门！”

司机接过了钥匙，道：“老爷 你 ”

张海龙挥了手，道：“去开门！”那司机的面色，在车头灯的照耀之下，更是难看之极，他以颤抖的手，接过了钥匙，走到那铁门的面前。

突然之间，只听得“呛琅”一声，那串钥匙，跌到了地上，司机面无人色地跑了回来，道：“铁门上 的锁开 着 开着 ”

这时候，我心中的奇怪，也到了极点。

多雾的黑夜，荒凉的郊外，社会知名的富豪，吃惊到面无人色的司机，再加上我自己这个不速之客，但究竟会发生一些甚么事情呢，我却一无所知！

再也没有其他环境，比如今这种情形，更其充满了神秘的气氛的了。

张海龙听了，也像是愣了一愣，道：“拿来。”司机在车子中取出了一具望远镜，交给了张海龙，张海龙凑在眼上，看了一会，喃喃地道：“雾很浓，但好像有灯光，开进去！”

司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上前去推开了铁门，拾起了钥匙，回到了车中，驱车进门。

而在那一段时间内，张海龙将望远镜递给了我。

我从望远镜中望去，只见前面几株大树之中，一列围墙之内，有着一幢很大的洋房。浓雾掩遮，并看不清楚，但是那洋房之中，却有灯光透出。

车子向前飞驰着，离那洋房越来越近，不必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了，洋房的围墙和墙壁上，全是“爬山虎”，但显然有许久没有人来修剪了。

我实在忍不住这种神秘的气氛，回过头来，道：“张老先生，可是令郎有着神经病，或是其他方面的毛病么？”张海龙却并不回答我。

车子很快地驶进了围墙，在大门口停了下来。

围墙之内，也是野草蔓延，十分荒凉，灯光正从楼下的大厅射出，而且，还有阵阵的音乐声，传了出来。那是舒伯特的小夜曲。

只不过，当我们的车子，停在门口的时候，音乐声便停止了。

张海龙自己打开了车门下了车，我连忙跟在后面，他向石阶上走去，一面以手杖重重地敲着石阶，大声道：“阿娟，是你么？”

直到这时候为止，我对于一切事情，还是毫无头绪，如今，我总算知道了一件事，那便是在这屋中的，是一个女子。

果然，只听得大厅中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道：“爸爸，是我。”

张海龙向石阶上走去，他刚一到门口，门便打了开来，只见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郎，正站在门前，她一出现的时候，望着张海龙，面上带着一点怜悯的神色，但是她立即看到了我，一扬头，短发抖了一下，面上却罩上了一层冷霜。

我从他们的称呼中，知道那女郎，便是张海龙的女儿，只听得张海龙道：“阿娟，你怎么来了？”那女郎扶着张海龙，向内走去，道：“我知道你一定要来的，所以先来等你。”

张海龙叹了一口气，道：“你回去，我请了一位卫先生来，有话和他说。”

张小姐回过头来，冷冷地望了我一眼，她的脸上，简直有了敌意，道：“你有甚么事情，可以和外人说，竟不能和女儿说么？”

张海龙摇了摇头，道：“卫先生，莫见怪。”

我就算见怪了，这时候，想赶我也赶不走了，我非弄清事情的究竟不可。

我们进了大厅，大厅中的布置，华丽得有些过份。张海龙请我坐了下来，道：“阿娟，这位是卫先生，卫斯理先生。”

那女郎只是向我点了点头，道：“爸爸，你怎么老是不死心？每年，你都要难过一次，连过一个年，都不能痛快！”

张海龙道：“你不知道，我这次，遇上了卫先生，恐怕有希望了。”

那女郎并没有冷笑出声音来，可是她面上那种不屑的神情，却是令人十分难堪，一扭身，便走了开去，独自坐在角落的一张沙发上，“刷刷”地翻着一本杂志。当着她父亲的客人，她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难道她以为年轻、貌美、家中有钱，便可以连礼貌都不要了么？

我心中对这位千金小姐，十分反感，欠了欠身，道：“张老先生，有甚么事情，你该说了。”

张海龙托着头，又沉默了一会。

张海龙道：“卫先生，你可知道，一个年轻人，留学归来，他不赌、不嫖，没有一切不良的嗜好，但是却在一年之内，用完了他名下两百万美元的存款，又逼得偷窃家中的物件去变卖，那花瓶，就是给他卖了的！”

我听得张海龙讲出这样的话来，心中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我是当张海龙郑重其事地将我请到了这里来，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情。怎知却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他说的，分明是他的儿子。

他说他的儿子不赌不嫖，但如今，有哪一个父亲敢说完全了解自己的儿子？二百万美元存款，自然全在赌嫖中化为水了！

我尽量维持着笑容，站了起来，道：“张先生，对不起得很，对于败家子的心理，我没有研究。”

那女郎忽然昂起头来，道：“你以为我弟弟是败家子么？”

我狠狠地反顶了她一句，道：“小姐，我是你父亲请来的客人，并不是你父亲企业中的职员！”

那女郎站了起来，道：“我弟弟不是败家子，你说他是，那是给我们家庭的侮辱！”我弯了弯腰，冷冷地道：“高贵的小姐，我想，是你们高贵的家庭有了麻烦，令尊才会请我来的！”

那女郎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

张海龙忙道：“阿娟，你别多说了。”他说着，又转过头来，道：“她比他弟弟早出世半小时，他们是孪生的姊弟。”

我实在不想再耽下去了，连忙道：“张先生，你的家事，我实在无能为力！”张海龙面上肌肉抽搐，眼中竟有了泪花，道：“卫先生，你一定要帮忙，因为他失踪已经三年了！”

我心中震动了一下，一位亿万富翁儿子的失踪，那可能意味着一件重

大的罪恶。但是我仍然道：“那你应该去报警，或者找私家侦探。”

张海龙道：“不，我自己并不是没有脑筋的人，我不能解决的事，私家侦探更不能解决。而我不想报警，因为亲友只当他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中工作，不知他已失踪了。”

我感到事情十分滑稽，道：“你可是要我找回令郎来？”

张海龙紧紧地握着手杖，道：“那自然最好，但是我希望至少弄明白，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究竟做了些甚么事，和为甚么会失踪的！”

我耸了耸肩，道：“连你也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张海龙道：“这就是我要借重你的地方，你跟我来，我给你看一处地方，和一些东西，一路上我再和你约略地讲他的为人。”

我又开始发现，事情不像我想像地那样简单。

我想了一想，便道：“好。”那女郎则道：“你决定将我们家中的秘密，弟弟的秘密，暴露在外人的面前么？”

张海龙的神情，十分激动，道：“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这是秘密。但是我相信事情弄明白了之后，小龙的一切作为，对我们张家来说，一定会带来荣誉，而不是耻辱，终将使所有外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女郎不再说甚么，道：“要不要我一齐去？”

张海龙道：“不用了。”

那女郎又在那张沙发上坐了下来，在坐下之前，再向我瞪了一眼。显然地，这位美丽的女郎，对我的出现，表现了极度的厌恶。

我不去理会她，和张海龙两人，出了大厅，绕过了这幢大洋房，到了后园。在后园，有着一个方形的水泥建筑物，像是仓库一样，铁门上有锁锁着。

张海龙摸索着钥匙，道：“小龙是一个好青年，因为他一年三百六十天，连睡觉都在里面睡的，他可以成为一个极有前途的科学家的！”

我向那门一指，道：“这是甚么所在？”

张海龙道：“这是他的实验室。”我又问道：“他是学甚么的？”张海龙道：“他是学生物的。”我正想再问下去，突然，我听得出那扇铁门之中，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吼声。

我一听得那吼声，全身尽皆一震，不由自主，向后退出了两步。

有一个时期，我十分喜欢狩猎，在南美森林中，渡过一个时期。

而刚才，从张小龙的“实验室”中传出的一阵吼声，虽然像是隔着许多障碍，而听不真切。但是我却可以辨认出，那是美洲黑豹特有的吼叫声！美洲黑豹是兽中之王的王，那简直是黑色的幽灵，在森林之中，来去无声，任何凶狠的土人，高明的猎人，提起了都会为之色变的。

而在这里，居然能够听到美洲黑豹的吼声，这实是不可思议的怪事！

霎时之间，我不知想起了多少可能来，我甚至想及，张海龙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心理变态者，他编造了故事，将我引来这里，是为了要将我喂那美洲黑豹！

看张海龙时，他却像是未曾听得那阵吼声一样，正将钥匙，插入锁孔之中。

我连忙踏前了一步，一伸手，已经将张海龙的手腕握住。当时，因为我的心中甚是有气，所以用了几分力道，张海龙虽然是一个十分硬朗的老人，但是他却也禁不住我用了两分力量的一握。

他手中的钥匙，“当”地跌到了地上，他也回过头来，以极其错愕的神情望着我，他的额角上虽已渗出了汗珠，但是他却并不出声——他真是一个倔强已极的老人，当时我心中这样想着。我和他对望片刻，才道：“张先生，这究竟是甚么意思？”

张海龙道：“请——请你放手。”

我耸了耸肩，松开了手，道：“好，那你得照实说，你究竟是甚么意思。”

张海龙搓揉着他刚才曾被我紧握过的手腕，道：“卫先生，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刚才在屋中、我已经和你大概说过了，我要带你到这里面看一看的目的，便是——”

我一听得张海龙讲话，如此不着边际，心中更是不快，不等他讲完，道：“张先上，刚才从那门内传出来的那一下吼声，你有没有听到？”

张海龙点头道：“自然听到的。”

我的声音，冷峻到了极点，道：“你可知道，那是甚么动物所发出的？”张海龙的语音，却并不显得特别，道：“当然知道啦，那是一头美洲黑豹。”

我立即道：“你将我带到一个有着美洲黑豹的地窖中，那是甚么意思？”张海龙又呆了一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倒给他的笑声，弄得有一点不好意思起来，张海龙笑了一会，拍了拍我的肩头，道：“名不虚传，果然十分机警，但是你却误会我了，我对你又怎会有恶意？这一头黑豹，是世界上最奇怪的豹，它是吃素的，正确地说，是吃草的。”

我以最奇怪的眼光望着张海龙。这种眼光，倒像是张海龙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怪物——一头吃草的黑豹！

天下还有甚么事情比这句话滑稽的么？

不必亲眼看到过黑豹这种动物如何残杀生灵的人，也可以知道，美洲黑豹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食肉兽之一。说美洲黑豹能够食草为生，那等于说所有的鱼要在陆地上生活一样的无稽。而讲这种话的人，神经一定也不十分正常的了。

大年三十晚上，和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我感到有立即离开的必要了。因此，我不再和张海龙辩驳下去，只是笑了笑，道：“好，张先生，对不起得很，我真的要告辞了。”

张海龙道：“卫先生，你如果真的要告辞了，我自然也不便多留。”

他讲到这里，顿了一顿，直视着我，又道：“但是，卫先生，我可以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我对你说过的，都是实话。”

我本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里的了。

但是我一听得这句话，心中却又不禁犹豫了起来。

我上面已经说过，张海龙乃是在这个社会，极有名誉地位的人，他实在没有必要来和我开玩笑。而像他这样一个倔强固执的人，一定将本身的名誉看得极其重要，更不会轻易地以名誉来保证一件事的！

我苦笑了一下，摊了摊手，道：“好，吃草的美洲黑豹，好，你开门吧，我倒要看一看。”

张海龙俯身，拾起了钥匙，又插入了锁孔之中，转了一转，“拍”地一声，锁已打开，他伸手将门推了开来，我立即踏前一步，向门内看去。

门内是一级一级的石级，向地下通去。那情形，倒不像是甚么实验室，而像是极秘密的地库一样。我望了望张海龙，道：“令郎为甚么要将实验室



建造成为这个样子？”

张海龙答道：“这个实验室，是他还未曾回到香港之前，便托人带了图样前来，要我照图样建造的，我也不知他是甚么意思。”

我点了点头，心中暗忖，如果张小龙是学原子物理，或是最新的尖端科学的话，那么这件事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极大的政治阴谋。但是，张小龙却是学生物的，难道他竟在这间地下室中，培植可以致全人类于死亡的细菌么？

老实说，到这时候为止，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疑惑，难以自解。

我跟在张海龙的后面，沿着石级，向下一级一级地走去，不一会，便到了尽头，尽头处又是一扇门。

这一扇门的构造，和普通的门，截然不同，一般来说，只有保险库，或是在潜艇之中，原子反应堆的建筑物，或是极度机密的所在，才有人用这样的门的。这种门，一看便知道，绝不能由外面打开的。

我心中虽然更增疑惑，但是我却索性不再多问张海龙。

只见张海龙伸手，在一个按钮之上，按了两下，隐隐听得门内，传来了一阵铃声。我实在忍不住了，道：“张先生，里面还有人么？”

张海龙点了点头，道：“有，有两个。”

我不禁怒道：“张先生，你有甚么权利将两个人，囚禁在这样的地方？”

张海龙叹了一口气，道：“卫先生，等你见到他们，你就明白了。”

我正要想再说甚么，只见那扇门，已经缓缓地打了开来。

门一开，我立即向前跨出了两步。

而当我跨出了两步之后，我也便置身于一个我从来也未曾到过的地方了，正如我篇首一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我从来也未曾到过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

当然，所谓“奇怪”，并不是地方的本身。地方的本身并没有甚么奇怪，那是一间十分宽大，有着良好通风设备的地下室。约有两百平方公尺大小。

而令我目瞪口呆，几乎说不出话来的，却是这一间地下室中的陈设。

地下室的一角，搭着一间矮小的茅屋，这间茅屋，像是原始人居住的一样。（我实是万万难以想得明白，在这样的地下室中，为甚么要搭上这样的一间茅屋——）

而在茅屋的前面，竖着一段用直径约六寸，高约五尺的圆木所刻出的图腾，油着红蓝的油彩，一时之间，我也难以看清这图腾上列的是甚么？

而在地下室的几盏电灯旁边，却都有着一头死去的动物，或是鸡，或是猫，或是狗，甚至有老鼠。那些已经死去的动物，发着一股异样的气味，但是又并不是腐臭，看情形，像是对电灯的祭祀。

看了这一切，都使人联想到上古时代，或是原始森林中的一切。

但是，在地下室的另一角，却是一张老大的实验台，和密密排排的试管，各种各样怪状的瓶子，和许许多多的药物，那是现代文明的结晶。

这一切，还都不足以令我的奇怪到达顶点。而令我有生平未尝有那么怪异的遭遇之感，还是这两件事：一件是，就在那间茅屋的旁边，伏着一头黑豹。

那头黑豹的毛色，真像如同黑色的宝石一样，一对老大的眼睛，闪闪生着绿光，那简直是一个黑色的魔鬼，凶残与狡猾的化身。

然而这个黑色的魔鬼，伏在地上，伸出它的利爪，抓起了一束乾草，

塞到了它的口中，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像是一头牛，或是一头羊一样。

而在那头黑豹之旁，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坐在地上，以奇怪的眼光望着我。但是我相信，我望着他的眼光，一定比他更奇怪得多。

他的身材十分矮小，大概只有一三公分上下。肤色是红棕色。身上披的，是一张兽皮，头发黄黑不一，面颊上，还画着两道红色的油彩。

我在一时之间，不能确定他是甚么地方的人，只是隐约可以猜想，这不是南美洲，便是中美洲的一种印第安人。这个人，和替我们开门的人一样。那替我们开门的，像是一个女人，装束神情全一样。却更矮些，只到我的胸襟。那开门的红种人，向张海龙弯腰行了一礼，她行礼行得十分生硬，显然不是他们原来的礼节。我呆了好一会，才回头道：“张先生，这是甚么意思？”

张海龙道：“这两个人，是小龙来的时候，一齐带来。他们是甚么地方人，你可知道？”

我用印加语问他们两人，问了一句话，那两个人只是瞪着我。我又用另一种南美洲人士习用的语言向他们问了同一句话，那两人望了我一会，那个男的，用一种奇怪的语言，也向我说了一句话。

## 第二部：世界上最怪的实验室

那男人所操的这种语言，是我从来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言的几大系统，总有脉络可寻，但是那人所讲的语言，是属于那一语言系统，我却认不出来。

那男人接着，又讲了许多句，我只听得出，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语言，有着许多的单音子，和重音子，我相信，我如果和他们两人，相处三个月到半年，大概便可以和他们交谈了。

但是在眼前，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却一点也听不懂。

我在力图听懂他们的话失败之后，才回过头来，对张海龙道：“张先生，你带我到这里来看，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张海龙的面色，显得十分严肃，道：“卫先生，你也是聪明人，是应该明白的。你看，这里的一切，多么的奇怪？”

我心中大有同感，因为这里的一切，的确是奇怪到了极点。

张海龙继续道：“我相信，小龙在这里所作的实验，一定是世界上以前，从来也未曾有人试过的，但究竟是甚么事，你必须弄明白。”

他停了一停，来回踱了两步，道：“还有，他人上那里去了，也希望你能够查明，他虽然是一个十分专注于科学的人，但是却绝不是三年不同家人通音讯的人。我想，他可能已遭到了不幸。但就算他死了，我也要有一个确实的结果！”

张海龙是一个十分坚强的老人，但当他说到最后几句话时，他的手也不禁在微微发抖，声音也在发颤——

我本来想拒绝张海龙的要求的。因为我绝不能算是一个好侦探。

但是看在张海龙将希望完全托在我身上这一点，我又不忍拒绝他。我只是道：“我愿意试一试。”张海龙握住了我的手，道：“不是试一试，而是

要你去做！”

我又向这间地下室四面看了一眼，我心中实是一点头绪也没有。

呆了片刻，我道：“张先生，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但是我要向你问很多的问题，而且，这间地下室的钥匙，你要给我。”

张海龙点头道：“可以。”

我道：“那么，令郎是不是住在这地下室中的呢？”张海龙道：“我怀疑他没有睡觉，因为他每隔几天，从这个地下室中出来，总是筋疲力尽，倒头便睡。至于他在做些什么，谁也不知道！”

我走到实验台面前，仔细看了一眼，试管并不是全空着，有几个试管中，有着乾涸了的药物，一个酒精灯，已燃尽了酒精，连灯蕊都焦了，一个好的科学家是不会这样失于检点的。

就这一点来看，我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张小龙离开的时候，一定十分匆忙，而连酒精灯也未曾弄熄。他离去之后，一直未曾回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我又看到，在实验台的另一端，有着几个厚厚的文件夹，文件夹中，满是纸张，我自然知道，那是张小龙实验的纪录。

我伸手去拿那两个文件夹，但是，我刚一伸出手去，立即听到了两个怪异的吼叫声，和张海龙大声呼喝的声音！

我立即看出，有两个人，正由我身后，向我扑了过来！我连忙一个转身，只见那两个身材矮小的印地安人，像是两头猫鼬扑向响尾蛇一样，向我攻了过来，他们的手中，还各自握着一柄尖矛！

这种人手中的武装，自然含有剧毒，我不知他们为什么突然攻击我的原因，但是我却知道绝不能给他们手中的尖矛刺中。

而且，在我今后的工作中，还有许多地方，要用到这两个来历不明的印地安人的，所以，我还要趁此机会，去收服他们。

当下，我一转过身来，他们两人，已经扑到了离我身前，只不过五六尺处，但是我仍然身形凝立不动，直到两人手中的尖矛，一齐向我胸口刺出之际，我才猛地一个箭步，向后掠出，在向后掠出之际，同时双足一顿，向上跃了起来。

因此，在刹那之间，我在那两个印地安人的头上，掠了出去。

那两个印地安人的两个尖矛，“卜卜”两声，击在实验台上，我一跃过他们的头顶，立即身形下沉，在他们尚愕然不知所措之际，双手一伸，已经按住了他们的背心！

那两个印地安人被我按在实验台上，一动都不能动，只是呜哩哗啦地怪叫。

张海龙走了上来，道：“卫先生，我只知道这两个人十分忠心，连我碰一碰那张台上的东西，他们都要发怒的。”

我这才知道那两个人攻击我的原因，我松开了手，向后退了开去。

那两个印地安人转过身来，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向它们作了一个南美洲土人，表示和平的手势。那两个人居然看懂了，也作了一个同样的手势。

我向它们笑了一笑，慢慢地道：“张——小——龙。”

那两个印地安人愣了一愣，也道：“张——小——龙——”他们讲得十分生硬，但是却可以清晰地听出，他们是在叫着“张小龙”的名字，可知张小龙的名字，是他们所熟悉的。

我又连叫了几遍“张小龙”的名字，然后，不断地做着表示和平的手势，那两个印地安人，面上现出了怀疑的神情。

我四面一看，看到一张椅子，我走了过去，将那张椅子，提了起来，放在膝头上一砸，那张椅子“哗”地散了开来。

我又提起一条椅子脚，双手一搓，椅子脚变成了片片木片！

那两个印地安人，高声叫道：“特武华！特武华！”我不知道他们口中的“特武华”三字是什么意思。但只见他们一面叫着，一面五体投地，向我膜拜起来，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来阻止他们才好。

两人拜了一会，站了起来，收起了尖矛，将那一叠文件夹，递到了我的手中。我接过了文件夹，回头问道：“他们两人的食物从那儿来的？”

张海龙道：“我也不知道，到了夜晚，他们往往会要出来，满山去乱跑，大约是在找寻食物，我的司机，曾遇到过他们几次，吓得面无人色！”

到现在为止，至少已弄清楚了一件事：那便是司机为什么害怕。

而未曾清楚的事情，却不知有多少！

我想了一想，道：“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我相信，从这一大堆文件中，我们一定可以研究出一点头绪来的？”张海龙道：“但愿如此。”

我们两人，一起退出了地下室，那两个印地安人，立即由里面将门关上。我们又上了石级。一路上，我急不及待地翻阅着夹中的文件，但那却是我们不甚了了的公式、图表。

到了客厅中，张小娟仍是气呼呼地坐着，连望都不望我一眼，只是对她的父亲道：“爸爸，你满足了，因为又有人知道我们的丑事了。”

张海龙面色一沉，喝道：“阿娟，你回市区去！”

张小娟霍地站了起来，高跟鞋声“咯咯”地响着，走了出去，不一会，我们便听到了汽车开走的声音。

我和张海龙两人，在客厅中呆坐了一会，我心中想好了几十条问题，便开始一一向张海龙提了出来。

在这里，为了简单起见，我用问答的形式，将当时我们的对话，记录下来。问的全是我，答的，全是张海龙。下面便是：

问：令郎在失踪之前，可有什么特殊的表现？

答：他为人一直十分古怪，很难说什么特殊表现。

问：他没有朋友么？

答：有，有一个外国人，时时和他来往，但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地址。

问：他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答：没有。

问：他在美国那一家大学求学？

答：密西西比州州立大学。

问：你再仔细地想一想，他失踪之前，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举动？

答：有的，那是三十晚，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要四百万美元的现款，年晚哪里能在一时之间凑出那么多的现款来？我问他什么用，他不肯说，就走了。他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之后，就一直没有人再见过他了，直到现在。

我问到这里，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再问下去的了。我站起身来，道：“张老先生，我认为你不要心急，我会尽量替你设法的。”

张海龙道：“卫先生，一切多拜托了，要多少费用——”我立即打断了

他的话头，道：“张老先生，我相信令郎，一定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科学家，他所在进行的工作，也一定十分奇特的工作，而且他的失踪，也十分神秘，我要弄清楚这件事，费用先由我自己支付可好么？”张海龙道：“本来，我也不想提出费用这一层来的，但是——”

我道：“但是什么？”

张海龙道：“但是因为小龙在的时候，在极短的时间内，化了那么多钱，至于他在做些什么，却又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只怕你在调查经过的时候，有要用更多的钱的缘故。”

我笑道：“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一定向你开口，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盘问我取钱的用途！”张海龙忙道：“自然，自然。”

我心中暗忖，这一来，事情便容易进行许多了。

因为张海龙的财力，如此雄厚，若说还有什么办得不到的事情，那一定是人力所不能挽回的了！

所以，我当时便道：“那样就方便得多了。张先生，我已没有必要再留在这里了，但是，在这别墅中，难道没有一间房间，是为令郎所备的么？”

张海龙道：“有的。”我道：“你可能带我去看一看？”张海龙的面上，现出了犹豫之色，像是对于我这个普通的要求，都不肯答应一样。

我不禁大是不快，道：“张先生，你必须不能对我保留任何秘密才好！”

张海龙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为了你好！”我诧异道：“为了我好？那间房间中，难道有鬼么？”

我这句话，本来是开玩笑的。

但是张海龙听了，面色却突然一变，四面看了一下。

我心中不禁再是一奇，因为自从我和张海龙相识以来，他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个充满了自信、有着极度威严，一生都指挥别人，绝不居人下风的性格，害怕和恐惧，常是远离这种人的。

但是如今，看他的面色，他却的确，感到了相当程度的害怕。

我等着他的解释，他静了好一会才道：“卫先生，前一年这间别墅中曾发生一件耸动的新闻，难道你忘了么？”

我略想了一想，便记了起来，“啊”的一声，道：“对了，去年除夕，有一个外国游客，在此过夜，结果暴毙的，是不是？”

张海龙点头道：“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我道：“当时我不在本地，如果在的话，我一定要调查一下死者的身份。那死者不是游客，而是有着特殊身份的，是不是？”

张海龙听得我如此说，以一种极其佩服的眼光看着我，从他的眼光中，我知道我已经猜中了。

我实在并不是什么难事。以前，我和我的朋友曾讨论过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暴毙的游客，是死在一个著名的富豪的别墅中的。这种事，照例应该大肆轰动才是道理。

然而，报上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当作小新闻来处理。那当然是记者得不到进一步消息的关系。凡是应当轰动的新闻，却得不到详尽的报导，那一定是有着不可告人的内幕。

张海龙望了我片刻，道：“你猜得不错，他是某国极负盛名的一个机构中的高级人员。”

张海龙当时，自然是将这个机构的名称，和那个国家的名字，讲了出

来的。我如今记述这件怪异到几乎难以想像的事情之际，觉得不便将这个机构的名称如实写出，反正世界各大大国，警探谍报机构，举世闻名的，寥寥可数，不写出来，也无关宏旨。

当时，我不禁奇道：“远离重洋，他是特地来找你的么？”

张海龙道：“是，这件事，我还没有和你详细说过，那一年，某国领事馆突然派人来请我，说是有一个游客，希望借我的别墅住几天，那人是小龙学校的一个教授。我和某国，很有生意上的来往，自然一口答应，那人的身份，我也是直到他死时才知道，他住了两天，除夕晚上，就出事了。”

我连忙道：“出事的时候，经过情形如何？”

### 第三部：一个暴毙的神秘人物

张海龙道：“当时，这别墅还有一个守门人。据他说，当晚，他很晚从墟集看戏回来，只见那外国人的房间，向外冒着火——”

“冒着火？”我插嘴道：“那么，他是被火烧死的了？”

张海龙道：“不，火——据花王说，那火——不是红色，而是紫色的，像是神话中，从甚么妖魔鬼怪中喷出来的一样，他当时就大叫了起来，向上冲了上去，他用力地槌门，但是却没有反应，他以为那外国人已被烟熏昏迷过去了。”

我忙又道：“慢，别墅中除了那外国人，就只有守门人一个人么？”

张海龙道：“不是，小女为了要照料那两个印地安侏儒，本来是住在别墅中的，但因为那外国人在，所以便搬进市区去了。”

我点了点头，道：“当然是那花王撞门而入了？”

张海龙道：“不错，花王撞门而入，那外国人已经死了，奇怪的是室内不但没有被焚毁，连一点火烧的痕迹都没有。那外国人的死因，只知道是中了一种酸的剧毒。”

张海龙讲到这里，我心中猛地一动，想起那两个印地安侏儒来。

那两个印地安侏儒，不是来自南美洲，就是来自中美洲。他们是那一个部落的人，我还未曾能弄清楚，但是我立即想起他们的原因，则是因为在这些未为人知的土人部落中，往往会有不为文明世界所知的，毒性十分奇特的毒药之故。

我恨道：“那一天晚上，这两个印地安侏儒，在甚么地方？”

张海龙道：“自然在那实验室中。”我追问一句，道：“你怎么可以保证？”张海龙道：“我可以保证的，这实验室，除了我带你去过的那条道路之外，只有另一条通道，而那条通道的控制机关，就在我的书房中，印地安侏儒要出来活动，必须按动信号，才会放他们出来。在那外国人留居期间，我截断了和印地安侏儒的通讯线路，他们便当然不能出来了！”

我想了想，觉得张海龙所说的，十分有理。

他既然讲得如此肯定，那么，自然不是这两个土人下的手了。

张海龙续道：“守门人报了警，我也由市区赶到这里，在我到的时候，不但某国领事馆已有高级人员在，连警方最高负责人之一，也已到达，他们将死者的身份，说了出来，同时要我合作，严格保守秘密，他们还像是知道

小龙已经失踪了一样，曾经向我多方面盘问小龙的下落，被我敷衍了过去！”

我不得不再度表示奇怪，道：“张老先生，这时候令郎失踪，已经两年了，你为甚么不趁这个机会，将这件事讲出来呢？”

张海龙叹了一口气，道：“你年纪轻，不能领会老年人的心情，我只有小龙一个儿子，他突然失了踪，虽然我深信他不会做出甚么不名誉的事来，但是却也难以保险，我不能将小龙的事，付托给可能公诸社会的人手上。”

我点了点头，表示我明白了张海龙的心意。

张海龙又道：“守门人在经过了这件事之后，坚决不肯再做下去了，他是我家的老佣人了，他要辞工，我也没有办法，据他说，他在前一晚，便已经看到花园中有幢幢鬼影了！”

我道：“那么，这人现在在甚么地方？”

张海龙道：“可惜得很，他辞工之后半个月，便因为醉酒，跌进了一个山坑中，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断气了。”

我一听张海龙如此说法，不禁直跳了起来！

因为这件失踪案，从平凡到不平凡，从不平凡到了神秘之极的境界。

到如今为止，至少已有两个人为此丧生了，而张小龙的死活，还是未知之数。

我之所以将那个身份神秘的密探，和守门人之死，这两件事与张小龙的失踪连在一起，那是因为我深信这位枉死的高级密探之来，完全是为了张小龙的缘故，如果张海龙当时肯合作，他儿子失踪一事，此际恐怕已水落石出了。

我想了片刻，沉声道：“张老先生，本来我只是想看一看那间房间，但如今，我却想在这间房间中住上一晚，你先回市区去吧！”

张海龙断然道：“不行！”

我笑了一下，道：“张老先生，你不是将事情全权委托我了么？”

张海龙道：“正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让你去冒险，这间房间，充满了神秘阴森的气氛，半年前，我曾打开来看了一看，也不寒而栗！”

他在讲那句话的时候，面上的神情，仍显得十分地可怖。

我立即道：“张老先生，我如果连这一点都害怕的话，还能够接受你的委托么？”

张海龙来回踱了几步，道：“卫先生，你千万要小心！”我笑道：“你放心，妖火，毒药，都吓不倒我的，给我遇上了，反而更容易弄明白事实的真相哩。”

他在一串钥匙中，交给了我一条，道：“二楼左首第三间就是。”

我道：“顺便问一声，这别墅是你自己建造的么？”张海龙道：“不是，它以前的主人，是一个矿业家，如今破产了。”

我这个问题是很要紧的，因为别墅既不是张海龙亲手建造的，那么，别墅中自然也可能有着他所不知的暗道之类的建筑在了。

张海龙走了出去，我送他到门口，他上了车，才道：“你或许奇怪，我为甚么不将那个花瓶买回来？”我点了点头。

张海龙道：“我是想藉此知道小龙是不是还有朋友在本地。因为我打听到，这花瓶是小龙押出去，他可以随时以钜款赎回来的，如果有人去赎，那么我就可以根据这个线索，找到小龙的下落了。”

我笑了一笑，道：“结果，因为那花瓶，我们由陌路人变成了相识。”

张海龙道：“天意，这可能是天意！”

我向他挥了挥手，司机早已急不及待，立即将名贵的“劳司来司”驶得像一支箭一样，向前激射而出，车头灯的光芒，越来越远。

我这才转过身来。

不但那间大别墅，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而且，方圆几里路之内，只怕除了那两个怪异之极的侏儒之外，也不会再有其他人了！

我自然不会害怕看一个人独处。

但是，在心头堆满了神秘而不可思议的问题之际，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我转身，再回到大厅中的时候，彷彿大厅中的灯光，也黯了许多，阴森森地，令人感到了一股寒意。

而四方八面，更不知有多少千奇百怪，要人揣测来源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些声音，知道了来源之后，会令人发笑，那不过是木板的爆烈、老鼠的脚步声、门声等等，传了过来。

我不由自主，大声地咳嗽了两声。在咳嗽了两声之后，我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暗忖：我甚么时候，变得胆子那么小起来了？

然而，当我在大厅之中，又来回踱了几步之后，我却又咳嗽了两下。

同时，我心中对于张小娟的胆量，不禁十分佩服。

因为当我和张海龙赶到的时候，张小娟一个人在这里的。本来，我心中对张小娟十分厌恶，但一想到她至少具有过人的胆量这一点，我对她的印象，就好转了许多。

我将张海龙给我的钥匙，上下抛着，向楼梯上走去，很快地，我便到了二楼，着亮了走廊上的电灯。四周围是那样地沉静，以致走廊上虽然铺着软绵绵的地毯，但是我还可以听得自己的脚步声，而又像是由阵阵阴风，自后吹来。

当我来到了一间房间的门前之际，我一共回头看了三次，看我身后是不是有人跟着，结果当然是没有人跟在我的后面。

我的腋下，挟着从实验室取来的那一叠文件，我相信一年之前，降临在那高级密探身上的命运，也可能降临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不得不特别小心地来应付这异样的环境。

我一生中，经历了不少惊险的事，但是没有一件，像这一次那样，浓厚的神秘气氛，像一层又一层厚雾一样包围着事实的真相，使你难以明白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别墅中没有电话，我没有法和外界联络。

而刚才张海龙离去的时候，我也不便托他带口信出去，因为他是那样不愿意再有人知道这件事。

我在门口站了一分钟，侧耳细听门内的动静。

门内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所以，当我将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竟发出了出人意料的大声响：那“拍”地一声后，我伸手一推，立即向后跃退。

房门“呀”地一声，被推了开来。

就着走廊中的灯光，我定睛向房中看去。

在意料之中，房内一个人也没有，我跨进了房中，找到了电灯开关，开着了电灯。

房中的陈设十分简单，是为一个单身汉而设的。较惹人注目的是一个



十分大的书架，而且架上的书籍，显得十分凌乱。

所有的家具上，都有着厚厚的灰尘，我掀起了床罩，四面拍打着，不一会，便已将积尘一齐打扫清楚。

我在椅上坐了下来，仔细地将今日的经历，想了一遍。又将今日晚上要做的事，定下了一个步骤。

今晚，我当然不准备睡，但我也不准备去研究那文件夹中的文件。因为那些文件，虽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却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是我所没有法子看得懂的东西。

我将文件夹塞到了枕头底下，我决定化上大半晚的时间，来小心地搜寻这间房的每一个角落。

我首先以手指叩着墙壁，直到确定了房间中不可能有暗道，我才开始拆开被子，撕破枕头，打开衣橱，将每一件衣服，都翻来覆去地看上半晌，甚至拆开了衣服的夹里。然后，我又打开着每一个抽屉，在较厚的木板上敲打着，看看可有夹层。

做完了这一切，而足足化了我三个来钟头，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了。我在不知不觉之中，渡过了旧的一年。

屋中的一切，已被我翻得不成样子。

我最后，才着手检查那个书架，我一本一本地将书取了下来，抖动着，看看书中可夹有纸片，当我取到书架上第二层的书籍之际，我忽然大为振奋。

因为，我取到手中的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有锁的日记。

不用说，日记簿的主人，一定是张小龙了！

当我想到，我可能在这本日记簿中发现一切的秘密之际，我不禁大喜过望。可是立即，我便发现，日记簿上简陋的锁，早经人破坏过了。

我打开日记簿，更发觉那本日记簿，不少被人撕去了一半以上，留下下来的，全是空白。

我仍不灰心，耐心地一页一页地翻着，在最后的几页上，发现了许多痕迹，那是因为上一页写过字，印下来的。

我企图从那些痕迹中辨认出字句来，但是我失败了。因为张小龙（假定这本日记簿是张小龙的话）记日记用的是英文，而且，写得十分潦草，我认了半晌，只认出了两个字。

因为那两个字，写得特别大，而且大约特别重，所以留下来的痕迹，也容易辨认些，那两个字，译成中文，是“妖火”两个字。

“妖火”是甚么意思？这两个字，甚至于不能给我任何概念！

但是我既然只能辨认出那两个字，自然也只能在那两个字上，动一下脑，我合上了日记簿，侧头仔细地思索起来。

我一侧头，眼睛便自然地望着窗外。

窗外一片黑，然而，在刹那之间，我明白“妖火”两字的意义了，因为，我见到了“妖火”！

#### 第四部：妖火！

在那一刻之间，我心中的惊骇之感，实是到了极点，以致竟忘了赶到窗口，打开窗子，仔细地看上一看！

那令得我惊骇的奇景，转眼之间，便自消逝，而当我省悟过来，再赶到窗前，猛地推开窗子，向外看去时，外面却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如今要形容当时的所见，觉得十分困难，因为那景象实在是太奇特了，从窗外望出去，是花园和那幢别墅的另一角。

而当我刚才，无意中向窗外一瞥之间，却看到别墅的另一角的一扇窗子中，喷出了光亮夺目的火来！那种火的色彩，十分奇特，而且，火喷射的时候，我也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以“妖火”两字来形容它，也可算十分恰当。

但是，人谈却是活的，火舌向外狂妄地乱窜，炫目到了极点！

所以，我立即便想到了“妖火”两字，也明白了这两字的意义，这火，的确有点像什么“九头妖龙”所喷出来的一样！

我已经算几乎是立即赶到窗口，打开窗子向下看去的了。但是在片刻间，那神奇的火，却已经消失了。我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一晚的雾十分浓，如今已是清晨，雾看来更浓了些。

但是我在看到那神奇的火之际，却是丝毫也没有为浓雾所遮的感觉。

我一打开窗后，才记起这是一个雾夜，我向下看了一眼，立即一蹬足，便从窗子中，向外跳了出去。

窗子在二楼，离地十分高，但自然难不到我。

我一落地之后，立即向刚才喷出火的窗子掠去，当我掠到了的窗子的面前，我又不禁一愣，原来那扇窗子，紧紧地关着。

不但窗子关着，而且积尘甚厚，但是刚才我却又明明白白，看见有大蓬火，从这窗中射了出来！

我抡起两掌，将那窗子，打得粉碎，向里面看去，只见那像是一间储物室，堆满了杂物，连供人立足之处都没有！

我的心中，在这时候，起了一阵十分异样的感觉。

如今，我知道已死的守门人在除夕晚上，看到有火自那高级密探所睡的房间中喷出一事，并不是虚构，也不是眼花。

我更可以肯定，这“妖火”的出现，花王看到过，张小龙也看到过，因为他的日记簿上，留下了“妖火”这两个字。

去年除夕，“妖火”出现，在半个月之内，一连出现了两条命案，今年

当我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我身上更感到了阵阵寒意，也就在此际，我只听得那实验室中传来了一阵十分怪异的呼叫声。

那种呼叫声，听了实足令人毛发为之直竖，它不像哭、不像笑、也不像嚎叫，却是充满了不安、惊惶和恐惧。在呼叫声中，还夹杂着许多单音节的字眼，我一点也听不懂。

这呼叫声，当然是实验室中那两个土人，所发出来的，我给他们叫得难以忍受，连忙向实验室走去。然而，我刚走出了两步，四周围突然一黑。

别墅中所有的灯，全都熄灭了！

在灯光的照耀之下，花园中本来也并不能辨清楚什么东西。如今，灯一熄，我立即为浓漆也似的黑暗所包围！

虽然我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但是我还是立即一个箭步，向旁跃开了两码，而且立即身形一侧，就地向外，又滚出了三四码。

那两个土人的呼叫声，也在这时，停了下来。

我伏在地上，仔细地倾听着，这时候，任何细微的声响，都难以逃得过我的耳朵，但是我却没有听到任何声响，我伏在地上，不敢动弹。

黑暗中，一直一点声音也没有。

也正因为一点声音也没有，所以我必须继续地伏下去。

好久好久，我才听得第一下鸡唱之声，远远地传了过来。天色仍是那样地浓黑，我也仍是全身的神经，都像拉紧了了的弓弦一样地伏在地上。

我不可能想像在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在这样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境地中，实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

但是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天亮了！

由于长时间注视着黑暗，我的双眼，十分疼痛，等到天色微明之际，我的眼睛几乎疼得睁都睁不开来，使劲揉了揉，仔细看去，一切并没有异样。远处，有稀稀落落的爆竹声传了过来。我自己告诉自己，今天是大年初一了。

看到了四周围并没有异样，我便一跃而起，我首先倾听一下实验室中，那两个侏儒，一点声响也没有发出来。我再仔细地踱了几步，给我发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那便是，在一丛野菊之中，有几株枯萎了。而在枯菊上，却有一种长约三寸，细如头发的尖刺留着。

我以手帕包着，将这种尖刺小心地拔了下来，一共收集了十来枚。

这种尖刺，我暂时还不能确定它究竟是什么。但是从凡是中了尖刺的野菊，都已经枯萎这一点来看，可知这些尖刺上是含有剧毒的！

这也是我之所以以手帕裹住了，才将它们取下来的缘故。当时，我心中也知道，如果我昨天晚上，不是在灯一黑之际，立即伏在地上，并向外滚去，那么，这些尖刺之中，可能有几枚会射中在我的身上。

我也立即想到，如果有这样的尖刺射中我，而我毒发身死的话，那么。一移动我的身子，细刺自然会断折，而我的死因也只是“离奇中毒”，真正的原因，可能永远不为人所知了！

想到这里，我也不禁泛起了一阵寒意，因为我绝不想步那个高级密探的后尘！

我将那些尖刺小心包好，放入衣袋中，然后，我仍然保持着小心的警戒，走进了大听中。我向电灯开关看去，不出我所料，电灯掣仍然向下，也就是说，昨晚大厅中灯光的骤然熄灭，并不是经过这个掣，而是由总掣下手的。我在大厅中逗留了片刻，主要是想看看，可有他人来过而留下来的痕迹。

但因为我在这里，本就十分陌生，所以也是一无所获。

我又向楼上走去，推开了昨晚我曾经仔细搜查过的那房间的房门。那时太阳已经升起了。

昨天晚上，虽然雾那么浓，但今天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艳阳天。阳光从窗中照了进来，室内的一切，还是那样地凌乱。

我走到床边，掀起枕头，想将那叠文件，取到手中再说，但是，当我一掀起枕头的时候，昨晚我放在枕头底下的那一个文件夹，却已经不见了！

我用不着再到其他地方去找，因为我记得十分清楚，昨晚，我就是因为想到这一叠文件十分重要，所以才放在枕头下，准备枕着它来睡，以防遗失的，如今既然不在，当然是被人盗走了。

我定了定神，又自嘲地耸了耸肩。

事情的真相如何，我一无所知。我的敌人是何等样人，我更是茫无头绪，但是我却已经在第一个回合之中失败了。这失败，也可能是致命的失败，因为那叠文件，毫无疑问，是张小龙失踪之前所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在其中仔细推敲，只怕便可以找出张小龙的下落来。

但如今，这最主要的线索，却断了。

我心中不禁埋怨自己为什么如此大意，在离开了这间房间的时候，竟会不将这叠文件带走。但是我立即又原谅了自己，当时，在见到窗外有那么奇异现象的时候，只怕再细心的人，也会急不及待去追寻究竟，而不再顾及其他的。

而且，如今我也不是完全失望，我至少有一个办法，可以得到昨晚熄去总掣那个人的线索。因为电灯总掣，一般是轻易不会有人去碰它的，上面也必定积有灰尘，昨晚若有人动过总掣的话，要在上面发现些指纹，那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别墅之中，除我以外，并没有第二个人，但是我自己也不愿向自己认输，所以故意吹着口哨，装着十分轻松，随着电线找到了电灯总掣。

然而，在电灯总掣之前，我却又不禁呆了半晌！不错，灯掣上积满了灰尘，但灰尘十分均匀，像是根本没有人碰过灯掣一样。

我用手推了一堆，“拍”地一声过处，回头看时，大厅上的灯光，又复明亮。而总掣上也出现了指纹，只不过，那是我的指纹！

我又故作轻松地吹了吹口哨，事实上，我的心情更沉重了。我甚至不能决定，我是应该回市区去，还是继续留在这里。

我在大厅中停了片刻，又在厨房的冰箱中找了些食物咀嚼着，我踱步到荒芜的花园中。

即使是在阳光照耀之下，生满了爬山虎的古老大屋，看来仍给人以十分阴森的感觉。

正当我在仔细观赏之际，一阵汽车声，传了过来。我回头看去，驶来的是一辆银灰色的跑车，从车中一跃而出的则是张小娟。

张小娟向我直视着，走上石级来，她的目光十分凌厉，反倒使我有点不好意思直视着她。

她直来到我的面前，才停了下来，又向我望了一会，才道：“先生，我很佩服你的胆量。”我也由衷地道：“小姐，昨天晚上，当我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我更佩服你的胆量，而且自惭不如！”

张小娟听了，居然对我一笑，道：“这种恭维，不是太过份些了么？”

我已经看出她今天对我的态度，和昨天晚上，已经有了显着的不同。

我可以想到，昨天晚上，她一定不知我的来历，以为我是转她父亲财产的念头而来的。

当然，张小娟已经化了一晚的时间，在读有关我的记载，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

老实说，要找张小龙，张小娟的合作十分重要。

那不仅因为他们是姊弟，而且是孪生姊弟！

在孪生子之间，常常有一种十分异特的心灵相通的现象，一对孪生子在学校就读，即使分室考试，答案也完全相同的例子，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而就算张小娟和张小龙之间，并没有这种超科学的能力，那么张小龙与姊姊多接近，张小娟可以多知道她弟弟的事，也是必然的事。

所以，我决定要使这位高傲的小姐欢心，以便事情进行得顺利些。

当下，我笑了一下，道：“我相信我没有理由要来过份地恭维你，你对我不友好的，我尽可以胡诌地说你胆小如鼠！”

张小娟又笑了一下，道：“算你会说话，你回市区去进行你的工作吧！”

我搓了搓手，道：“张小姐，我想请你——”

她立即警惕地望着我，道：“我不接受任何邀请。”

我摊了摊手，道：“即使是在这样美好的早晨，到乡间去散散步，也不肯么？”

张小娟笑了起来，道：“散步是我的习惯，但你的目的，似乎不止为了要和我散步？”我立即坦率地道：“不错，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

张小娟道：“你肯定我会与你合作么？”

我立即道：“张小姐，事情对我本身，并没有好处，我只不过想知道一下的，我的敌人，究竟是何等样的人物罢了。”张小娟忽然笑了起来，道：“敌人？”

我道：“是的，敌人，你的，你弟弟的和我的敌人。”

张小娟笑得更是起劲，道：“敌人！敌人！卫先生。我怕是你的生活太紧张了，所以时时刻刻在想着有无数敌人，在包围着你！”

我不禁一怔，道：“张小姐，你这话是甚么意思？”张小娟转过身，向大厅走去，显然她已经不打算继续和我交谈下去，一面走。一面道：“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这件事上，根本没有甚么敌人！”

我听了之后，更是大为愕然！

我实是猜不透张小娟如此说法的用意何在，我立即提高声音：“不，有，而且是极其可怕的敌人！”

张小娟倏地转过身来，面上已恢复了那种冷漠的神态，道：“你故作惊人之词，有甚么证据？”

我伸手从袋中取出用手帕包住的那十几枚细刺来，放在高阶上，道：“你来看，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就被这种刺刺中！”

张小娟冷冷地望了一眼，道：“这算甚么？”我道：“还有，昨天，我从你弟弟实验室中，取出来的一叠文件，被人盗走了，而且，我还看到了妖火！”

我一路说，张小娟的面上，一路现出不屑的神色，像是不愿听下去，直到我最后说出了“妖火”两字，她才耸然动容，道：“你也见到了？那么说，我并不是眼花了？”我立即道：“当然不是，你见过几次？”

张小娟道：“一次——”她说到这里，突然一声冷笑，道：“卫先生，我相信这一定是一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也老实不客气地回嘴道：“你以为这里是北极，会有北极光么？还是这里是高压电站，才会有异样的火花出现？”

张小娟对于“高压电站有异样的火花出现”一语，显然不甚了了。这也是难怪她的，她又怎知在晚上，高压电线的周围，常会进现紫色的火花，又怎知飞鸟在飞过高压电线附近的时候，也会落下来这等事？

当下，她呆了一呆，但是却仍然固执地道：“没有敌人，没有甚么人是敌人。”我愤然道：“那你又何所据而云然呢？”

我自以为我的问话，一定可以令得张小娟哑口无言，怎知张小娟一声冷笑，道：“我自然知道，我虽然不知道我弟弟在甚么地方，但是我却知道他如今正平安无事，而且心境十分愉快。”

我听到这里，心中不禁猛地一动！

张小娟说得如此肯定，那表示她和张小龙之间，正是有着心灵相通的不可思议现象的存在的！我正准备再进一步地发问，但是张小娟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霎时之间，她面色变得极其苍白！

老实说，我从来也未曾见过一个人的面色，苍白到这一地步的，她的嘴唇，也变成灰白色了，而双眼则愣愣地望着远方。

我循她所望看去，却又一无所见，我心中也不禁大是恐慌，道：“张小姐，你不舒服么？”

张小娟急速地喘着气，双手捧着胸口，她并不回答我，但身子却摇摇欲坠，我连忙踏前一步，将她扶住，她立即紧紧地开上了眼睛。

我心中奇怪之极，暗忖这美丽的女郎，难道竟患有羊癫症？在她受了特别的刺激之际，便自发作？然而，她这时又受了甚么刺激呢？

我心中没了主意，只得先将她扶住，向大厅之中走去，将她放在沙发之上，又连声向她发问，问她可有甚么地方不舒服。

但是张小娟却只是面色惨白，身子微微发抖，并不理会我，好一会，才听得她道：“请给我一杯白兰地。”

我答应了一声，连忙到酒柜中去倒了一杯白兰地，我一面倒酒，一面，我的视线，始终未曾离开过她。只见她双眉紧蹙，面上现出了一种奇异的神色。像是她想到了甚么不祥的事一样。

直到她喝下一满杯白兰地之后，她的面颊之上，才出现了一丝红色，我在她身旁坐了下来，道：“张小姐，你一直有这种病？”

我望着她仍然十分苍白的脸色，和那不健康的，带有梦幻也似的眼神，心中不禁暗忖：你何必否认自己是有着这种突发的痛呢？

正当我在这样想的时候，张小娟向我苦笑了一下，道：“你一定以为我是在替自己掩饰了？但事实上，的确绝不是病！”

我心中大是起疑，道：“那么，这是甚么？”

张小娟沉默了片刻，像是在设想着应该怎样措词才好，停了片刻，她才道：“你可知道，两个人之间的心灵感应？”

我心中猛地一动，立即道：“那么，你是说，你忽然感到你的弟弟，有甚么意外了么？”

张小娟并不出声，只是紧蹙双眉地点了点头。

我忙道：“张小姐，请你详细一点解释。”

张小娟又沉默了片刻，看她的面色，像是正在深思着甚么问题，又过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她才道：“我和弟弟之间，就存在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心灵感应现象。”我道：“那并不算甚么出奇，许多孪生子之间，都会有这种现象的，有的孪生姐妹，一个因车祸而断了手臂，另一个的手臂也剧痛而瘫痪。”

张小娟道：“我知道，正因为我和弟弟之间，有着心灵感应的现象。所以我对世界上这种例子，注意很多。”

我道：“好，那么，如今你觉得你的弟弟，是出了甚么事？”

张小娟道：“他出了甚么事，我没有法子知道，但是，我却可以知道。”

他一定遭遇到极大的痛苦，因再我的心中，突然之间，也感到了极度的痛苦。”

我想了一想，道：“那么，你弟弟在甚么地方，你可能感觉到么？”

张小娟苦笑了起来，道：“心灵感应是一种十分微妙的事情，又不是无线电指示灯，怎么可能让我知道我的弟弟的所在？”

我原也知道我的问话太天真了，所以张小娟的回答，也不使我失望，我站了起来，道：“那么，照这样来说，我们的敌人，在囚禁了你弟弟三年之后，忽然对你弟弟施以严厉的手段了！”

张小娟本来，是不承认在她的弟弟失踪事件中，有着甚么敌人的。

那自然是因为她的心灵之中，一直未有甚么警兆之故。但经过刚才那一来，她却已承记了我的说法，当时，她神经质地道：“不知道他们是甚么样人？又不知道他们怎样在对付他？”

我抓紧了这一机会，道：“张小姐，要你弟弟早日脱难，你就必须和我合作！”

张小娟点头道：“卫先生，你放心，我一定竭我所能，不会不合作的。”我心中也十分高兴，因为我一直觉得张小娟的合作与否，是能否寻找出事实真相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想了一想，又问道：“那么，你以前有没有像刚才那样的感觉过？”张小娟道：“有的，第一次，是在我十七岁那年，也是这样突如其来，心中感到了极度的痛苦，事后，我才知道，弟弟因为他所爱的一个女孩子离他而去，当时难过得想在校园中自杀！”

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忙问道：“有没有第二次？”张小姐道：“有，那是五年之前，弟弟从美国回来之前的两个月，我突然有了同样的感觉，当时，我真吓坏了，以为弟弟出了甚么乱子，我瞒着爸爸，打电话到他的学校中去找他——”

我急不及待地问道：“结果怎么样？”

张小娟道：“结果，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发现了生物学上的一种新的理论，但是，全体教授，却不给他这种新理论以任何的支持，反倒嘲笑他是个狂人，所以他精神十分痛苦。”

张小娟望着我，她的眼光在询问我有甚么意见。一时间，我心中十分紊乱，也难以回答她这种无言的相询。

她继续道：“那件事发生后不到两个月，他就回来了，他本来再过半年，便可以拿到博士的头衔了，但他却放弃了博士的虚衔，因为他坚持他自己所创的新理论，并要加以实验证明。事实上，他是在那天和我通了长途电话之后，立即离开学校的！”

我道：“那么，这两个月，他在何处？”

张小娟道：“他到南美去了，最后，他是从巴拿马搭轮船回来的。”

我吸了一口气，因为我觉得我已摸到事情的核心，而如今，我要向张小娟问的那个问题，如果张小娟能给我详细的答覆的话，那么至少，我可以弄清事情的起端是甚么了！

我问道：“张小姐，那么，你弟弟创立的生物学上的新理论，究竟是甚么？”

张小娟十分沮丧地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因为我完全不懂生物学，我是学音乐的。我只知道他为了实践证实他自己的新理论，无日无夜地躲在那间实验室中，不断地用钱，但是他自己却连一双新的袜子

也没有，他不剃头，不剃需，几乎是个大野人，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是很少的。”

我苦笑道：“古今往来，伟大的科学家，大都是这样的。”

张小娟“噢”地一声，道：“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曾十分高兴地对我说，如果他的实验工作，能够证明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将成为有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将被千千万万年以后的人类所景仰！”

我听了之后，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从人们的叙述中看来，张小龙是一个埋头科学，十分内向性格的人，绝不会自私自妄，来夸张其谈的。

## 第五部：科学上的重大发现

那么，难道张小龙对他姊姊所说的一切，都是实在的情形？

他究竟是发现了一些什么理论，才能够令得他有这样的自信呢？他的失踪，是不是因为他在科学上的新发现所引起的呢？

种种的问题，在我脑中盘萦不去，但是我却并没有头绪。

我只是想到一点，要知道张小龙新理论的内容，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张小龙在学校中既然曾将他的新理论向教授提出过，那么，到美国去，向那几位教授一问，就可以知道了。

从这一点上着手，或者可以知道张小龙失踪的内幕？看来，美国之行，是难以避免的了。

但是，留在这里，也不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就在这间别墅之中，或是在这间别墅的附近，便藏有十分凶顽的敌人——昨晚几乎使我死去的敌人！

我在大厅之中，来回踱了片刻，只见张小娟的面色，已渐渐地缓了过来，我忙着道：“张小姐，你必须离开这里，因为这里对你，太不安全了。”

张小娟道：“不行，我要照顾那两个土人。”

我心中一动，暗忖在于张小龙失踪之后的三年间，张小娟一直在照顾着这两个红种人，那么，她是不是已经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呢？

张小娟是十分聪明的小姑娘，她不等我发问，已经在我的面上，看出了我的疑问，道：“那两个人，是弟弟从南美洲带回来的，他们原来，生活在洪都拉斯南部的原始森林之中。

是特瓦族人，他们奉信的神是大力神，叫作‘特武华’，我也不知道弟弟用了那么多心血，将他们带了来，是为了什么缘故。”

我至少又弄明白了一个问题。

那便是，当我一手将一张椅子，抓成粉碎的时候，那两个土人曾高叫“特武华”，那原来就是他们崇拜的神的名字。

我道：“那么，你弟弟是如何失踪的，他们难道一点概念也没有么？”

张小娟道：“没有，他们的语言十分简单，语汇也缺乏得很，稍为复杂一些的事情，他们便不能表达了。”

我点了点头。道：“当然，我们不希望能在这两个土人的身上得到什么，



但是另一件事，实验室中的那 一头黑色的，究竟是什么动物？”

那黑色的，我当然知道是一头美洲豹。

但是一头吃草的美洲豹，那却是不可能想像的事！

张小娟道：“那是一头美洲豹，也是我弟弟实验室中最主要的东西。”

我立即问道：“为什么？”张小娟却摊了摊手，道：“我也不知道。”

我道：“好了，你所谓照顾那两个土人。无非是当那两个特瓦族人，想出来实验室的时候，你便为他们开门而已，这些事，由我来做。”

张小娟睁大了眼睛，道：“你准备留在这里？”

我点头道：“不错，如果在这里，我得不到结果的话，我还准备远渡重洋。到你弟弟就读的大学去，查探其中究竟呢。”

张小娟望了我半晌，道：“你为什么 肯那样地出力？”我一笑，道：“我在觊觎你父亲的钱！”

张小娟面色一变，她以为我是在讽刺她了，因此我连忙道：“你别误会，令尊的钱实在太多了，我希望如果我能将人找回来，他便能将他庞大的财产，拨出一部份来，做些好事。”

张小娟点了点头，道：“那么，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危险么？”

我道：“不危险，你放心好了。”

事实上，我也的确不是空口慰藉张小娟，我在将整件事，仔细地想了一想之后，已经觉得，三年来，敌人可能一直在这所别墅的附近窥伺着，当然他们是必有所图的。

而如今，只怕他们已远走高飞了。那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可能已经得到了，那东西，十之八九，便是我失去的那叠文件。

科学上的巨大发明，往往是导致国际上间谍战的主因，我参预了这件事，莫非已经卷入了这样一种可怕斗争的漩涡中了么？

我宁愿不是！因为最不道义、最灭绝人性的斗争，便是国际间谍斗争！

张小娟道：“那么，我回市区去了。”

我道：“自然。越快越好，而且没有事情，最好不要再来。”张小娟向门外走去，频频回头，向我望来，我目送她上车而去之后，便走到了张海龙的书房中，在他的大办公椅上，半躺半坐地休息着。

我人虽然坐着不动，但是我脑中却是殚智竭力地在思索着。思索的，当然是这件扑朔迷离的事情的来龙和去脉。

然而，我只能得出如下的概念：

张小龙在科学上，有了重大的发现，而他的理论，在世人的眼中，是狂妄的。他花费了巨额的金钱，去实践他的理论，但结果，他却失踪了。

他失踪了虽有三年之久，但可能一直平安无事，直到最近，才有了变化。

我所能得出的概念，就是这一点。至于张小龙的新理论是什么，他再什么会失踪，导致他失踪的是一些什么人，我却一点不知道。

至于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那神奇的“妖火”，那些我以为是含有剧毒的尖刺，突然熄灭的电灯，等等怪事，我更是无法解释。

我发现我自己，犹如进入了一间蒸气室中一样，四周围全是蒸气，令你双目失去了作用，而当你张开双臂摸索之际，你也是什么都难以发现！

我想到了午夜，开始有了睡意。

正当我准备离开这间宽大的书房之际，突然，桌上的一个电铃，响了

起来。

那电铃的响声，虽然并不算十分高，但是在这样沉寂的黑夜中，却也可以将人吓上一跳，我在刹那之间，几乎记不起发生了什么。

然而，当铃声第二响时，我便记起，那是这两个特瓦族人发来的信号，他们要求离开实验室！我一手抓起桌上的锁匙，一跃而起，便向门外奔去。

然而，我才一奔出书房门口，便听得在后园，实验室的那面，传来了一声惨叫，紧接着，便是两下十分愤怒的怪叫声。

我立即意识到事情的不平凡，我几乎是从二楼，一跃而下，又几乎是撞出了后门。

然而，当我来到后园，向前一看时，只见实验室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了，在装着锁的地方，已遭到了破坏，而在地面上，一个人正在打滚，他一面打滚，一面发出极其痛苦的呻吟声来！

他的呻吟声越来越低微，而打滚的动作，也渐渐慢了下来。

我虽然未曾看到那人的脸面，但是我下意识地感到，这人已快要死了。

我一个箭步，向那人跃了过去。

也就在我刚赶到了那人身旁的时候，我听得远远地传来豹吼之声。

我连忙循声极目望去，在黑暗之中，依稀可以看到，在四十码开外，两条矮小的人影，和一头黑豹的身影，向前迅速掠出，一闪不见。我看到的影子，是如此地模糊，而又消失得如此快疾，因此使我疑心，那是不是我听到了豹吼之后所产生的幻觉！

我呆了片刻，再俯身来看我脚下的那个人。

我立即看出这是一个白种人，他留着金黄色的虬髯，身形十分高大，他的蓝色的眼珠，正睁得老大，带着极其恐怖的神色望着我，而口中发出“荷荷”的声音，口角已有涎沫流出。

我连忙道：“你是什么人快说？快说！”

我用的是英语，但那人却以西班牙文呻吟道：“医生 快叫 医生”

我一俯身，想将他扶了起来，但是他却又以英语大叫道：“别碰我！”同时，身子向外，滚了开去。

我发现这人的神智，已陷入半昏迷的状态之中。西班牙语可能是他原来常用的语言，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来自南美洲，所以，他刚才在一见到身旁有人时，才会这样地叫嚷，但是他却又立即发现我是陌生人，所以又以英语呼喝，叫我不理他。

我向前跳出了一步，只见他面上的肌肉，更因为痛苦而扭曲起来。

我心知这人的性命，危在顷刻，即使立即有医生来到，也难以挽救他的性命，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准备使用中国的“穴道刺激法”，使他的神智清醒些，能够道出他的遭遇。

然而，我才一俯身，还未能出手之际，只听得那人一声狂叫，声音恐怖而凄厉，然后，身子猛地一挺，便已然僵直不动！

我俯身看去，只见他的眼珠，几乎突出眼眶，嘴唇上全是血迹，可知他死前的痛苦，是如何地剧烈。我心中暗叹了一口气，这个白种人，突然在这里出现，而且，显然，实验室的门，是由他破坏的，那么，他和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关系，也应该是茫无头绪中的唯一线索。

然而，他却死了，唯一的线索也断了。

我向他的尸体，看了一会，在那片刻间，我已经想好了对策，我不能任这具尸体，躺在这里，我必须将他移开去。

因为，任由尸体在这里的话，我其势不能报告警方，而一报告了警方，不但张海龙对我的委托，我不能成事，而且我还会惹上极大的麻烦，对于我以后的工作，也会有极大的妨碍！

我首先走进了实验室，仔细看了一眼，只见实验室中，所有被乾制了的猫、狗、鸡等都已经不见了，那两个特瓦族人，和那头黑豹，当然也已不在。

除此以外，却并没有什么变化。

我猜想那白种人，是死在那两个特瓦族人之手的，可能那两个特瓦族人，携带了一切，准备离去，他们按了铃，在门口等着，那白种人大约早已在从事他破坏门锁的工作了，事有凑巧，白种人一进门，特瓦土人便冲了出来，土人立即丧开袭击，那白种人自然难以幸免！

我出了实验室。俯身在那白种人的尸身之旁，在他的衣袋中摸索着，不到五分钟，我便得到了以下的几件东西：一个鳄鱼皮包，一本记事本，一串钥匙，一把摇钻和一把老虎钳。

后两样，显然是那人用来破坏实验室的门锁之用的，所以我顺手将之弃去。而将皮包，记事本、钥匙放入了衣袋。

出乎我意料之外，这白种人身上，居然没有武器。而更令我惊讶的，是我根本没有在他的身上，发现任何足以致命的伤痕！

那白种人，体重至少在九十公斤上下，要令得他那样的壮汉毙命，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如今，却毫无伤痕地倒毙在地了！

我提起了他的尸体，向外走去，一直走出了老远，才将他抛在路旁，然后，在回路上，我小心消灭着我的足印，回到了别墅之后，我又将实验室的门虚掩了，又回到了张海龙的书房中。

我打开了皮包，里面有几十元美金，还有一片白纸，那片白纸，一看便知道，是从一张报纸的边上撕下来的，上面用中英文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名，乃是：“顿士泼道六十九号五楼，杨天复”。英文名字则是罗勃杨。

我并不知道杨天复或罗勃杨是怎么人。但是我却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地址和这个姓名，在眼前来说，可能不能给我什么，但或则在我的努力之下，可以凭此而揭开事实的真相！

我小心地收起了这张草草写就的字条，又打开了记事本，记事本的绝大部分，都是空白，只有两页上面有着文字，一页上写的是两个电话号码——那两个电话号码，后来我一出市区，便曾经去打听过，原来是两个色情场所的电话。

而在另一页上，则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西班牙文，我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只见上面写的是：“罗勃，听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一切，那不可能，我决定放弃了，你一切要小心，如果有意外，你绝不可以出声，绝不可以！绝不可以！”

这是一封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之下所写成的信，而这一页，也被撕下了一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封信竟没有被送出去。

而我也可以猜得到，应该接受那封信的“罗勃”，一定是顿士泼道六十九号五楼的那位罗勃杨先生！

我不但是高兴，而且十分满意了！

我准备明天，便出市区去，顿士泼道六十九楼五楼，我要到那个地方去找那个罗勃杨。

我决定先找那个罗勃杨，然后逐渐剥开这件神秘事情的真相。我又拟了一个电报，给我远在美国的表妹红红，电文是：“请至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查问一个叫张小龙的中国学生，在毕业论文中，曾提出什么大胆的新理论，速覆。”

我知道红红一定喜欢这个差事的。

将电文和记事本、钥匙等全部放好之后，我便在那张可以斜卧的椅子上，躺了下来，我对于今晚的收获，已感到十分满意，因此我竟没有想到追寻那两个特瓦族人的下落。

我在椅上躺上了没有多久，已经是阳光满室了，我不知是谁在打门，先从窗口，向下望去，只见是两个警察，和两条警犬！

我心中吃了一惊，因为我昨晚，虽然曾小心地消灭了足迹，但是我却没有法子消灭气味，不令警犬追踪到这里来。

我在窗口中，大声地道：“请你们等一等！”

那两个警官抬起头来，十分有礼貌地道：“一早就来麻烦你，十分不好意思。”

我趁机道：“我生性十分怕狗，你们不能将两头警犬拉开些？”

一个警官道：“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我要他们将警犬牵开，当然是有原因的。警官会来到这里，那自然是因为在发现了那人的尸体之后，由警犬带领而来的，而我的气味，警犬一定也保有印象，如果警犬接近了我，那一定会狂吠起来，令得警官，大大地生疑的！

我看到其中一位警官，将犬拉开，我才下楼开了门，一开门，我就道：“张先生不在，我是他的朋友，公司的董事长，姓卫，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我一面说，一面递过了我的名片。

那位警官向我的名片望了一眼，道：“没有什么，我们在离此不远的路边，发现了一具尸体，而警犬在嗅了尸体之后，便一直带我们来到这里。”

我“啊”地一声，道：“昨天晚上，我像是听到屋后有声音，但因为我只是一个人，所以不敢出去看，死的是什么人，是小偷么？”

那警官道：“死者的身份，我们还不知道，可能他在死前，曾到过这里，如果你发现有生人来过的迹象，请随时与我们联络。”

我忙道：“好！好！”

那警官显然因为张海龙的关系，所以对我也十分客气，在讲不了几句话之后，就起身告辞，我送他到了门口，他回过身来，道：“卫先生，你一个人在这里，出入要当心一点才好，根据乡民的报告，昨天晚上，有虎吼声，可能山林之间，藏有猛兽！”

我自然知道，那所谓“虎吼之声”，就是那头美洲黑狗所发出来的。

我当时只是顺口答应，那警官离去之后，我也迅速地离开了这间别墅。

我来的时候，是张海龙送我来的，所以当我离去之际，我只好步行到公车站。

好不容易到了家中，老蔡一开门，劈头便道：“白姑娘等了你一夜，你上哪里去了？”

我道：“白姑娘呢？”老蔡道：“她走了，她有一封信留给你。”

我接过老蔡递给我，白素所写留交给我的信，打了开来，只见上面寥寥几行，道：“理，我与爹忽有欧洲之行，详情归后再谈，多则半年，少则三月，莫念。”

白素的信令我感到十分意外。

因为，我和她约好，共渡岁晚的。如今不过年初二，她和她的父亲，却忽然有欧洲之行了，白老大和白素，都不是临事仓猝，毫无计划的人，他们忽然到欧洲去，显然有着重大的原因。

但是老蔡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而我实在也不能去化费心思推究这件事，因为我本身，已经被那件奇怪的事缠住了，实无余力再去理会别的事情了。

当下，我顺手将白素留给我的信放在书桌上，将十来枚细刺，小心地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之中，令老蔡送到一家我熟悉的化验室中去化验，跟着去拍发给红红的电报。然后，我和一位朋友通电话，那位朋友是一家高等学府的生物系讲师，我向他打听，这两年来，可有什么特异的生物学上的发现。结果，我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线索。

我又和一个杰出的私家侦探朋友黄彼得通了电话，委托他调查在三年之前，当张小龙还没有失踪的时候，他所支出的巨额金钱，是用在什么地方。

这当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但是黄彼得却十分有信心，说是在五天之内，就可以给我回音。

我听了黄彼得肯定的答覆之后，心情才略为舒畅了些。因为在明白了张小龙的那么多钱是花在什么地方之后，那么对他在从事的研究工作，究竟是什么性质，多少可以有些盲目了！

我信得过黄彼得，因此我将事情的经过，全和黄彼得说了，他表示可以全力助我，所以我心中，对于弄清事实真相这一点，又增加了不少信心。

我在洗了一个热水浴后，又睡了一觉，在傍晚时分醒来，我精神一振，下一步，自然是到顿士泼道，去见一见那位有地址姓名，留在那神秘死去的白种人身上的那位先生。

我穿好了衣服，走出卧室，只见老蔡站在门口，面上的神色，十分难看。

我并没有十分注意他面上那种尴尬的神情，只是随口问道：“电报发出去了么？”

老蔡连忙道：“已发出去了。”

我又问道：“化验室呢，他们说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回音？”老蔡口唇颤动道：“理哥儿，我当真是老糊涂了”

我不禁一愣，道：“什么意思？”

老蔡面孔涨得通红，道：“我出门后不久，转过街角，见到有两个外国人在打架，我去凑热闹看，只看了一会，你给我的那个信封，便被人偷去了！”

我心中猛地一凛，道：“你说什么，那放着十来枚尖刺的信封，给人偷去了？”

老蔡的面色，更是十分内疚，道：“是我连觉也没有觉到，到了化验室门前，一摸口袋，已经没有了，我立刻回来，你睡着了，我不敢打扰你，一直在门口等着，我想，总是在看热闹的时候被人偷去的。”

老蔡的确是上了年纪了，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他们的通病，那就是叙述起一件事来，次序颠倒，要你用许多心思，才能听得明白。

我那时，根本来不及责怪老蔡，因为那十几枚细刺的失窃，绝不是一件平常的事。

如果，窃去那十几枚细刺的，是我还未曾与之正面对峙，但已吃了他们几次大亏的敌人，那就证明敌人的手段，十分高强。

但如果那十来枚尖刺，是被一个普通小偷偷去的话，那么这个小偷，可能因此丧生！因为我坚信，在尖刺上，会有剧毒！

我立即又道：“你身边还少了什么？”

老蔡道：“没有，我身边有两百多元钱，却是一个子儿不少！”

我点了点头，道：“行了，你不必大惊小怪，那些尖刺没有多大用处。”老蔡如释重负，道：“原来没有多大用处，倒叫我吓了半天！”

我心中不禁苦笑，暗忖你老蔡知道什么？那些毒刺，可能便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因为我那个主持化验室的朋友，是专攻毒物学的，他对于各地蛮荒民族的毒药，尤有极深的研究。

如果那十几枚毒刺，可以送达他手中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鉴别出这些毒刺，是来自什么地方，那时弄明事情的真相，也是大有帮助！

但如今，什么都不必说了，毒刺已被敌人，偷了回去，我心中在佩服敌人手段高强，料事如神，下手快捷之余，心中也十分不服气，再和敌人一争高下之心，更是强烈了许多。

我一面想着，一面踱到了客厅中。

老蔡既然一转过街角，就遇到了外国人打架，他在看热闹中，失去了那牛皮纸信封，由此可以想见，敌人方面，一定已经跟踪到我的家中，在暗中监视我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如果就这样出去的话，那实在是十分不合算的事。

我想了片刻，回到了书房中，打开了一个十分精致的皮箱，皮箱中，放着十二张尼龙纤维精制的面具。那些皮具薄得如同蝉翼一样，罩在人的面上，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面具的颜色和原来的肤色相混，却可以形成截然不同的肤色，有一张面具是化妆醉汉用，甚至连眼珠的颜色，也可以变换。

这十二张面具，即使抛开它们的实用价值不谈，也是手工艺品之中的绝顶精品。

这时，我拣了一张五十以上，有着一个酒槽鼻子的面具，罩在面上，对着镜子一看，几乎连我自己也难以认得出自己来。

我又换过了一套残旧的西装，然后，从后门走了出去。

当然，我的步法，也显得十分不俐落，十足像一个为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中年人。

我慢慢地转到了我家的门前，有几个孩子，在放爆竹，而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外国人，正在十分有兴趣地望着这些孩子

对于白种人，我这时变得十分敏感。因为，死在张海龙别墅中的是白种人，老蔡在失窃之余，也曾遇到白种人在打架。

所以，我立即对那个白种人予以注意。

只见那人挂着摄影机，看来像是游客，他不断地照着相，拍摄着儿童放爆竹时的神态，那些儿童，则不停地笑着。

看来，似乎一点异状也没有，十足是新年的欢乐气氛，但是，我看了不入之后，却立即看出了破绽，因为，那白种人，在每拍下三张相片之后，总要举起照相机，向我的住宅，拍上一张相片。

他相机的镜头，正对着我所住的洋台，当然，他是另有用意的。

我虽看出了破绽，但是我却不动声色。而且，我心中也已决定，不妨等一会再到顿士泼道去，如今，不如先注意那白种人的行动，来得有用些。

没有多久，天色黑了下來，那白种人也收起了他的相机，又向我的住所看了两眼，便向外走去，我本来一直靠着墙角站着，一见那白种人离开，我方即跟在后面。

怎知道那白种人，十分机警，我才跟出了一条街，离得他也很远，却已被他发觉了，他在一个窗橱之前，停了片刻之后，突然转过身，向我走了过来。

他这种行动，倒也令得我在片刻之间，不知所措。

他迳自来到了我的面前，恶狠狠地瞪着我，喝道：“你想干什么？”

我只得道：“我 不想什么。”

他又狠狠地道：“你在跟着我，不是么？”

我正在窘于应付之际，忽然看到前面，有两个外国游客，和一个与我差不多模样的中国人，走了过来，他们一面走，那中国人不断地在指点着商店的橱窗。我灵机一动，忙道：“是，我是在跟踪着你。”

那白种人面上，露出一一种十分阴森的笑容，道：“是为了什么？”

我装着恭谨的神态，道：“我想为阁下介绍一些富有东方艺术的商品！”

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演”，一定使得我十足像是一个带街。

所以，对方面上的神情，立即松弛了许多的喝道：“滚开！”

我真想上去给他一巴掌，但是我还是答应了一声，向后退了开去。我退开了十来步，转过头去看时，那白种人已经转过街角去了。

我呆呆地站了片刻，心中暗自叫苦。因为那人，如果是我的敌人的话，那么，他的确是太警觉了，我自信我跟踪的本领，绝不拙劣，但是如此容易被发觉，却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自然不甘心就此失去了那人的踪迹，连忙快步赶了过去。

然而，当我转过了街角之际，华灯初上，人来人往，那里还有那人的影子，我大失所望，心中暗忖，既然出来了，那就不如就此上顿士泼道去走一遭。

我打定了注意，便向一个车站走去，然而，正当我在排队之际，却听到了一阵喧嚷之声在不远处传了过来。

像任何城市一样，立即有一大团人，围住了看热闹，我自然不可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却听得了一阵粗鲁的咒骂声，在人圈中传了出来，那一阵咒骂，是以西班牙文发出的，骂的语句粗鲁。我对于骂人没有兴趣，但是那声音我却十分有兴趣。

因为，那正是我刚才跟踪不果的那个白种人！

接着我又听得他用英语，以愤怒的声音道：“你必须把它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

我这时，也开始向人圈中挤了过去，到了人圈之旁，跳起脚来。

只见那人手上，挥动着一条狭长的皮带，那条皮带，是悬挂摄影机用的。但是在皮带的尽头，却并没有摄影机！而有两个警察，站在他的面前。

我一见这情形，立即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

那一定是这个人，在熙攘的人群中，失去了他的摄影机！而我在明白这件事之后，心中不禁大喜，我立即退出了人圈，向前急急地行走着。

这一区，离我的家，并不太远，而在这一区活跃的扒手小偷，阿飞流氓，我几乎全都认识的。我更知道这一区的扒手集中处，如今，我正是向那处而去！

我转入了一条十分污秽的街道，在一幢旧楼的门口，略停了一停，然后，向并没有楼梯灯，黑暗无比的木楼梯上走去。

那楼梯才一踏了上去，便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叫声。而身临其境，也根本不信这会是在这个高度文明的都市中应有的地方。

我才踏上了三节，便听得上面，突然传来了阴阳怪气的一声，道：“什么人？找什么人？”

那一问，突如其来，若是胆小的人，真会吓上一大跳，说不定立即吓得从陡直的楼梯之上，滚了下去！我自然不会怕，因为那阴阳怪气的声音，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的，我忙道：“是阿晓么？我是卫斯理？”

阿晓是一个吸毒者，他在这个贼窝中，司守望之责，木梯一响，他便发问，不要说他的声音骇人，如果有电筒照到他那一副尊容的话，那更可以令人退避三舍，他的面容，十足是武侠小说中的“老魔”、“老怪”一类

我的话一出口，他立即道：“卫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阿晓原来据说是知识份子，所以出言十分文雅，我一面向上走去，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顺手塞了一张十元纸币，在他手中，道：“施兴在么？”

阿晓一把抓紧了钞票，讲话也有神了许多，道：“在！在！”

我又跳上了两级木梯，来到了一扇门前。

只听得里面传出了一阵女子的纵笑声，道：“我只不过扭了几下，那洋鬼子就眼发光了！”另一个男子声音道：“这时候，只怕将他的裤子剥了下来，他也不知道哩。”

## 第六部：失手被擒

我伸手在门上，敲了三下，门上打开了一个小洞，一张十分年轻，也不失为美丽，但是那种第八流的化妆，看上去却极其令人不舒服，再加上廉价香水的刺鼻味道，令得她成为一个十足的飞女的脸庞，在小洞处露了出来，满含敌意地望着我。

我知道在这种地方，绝对不用对女性讲究礼貌，因此我立即道：“施兴在么？”里面已有几个人齐声在喝问什么事，又有一个人从小洞处向外张望。我除下了脸上的面罩。从小洞处露出来的那阴阳怪气的脸，正是施兴，他看到了我，立即打开了门来。

他对我如此恭敬的原因，是因为好几次。他几乎入狱，都是我保地出来的缘故，我绝不是与贼为伍，而是想到，像施兴那样的人，原来是很有才能的一个银行行员，可以安安稳稳过上一世的，但是，却为他贪污的上司所陷害，而致坐了几年的牢，他的遭遇，是十分值得人的同情之故。



我一脚踏了进去，里面的乌烟瘴气，简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而我一眼，便看到了一张满是油腻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连皮袋，但是却没有了皮带的相机，我几乎是一个箭步，窜到了桌边，指着那相机道：“这是谁下的手？”

屋中的几个人，除了那个飞女以外，都面上失色。

施兴走上来，道：“卫先生，这相机”

我摇了摇手，道：“不必多说了，是谁下的手，我也不会叫他白辛苦——”我一面说，一面取出了一张钞票，放在桌上，道：“这相机我带走了。”

施兴连忙道：“行！行！你何必再出钱？”

我笑了一笑，提起相机来就走。可是那个飞女却又叉着腰，以她那种年龄，绝不应该有的，因此她也以令人作呕的风骚态度，拦住了我的去路。

我一伸手，将她推开了几步，自顾自地出了门，向楼梯走去。

走不几级，又听得阿晓的怪声，道：“小心走！”我明知阿晓在，可是仍不免又给他吓了一跳！

我将那个相机，抹在腋下，走了几条街，向身后看看，已经看到绝对没有人在跟踪我了，才将相机中的软片取了出来，顺手将之交给了一个冲洗店，吩咐他们只要将软片冲出来就行。

那店家像是不愿意做这笔小生意，我告诉他们，我在一个小时内要，可以加十倍付钱，那伙计才眉开眼笑地答应了下來。

（在早期作品中，处处可见生活变化之大，现在，几十分钟冲洗照片，满街皆是，但二十几年前，那是“科幻”题材。）

我拣僻静的小巷，走出了几步，看看没有人，就将那个照相机，抛在阴暗的角落处，然后，我才又转入热闹的街道上。

我的心情，显得十分愉快。

因为，我和那帮敌人交手以来，每一次“交锋”，我都处于下风。我失去了那叠文件，失去了毒刺，但是这一次，我却占了上风。

那一卷软片中可能有着极重要的资料。

这一点，只要看丢了相机的那个白种人的狼狈相，就可以知道了。

我心情轻松，当然我又已经上了面罩，轻轻地吹着口哨，向顿士泼道而去。

顿士泼道是一条十分短而僻静的街道，我一转入顿士泼道，就仿佛已经远离了闹市一样，迎面而来的，是一对靠得很密的情侣。

我看看号码，找到了六十九号。

这一条街上的房子，大多数是同一格局，五层高，每一层，都有阳台，是十分舒服的洋房，六十九号的地下，左右两面，都没有店铺，我走上了几级石阶，在电梯门前，停了下来。

我按了电梯，在等候电梯之际，我心中不禁在暗暗里想，那位罗勃杨先生，不知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和这件事，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应付得体的话，那么，我今晚就可以大有收获了。

但如果那罗勃杨十分机警的话，那我可能虚此一行，或者还可能有危险！

电梯下来了，我跨进了电梯，心中仍不断地在思索着，片刻之间，电梯已到了五楼，我走出电梯一看，六十九号五楼，是和七十一号五楼相对的，那是所谓“一梯两伙”的楼宇。

我按了六十九号的电铃。一下，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会，再按第二下，

仍然没有回答。

我用力按第三下，才听得门内有人道：“什么人？”

我连忙道：“有一位杨先生，住在这里吗？”

里面的声音道：“什么杨先生？”

我道：“杨天复先生。”那声音道：“你找他有什么事？”我道：“我是街边摆水果摊的，有一个洋人，叫我送一封信来。”

里面静了一会，门打开了一道缝，道：“我就是，拿来！”我拿出了那纸条，从门缝中递了进去，同时，我以肩头，向门上推去，希望能够将门推开，走进屋去。

但是，我的目的，却没有达到。

因为那门上有一条铁链拴着，那条铁链只有两寸长，门缝也只有两寸宽。我将纸条一递了进去，就被一个人抢了过去，同时，门也“砰”地一声关上，几乎轧住了我的手指！

当然，如果我要将门硬推了开来，绝不是难事，但是这一来，却更其打草惊蛇了。我没有想到这位罗勃杨竟然如此警觉，连他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没有看到，只是在门打开一道缝的时候，看到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睡袍而已。

我在门外呆了一呆，又按了按电铃，道：“那洋人说，信送到之后，有五元打赏的！”

门再度开了一道缝，飞出了一张五元的钞票来，同时，听得那位杨先生喝道：“快走！”接着，门又“砰”地关上了！我耸了耸肩，拾起了那张五元的钞票，四面看了一看，寻思着办法。

只见另有楼梯，向上通去，那一定是通到天台去的了。我心中立即闪起了一个十分冒险的念头，那杨天复不给我由门而入，我何不由天台爬下去，从窗口中爬了进去？我向着那扇门，笑了一笑，立即转身，向天台走去。

天台的门上，也有锁锁着，但是那柄锁，在我锋利的小钢锯之下，只支持了半分钟，就断了开来，我上了天台，寒风阵阵，天台十分冷清。

我首先向街下望去，只见行人寥寥。也是绝不会仰头上望的。

这实是给我以极佳的机会，我从天台的边缘上攀了下来，沿着一条水管，来到了一扇有凸花玻璃面前，通常，作有这种玻璃的窗子，一定是浴室，那可以透光，又可以防止偷窥。

我侧耳听了一下，没有声音，我又小心地用食指，在玻璃上弹了几下，弹出了裂缝，然后，以手掌将玻璃弄了一块来，再伸手进去，将窗子打开。

这些手续，全是夜贼的基本功夫，我相信做得十分好。窗子打开后，眼前一片黑暗，我停了片刻，才看清那间浴室，十分宽大。

但是，那间浴室，却也给我以十分奇特的感觉。

起先，我几乎说不出为什么我对那间浴室，会有这样特异的感觉，但是我立即看出来，因为，那浴室既没有浴巾，也没有厕纸，倒像是弃而不用的一样。

我又倾听了片刻，浴室的门关着，我不能看到外面的情形，但是门缝中却一点光亮也没有，由此可知屋中的人，离开浴室很远。

我又以小钢锯，锯断了两枝铁枝，然后，轻而易举地，跃入了浴室之中。

我到了门旁，又仔细倾听了一会。

虽然我相信我自己的行动，十分正当。但是我这时的行动，却直接地

触犯了法律，如果为屋主人捉到的话，那我非坐牢不可，这实在是不可想像的丢人，所以我必须小心从事。

听了片刻，外面仍没有任何声音，我才轻轻地打开浴室的门。

我将浴室的门，打开一道缝，向外看去，一看之下，我不禁一愣。这间浴室是一间房内浴室，我看出去，当然看到那间房间。

可是，那却是一间什么家也没有的空房间！

我呆了一呆，在空房间中转了一转，又打开了房门，房门外面，是很宽敞的厅子。但是也是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

在厅子的一边，另外有两扇门，门缝下并没有光线透出，我轻轻地一打开，两间房间，也都是空的。我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这是怎么回事？杨天复呢？他在什么地方？

难道我刚才经历的一切，全是幻觉。

可是，我的那封信，被人取去了，我袋中，多了一张五元的钞票，那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又看了厨房、工人房，这一层楼，不但没有家，而且的确确实地没有任何人。

当然，杨天复可以趁我爬上天台之际，离屋而去，但是要想知道，杨天复并不是事先知道我会送信来而在这里等我的。

而杨天复必定是住在这里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穿着睡袍，但是，一个人可能住在一间完全空的，什么也没有的房子中么？

我在屋中呆了片刻，心中充满了疑问，我知道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可以揭穿这个谜，那就是我退出去，再去按电铃，要杨天复来开门。

当他来开门之际，我说不得，只好用硬来的法子，闯进屋去，和这位神秘的先生见见面了。

我打定了主意，想开了大门走出去，但是却打不开。我又怕弄出太大的声响，因此又退了回去，回到了那间浴室中，从窗口爬了出去，沿着水管，向下滑去，我当时，不向上爬，由天台的路走，而向下滑去，那实是犯了最大的错误！

就在我滑到离地面还有五六尺之际，突然，两道强光，射了过来，一齐照在我的身上，同时，听得有人喝道：“别动！”

我本能地身子缩了一缩。立即向下跃来，但是我在落地之后，强光依然照住了我，同时我听得手枪扳动的声音。

我举起了双手，叫道：“别开枪。”又听得人喝道：“别动！”

那两个呼喝的声音大是严厉，在被电筒照得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形下，仿佛有两个人，向我走来，我腹部立即中一拳。

那一拳，对我来说，实是如同搔痒一样，根本不觉得疼痛，但是我知道，如果普通人捱了那么一拳的话，一定会痛得流冷汗的，我这时绝不能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因为我如今，是一个被捉住的小偷了，所以，我也必须和普通人一样。

当下，我“啊呀”叫了出来，弯下身去，叫道：“别打！别打！”我正在说着“别打”，兜下巴又捱了一拳。

我立即装着仰天跌倒，紧接着，我又被人粗暴地拉了起来，同时，“格”地一声，我的右腕，已经被手铐铐住了！

也直到这时，我才看清对付我的这个人，并没有穿着制服。我心中暗

付真是运气太差，何以会遇上了便衣人员的？

当时我实是没有发言的余地，因为那两个人手上都有着枪，其中一个拉着我向前走去，我没有法子和他们挣扎，虽然我可以用七种以上的法子，挣脱那个手铐，但是这是一条直路，当我挣脱了手铐之后，如果我向前逃走的话，两柄手枪的子弹，一定会比我的身法快得多。

我跟着他们，来到了街口，只见一辆黑色的大房车，驶了过来，司机带着一顶呢帽，将帽檐拉得低低的，看不清他的面目。

那两个人中的一个，踏前一步，打开了车门，喝道：“进去！”我这时不能不出声了，因为这辆车子，不是警车。我问道：“到那里去？”

我的话一出口，背上又“咚”地捱了一拳，那大汉道：“到警局去，还有到什么地方去？请你去跳舞么？”

我向那辆黑色的大房车一指，道：“朋友，这不是警方的车子，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那两个大汉，一听得我这样说，面色不禁一变。

从他们两人面色一变之中，我已经可以肯定，这两个人绝不是警方的便衣人员，而我之所以落在他们的手中，可能是我的行动，早已为罗勃杨所知的缘故，而这两个人，也可能是罗勃杨所派出来的。

我一想这一点，反倒没有了逃脱的念头。

因为，我一直想追寻和张小龙失踪有关的线索，但是到目前为止，却一点结果也没有。

本来，我如果能和那个罗勃杨见面的话，对整件事情，自然大有裨益。但是罗勃杨不但十分机警，他的住处，更是神秘到了极点，令得我一无所获。

如今，这些人既不是警方人员，自然和罗勃杨有关系，就算和罗勃杨没有关系，也和张小龙的失踪有关，正是我追寻不到的线索，既已到手，又如何肯轻易地放弃？在我心念一转之际，只听得那司机咳嗽一声，将帽子拉高了些。

我看到那司机的面色眼神，全都说不出来的阴森，他向那两人使了一个眼色，那两人立即各以手枪，抵住了我的腰际，低喝道：“识相的，跟我们走。”

我忙道：“兄弟，我只不过是一个倒楣的小偷，你们”

那两人不由分说，以枪管顶我，将我推进了车厢，“砰”地一声，车门关了，车子立时向前，疾驰而出，我想注意一下他们将车子驶到什么地方去，但是那车子的后座，和司机位之间，有着一层玻璃，还有黑色的绒布帘，两面和后面的窗子，也是一样。

那两个大汉拉上了帘子，我在车厢之中，便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只觉得车子开得十分快，起先，还时时地停了下来，那自然是因为交通灯的关系，到后来，便一直向前疾驰而开，我的直觉告诉我，已经到了郊外。

我的左右腰腿上，各有一管枪抵着，但是我的心中却一点也不吃惊。

因为这时，我不明白对方的身份，但是对方却一样不明白我的身份。

而我有利的是，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物，我总可以弄得清。而我如果一直装傻扮懵的话，那么，他们可能真当我是一个偷进一幢空屋的小偷的，这对我行事，便大是有利了。

所以，一路上，我便作出可怜的表情，一直在哀求着那两个人。戴在我面上的那尼龙面具，因为薄如蝉翼，所以面上肌肉的动作表情，可以十足

地在面具上反映出来，实是令人难以相信我是戴上一张面具的！

那两个人只是掀起了脸不理我，当我的话实在太多的时候，他们才用手枪撞我一下，示意我不要再下去。

本来，我就无意以我的话，来打动他们，使得他们放我，我只不过想隐蔽自己的身份而已，看来，我的表演十分成功，我心中也怡然自得。

车子足足疾驰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停了下来。一停了下来之后，那两个大汉之中的一个，以手指在玻璃上叩了几下。

玻璃之外，传来了一个十分冷峻的声音，道：“带他出来。”

那大汉打开了车门，将我拖出了车厢。

在我的想像之中，我一定已到了贼窝之外，说不定那贼窝，乃是一幢华丽的洋房，又说不定，可能是十分简陋的茅屋。

可是当我跨出车厢之际，我却不禁猛地一愣。

只觉得寒风扑面，四下望去，空荡荡地，只见树影，哪里有什么房室？

我一见这等情形，心中不禁吃了一惊，忙道：“你们将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一面说，一面已准备有所行动。因为我怕他们，要在这样的一个荒郊中对我下毒手，那我实在是死得太冤枉了！但是就在我准备有所行动之际，那司机已向我走了过来。

他阴森的眼光，在黑夜中看来，更是显得十分异样，十足是一条望着食物的饿狼一样。

他来到了我的面前，伸手在我的肩头上拍了一下，以十分生硬的本地话道：“放心，请你戴上这个！”他说着，便取出一个厚厚的眼罩，不经我同意，便将我的眼部罩上了。

我眼前，立时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这时的心情，十分矛盾。因为我冒险，实是十分凶险之故。

我的眼睛给他们蒙上了，他们要杀害我，更是容易进行得多。但是，他们可能不准备害我，而且是准备将我带到某一地方去，那我不宜在这时发作。

说来十分可笑，因为我为了这个，犹豫了半分钟。而如果他们准备杀我的话，只怕我也早已上了西天了。但他们却不准备杀我，我觉得两肩被人抓着，向前推去，脚高脚低，走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才听得有开门的声音，但是在进入那扇门后，又走了五分钟，才进第二扇门，接着，便停了下来，而我的眼罩，也为一个人撕脱。

霎时之间，只觉得过份的光亮，直射我的眼球，令得我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没有多久，我便恢复了视力，同时也看清了眼前的情形。

那两个冒充警察，押解我前来的两个大汉，已经不在。只有那个司机，正以十分阴森的眼睛看着我，但是却俯身和一个坐在沙发上的胖子，低声讲着话。

那是一间普通的起居室，我看不出什么异样来，只有那个胖子，态度显得十分神秘，因为他在灯光下，戴着一副黑眼镜。

那“司机”一路说，那胖子便一路点头，我装着不知所措地坐着，不一会，门又打了开来，走进了一个身材十分苗条的女郎，手中拿着一个录音机，那女郎也戴着一副黑眼镜。

她进来之后，并不说话，也不向什么人打招呼，就将录音机放在几上，

熟练地开了掣，录音盘开始“沙沙”地转动。

那胖子咳嗽了一声，挥了挥手，面目阴森的司机，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那胖子开口道：“卫斯理先生，久仰大名。”

那胖子说的是英语，十分生硬，但这时候，那胖子说的即使是火星上的语言，我也不会更吃惊了。

我一直在充作“小偷”的角色，因为我是在沿着水管而下之时，落入他们的手中的。而且，我自己还正在自鸣得意。

可是，原来人家早已知我是谁了！

想起了我在车上的“精彩表演”，我连自己，也禁不住面红，我这才知道，在许多的失败之上，又加上了一个更大的失败！

我呆呆地望着那司机，又望着那胖子，一时之间，实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那胖子又笑了笑，道：“我们用这种方式，将你请到这里来会面，而且，又在你进行工作的时候，实是十分抱歉。”

我听了之后，只是“哼”地一声。

事实上，我这时，一败涂地，完全处在下风，除了“哼”地一声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那胖子又道：“卫先生，你既然到了我这里，想来一定可以和我们合作的了？”

我直到此际，才有机会讲话，道：“你们是什么人？要我和你们合作什么？”

那胖子乾笑了几声，道：“很简单，我们问，你照实回答，这就行了。”

我沉声道：“如果我拒绝呢？”

那阴森的汉子立即阴笑道：“不会的，卫先生是聪明人，怎么会拒绝呢？”我欠了欠身子，那副手铐，还在我的右腕上。

如今，对方既然明白了我的身份，自然也深知我的底细了，我又何必让这讨厌的东西，留在我的手上？所以我一缩手，便已将手铐，脱了出来，同时，毫不经意地用力一抓，那手铐被我抓到扁了。我看到胖子和那阴森的汉子两人面上，都现出了惊讶之色。

我顺手将手铐向地上一抛，道：“好，我要先听听你们的问题。”

那胖子道：“卫先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劳伦斯·杰加工作的？”

那胖子的这一句话，实是令得我又好气又好笑！谁他妈的知道劳伦斯·杰加是什么人？我立即道：“你一定弄错人了，我不认识这个人。”

那胖子耸了耸肩，面上肥肉抖动着，像是挂在肉钩上的一块猪肉。他似笑不笑地道：“卫先生，你一定听说过有一种药物，注射之后，可以令人吐露真言的，我们如今，还不愿意使用这种药物！”

那胖子对我说的话，并不是虚言恫吓，的确是有这样一种药物的。

但是那胖子如今不使用这种药物，自然不是出于对我的爱惜，而且人在接受了这种药物的注射之后，虽然口吐真言，但是却十分凌乱，需要十分小心的整理，方能够有条不紊，而且，也未必一定能够整理得和事实的真相，一般无异。

我也耸了耸肩，道：“我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那胖子冷冷地道：“那你为什么人送信？”

我“啊”地一声，叫了出来，我立即想起了那离奇死在张海龙别墅的后园，又经过我移尸的白种人来。所谓劳伦斯·杰加，一定就是他了！

我立即道：“你是说一个有着金黄虬髯的高个子？”

那胖子笑了笑，向身后的那阴森汉子道：“我们亲爱的卫先生的记忆力原来并没有衰退，他记起来了。”我忍受着他的奚落，平心静气地道：“我不认识这个人，在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死了。”

那胖子和那阴森的汉子两个，像是陡地吃了一惊，齐声道：“死了，劳伦斯死了？”

我道：“是的，他是死在两个特瓦族人之手，你们既然从南美洲来，应该知道特瓦族人所用的毒药的厉害的！”

我开始尽可能地反击，因为我听出那胖子的英语，带有西班牙语的音尾，所以我断定他是从南美洲来的。那胖子果然一愣，乾笑道：“好，卫先生，那么，劳伦斯的朋友，那位有着十七八个名字的罗勃杨，他又交给了你什么任务呢？”

我冷笑道：“罗勃杨如果有任务交给了我，我又何必沿着水管往下爬？”那胖子不期而然地点了点头，我站了起来，道：“我相信我们以这样的地位相处，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那胖子摸着下颌，道：“卫先生，我们没有别的法子，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究竟担负着什么任务！”我立即道：“要知道，我一样不知道你们担负什么任务！”

那胖子仍然不断地摸着他的下颌，虽然他光洁的下颌上，一根髭也没有，他慢条斯理地道：“不错，但如今，你却被我们请到这里来了！”

这肥猪，他是在公然地威胁我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几个是什么人，更不知道这些人准备如何对付我，但是我知道，如今我需要的是镇定。

只有镇定，才有可能使我脱离险境。也只有镇定，才有可能弄清楚这几个人的底细。所以，我也以缓慢的动作，伸了一个懒腰，道：“我一生之中，不知被人家以这种方式，‘请’了多少次，但我仍然在这里。”

那胖子的口锋一点也不饶人，立即道：“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但是这一次，却是不同，我们是不惜杀人的，你知道么？”

他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神情显得十分可怖，尤其是他戴着黑眼镜，因此更有一种十分阴森的感觉。他一面说，一面挥了挥手，以加强他的语意。

我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那胖子，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

我仍然维持着镇定，道：“如果命中注定，我要作你们的牺牲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可想！”

那胖子一声冷笑，以他肥胖的手指，叩着沙发旁边的茶几，他问道：“好了，我开始我的问题了！”我以沉默回答他。

他缓缓地道：“首先，我要知道，是谁在指挥着罗勃杨！”

我脑中正在拚命地思索着。

我已经知道眼前的这几个人和罗勃杨并不是一伙，说不定，还是对头。但不论是跟前的胖子也好，是罗勃杨也好，却和张小龙的失踪有关。我更相信，除了眼前的胖子，和罗勃杨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那便是那个死了的白种人，致罗勃杨信中所说的“他们”，信中说，“他们”已得到了一切，那当然不是指眼前的胖子而言。

因为，眼前的胖子，正想在我身上得到一切！

我相信偷摄我住所，失去相机的那人，就可能是那第三方面的人马。

当下，我沉默着，并不回答，因为我根本无从回答起。关于罗勃杨，我除了知道他穿了一件红色的睡袍，和住在一层空无二物的房屋之中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那胖子等了半晌，不见我回答，便咳嗽了一声，道：“卫先生，你应该说了。”

我道：“你完全弄错了，这样的问题，叫我根本没有办法回答。”

胖子道：“那么，或者变一个方式，罗勃杨接受着谁的命令？”我站了起来，大踏步地来到了他的面前，我的动作，十分快疾而果断，但是，我到了胖子的面前，胖子面上，仍没有吃惊之色。

在这一点上可以证明，虽然我看不出什么迹象来，但是胖子却有着充份的准备，他并不怕我突然发难。

我在他面前站定，俯下身去，道：“你要明白，你从头到尾，都弄错了！”

那胖子忽然叹了一口气，道：“不错，我们做了许多错事，例如以为罗勃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错了，罗勃杨担任着主要的角色；又例如我们认为张小龙的秘密，已没有人知道了，但事实却又不然”

他提起张小龙来了，我心中不禁一阵高兴。

但是那胖子却没有再往深一层说下去，只是道：“如果我们过去犯了一百个错误，那么现在开始纠正，还来得及，所以我们要盘问你。”

我立即道：“如果你们盘问我，那你们是犯第一百零一个错误了！”

## 第七部：再探神秘住宅

胖子的手一提，摘下了他的黑眼镜。

他的眼圈，十分浮肿，但是眼中所射出来的光芒，却像是一头凶恶的野猪一样，我知道我不能低估这个胖子，如今一看那胖子的眼色，我更加认为我的设想，一点也不错。

他一摘下了黑眼镜，我便知道他会有所行动了，因此我立即退后一步。一伸手，已经抓住了一张椅子的椅背，以便应变。

但是，室中却一点变化也没有。

那女子仍坐在录音机旁，那面目阴森的人和胖子，仍然坐着，室中极静，只有录音机的“沙沙”声，也正因为是他们绝无动作，因此使我料不定他们将会有什么动作，因之使我的心神，十分紧张。

静寂足足维持了五分钟，那胖子才缓缓地向那张茶几，伸过手去。我立即注意到，茶几面上，有着一个掣钮，我不等胖子的手按上去，便厉声喝道：“别动！”那胖子果然住手不动，但也就在此际，我注意了胖子，却忽略了另一个人。

那大汉当然是趁此机会，按动了另一个掣钮，因为，我“别动”两字，才一出口，便觉得身子向下一沉！那是最简单的陷阱，我连忙双腿一曲，就着一曲之力，身子向上，直跳了起来。

可是，就在我刚一跳起，还未及抛出我手中的椅子以愤之际，突然，一片黑影，兜头罩了下来，在我还未曾弄清楚是什么东西的时候，身上一紧，全身便已被一张大网罩住了！



那张大网，是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

那胖子“哈哈”一笑，道：“这是我们用来对付身手矫捷的敌人的！”

这时候，我虽然身子被网网住，但是我的心中，却是高兴之极！因为这陷阱，是自天花板上落下来的那张网，使我知道了这里是什么所在！

因为我早就听说，有一个十分庞大的走私集团（很煞风景，主持这个走私集团的，乃是一个“名流”，而并不是下流人物，“名流”正是靠走私发达的），这个走私集团，近年来，活动已经减少了，但是走私集团总部的种种电力陷阱装置，却还为人所乐道。

我并不自负我的身手，但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也会转眼之间，便被擒住，那当然是这个走私集团的总部了。而这位大走私家——我们的“名流”，在走私的现场，被我捉到过一次，在我的警告之下，他才告敛迹的，但是我却掌握着一箱的文件，只要我一死，文件便会公布，那便足够使他坐上二十年的苦监的！

我知道自己身在此处，自然难免高兴！

因为如今，我虽身在网中，但是不一会，我就可以占尽上风了！

当下，我冷笑了一声，道：“对付身手矫捷的人，这网的网眼，还嫌大了些！”

在他们还未曾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之际，我早已摸了两枚钥匙在手，从网眼之中，将那两枚钥匙，疾弹了出去！

那以后几秒钟内所发生的事情，我至今想来，仍觉得十分痛快，两枚钥匙，重重的弹在他们两人的额上，胖子从椅上直跳了起来，伸手摸向额上，当他看到自己的掌心满是鲜血之际，那种神情，令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然而就在我笑声中，那胖子怒吼一声，已经拔出了手枪来。

那面目阴森的人正在以手巾接住额上的伤处，我立即向他以本地话道：“大革古呢？我要见他！”

那胖子的手枪本来已经瞄准了我，可是我这句话一出口，简直比七字真言还灵，那面目阴森的人立即叫道：“别开枪！”

那胖子愣了一愣，道：“为什么？”

那人向我一指，道：“他认得老板。”

我口中的“大革古”，就是上面提到过的那位“名流”。“大革古”是他未发迹时的浑名，如今，已知者甚少了，我能直呼出来，自然要令得他们吃惊！

那面目阴森的望着我，道：“你识得老板么？”我道：“你立即打一个电话给他，说你已将卫斯理置身网中了，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那人面上神色，惊疑不定，和那胖子望了一眼，又向那位小姐招了招手，三人一齐走了出去。我在网中，一点也不挣扎，反而伸长了腿，将网当作吊床，优哉游哉地躺了下来。

不到五分钟，那面目阴森的人，面如土包，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后，连话都头不得说，便按动了墙上的一个按钮，那张网跌了下来，他手儿发抖，替我将网拨了开来，我冷冷地道：“怎么样？”

那人道：“老板说他 马上来 这里，向 你赔罪。”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大革古可能敢得罪皇帝，但是却绝不敢碰一碰我。那人又道：“我 叫刘森，这实在不是我的主意。”

我一面站起来，一面道：“我早已看出你是本地人，你却还装着外国人

的同路来吓我，太可恶了！”刘森点头弯腰，连声道：“是！是！”

我在沙发上大模大样坐了下来，道：“等一会，大革古来了，我该怎么说？”刘森面上的汗，简直围成了几条小溪！

大革古以手狠心辣著名，刘森显然是知道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害怕，他连汗也顾不得抹，突然双腿一曲，向我跪了下来！

我倒也不妨他有此一着，道：“你起来，如果你肯和我合作的话，我可以将一切事情，都推在那外国胖子身上，不提你半句。”

刘森道：“恩同再造，恩同再造！”

我又缓缓地道：“如果你不肯合作的话，我就”我话还没有讲完，他便道：“一定，一定。”我见得他害怕成这样，心知这次“失手被擒”，反倒使我有极大的收获！

刘森战战兢兢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面上这才开始，有点人色，我问道：“这个外国胖子是甚么人？”刘森侧耳听了听，细声道：“卫先生，我明天到府上来，和你详谈。”

我点了点头，这里既是那走私集团的总部，各种科学上的装置，自然应有尽有，刘森不敢在此详谈，可能有他的道理。

我等了没有多久，大革古便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一进来，不待我说话，便给了刘森两巴掌！刘森捱了两巴掌，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道：“不关他事，是那个外国胖子！”

大革古虽然做了“名流”，他那件衬衫的所值，在二十年前，便可以使得他去拼命了，但是，满脸横肉，不是金钱所能消灭的。

他转过头来，顿足骂道：“那贼胖子，他是我过去事业上的一个朋友，这次来，说是重要的事，最好由我派给他一个助手，借给他一点地方，我便答应了他，怎知他弄出这样的事来！这家伙，听说他在巴西也是第一流富豪了，不知竟还充军到这里来干甚么！”

关于那胖子的详细身份，我明天尽可以问刘森，我只是急于离去，因此我挥手道：“别说了，你管你去吧。”

大革古道：“老兄，你不见怪吧？”

我笑道：“我知道有一家办得很好的中学，因为没有经费，快要停办了，如果你肯化一笔钱，维持下去，那我不见怪了！”

大革古忙道：“一定，一定！”

我笑道：“我会通知那家中学的负责人去找你的。”

大革古道：“是，我去赶走那贼胖子！”

刘森道：“老板，觉度士先生和他的女秘书，一知道卫先生认识你，他就走了！”大革古连声道：“走了最好，走了最好！”

他命令刘森，送我出去，又匆匆地走了。

刘森带着我，走出了这间密室，经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那走廊高低不平，叫人在感觉上，像是走在石块上一样，然后，才从一扇门中，走了出来。那一扇门，通出来之后，便是旷野了，再回头看那扇门时，那门由外面看来，和石块一模一样，门一关上，绝不知道山壁上有这样的一道暗门。

我出来之后，便道：“你立即送我到顿士泼道去！”因为我还急于要弄明白罗勃杨的秘密，所以我仍要连夜到那边去。

刘森答应了一声，我们在旷野中步行了大约十分钟，便到了一辆汽车的旁边。那一辆汽车，就是将我从顿士泼道载来此处的那辆。

我上了车，觉得有刘森在身边，行动反而不方便，因此便挥了挥手，道：“你去吧，明天上午十时，你到我寓所来见我，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等。”

刘森点了点头。在那一瞬间，他面上忽现出了一丝忧郁的神色来，嘴唇掀动，像是想对我讲些甚么，但是随即又苦笑一下，道：“好。”

我虽然看出他有些话要对我说而未曾说出来，心中疑惑了一下。

但这时我因为急于要赶到顿士泼道去，所以并没有在意，见他已答应了，我便驶着车子，向前疾驰了开去。等到我将车子，停在顿士泼道口上时，我看了看手表，已是清晨两时了。

我下了车，一直来到了六十九号的门口，上了电梯，不到五分钟，我便站在那所空屋的门前了。我心中转念着，如果我用百合钥匙，开门进去，那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幢房子，我已经进去过一次了，那是一间空屋子而已。

我不是需要再去查空屋了，我是要见到罗勃杨其人！因此，我按动了电铃。

电铃不断地响着，足足响了七八分钟之久，还没有人来应门。是没有人么？我可以肯定不是，因为，当我一站在门口之际，便看到门缝处有亮光隐隐地透露出来，可知这幢空屋之中有人，虽然那人未必一定是罗勃杨，但总应该有人来应门的。

我继续地按着门铃，又持续了近五分钟。门内仍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知道一定有了甚么蹊跷，贴耳在门上，仔细地听了一会，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百合钥匙，轻轻地打开了门锁，慢慢地推开了大门。

然而，我才推开了五六寸，便听得门内“砰”地一声响，传来了一下重物堕地之声！

我绝未曾料到忽然间会有这样的一下声响传出，一时之间，也不禁为之吓了一大跳，定了定神，向内看去。一看之下，我更是呆了半晌。手推门进去，顺手便将门关上。

屋子内仍是空荡荡地，没有家。

但是，在一幅墙壁上，却有着一扇半开着的暗门，从那扇暗门中望过去，里面是一个大客厅。陈设得十分华贵。那一望之间，已将我的疑团，完全消除了，罗勃杨出现又失踪，自然都是这一扇暗门在作怪。而那扇暗门，却是通到顿士泼道七十一号去的。六十九号和七十一号，本来就只是一墙之隔！

由此可见，罗勃杨这个人身份，一定是十分神秘的了，他住在七十一号，但是他却同时租下了六十九号，以六十九号作为他的通信地址，但如有甚么人，像我那样，想偷入六十九号，侦查他的行踪的话，其结果却只能看到一幢空屋！

我心中的一个旧的疑团消除了。

但是同时，我却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疑团。

罗勃杨在我一跨进屋子之后，就在我的身边，他本来是伏在门上的，因为我一推门，他才跌倒在地上，而他跌倒在地上之后，便连动也没有动过，睁着大而无光的眼睛望着我。

他不是不想动，而是根本不能动了！他的那种面色神情，任何人一看到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

我呆了半晌，不听得有甚么特别的动静，但是我仍不能肯定这两层房

子中。除了我以外，便没有他人了。所以，我由暗门中向七十一号走去，化了三分钟的时间，搜索了那三间房间，确定了没有人之后，我才又回到了罗勃杨的身边。

罗勃杨仍然穿着那件睡袍，从他尸体的柔软度来看，他的死亡，只不过是半小时之内的事情，我很快地便发现了他的死因：在他右手的手腕上，钉着几枚尖刺，其中有一枚，恰好刺进了他的静脉。

那种尖刺，正是我在张小龙的实验室前，曾经捡到过，交给老蔡，又给人偷去的那种。

我又小心地将这几枚尖刺，拔了下来。罗勃杨当然是在一开门时，便被人以尖刺射死的，所以他的尸体，才会压在门上。

接下来，我便想在罗勃杨的身上，和他的房间中发现些甚么，但是却一无所获。

我不知道害死罗勃杨的人是谁，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害死罗勃杨的人，和张小龙的失踪，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从杰加、罗勃杨这一条路，追寻张小龙下落的线索，已经断了，但是我却并不感到灰心，因为我还有刘森，他可以供给我更多的线索。

我想就此退出，但是一转念间，我便改变了主意。我至少要让杀死罗勃杨的凶手，吃上一惊才行！

因此，我拖着罗勃杨的尸体，走进了暗门，又将暗门小心合上，一直将罗勃杨拖到了厨房，将他的面部，压在煤气灶上面，打开了煤气，关上了厨房门，这才由大门退了出去，上了车，回到了家中。

我知道，明天或者后天，当凶手由报上看到罗勃杨死在厨房中，而且是由于煤气中毒而死，那么凶手一定会大大地吃上一惊的！

虽然，这可能对我，没有甚么好处，但能够扰乱一下敌人的心神，总是不错的。

我到了家中，已经五点多了，忙了将近一夜，仍然说不上有甚么收获来。我专心一意，等着刘森来到之后再说，可是，第二天早上，当我看到早报上的消息之际，我不禁呆了。

罗勃杨的死讯，还未曾登出来。但是，刘森的死讯，却已在报上了，刘森的身份“

行高级职员”，这家“行”，就是那位走私专家的大本营，他是死于“被人狙击”，“警方正严密注视”云云。

我颓然地放下了早报，又死了一个！

我想起，如果昨天，我和刘森一起到顿士泼道去的话，那么刘森可能不会死了，我又想起，如果昨晚，我能及早发现那扇暗门的话，那么，罗勃杨也可能不会死了！

罗勃杨和刘森之死，自然不会给我以甚么负疚，但是，刚有了一点头绪的事，又堕入五里雾中，陷于一片黑暗的境地之中了！

我放下报纸，呆了许久，才又拿起了报纸来，细细地读着那段新闻。

报上的记载，非常空泛，但是有一点，却引起了我的怀疑，那便是刘森死亡的地点。

刘森死在一家著名的大酒店旁边的一条冷巷之中，死亡的时间，是在和我分手后的半小时，而刘森必曾在和我分手之后，一刻不停，还要以极快的速度，方始能赶到那地方去。由此可知，他到那地方去，一定是有目的的。

因为刘森之死，曾有人目击，凶手在逃，尸体并没有被移动过。由此，更可知凶手知道刘森一定会到那地方去的。

我凭着这一点，想了半晌，忽然跳了起来！那间著名的大酒店——那是国际富豪游客的憩息之地，我想起了大革古对胖子觉度士的评价，觉度士已成富豪，他会不会住在那家酒店中呢？刘森又会不会是赶去会他，而觉度士因为刘森知道得太多，所以才杀他灭口呢？

我一跃而起，匆匆地洗了脸，喝了一杯牛奶，便冲出门去。

但是，我刚一出门，一辆跑车，便在我家的门口，停了下来。车中下来了一个穿着织锦棉袄的女郎，正是张小娟。

张小娟见了我，秀眉一扬，道：“要出门么？”

我连忙道：“正是，你可以和我一起，我们一面走，一面说，本来，我已经很有了一点头绪，但是如今，却又断去了线索，我正在努力想续回断去的线索！”

我一面说，一面已经跨进了她跑车的车厢，她上了司机位，道：“到哪儿去？”我道：“到酒店。”张小娟以奇怪的眼色看着我，道：“到那里去干甚么？”我道：“等一会再说，说来话长着呢！”

张小娟不再多问，驱车前去，转过了街角，她道：“我也有一点收获，我在警局的一个朋友处，查出了那个死在实验室门口那人的姓名，叫作劳伦斯·杰加。”

这一点，我早就在胖子觉度士的口中知道了。但是我不愿太伤害她的自尊心，因此道：“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张小娟一面驾车，一面道：“这个人，以前曾经领导过一个奴隶贩卖集团，那一集团中的人，都叫他杰加船长，而因为几次遭到围捕，他都能安然无事，所以又有不死的杰加船长之称，他是极端危险的犯罪分子，化名来到此地的。”

我忙问道：“他来此地的目的是甚么？”

张小娟道：“警方没有查出来。但是警方相信他来此，一定另有目的，所以，便暂时没有发表他的身份。”我“嗯”地一声，心中暗忖，这件事本来已经够复杂的了。如今，警方一插足，自然更复杂了。

我至少知道，劳伦斯·杰加和罗勃杨是一伙，但如今他们两人都死了。杰加船长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合伙人呢？到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

我正在思索间，车子已到酒店门前，停了下来，我吩咐张小娟，将车子再驶到转角处停着，注意着出入的人客，如果见到一个胖子出来，便紧紧地跟着他，别让他走脱，也别让他发现。

张小娟点头答应，我相信她一定可以胜任的。

我则走进了酒店，并不用化费多大的麻烦，我便看到了酒店住客的登记簿（我所用的办法，读者大可自己去猜度，包括出点钱，冒充警方人员等等多种，这里不便说明我究竟用的是哪一种办法）。

在住客登记簿上，有五名住客，是由南美洲来的，但是其中，却并没有一个叫作“觉度士”的。我又用得到登记簿的同样的方法，得知了住在六二套房的那位森美尔先生，就是我所要找的觉度士！

这半个小时中，我的收获极大。我出了门口，向张小娟招了招手，张小娟走了过来，我道：“张小姐，我已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但是又十分重要的人物，就住在这家酒店的六 三室，我如今要去见他——”

我才讲到这里，张小娟便道：“我也要去的。”

我连忙道：“张小姐，这太不适宜了，这个人，是嗜杀狂者，去与他会面，是极度危险的事情。”张小娟只是重覆着四个字，道：“我也要去的。”

我断然地道：“不行！”

张小娟冷冷地道：“你凭甚么来管我的行动？”我早就知道张小娟是性格十分倔强的人，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却绝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

觉度士是一个靠走私而发达的人，这一种人，是人类中的豺狼，而且觉度士到此地来，又显然负有十分重要的任务。

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和觉度士一见面，毫无疑问，将会有极其剧烈的斗争，而像张小娟那样的千金小姐，置身于这样的斗争之中，那是无论如何，都不适宜的事。

所以，我立即毫不客气地道：“我说不行就不行，你再要固执，我就通知令尊，你弟弟失踪的事情，我袖手不管了！”

我这一句话，果然起了作用，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心中显然十分恼怒，道：“好，你以后再也别想在我口中得到些甚么！”

我将语气放得委婉些，道：“张小姐——”

但是，我只叫了一声，她已经转过身去，上了那辆跑车，转动油门，跑车像示威似地，在我的身边，疾掠了过去！

我望着远去的车子，耸了耸肩。张小娟的合作，对我工作的进行，有着极大的帮助。

但是，我总不能为了找寻张小龙，而将张小娟送入虎口之中，她不了解我，一怒而去，对我来说，也是绝无办法之事。

我并没有耽搁了多久，便转身走进酒店去，不到五分钟，我已在敲打着觉度士的房门了。好一会，里面传来了一个粗鲁的声音，讲的正是那种不甚流利的英文，道：“甚么人？”那声音使我认出正是觉度士。

我道：“先生，你的信。”

觉度士道：“从门缝下塞进来！”我道：“不行，先生要我亲手交给一位觉度士先生的。”我说的“先生”，便是大革古的名字。

房内传来了一个自言自语的声音，说的并不是英语，道：“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一面说，一面门已打了开来。

就在门才打开一条缝之际，我已经伸手，掏出了一柄枪来——附带说一句，我是不喜欢带枪的，如今，我掏出来的一柄，只不过是制作得几可乱真的玩具左轮而已。

我肩头用力在门上一撞，“砰”地一声响，和觉度士的一声怒吼，我已经进了房门，以枪对住了他，并且，关好了房门。

觉度士立即认出了我来，他面上的肥肉，不住地抖动着，面上的神色，难看到了极点，无可奈何地举起手来，眼睛向四面望了一下，道：“你要甚么？”

我冷冷一笑，道：“首先，需要你站着不要乱动。”

他立即道：“然后，你要甚么？”

我道：“和昨天晚上，你对我的要求一样，我问，你答！”觉度士笑了笑，态度渐渐恢复了镇定，道：“是你问，还是我问？”

我冷冷地道：“觉度士先生，或许我会以为你的幽默很有趣——”我扬了扬手中的枪，续道：“但是它大约不会感到有趣的！”

我一面说，一面以枪管顶了顶他的肥肚臃，他眼中露出恐惧的神色。看着我手中的枪！

当时，我还十分得意，以为已经吓倒了觉度士。可是，在十秒钟之后，我便知道自己任由他看清我手中的枪，乃是一件极大的错误，因为，他立即放下了举起的双手，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我实是愕然之极。事后，我才知道，觉度士是世界上有数的枪械收藏和鉴别的专家，他的藏品之丰富，堪称世界第一，在他的藏品中，有海盗摩根曾用过的手枪，也有中国马贼用过的步枪，不下千百种，而我却想以一柄假枪去吓唬他！

当下，我还不明白他是为甚么大笑起来的，厉声喝道：“举起手来！”

觉度士用他肥短的手指，指着我的枪，道：“就凭这孩子的玩意儿？”

我愣了一愣，觉度士倏地伸手入怀，一柄精巧已极的左轮，在他的手指上，迅速地转着，枪口又迅速地对着我，道：“我这是真的，现在，你该抛弃你手中的玩意儿了？”我在这时，已经知道自己的把戏，被他揭穿了！

## 第八部：接连发生的凶杀

我又岂肯甘心，自己送上门来，屈居下风？在那几秒钟之时间中，我已有了决定，我双手一推，道：“想不到你的眼力那么好，我只好将它抛掉了！”我一面说，一面将假枪抛出。

我的确是假枪抛出，但是，我抛出的假枪，却是向觉度士的手腕，疾射而出的！在觉度士一愣之间，假枪已经击中了他的手腕，他按动枪机，一枪射进了墙壁之中。

那柄左轮显然是特别构造的。枪声并不响，而且，我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向被子弹击中的墙壁一瞥间，已可以肯定，他这柄枪所用的，乃是最恶毒的“达姆达姆弹”！自然，就是我一抛出假枪之际，我已一跃向前，一拳向他的肥肚臃击出。

那一拳，“砰”地击在他的肚上，这家伙肥大的身躯，抖动了一下，身子如龙虾似地曲了起来，我又一招膝盖，重重地撞在他的下颌之上！

他的身子，咚咚地退出三步，坐倒在沙发之上。

我早已趁他感觉到痛苦不堪之间，赶向前去，不但在他的手中，将那柄枪夺了过来，而且，还以极快的手法，在他的左右双肋之下，各搜出了一柄小型的“勃朗林”手枪来！

觉度士软瘫在沙发上，喘着气，用死鱼也似的眼珠望着我，我由得他先定下神来。

好一会，觉度士喘定了气，我道：“觉度士先生，可以开始我们的‘问答游戏’了么？”

觉度士抹了抹汗，道：“你打赢了，但是，你仍然得不到什么。”

我冷冷地道：“你在巴西，有着庞大的财产，应该留着性命，去享受那笔财产才好！”

觉度士的面色，变得异常难看，我问道：“你来本地作什么？”

觉度士又停了半晌，才道：“找一个人。”我道：“什么人？”他道：“一个中国人，叫张小龙。”我问道：“你找他什么事？”

他道：“我——我找他”他显然是在拖延时间，我冷然道：“觉度士先生，我相信你是再也捱不起我三拳的！”

他苦笑着，流着汗道：“据我所知，张小龙在从事着一项科学研究，这一项研究工作，有着非常大的经验价值，可以使我在巴西，大有作为。”

我道：“究竟张小龙在研究的是什么？”

他摊了摊手，道：“我也不详细，我先后派了六个手下来这里，这六个人都死在这里了，所以，我才亲自出马的。”

我未曾料到，在我能向觉度士盘问的情形下，仍然什么资料也得不到！

但是，我却根本不信觉度士的所知，只是这些。因为，如果只是这些话，他又何必杀了刘森？

所以，我一声冷笑，道：“刘森就为了这样简单的事，而死在你的手下，那实在是太可惜了！”我话才一讲完，觉度士的脸上，便出现了点点汗珠！

我立即想到，事情对我十分有利。

我可以根本不必以手枪对着他。因为，他在巴西，凭着财雄势厚，可以任性胡为，但是在这里，他如果被证实杀人的话，却是天大的麻烦。

所以，我收起了枪，道：“好了，真的该轮到你讲实话了，刘森的死，我有两个目击证人。”觉度士神经质地叫道：“不！”

我笑道：“很容易，你将真相说出来！”

觉度士肥头之上，汗如雨下，满面油光，他身子簌簌地抖着，我站了起来，道：“我走了！”觉度士道：“别走，我说了。”

我道：“这才是——”

可是，我只讲了那么几个字，突然听得身后套房的房门，“格”地一声响，我立即回头看去，只见房门被打开了一道缝，同时，“嗤嗤”之声，不绝于耳，数十枚小针，一齐向前喷射而至！

我一见这等情形，心中大吃一惊，连忙卧倒在地，迅速地抓住了地毯，着地便滚，以地毯将我的身子，紧紧地裹住。

在我以极快的速度做着这一个保护自己的动作之际，我只听得一阵脚步声，有一个人夺门而出。但是那个人显然不是觉度士，因为觉度士在叫了一声之后，便已经没有了声息。

我听得那人已出了门，立即身子一缩，自地毯卷中，滑了出来，也不及去看视觉度士，一跃而到房门之前，拉开门来，左右一看。

可是，走廊上静悄悄地，却已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这才转过身来，向觉度士望去。意料之中，觉度士面色发青，已经死去。他的手还遮在脸上，手背上中了三枚尖刺。

我在室中，不禁呆了半晌。

我并不是怕觉度士之死，会使我遭受到警方的盘问，因为没有人会露我曾查问觉度士的房间号码。我感到骇然的，是那种夺命的毒针，已经出现过不止一次了，而且，每次出现，总有人死去，而死去的，又都是和张小龙失踪事件有关的人。

我已经幸运地（当然也是机警）逃过了两次毒针的袭击，一次是在郊区，张海龙的别墅后面，一次是刚才，第一流酒店的第一流地毯，阻住了毒针，救了我的性命。



但是，我能不能逃过毒针的第三次袭击呢？

在我甚至于还未弄清楚，发射毒针的究竟是何等样人之际，我真的难以答覆这个问题。

发射毒针的那人，行动如此神秘，连我也感到防不胜防。

但如今，至少也给我剥开了一些事实的真相了。我明白，罗勃杨也好，刘森也好，觉度士也好，什么船长也好，他们全是想要得到张小龙但是却又得不到的失败者，他们都死在毒针之下了。

发毒针的人，或是发针的人的主使者，才是和张小龙失踪，有着直接关系的人。

事情到了这里，看来似乎已开朗了许多。但实际上，却仍是一团迷雾！

当下，我出了房门，由楼梯走了下去，悄悄出了酒店。

酒店中的命案，自然会被发现的，但那已和我不发生关系了！

我出了酒店之后，迳自到那家冲洗店去，付了我所答应的价钱，将已经印晒出来的相片取了出来，可是那一些相片，却一点价值也没有。它只是我家的外貌而已。

我看了一会，便放入袋中，我感到有必要，再和张小娟见一次面，因此，我截了一辆街车，向张海龙的住所而去。

我知道，在我不准张小娟和我一起见觉度士之后，这位倔强的小姐，对我一定十分恼怒，我见了她的面，一定会有一场难堪的争论。

我在车中，设想着和张小娟见面之后，应该怎样措词，才能够使得那位高傲的小姐不再生我的气。

没有多久，的士就在一幢十分华丽的大洋房前面，停了下来。

我下了车，抬头望去，那幢华丽的大洋房，和张海龙的身份，十分吻合，我走到门前，刚待按铃，大铁门便打了开来，一辆汽车，几乎是疾冲而出，如果不是我身手敏捷，只怕来不及闪避，就要给那辆车子撞倒在地了！

我向旁一跃而出，只听得那辆车子在冲出了十来码之后，突然又传来了一阵极其难听的紧急煞车声。我连忙回头看去，只见那辆车子，正是张海龙所有的那一辆劳司莱司。

而这时候，车门开处，张海龙几乎是从车中跌出来一样，连站也没有站稳，便向我奔了过来。

他的这种举动，和他的年龄、身份，都不相配到了极点！

我下意识地感到，在张海龙身上，又有了什么重大的变故。因此，我不等他来到了我的面前，就迎了上去，一把将他扶住。

只见张海龙面色灰白，不住地在喘着气，显然他是在神经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我将他扶住之后，连忙道：“张先生，你镇定一些，慢慢来，事情总是有办法的。”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在张海龙的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的话，对任何因神经紧张而举止失措的人，总可以起一些慰抚作用。

张海龙喘气不像刚才那样急促了，但他的面色，仍然灰白得很。

我柔声道：“张老先生，什么事情？”

他直到那时，才讲得出话来，道：“卫先生，我正要找您，这可好了，糟得很，小娟——小娟——”他讲到这里，竟落下了泪来！

而他所遭到的打击之大，也可以从他语无伦次这一点中看出来。他说“可好了”，即是因为遇到了我。他说“糟得很”，那自然是指他遇到的事情

而论，而事情，可能和张小娟有关。

因为我和张小娟分手，并没有多久，所以一时间，我还体会不到事情的严重性，忙道：“张老先生，我们进去再说吧。”

张海龙却道：“不，卫先生，小娟她落在歹徒的手中了！”我不禁猛地一愣，道：“不会吧！”张海龙急得顿足，道：“你看这个，我刚收到。”

他的手颤颤地抖着，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封信来。

这时候，我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了。我接过了那封信，信封上只用打字机打着张海龙的名字，信是英文写的，也是用打字机打出的，措词十分客气，但在那种客气的措词后面，却是凶恶的威胁。

这封信，译成中文，是这样的：

“张海龙先生，阁下德高望重，令人钦仰，由于阁下一生，不断的努力，所以才在社会上取得如此之成就，阁下的生活，当为全世界人所羡慕，我们实不愿意在阁下为人钦羡的生活中，为阁下添麻烦，但我们却不得不如此做，实属抱歉。

令媛小娟小姐，已为我们请到，我们并不藉此向阁下作任何有关金钱之要求，我们只希望阁下将令郎的去踪，告知我们，那么，令媛便会安全地归来。

不要报警，否则，会替阁下，带来更大的不便。”

信末，并没有署名。我反覆地看了两三遍，张海龙一直在我身旁抹着汗。

我看完了信，简单地道：“张老先生，应该报警！”

张海龙指着那最后的一行字，道：“不！不能，小娟在他们的手中！”

我叹了一口气，道：“张老先生，这几天来，我发觉令郎失踪一事，牵涉之广，是我从来也未曾遇到过的。到如今为止，我还是茫无头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则是至少已有四个人，因之死亡了，其中包括因走私致富的巴西豪富和一个贩卖人口的危险犯罪份子！”

张海龙的面色变得更其苍白，道：“会不会，会不会小龙和小娟老人坚强的神经，这时候显然也有点受不住打击了！”

我并没有向他说出前两天，张小娟那突如其来的心灵感应，感到张小龙正在一个十分痛苦的境地之中。我只是含糊地道：“怕不会吧。”

他握住了我的手，道：“卫先生，我做人第一次自己没有了主意，我将一切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了，你帮我的忙！”

我知道，这是一副沉重已极的担子。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为张海龙解决了这件事，那么，不但对我本人，而且。对我想做的许多事（这些事，我是没有能力去做到），也可以藉张海龙的力量而完成了。所以，我明知任务艰巨，还是点了点头。

张海龙对我十分信任，一见我点头，他心中便松了一口气。

我弹了弹那张信纸，道：“看样子，让这封信的人，还不知道小龙失踪已经三年了。我首先，要去见那发信的人，但是，他却又没有留下联络的方法。”

张海龙道：“有，信是门房收下的，送信来的人说，如果有回信的话，可以送到山顶茶室去。”

我心中不禁奇怪了一下，道：“山顶茶室？那是什么意思？”张海龙道：“我也不知道。”

我将信纸放入了信封之中，道：“我有办法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到山顶茶室去，张老先生，你最好不要惊惶失措！”

张海龙苦笑道：“一切都全靠你了！”

我也不多说什么，上了张海龙的车子，吩咐司机，驶向山顶。不到十分钟，我已在山顶茶座的藤椅上，坐了下来。

我要了一杯咖啡，将那封信放在桌上。信封上的张海龙的姓名向上，那表示我是张海龙派来的代表，如果送信的人，来听取回音的话，一看就可以知道了。

我慢慢喝着咖啡，俯视着山脚下的城市。

从山顶上望下去，大轮船也成了玩具模型，自然更看不到行人，但是，城市的繁华，却还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真是难以想像，在表面上如此繁华，宁静的都市中，暗底里却蕴藏着那么多惊心动魄，各式各样的斗争！

茶室中连我在内，只有四个客人。有两个，一望而知是一双情侣，正头并头，唧唧啾啾地在大谈情话。那位小姐的年纪很轻，但是却心急拼命模仿着大人，指甲着油、口红、画目，穿着金光闪闪的鞋子，她的身上，就是一间化妆品铺子。女人就是那么奇怪，十五岁到十八岁，硬要说自己二十岁了，但到了三十岁，却反倒要说自己是十九岁了。

还有一个，是一个大需子的外国人，他正在看一本厚厚的小说。山顶的气氛这样宁静，倒的确是读书的好环境。

我也装出十分悠闲的样子，慢地呻着咖啡。不一会，只见一个体格十分强壮，年纪很轻，面目也十分清秀的外国人，走进了茶室，他四面浏览了一下，眼睛停在我放在桌面的那个信封上面。

我心中立即紧张了起来，他却面上带着笑容，一直来到了我的面前，老实不客气，一拉椅子，坐了下来，道：“你好！”

他讲的却是十分纯正的国语！

我欠了欠身，也道：“你好。”他向侍者一招手，道：“柠檬茶。”这一次，说的却又是十分纯正的英语。我一时之间，还猜不透他的来路，只得顺手拿起那封信，在桌上敲了敲。

他却笑了起来，道：“信是我发的，我叫霍华德。”

霍华德的直认不讳，和他面上那种看来毫无畏惧的微笑，使我觉得和他交手。要比和觉度士还要凶险，我淡然一笑，道：“我是张海龙派来的。”

霍华德点头道：“我知道，张先生的身份，是不方便来见我的，你——”  
我道：“我叫卫斯理。”我曾经好几次企图隐瞒姓名，但结果都未能达到目的，所以，这一次，我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

霍华德一听，不禁愣了一愣，道：“你——你就是卫斯理？”他一面说，一面面上，露出了不信任的神色。我则冷笑着，道：“如果你认为我是假冒的话，那是你的自由。”

霍华德笑了起来，虽然他竭力使自己笑得自然，但我仍可听出他笑声中勉强的成份。

他道：“原来卫先生是为张先生服务的！”

我道：“可以那么说。”霍华德口中“唔唔”地答应着，看他的神情，像是正在思索着什么，隔了一分钟，他才欠了欠身，道：“卫先生，信中所说的，你一定也已看到了？”

我面现怒容，道：“不错，给你用卑劣手段绑的张小娟，如今在什么地方？”霍华德道：“她很好，很好，卫先生大可不必担心。”

我冷冷地笑道：“你为什么要知道张小龙的下落，你究竟是什么人？”

霍华德的面上，又再度出现犹豫的神色，像是正在考虑应不应该讲出他自己的身份一样。他并没有考虑多久，便道：“卫先生，你没有必要了解这一点，你只要告诉我，张小龙的下落，及你受人所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我冷笑道：“你以为这样？”霍华德搅弄着茶杯中的柠檬，道：“正是如此。”

我一面在和他对答，一面心中，也在竭力思索着霍华德的来历。

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便是，霍华德又是注意张小龙下落的一个新的方面，本来，至少已有四方面在注意张小龙的下落，那包括了我、罗勃杨、觉度士，和那射毒针的人。

如今，又增加了霍华德。而这几方面人的真正身份，我一无所知。觉度士、罗勃杨等人，已经死了。那放毒针杀人的人，自然是最凶恶的敌人，但是我连他的影子也捕捉不到。

只有我面对着的霍华德，他在我的面前，我要弄明白他的身份，不但可以藉此弄清，注意张小龙的下落的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且，也可以早些将张小娟从他的手中救出来。

我和他互望着，像是两头开始扑斗之前，互相望着旋转着身子的猛虎一样。

好一会，我才道：“事情不像你所想的那样简单，霍华德先生！”

霍华德道：“复杂在什么地方呢？”我冷冷地道：“首先，我不愿和一个卑劣到去绑架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女子的人打交道，去换一个人来，换你们的首领来见我！”

霍华德面上一红，道：“不错，我所采取的手段，可以用卑劣两个字来形容，但你说这位小姐没有反抗，那倒未必！”

他一面说，一面捋起衣袖，露出小臂来，道：“你看！”我向他小臂看去，只见臂上有两排红印，那显然是被咬起的，而且咬起不久。

我想像着张小娟发狠咬人的情形，心中不禁好笑。霍华德又道：“而且，在这里，我就是首领。”

我冷笑道：“那是你们组织的大不幸！”

霍华德面上，十分愠怒，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欠了欠身子，将身子尽量地靠在椅背上，道：“原来西方的道德，竟然沦落到了这种程度，扣留了一个弱女子，便是求胜的手段吗？”

霍华德面上的怒容，已到了不可遏制的阶段。

我正准备着他发作，但是刹那之间，他面上的怒容，却完全消失，而换上一副十分阴沉的面色。

我的心中，不禁为之一凛，我是存心激怒霍华德的，但是霍华德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到如此圆熟的地步！

一个人既然能够这样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么，可以断定，他也必然是一个极其深谋远虑，极具精细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十分辣手的对手。

怒容在他面上消失之后，他向我笑了一笑，道：“我几乎被你激怒了。”我道：“可是你没有！”他忽然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隔了一会，又忽然道：“你真是卫斯理？真的？”

我不禁苦笑了一下。因为我曾经想隐瞒过自己的姓名，但是却被人一见面就叫了出来。

如今，我一见面就讲出了自己的姓名，却又有人不信！

我冷冷地道：“你要我呈验身份证么？”

霍华德“哈哈”一笑，道：“不必了，但是据我知道，卫斯理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他的名字，是不可能和亿万富翁连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霍华德是什么来历，更不知道他采取这样的方式恭维我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保持着十二万分的警惕，只是冷冷地笑着。

霍华德将双手按在桌上，道：“好，我们该言归正传了，张小龙先生的下落怎样？”我道：“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不立即释放张小姐的话，我们只有报警处理！”霍华德突然扬起右手来！

他一扬起右手，我便陡地吃了一惊。

我立即想有所动作，但是他已经沉声道：“别动！”

我只得听他的话，乖乖地坐着不动。因为，霍华德的掌心，正捏着一柄十分精巧的手枪。

那种手枪，只不过两寸来长，只可以放一发子弹，而子弹也只不过一公分长。我相信，他在将手放在桌上的时候，已经将这柄手枪，压在手掌下了，我一时不察，竟被他将枪口对准了我！

那种枪，是专为暗杀而设计的，近距离放射，可以立即制人死命，而我如今和霍华德，只不过隔着一张桌子，因此我当然不敢乱动！

我心中一面住暗自思念着脱身之法，一面却也暗自庆欣。霍华德用这样的手枪作武器，那么，他和连三接二施放毒针的人，一定没有什么关系了。那施放毒针的人，手段十分狠辣，我可能没有逃生的机会，但如今，霍华德却未必会有放枪的勇气。

他又道：“面上维持笑容，不要有恐惧的样子。”

他一面说，一面又将小枪，压在掌下，手掌则平放在桌上。

我知道只要他掌心略加压力的话，子弹便可以发射，所以我仍然不动，而且，面上也依他所言，发出了笑容，道：“好了，你要什么？”

霍华德道：“你是什么人，真正的姓名？”

我一听得霍华德这样问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说了半天，他仍然不相信我是卫斯理！我同时，心中也呆了一呆，暗忖他何以不信我是卫斯理？但是，我却得不到要领。

当下，我改口道：“我姓李，叫李四，是张海龙银行中的职员。”

霍华德的国语虽然说得十分流利，但是“张三李四”乃是实际上中国人所不会取的名字这一点，他却不知道，竟然点了点头，道：“这样好多了，你回去，告诉张海龙，隐瞒他儿子的下落，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霍华德的话，如果给张海龙听到了，他一定会大发脾气，因为实际上，张海龙对于他儿子的失踪，三年来可能寝食难安！

但是，却有人以为他隐瞒了张小龙的失踪。

霍华德又道：“你要告诉他知道，张小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我冷冷地道：“据我所知，张小龙是一个埋头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

霍华德道：“问题就在他的从事的科学研究上，他发明了——”

他讲到这里，忽然停住，不再讲下去。

我本是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的，见他忽然住口，心中不禁大是懊丧。

但是我面上却装着对他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

他停止了讲话之后，对我笑了一笑，道：“所以，你要告诉张海龙和我会面的经过，叫他和我们联络，我明日再在这里等你！”

我在思想怎样回答他才好，但就在这时，我见霍华德的面色，忽然一变，眼睛向一旁，望了过去，我循他所望看去，只见一个印度人，正施施然地走入茶室中来。那印度人并没有注意霍华德，但霍华德却转头去，以免被那印度人看到。

我注意了这情形，心中觉得十分奇怪，但是我却并不出声，只是道：“我怕你料错了，张老先生实际上并不知道他儿子的下落。”

霍华德低声道：“你照我的话去做就是了！”他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我立即用力将搅咖啡的铜匙一堆，铜匙在桌上疾滑而过，“卜”地一声，正撞在霍华德右手的手背之上！

那一下撞击，不能说不重，霍华德五指一松，他握在手中的那柄枪，便“拍”地落到了地上，他连忙俯身去拾，但是我却比他快一步！

他刚一俯身，我已经将枪抢到了手中，我手指一推，卸出了子弹，顺手向外抛去，跌入了花丛之中，然后将枪还了给他，道：“先生，你跌了东西了！”

霍华德不得不伸手接过那柄手枪之际，他面上神色尴尬，实是任何文字，难以形容于万一。他接过了手枪，好一会，才道：“好！好！”

我笑道：“不坏。不坏就是好。”

霍华德怒瞪了我一眼，匆匆离去。我本来想跟踪他的，但是我向那印度人望了一眼之后，也便放弃了跟踪他的念头。

因为那印度人，望着霍华德的背影，面上露出了可怖的神色来。

当那印度人进茶室时，霍华德避不与他打照面，如今，那印度人面上，又有这样怪异的神色，这使我毫无疑问地相信，霍华德是和那印度人相识的。

而且，看神色，他们两人，似乎有着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大可以在那印度人的口中，探听霍华德的来历。

我目送着霍华德上了车子，疾驰而去，才走到那印度人的面前，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那印度人愣了一愣，但随即堆下了笑容，道：“哪一个走私者又要倒楣了？和我可没有关系了！”

那印度人的话，来得没头没脑，更听得我莫名其妙！霎时之间，我几乎疑心那印度人神经错乱，在发着呓语哩！

但是，我转念一想，却觉得那印度人的话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事实，因此便沉声道：“和你无关？”那印度人忙道：“自然，我现在是正当的商人，开设一间绸缎铺！”我冷笑道：“以前呢？”那印度人尴尬地笑了一下，道：“以前，你自然是知道了的，我曾参加运黄金到印度的工作”

我心中不禁暗暗好笑，想不到我在无意中，遇到了一个黄金私梟。走私黄金到印度，是走私业中，仅次于走私海洛英进美国的好买卖。

可是，我心中不禁又产生了疑问。眼前的印度人曾是黄金私梟，那么，霍华德是什么人呢？

我正在思索着，那印度人已经道：“如今我不干了，我要是再干，霍华德先生，他肯放过我么？”我俯身向前，低声道：“他是什么人？”印度人面上，露出了极其讶异的神色说：“早一年，他是国际缉私部队的一个负责人，如今，听说他已调任国际警方担任一个——”

那印度人讲到此处，猛地醒悟，立即住口，道：“你和他在一起如何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向之一笑，道：“如今我知道了，谢谢你！”

## 第九部：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那印度人目瞪口呆，而我已离了开去，会了账之后，先和张海龙通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我向张海龙郑重保证，他的女儿，绝对不会有有什么意外！

霍华德原来是国际警方的高级人员，刚才，我和他相会的那一幕，简直像是在做戏一样。看情形，他来这里，是准备来找我的，因为他一听得我的名字，就奇怪一下。而他不相信我自报的姓名，那也是情有可原之事，说不定他心中还在暗笑我冒他人之名，被他一识就穿哩。

我又打了一个电话到家中，问老蔡是不是有人来找过我。老蔡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我一离家，霍华德便找过我，约定下午四时再来。

我离开了山顶回家去。

在回家途中，我更感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如果不是事情严重，怎会使国际警方，派出了曾经破获印度黄金大走私的干员，来到这里？

而霍华德扣留张小娟，当然是一个错误，他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的，我不详细，但是他既然来找过我，当然是要我和他合作，我和他在另一个方式下面见面之后，我尽可以问他的。

我到了家，看看时间，是三点五十分。我在书房中坐了下来。吩咐有客人来，带他进来。三点五十九分，我听到门铃声，两分钟后，老蔡推开了书房的门，霍华德站在门口。

我转过身去，和他打了个照面，霍华德的面色，陡地一变，但是他立即恢复镇定，道：“卫斯理先生？”我道：“是的，你现在相信了么？”

他道：“相信了，请原谅我打扰，我要走了。”

我连忙站了起来，道：“你来这里，没有事么？”

他摊了摊手，道：“有事？”我哈哈一笑，道：“关于小龙失踪的事，你要来找我，和我合作，是不是？”霍华德对于我知道他来此的目的这一点，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他的讶异。

他道：“本来是，但现在不了。”

我笑了一笑，道：“你且坐下，你的身份，我已经知道了。”

霍华德耸肩道：“那没有甚么秘密。”

我笑道：“但是你却不想被别人知道，因为你的任务，十分秘密。”霍华德扬了扬手，道：“再见了。”我立即道：“大可不必，这期间，有着误会。”

霍华德道：“并没有甚么误会，你在为张海龙办事，不是么？”

我道：“是，但是你可知道，我是在代张海龙寻找他已经失踪了三年的儿子？”

霍华德猛地一愣，面上露出了不信的神色。我立即伸手，在他肩头上，拍下两下，道：“你不必再隐瞒，我几乎甚么都知道了，你在国际警察部队中服务，奉派来此地，是为了调查张小龙失踪的事，在你出发之前，你一定

曾得到上峰的指示，来到此地之后，前来找我协助，是也不是？”

霍华德的面色，十分难看，道：“你说得对，但是我却发现，我的上司错了，你和张海龙站在一起，因此不能予我们以任何协助！”

我立即道：“这就是误会了——为甚么国际警方，对张海龙这样厌恶？”

霍华德冷笑一声，道：“你想从我的口中，套出国际警察部队所掌握的最机密

的资料么？”

一听得霍华德如此说法，我不禁呆了一呆。

刹那之间，在我心头，又问起无数问题来：张海龙为甚么会引起国际警方对他的厌恶？国际警方掌握了他的甚么资料？会不会张海龙委托我寻找他的儿子，只是在利用我？张海龙在这件事中，究竟是在扮演着甚么样的角色？

种种问题，在我脑中盘旋着，令得我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

霍华德面对着我，向后退去，道：“卫先生，我会将我们相会的经过情形，详细报告我的上司的——我相信你知道他是谁的。”

我点头道：“不错，我认识他，我和他合作过。”

霍华德道：“这就是了，再见！”

我连忙站了起来，道：“慢！”霍华德站定在门口，一又手插在裤袋之中，道：“还有甚么事？”我手指轻轻地敲着书桌，在寻思着应该怎样地措词。霍华德是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人，我如果能和他合作，一定对事情的进行，大有帮助。

但是他却和所有精明能干的人一样，有一个通病：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霍华德既然认定了我对他含有敌意，要使他改变这个观念，那绝不是容易的事！

我想了想，尽量将语气放得友好，道：“如果我们能携手合作，那么一定会早日使得事情水落石出的。”

霍华德斩钉截铁地道：“不能！”

他一面说，一面退出了门口，像是怕我追截他一样，手一出门，立即用力一带门，想将门关上，但就在门迅速地合着，尚未关上之际，我已一个箭步，跃了上去，将门把握住，站在他的面前，道：“那么，张小娟呢？”霍华德沉声道：“只要张海龙肯将儿子的下落说出来，张小娟便可自由，你要知道，国际警方有时不能公开地执行任务，因此逼得要施用特殊的手段！”

他大概为了怕我再骂他，所以将这件事自己解释了一番。

我既已知道张小娟是为霍华德所扣留，便知道她的安危，绝无问题，让这位倔强的小姐，失去了几天自由，只怕也未尝不是好事。

但是，我对于霍华德固执地认为张海龙知道他儿子的下落这一点，却觉得十分生气，因此便道：“那么，只怕张小娟要在国际警察总部结婚生子，以至于终生了！这是漫长的等待！”

霍华德不理睬我的讽刺，向后退去，甚至在下楼梯的时候，他也是面对着我，他的身手也十分矫捷，倒退着走路，就像是背后生着眼睛一样，十分迅速，显然是曾经受过严格的训练之故，不一会他便出了大门。

我叹了一口气，回到了房中，坐了下来。

事情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复杂。因为本来，至少张海龙本身，



是绝对不用在被考虑之列的，但如今，却连张海龙也难以相信了。

这位银行家，实业家，在社会上如此有地位的人，他究竟有甚么秘密，为国际警方所掌握了呢？这件事，要从国际警方方面查知，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因为，要盗窃国际警方的秘密档案，那比盗窃美国的国家金库还要难得多！

当然最简捷的方法，是向张海龙本人直言询问，如果他当真有着甚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话，那我必须弄明白，我不能因为好奇，同情，而结果却被人利用！

我又将我和张海龙结识的全部经过，仔细地回想了一遍。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张海龙是知道他儿子的下落，而故意利用我的话，那么，他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了！

因为，在每提及他儿子失踪的事情时，他的激动、伤悲，全是那么地自然和真挚！

我相信国际警方，一定对他有着甚么误会。所以，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去，再次告诉他，张小娟一定可以平安归来。

张海龙的话，仍然显得他心中十分不安，对于这样一个已深受打击的老人，我实是不忍再去追问他有着甚么秘密！

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并没有再出去，只是在沉思着，寻找着甚么可供追寻的线索，我想到了那两个特瓦族人，准备到张海龙的别墅的附近去寻找他们。

我一直想到晚上十一时，电话响了起来，我抓起了话筒，耳机中传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声音之后，忽然传出了红红的声音，叫道：“表哥！表哥！”

我连忙道：“是，红红的，你可是接到我的电报了么？”

我不得不惊叹这个世界的科学成就，我和红红的两人，远隔重洋，她那边是白天，我这里是黑夜，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话！

红红的道：“是啊，而且，我去调查过了！”

我十分兴奋，道：“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快说！”

红红的声音模糊了片刻，我未曾听清楚其中的一两句，但在我的一再询问下，我明白了经过：张小龙在他的毕业论文中，提出了一个生物学上前所未有的理论，但被视为荒谬。最要紧的，自然是张小龙提出来的理论，究竟是甚么。

但在这一点上，我却失望了。

因为，红红的告诉我，审阅毕业论文，只是几个教授的事，而且，毕业论文在未公开发表之前，是被保守秘密的。

而张小龙在撰写毕业论文之际，又绝不肯让任何人知道内容，所以，当毕业论文没有发表之前，只有七个教授，知道张小龙所提出的新理论。

更不幸的是：这七位生物学教授，在三年来，都陆续死于意外了！

七个人一起“死于意外”，这自然不免太巧。这使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极有力量的组织，在竭力地使张小龙的理论，不为世人所知。

这个组织之有力量，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不但能使觉度士等人，在这里“意外死亡”，也可以使知道内容的教授。在美国“意外死亡”！

如今，我所面对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以恐怖手段为家常便饭的组织。

而更要命的是：这个组织之庞大，该是意料中的事，可是我直到如今，竟连这个庞大组织的边缘，都未曾碰到过！我在黑暗中摸索，但敌人的探照

灯，却随时随地地照射着我，这实在是力量悬殊，太不公正的斗争了！

我听完了红红的电话，回到了卧室中，破天荒第一次，我小心地关了所有的窗户，又检点了房间中一切可以隐藏人的地方，直到我认为安全了，才怀着极大的警觉心而睡去。

一夜中，倒并没有发生甚么变故。早上，我一早就起了身。

我在晒台上，作例行的功夫练习之际，看到一辆汽车，在我家的门口，停了下来，而从车子上跨下来的人，却是霍华德。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进了我的家门，心中不禁十分奇怪，因为从霍华德昨天离去时候的神情来看，他似乎是不会再来的。

我连忙披上晨褙，走下了晒台，只见霍华德已经站在客厅中了。

他的神情十分憔悴，显见他昨天晚上，并没有好睡。我一直下了楼梯，道：“欢迎你再来。”

霍华德仍然站着，道：“我收到了一个命令，但是我却考虑，是不是应该接受。”

我笑了笑，道：“考虑了一夜？你其实早该来找我了！”

霍华德直视着我，虽然他的眼中有着红丝，但仍然十分有神，他望了我片刻，才道：“我的上司，给了我一个指示，叫我要不顾一切，抛弃一切成见相信你，邀得你的合作。”

我也直视着他道：“我不敢为自己吹嘘，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指令。”

他耸了耸肩，伸出了手来，道：“好吧。”

我也伸出了手，但是却不去握他的手，而是摊开了手掌，道：“拿来！”霍华德大是愕然，道：“拿甚么来？”

我笑道：“你的证件，直到如今，我还只是从他人的口中，知道你的身份的，我相信事情十分重大，因此不得不小心些！”

他也笑了出来，将他的证件递了给我。国际警方人员的证件，从表面上看来，和普通证件没有甚么不同，但是其中有几处地方，却是一个秘密，而且是绝对没有法子仿制的。我看了看，证明他的确是国际警方的要员之后，才将证件，还了给他。我将证件还了给他之后，便和他握手，第一句话便道：“你既然为张小龙的事情而来，那你就时刻小心你的性命！”霍华德似乎不信，我一面吩咐老蔡煮咖啡，一面邀他到楼上我的书房中，将我从年三十晚，遇到张海龙起，直到今日为止，这四五天中的情形，向霍华德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因为我看出，霍华德对于和我合作一事，多少还有点勉强，因此，我在说着我自己的经历之际，毫无保留，不但将事实的经过说出，而且，还提出了我自己的种种看法来。

霍华德在我叙述的整个过程中，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他只讲了两句话。一句是当我说到我进了张小龙的实验室，看到有一头美洲黑狗，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香草时，霍华德用力一拍大腿，道：“他竟成功了！”

第二次，是当我说到，我曾亲眼看到“妖火”之际，他：“你会不会眼花？”

在我肯定了我绝不是眼花之后，他也没有再向下问下去。

我讲完之后，他再一次和我握手。上一次，他握手握得不大起劲，但

这一次，他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道：“真不错，的确应该和你合作，我先叫他们恢复张小娟的自由。”

我道：“对的，但是切莫让张小娟知道你们的身份。”霍华德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坐了下来，道：“你分析得不错，不但知道张小龙新理论的秘密的人，会神秘的丧生，便是想知道秘密的人，也往往得不到好结果！”

我道：“那么，国际警方是不是掌握了这个秘密了呢？”

霍华德站了起来，向窗口看去，窗外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人，霍华德道：“不知道，国际警方一直在设法探索这一个秘密。”可是，他一面口中如此说着，一面却在一张白纸上写着。

霍华德这样写道：“国际警方知道这个秘密，是因为有一位生物教授，在一次人为的汽车失事之后，仍活了半小时，在这半个小时中说出来的！”

我见霍华德的行动，如此小心，也不免大为紧张起来。

霍华德的小心，绝不算过份，因为偷听器的进展，已使到偷听的人，只要持有最新的偷听器，便可以在三十公尺之外，偷听到他所要听的话！

因此我立即道：“那么，国际警方的工作，未免做得太差了！”

我也是一面说，一面写道：“究竟是什么？”

霍华德道：“你要知道，歹徒的方法，是越来越精明了！”

他一面说，一面则在纸上写道：“这是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事，一个中国留学生，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可以改造全部动物的新理论，他认为人类目前，对动物内分泌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

他写到这里，抬头向我望了一望，又讲了几句不相干的话。

然后，他继续写道：“而他又认为，内分泌是可以控制的，而控制了内分泌，便可以去改变一切动物的遗传习性！”

我也一样讲着不相干的话，写道：“那么，这又代表了什么呢？”

霍华德继续写道：“这关系实在太大了，如果张小龙的理论，只是幻想的话，那还不成问题，但是，他的理论，经过实验之后，却已成功了！”

我仍然不十分明白，写道：“那又怎么样？”

霍华德写道：“你难道不明白，这件事可以使得整个人类的历史起改变么？”

我心中一动，望着霍华德，霍华德写道：“你已经看到，他可以使最残忍的美洲黑豹，变成驯服的食草兽——”

他才写到这里，我已经失声惊呼起来，道：“你是说，他的发明，也可以改变人？”

霍华德“嘘”地一声，又向窗外看了看。

我明知自己的行动是太不小心，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法子掩饰我心中的惊骇，我要大叫大嚷，逢人便说，才能使我骇然的心情，稍为平静下来。

如今，我已经明白整个事情的严重性了。

的确如霍华德所说，张小龙的发明，如果为野心家所掌握的话，那么，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此以后，的确会不同了！

因为，张小龙既然能将美洲豹改为食草兽，将几万年来，动物的遗传习惯改变，那么，自然也可以使人的性格，大大地改变，可以使人成为具有美洲豹般的残忍性格，也可以使人像牛一样，为另一些人所役使。

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当我初受张海龙委托，寻找他儿子的下落之际，我实是万万未曾想到

事情竟是那样的重大！而我一生之中，实是从来也未曾面对过这样的大事！

我呆了很久，和霍华德默默相对。

好一会，霍华德才低声道：“你明白了么？”

我点了点头，舒了一口气，道：“我明白了。”

霍华德将声音压得最低最低，道：“我们如今掌握的资料还十分少，但我们知道张小龙已在一批人的掌握之中。”

我想了一想，道：“那么，你们为什么会对张海龙怀疑呢？”

霍华德又继续拿起笔来，写道：“这个大阴谋发动的地方，最适宜的是巴西，巴西地大，没有人注意，可以将大批人，变成和野兽一样，供一批野心家来用，作为并吞世界之用。”

我道：“那么张海龙——”

霍华德写道：“张海龙在巴西最荒芜的地区，拥有大批地产，这些地方，甚至在地图上，也还是空白的，他以极低廉的代价，向巴西政府购得这批地产的。”

我又呆了半晌，道：“那也不一定能证明张海龙是这批野心家的主使人。”

霍华德道：“不错，但我们也是怀疑他。如今，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颇为不少了。但是几年来，我们留心注意的结果，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几乎都死亡殆尽了！”

他讲到此处，顿了一顿，道：“而且，这些人都死得十分神秘，是周密的谋杀，国际警方一点线索也没有。”

我道：“所以，我和你，都十分危险！”霍华德道：“是的。神秘的谋杀，起先是在美国展开的，后来，移到了南美，最近，已转移到这里来了。”

我道：“别的，我也所得不多，但是我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张海龙不会是我们想像的野心家之首，他只是一个失去了儿子的老人。我相信如今，他宁愿自己儿子是一个庸人，而不愿意他自己儿子是一个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家！”

霍华德叹了一口气，道：“卫先生，国际警方担心，如果野心家能以不为人知的方法，使得几个大国的高级军事人员，或是原子科学家，变得供他们役使的话，那么，你想世界上将要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我面上不禁变色，道：“只怕不能吧！”

霍华德道：“能的。张小龙在学校时，已经将一头小虎的内分泌液，注入一头小兔的身中，而令得那头小兔，具有虎的性格。你知道，动物之中，有一些是特别驯服的，是有供人役使的天性的，如象、牛、骆驼等等，你想，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么？”

我又呆了半晌，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实在是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这实是太可怕了，人类的科学，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使科学可以毁灭人类！人们常常讥笑蚕儿作茧自缚。但蚕儿作茧之后，还能破茧而出，使生命得到延续，而人类在探索科学的真谛之后，却发展成为彻底的将自己毁灭。

谁说人是万物之灵呢？

霍华德见我半晌不出声，像是也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一样，他也轻轻地叹着气，好一会，他才握住了我的手，道：“我们必须阻止这件事！”

我摇了摇头，道：“只怕我们两个人，并没有这样的力量。”

霍华德道：“不，不仅是我们两个人，也不但是国际警方，几个大国的最高当局，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都向国际警方保证全力协助。”

我仍摇着头，道：“问题不在这一方面。我是说，这件事的唯一线索，要在本地寻找，找到了一个头之后，我们便可以一路追循下去，但是如今，我们却根本找不到这个头！”

霍华德望着我，面上露出茫然的神色。

我续道：“我相信，事实是直到如今，才到了最严重的阶段。因为张小龙失踪三年，野心家可能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相信，野心家甚至没有向张小龙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张小龙也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一个平静的环境中工作而已。”

霍华德反问：道“你有什么根据？”

我道：“我根据他姊姊的心灵感应。”

霍华德点了点头。我又道：“但是最近，他姊姊有了不同的心理感应，而且，我相信，我在他实验室中找到的那一批文件，正是张小龙的心血结晶。是野心家所一直未曾寻获的——”

霍华德面色剧变，道：“你是说，这批文件已落到了野心家的手中？”

我道：“大有可能，而且更有可能，野心家在掌握了这一批文件之后，已经害了张小龙，因为张小龙的全部工作，都记录在这批文件上了！”

霍华德默默半晌，道：“卫先生，我们无论如何，要追出一个头绪来。”

我拿起笔来，写道：“我们唯一的办法，便是将自己作饵。”

霍华德以怀疑的目光望着我，我续写道：“野心家要害死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以便他们的阴谋，在最秘密的情形下，得以完成，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我只写到这里，霍华德便点了点头，表示他心中已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他们既然会来害我们，那我们就在有人来害的时候，捉住活口，以追查线索。

霍华德不再停留下去，道：“我们再通消息。”我握了握他的手，道：“祝你平安！”他苦笑了一下，道：“希望你也是。”

我们两个人。都明白自己此际的处境，所以才会相互这样地祝福对方！

霍华德走了之后，我仍将自己关在书房中。

如今，我已明白，所有已死的人，都只不过是知道了这个秘密的牺牲者。凶手、野心家，自然是放毒针的人了。

霍华德怀疑野心家以巴西为基地，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基地在南美。

我和霍华德，像是两个在等死的人，但是我们却不甘心死，而要在死亡的边缘，伺机反扑。

如今，我根本没有办法订定行动的方针，因为我们根本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我在书房中呆坐了很久，才接到张小娟的电话。

张小娟的电话十分简单，只是一句话，她说：“你在家中等我，我立即就来看你！”她不等我警告她，接近我的住所乃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便“搭”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没有办法，只好坐在家中等地。

约莫十五分钟之后，我听得门铃声，和老蔡的开门声，同时听得老蔡问道：“小姐，你找谁。”我将书房门打开了一些，向下面大叫道：“老蔡，

请张小姐上来！”

老蔡答应了一声，接着我便听得高跟鞋上楼梯的“咯咯”声。

我并没有起身，因为我心中正在想，张小娟来得那么急，不知是为了什么？

我只是在书房门被推开时，才在转椅中转过身来。一转过身，便有一股浓烈的香味，钻进了我的鼻孔，我首先为之一愣。

因为我和张小娟在一起许多次，从来也未曾觉察过她曾用过什么化妆品，如今，她应该从霍华德扣押下释放，更不应该搽着发出那么浓香的香水来。

就在那不到半秒钟的时间内，我已经知道事情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了！

果然，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两件意料之外的东西，那两件东西，一件可爱之极，而另一件，则可怕之极。

那可爱的，乃是一张宜嗔宜喜，吹弹得破，白里透红的美人脸庞，当然，不止是脸儿美丽，水蛇般的身材，也使人一见便想入非非。

然而，大煞风景的是，就只那样一个罕见的美丽的女子，手中却持着一柄杀伤性能最大德国制点四五口径的手枪。而且，枪口对准了我！

我猛地一震，但立即恢复镇静。

我使自己的眼光，留在她美丽的脸庞上，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美女，我甚至不得不承认，她的美丽，在我所爱着的白素之上。

她看来像东方人，但是却又有西方人的情调，我肯定她是混血儿。

那女子一进来之后，嘴角还带着微笑，她虽然穿着高跟鞋，而且，像在美亚美海滩，竞选世界小姐似地站着，但是从她握枪的姿态来看，一望而知，她是受过极其严格训练的人！

## 第十部：再度失手

我不出声，只是望着她，她四面一望，以纯正的英语道：“游戏结束了！”

我猛地一愣，面色也不禁为之一变，但是她却“格格”一笑，道：“原来大名鼎鼎的卫斯理竟经不起一吓，有人要见你，你跟我走吧。”

我竭力使自己僵硬的面部肌肉，现出一个笑容来。但是我深信，我现出来的那个笑容，一定难看到了极点，因为在那女子的面上，我发现了一个女人看到了死老鼠似的神情。

我吸了一口气，道：“到甚么地方去？”

她笑了笑，道：“多嘴的人甚么也得不到，反倒是沉默可以了解一切。”

她说的是一句谚语，我立即想起，这样的谚语，流行在南美洲一带，难怪这个女子有着东西方混合的美丽，原来她也是来自南美的。

我在枪口的威胁下，不得不站了起来。

而我一站起，她便向后退了开去，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本来，我的确想是趁站起身来的机会，向她扑了过去的。

但是她的动作，这样机警，倒也令得我不敢轻易尝试。那女子吩咐道：“你走在前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为了性命，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好

演员的。”

我转过身去，走到书房的门口。

在那两步路中，我心念电转，不知想了多少念头，我决定来到楼梯口，便开始逃脱她的掌握。当然，我不会沿着楼梯滚下去那样笨，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不等我滚到了一半，我就没命了。

我之所以有把握一到楼梯口就能逃脱，那是因为我平日的生活，颇多冒险之处，所以，就在楼梯日上，我自己设计，弄了一道活门。

那扇活门上，平时铺着一小方地毡，根本看不出来，按钮就在楼梯的扶手上，一按之下，活门打开，我人便可以跌下去，落在地窖中。

当然，跌下四公尺，并不是甚么好玩的事情，但却比被一个美丽的女子用枪指住好得多了。

我因为有了逃脱的把握，所以心情也轻松了起来，心中暗忖，不知道为甚么，在惊险侦探小说中，美丽的女子，总和手枪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如今才知道事实上的确有这样的情形。

我计划得很好，如果不是那一阵惊心动魄的门铃声，五秒钟之后，我已经可以置身地窖之中，从后门逃出去了！

那一阵电铃声，使得我和那女子，都停了下来，那女子一侧身，便到了门后，沉声道：“要知道，我仍然在你的背后，别动！”

我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因为这一次在按门铃的，一定是张小娟了！我只得呆呆地站着不动，老蔡走到了门前，将门打开来，张小娟几乎是冲了进来。

我连忙道：“张小姐！”张小娟抬起头来，面上满是怒容地望着我，道：“好，好！”她一连说了两个“好”字，也不知道她是甚么意思，便蹬蹬地走了上来。

我身后的那个女子道：“请她进来，不要让她知道在你身后有人！”

在那片刻之间，我也没有善策，只得眼看张小娟来到了我的面前。张小娟在我面前站定，双手插腰，叫道：“卫斯理！”

我应道：“有！”张小娟“哼”地一声，道：“我问你，你为甚么派人将我押了起来？”

我不禁一愣，道：“小姐，这话从何说起？”

张小娟冷笑道：“若不是你做的好事，何以你在我失踪期间，敢以如此肯定地向我父亲保证，我能够安全归来？”我连忙道：“张小姐，这事情说来话长，你还是快回去吧，再迟，便要有麻烦了！”

张小娟面色一沉，道：“我不走，我要你承认，一切坏事，全是你的主使！”

我大声道：“你再在这儿无理取闹，我可不客气了，滚！”

我一面说，一面手向楼梯下一指，我只求张小姐快快离去，免遭毒手，至于会不会因此而得罪她，那我却也顾不得了！

张小娟冷笑了一声，道：“你这个无赖——”她骂了我一句，顿了一顿，胸口急速地起伏着，显得她的心中十分愤怒。

我相信，她骂我是“无赖”，可能是她一生之中所说最粗暴的话了。

顿了一顿之后，她续道：“你想这样子就将我支走，可没有那么容易，我有话要和你谈！”我心中实是急到了极点！张小娟不知好歹地在发小姐脾气，但是在我的书房中，却有一个最危险的人物，以枪口对准着我。我想了

一想，老实不客气，一伸手，便已经握住了她的手臂。

大概是我当时所现出来的神情，实在太过凶狠了吧，所以张小娟脸都白了，她挣扎着，道：“你——你要干甚么？”

事情已到了这一地步，实在已没有我多作考虑的余地，我用力一扯，将张小娟扯近我的身子来，张小娟更是大惊失色，但是我随即一松手，向前轻轻地推了一堆，张小娟踉跄跌出，差点滚下楼梯去，我“哈哈”大笑，道：“快滚吧！”

张小娟勉力站定了身子，她面上所现出的那种被侮辱之后的愤怒的神情，表示出她如果有能力的话，简直会将我活吞下去！

她望了我约有半分钟，我只觉得这半分钟不知有多少长，这才听得她狠狠地道：“好，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合作了，你休想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正当我在想着，张小娟这最后一句话是甚么意思之际，张小娟已一个转身，几乎像冲下去一样，冲出了我的大门。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立即听得背后传来一声娇笑，道：“这样对付一个美丽小姐，不是太过份些了么？”我回过头去，先看到那可怕的枪管，再见到那美丽的脸庞，我笑道：“等一会我对付你的时候，你才知道甚么叫作过份！”

那女子柳眉一扬，作了一个十分调皮的表情，道：“是么？”

我不再多说甚么，只是道：“我们怎么样。”那女子道：“还是一样，走。”我耸了耸肩，向前走去，那女子跟在后面。

我来到了楼梯口，略停了一停，伸手按在楼梯的扶手上，转过头来。我一转过头，那女子便极警觉地向后退出了两步，我正是要她后退，我右手立即按在那个暗掣上，楼板一松，我已向下落去！

在我向下落去之际，我听到那女子发出一声惊叫！

我心中暗暗好笑，身子一缩，已经落在一堆不知甚么杂物上面。那暗门自从做好以来，还是第一次使用，我心中在暗忖，在地窖中应该张一张网，那么便不会落在杂物的上面，像如今那样，将自己的背脊碰得十分疼痛了。

我一跃而起，在黑暗中想像着那女子在发现我突然堕下时的惊讶的神态，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不是自负，但甚么人要将我制住，那倒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一面想着，一面走到电灯开关前面，将灯打了开来。我本来是准备打开了灯后，立即从地窖的门，走到街上去，等候那女子出门来，再将那女子制住的。

但是，在电灯一着之后，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四个满面横肉的汉子，正冷冷地望着我，我立即要有所动作，而其中的一个道：“聪明点，别动！”

我听了他的话，因为我不是蠢人：那四个大汉的手中，都有着杀伤力极强的德国军用手枪。

那个向我讲话的大汉一侧头，向另一个道：“去看看，上面发生了甚么事？”一个大汉应声由后门走了出去，不一会，便和那女子一起走了进来。那女子直向我的面，满面怒容，来到了我的面前，纤手一扬，便向我的面上掴来，我一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但是她的动作极快，左手立即又扬了起来，我连忙一侧首，面上仍是被她打了一下。

她厉声道：“放开我！”



我向那四个虎视眈眈的大汉望了一眼，手一松，将那女子放了开来，那女子退后了几步，恶狠狠地道：“你会尝到戏弄我的后果的。”

我笑道：“我准备着。”

那女子又恶狠狠地望了我一眼，道：“我们走！”那四个大汉，一齐答应了一声，都站了起来。那女子喝道：“还不走么？”

我弯了弯腰，道：“小姐先请！”

那女子扬了扬手枪，道：“你不走么？”

我尽量地使自己的态度轻松，以求寻找机会逃走，可是看来，那没有甚么希望，我只好等到了他们要我去的目的地再说了。

我走出了门，那女子和四个大汉，跟在后面，只见后门停着一辆十分华丽的车子，从车上，又跃下了两个大汉来，一共是七个人，将我拥上了车子，那个女子就紧紧地靠着而坐，车窗上被拉上了布帘，车子向前，飞驰而去！

我笑道：“小姐，我们这样坐法，应该是十分亲密的朋友了，但是我还不知小姐的名字啦。”

坐在前面的一个大汉冷冷地道：“卫斯理，你如果想多吃苦头，便多得罪莎芭。要是不想多吃苦头，还是闭上你的鸟嘴！”

我若无其事，丝毫不理会那大汉的威胁，道：“原来是莎芭小姐，失敬失敬。”我一面说，一面故作轻佻地用手肘去碰碰她柔软的腰部，她愤怒地转过头来望我，我却以闪电的动作，在她的樱唇上，“啖”地一声，偷吻了一下！

我看到我的动作，令得车中的几个大汉的面色，为之大变。

莎芭眼中，射出了火一样的光芒，她望了我一会，才以葡萄牙语道：“你们看到发生了甚么事情没有？”那六个大汉齐声道：“没有，我们甚么也没有看到。”莎芭道：“说得对，这个人，我要留着，慢慢地，由我自己来收拾他。”

她在说那两句话的时候，面上的神情，像是一条眼镜蛇在盘旋一样。我听得他们以葡萄牙语来交谈，便可以肯定，他们是来自巴西的了。

我见到那几个大汉对待莎芭的那种战战兢兢的神色，也知道莎芭不仅是她的美丽胁服着众人的，她在她的那个集团中，一定还有着极高的地位。

我仍然保持着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取笑着，大胆地挨靠着莎芭的身子。莎芭则一声不出。车子驶了约莫半个小时，才停了下来。

莎芭和那几个大汉，又将我拨出了车子。

我出了车子一看，只见车子是停在一个十分僻静的海滩上，有一艘快艇，正泊在海边，莎芭直到这时，才又开口道：“上艇去。”

我笑着道：“要放逐我么？”莎芭并不出声，我向艇走去，到了水边，我一跃上艇，但是我却并不落脚在艇上，而是落在小艇尾部的马达上。

在落脚之际，我用力重重地一踏，我听得马达的内部，发出了“格”地一声。我那一踏，力道十分大，那格地一声，无疑地是说，马达的内部，已经有了损坏，那也正是我的目的。

我立即身形一缩，到了艇身中。这次，我真的不是自负了，我相信我的破坏行动，未曾为他们发现。

那六个大汉陆续上艇来，小艇挤得很，莎芭则在船首，不再靠着我。一个大汉，用力发动着马达，但是他足足花了十来分钟，马达仍是不动。

莎芭不耐烦道：“蠢才，怎么回事？”

海边的风很大，天气很冷，但是那大汉却满面大汗，道：“坏了！”莎芭愣了一愣，立即向我望来，我却若无其事地望着海面。

我心中十分佩服莎芭立即想到是我破坏了马达。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趁如今这个机会逃走。马达不能发动，他们一定会用桨划小艇，那我便可以在划到水深的时候，泅水而逃。

但如果我不逃的话，我便有机会见真正的敌人——我相信，莎芭要带我去见的，一定便是我面对的真正敌人。

我在思索着的时候，小艇已经离开了海滩，不出我之所料，莎芭下令以船桨替代马达，我也决定了不逃走，我要击败敌人，便绝不能怕危险。

而我既然在霍华德的口中，知道了张小龙的发明如此重要，那我实是非尽我的力量，去凿毁那些掳劫了张小龙的野心家不可。

在六个大汉轮流划动之下，小艇很快地便划出了两三里，莎芭四面望着，没有多久，便道：“来了！”我循她所望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艘白色的游艇，正破浪而来，速度奇快。

不一会，那游艇便到了小艇的旁边，停了下来，我又是第一个踏上游艇的人，莎芭跟在我的后面，跟着我走进了船舱。

我一进船舱，就看到一个男子，背对着我，独自在玩着扑克牌。我和莎芭走了进去，他仍然不停止他一个人的牌戏，只是道：“卫先生来了么？”

莎芭代我答道：“是，他来了。”

那人道：“请他坐下。”我早已老实不客气地在他前面的一个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时候，我已经可以看清他的面容了。

他是一个中年人，面上有着一个疤痕，神情十分冷峻，他看来像是德国人，而且可能还是德国的贵族，因为他脸上有着那种特征。

我在他的面前坐了下来之后，他仍然在玩着牌戏，我足足等了五分钟，他连看都不向我看一眼，我心中不禁大怒，在莎芭的手枪威胁下，我身子不致乱动，但是我也是有办法惩戒他的，我鼓足了气，一口气“呼”地向桌面吹了出去。

我是有着相当深的中国武学根底的人，这一口气吹出，他面前的纸牌，全部疾扬了起来，向他的面上击去，那人以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身法，向后退去，同时，以更快的手法，拔出了手枪，“砰砰”两声过处，我只觉得两边鬓际，一阵灼热。

我连忙回头看时，身后的窗玻璃，已经碎裂，我伸手摸了摸鬓际，头发都焦了一片。

我不禁呆了半晌，枪法准，我自己也有这个本领，但是在那么快的拔枪手法之下，几乎没有任何瞄准的时间，而射出两枪，却能不打死对方，而使子弹在射击目标的人的发际擦过，这实是难以想像的绝技！

那人冷冷地望着我，缓缓地吹着从枪口冒出来的浓烟，道：“我不喜欢开玩笑。”

我也冷冷地道：“同样的，我也不喜欢开玩笑，你请我来这里作甚么？”那人以十分优美高傲的姿态，将手枪放回衣袋，道：“有人要见你。”

我本来以为，那人大约是这个集团的首脑了。但如今听得他如此说法，他分明还不是。

我立即问道：“甚么人？甚么人要见我？”

那人冷冷地道：“大概就是你现在正在寻找的人。”他一面说，一面挥了挥手，向莎芭道：“开船！”莎芭答应了一声，向外走去。

不到两分钟，游艇已经疾驶而去，我向窗外望了一眼，游艇是向南驶出去，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二十里，那男子不再和我说甚么，只是兀然地坐着，我也不和他交谈，过了两个小时，我又听得一阵“轧轧”的机动声，自天上传了下来。

## 第十一部：海底基地见张小龙

我抬头看去，心中不禁大吃一惊！

只见一架小型的水上飞机，正越飞越低，不一会，便已经在水面上停了下来，而那艘游艇，又正是向这架水上飞机驶去的。

游艇到了水上飞机旁边，停了下来。那人也站了起来，道：“走吧，要记得，你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我毫不示弱，道：“我根本不想逃走，要不然，根本我不用找甚么机会！”

那人以冷峻的眼色，又向我望了一眼。

我和他一齐跨出游艇，从游艇到水上飞机，已搭了一块跳板，在跳板上的时候，我又可以有一次逃走的机会的。我相信，如果我潜水而逃，立即潜向海底的话，逃走的可能性，会有百分之八十。

但是我却只是想了一想，并没有行动。因为我在这时，绝不想逃走。我要看看这个规模大到拥有水上飞机的集团，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我决定要会见这个组织的首脑，从而来寻找张小龙的下落，和消灭野心家的阴谋。

所以，我毫无抵抗地上了水上飞机。那人在我身后的座位上坐了下来。莎芭并没有进机，机舱中，除了原来就在的四个大汉之外，就只有我和那个人了。

我们一上了飞机，飞机便立即发出轰轰的声音，在水面上滑行了一阵，向天空飞了出去，我好整以暇地抽着烟。飞机是向南飞去的，向上望去，只是一片大海，和几个点缀在海面的小岛。

我索性闭上了眼睛养神，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感到飞机在渐渐地下降，我睁开眼来，不禁心中暗暗称异。

我以为那一架水上飞机，一定会将我带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之上。但实际上却并不是，飞机已在盘旋下降，但是下面，仍然是一片汪洋。

直到飞机降落到一定程度时，我才看到，在海面上，有一艘长约六十尺的游艇，正在缓缓地驶着，那艘游艇全身都是海蓝色，简直难以发现它的存在。

飞机在水面停住，那艘游艇，迅速地驶向前来，在飞机旁边停下，飞机和游艇之间，又搭上了跳板。我不等敌人出身，便自己站了起来。

那四个大汉先走了出去，那面目冷峻的人，仍然跟在我的后面。

我看到那四个大汉，一踏上了游艇，面上便有战战兢兢的神色，笔也似直地站在船舷之上。我和那人也相继踏上了那游艇。

我回头向那人看去，只见那人的面色，虽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他的眼神之中，却流露着不可掩饰的妒羨之情。

我看了那人的这种眼神，心中不禁为之一动。

那毫无疑问，表示这个人的内心，有着非凡的野心，有着要取如今在游艇上等候我的人的地位而代之的决心。我立即发现这可以供我利用。当然我当时绝不出声，只是将这件事放在心中。

那人冷冷地道：“向前去。”我“啧”地一声，道：“好漂亮的游艇啊，比你的那艘，可神气得多了，一看便知道是大人物所用的。”

我一面说，一面又留心着那人面上神情的变化，只见他的面色，变得十分难看。像那人这种高傲、冷血的人，自然是不甘心有人在他之上的，我的话可能已深入他的心头了。我走到了舱中，舱中的陈设和上等人的客厅一样，那人走到一扇门前，停了下来，轻敲了几下。门内有声音道：“谁，汉克吗？”

那人应道：“是，那个中国人，我们已将他带来了。”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人叫汉克。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我在沙发上坐下，只见汉克推开门走了进去，不一会，汉克便和一个人，一齐走了出来。我老实不客气他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那个人。

那人约莫五十上下年纪，貌相十分平庸，就像是在一家商行中服务了三十年而没有升级机会的小职员一样，腰微微地弯着，眼睛向上翻地看着人。

可是，那么高贵的汉克，虽然神情十分勉强，但却也不得不对那个中年人，装出十分尊敬的样子来。那中年人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第一句话便道：“你知道我们是甚么人？”

我身子一仰，道：“不知道。”

那人讲的是英语，但是却带有爱尔兰的口音，他对我的回答的反应是“哼”地一声，立即又道：“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人类之中最优秀的份子所组成的一个组织。”

我点了点头，道：“除了一个字外，我同意你所说的全部的话，”那中年人像是微感兴趣，道：“哪一个字？”我道：“你说最优秀的，我的意思，应该改为最卑下的！”

那中年人一听，“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竟一点怒意也没有，我对那中年人的涵养功夫，不禁十分佩服。那中年人笑了一会，道：“这是小意思，优秀也好，卑下也好，都不成问题。”

他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望定了我。

我这时才发现，那人的相貌虽然十分普通，但是双眼之中，却有着极其决断的神色，当然他是有过人之处，才成为这个组织中的首脑的。我想。

他望了我一会，才道：“我奉我们组织最高方面的命令，有一件任务，必要你完成的。”

我听了之后，不禁吃了一惊。

原来眼前这个，经历了那么多曲折，方能以会见的神秘人物，仍然不是这个野心组织的首脑。

我略想了一想，便说道：“任务？我有义务要去完成么？”

那中年人笑道：“你必须完成。”

我自自然然听得出他话中的威胁之意，我向艇外看了看，仍旧只有四条大汉守着，舱内，就只是那中年人和汉克两个人。

我耸了耸肩，伸手指向那中年人，道：“你必须明白，你的话，对我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也没有丝毫的威胁力，但是我仍愿意听听你所说的任务是甚么？”

那中年人轻轻地拨开了我的手指，道：“你错了，但我也没有必要与你争辩，你既然受了张海龙的托咐，在寻找他的儿子，那我们就可以安排你和他儿子的见面，但是你却必须说服张小龙，要为我们服务！”

我一听得那中年人讲出了这样的话来，心中不禁怦怦乱跳。张小龙的下落，直到这时候才弄明白。从那中年人的话中，可以听得出，张小龙仍在世上。当然是他不肯屈服，所以敌人方面，才会要人来说服他。

我被他们选中为说服他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而且，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如今将我扣了起来，当然是少了一个敌人了。

我想了片刻，自然不愿意放弃和张小龙见面的机会，所以我点了点头，道：“我可以接受你的任务。”那中年人道：“好，痛快。我最喜欢痛快的人，你可以立即就与他会面。”

我惊讶道：“他也在这游艇上么？”

那中年人道：“当然不。汉克，你带他去见张小龙。”汉克一听得那中年人叫他的名字，立即站直了身子，等那中年人讲完，道：“先生，你忘了我没有资格进秘密库的了么？”

那中年人笑了笑，道：“自然记得，因为你将卫斯理带到了此地，我和上峰通电，你已升级了！”汉克的面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随即消逝，又恢复了冷峻。

那中年人在袋中取出一个如指甲大小，红色的襟章，交给了汉克，汉克连忙将他原来扣在襟上的一个黄色襟章，除了下来。

我这时才注意到，那中年人的襟章，是紫色的。那当然是他们组织中，分别职位高下的标。

汉克佩上了红色的襟章，带着我向游艇的中部走去，到了游艇的中部，汉克一俯身，揭起了一块圆形的铁盖来。那块铁盖一喝了开来，我便为之一呆。只见有一柄铁梯，通向下，汉克命令道：“下去！”我心中充满了疑惑，汉克冷冷地道：“你想不到吧，刚才你见的，是十分重要的大人物，在游艇下，有潜艇护航，你如今，是通向潜艇去的。”

我听了之后，心中也不禁吃惊。

当然，汉克的这番话，竭力地在抬高那中年人的地位，也就等于是为他自己吹嘘一样。

但是那组织如此严密，物资如此充沛，又掌握着这样新的科学技术，如果再加上张小龙的新发明的话，那么这批人，不难成为世界的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便曾在他们手中转变了。

我如今所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令得我一想起来，便不意心跳气喘，我只有一个人，就算和张小龙见了面，也不过两个人，能不能和这样一个完善的大组织作对抗呢？

我一面想，一面顺着铁梯，向下走，不一会，便到了一个密封的船舱之中，有两个人迎了上来，以奇怪的眼光望着我，汉克接着下来，道：“我要将这带人带到秘密库去。”

那两人立即答应一声，以手打了打舱壁，发出了“当当”的声音来。

不一会，铜壁上“刷”地一声，露出一扇门来，伸出了一股钢轨，在

钢轨上，滑出了一辆犹如最小型的小汽车也似的的东西来。那东西，还有一个最好的形容，那就是一看便令人联想起一个巨大无比的大甲虫来。

我的见闻不能说不广，但那是甚么玩意儿，我却也说不上来。汉克像是看出了我面上疑惑的神情，他得意地笑了笑，发出的声音，犹如狼群在晚膳一样，道：“想不到吧？”我仍然不知他所指的何事，只是冷冷地道：“想不到甚么？”

汉克踏前一步，在那个“大甲虫”上的一个按钮上一按，只听得一阵金属摩擦的“轧轧”声过处，那“大甲虫”的盖，打了开来。

我向“大甲虫”的内部看去，只见那里面，有两个车位，可供人屈膝而坐，在那两个座位之前，是许多的仪表和操纵的仪器。

我仍然以怀疑的眼光望着汉克和那“大甲虫”，汉克又狼也似地笑了起来，道：“子母潜艇，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是德国科学家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这艘大潜艇中，可以发射九艘这样的小型潜艇，而每一艘小潜艇中的固体燃料，可以使小潜艇在海底下遨游一个月之久！”

我曾听得人说起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德国科学家有许多战争工具上的新发明。最著名的自然是“V2”飞弹（这是今日太空科学成就的雏形），而“子母潜艇”，也是其中之一；大潜艇能将小潜艇像鱼雷也似地发射出去！

这些新发明，大都未能投入生产，便因柏林失守，希特勒下落不明而告终，我相信，这艘子母潜艇是世上仅有的一艘，极可能是当年德国海军的试制品。

我在刹那间，心中又感到了新的恐怖。

因为如果我的料断不错的话，那么，在那个野心家集团的高层人物中，可能有着当年的纳粹份子！这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当年，纳粹的野心，加上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发明，那实是不能想像的恐怖事情。

我心中在发呆，汉克不知我在想甚么，还以为他的夸耀，使我震惊。

他又以十分狂妄的语意道：“德国的科学家，是第一流的科学家，德国人，是第一流人！”

我厌恶地望了他一眼，这个纳粹的余孽！我老实不客气地道：“奇怪，我不知道张小龙在甚么时候，已入了德国籍！”

汉克的面色，一直是十分冷峻，直到他听得我讲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来，面上的神色，才为之一变，愤怒得连耳根子都红了！

我冷冷地道：“我们中国人，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甚么第一流第二流之分。但如果要说第一流的科学家，那么张小龙当之无愧，他是中国人！”

汉克的面色，更其难看，他想宣扬纳粹的那一套，却在我面前碰了一个大钉子。我为了可能以后还有利用他之处，所以不想令他难堪，话一讲完，便道：“我们该走了？”

汉克“哼”地一声，跨进了那小潜艇，我也跨了进去。

当我们两个人，坐定之后，那小潜艇又给我以太空舱的感觉。

汉克一按钮，盖子便“轧轧”地盖上。等到盖子盖上之后，我才发现，在小潜艇中，我们不是甚么也看不到的，在前方，有着一块暗青色的玻璃。

那块玻璃，从外看来，和钢板一模一样，但是由里向外看去，却是一块透明度十分强的玻璃，外面的一切，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坐定之后，汉克熟练地按动了几个掣，看了一盏小红灯，听得扩音器中，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道：“预备好了？”

汉克回答道：“已预备好了！”

这时候，扩音器中，已经在倒数着数字，从“十”开始，很快地，“四三——二——一——零”，一个“零”字才一入耳，眼前突然一黑，同时，耳际传来了一种刺耳已极的声音。

不要说还有伴随而来的那惊人的震动，便是那刺耳的声音，神经不正常的人，也是难以禁受！

但是这一切，却都只是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事。转眼之间，刺耳声听不见了，震荡也停止了，从面前的玻璃中望出去，只见深蓝色的一片，我们已经到了海底了！

我觉出，小潜艇虽然十分平稳，但是前进的速度却十分快疾。这点我可以从游鱼的迅速倒退上推测出来。

没有多久，我们已撞到了两个大海龟，一被小潜艇撞到，那大海龟便四分五裂，我相信在小潜艇的艇首，还装置有十分厉害的武器。

我只知道这时候身在海底，至于那是甚么海域，我却无法知道。

因为我来到这个海底之前，经历了如许的曲折，汉克的那艘游艇停泊在何处，还可以推想，而经过了水上飞机的载运之后，那中年人的游艇是停在甚么地方，我已经无法知道了。

如今，小潜艇以这样高的速度，在海底前进，我自然更没有办法知道身在何处。

我平时也爱潜水打鱼，但是却难以像如今那样恣意地欣赏深海的那种迷人的景色。只可惜我紧张的心情，使我没有情趣去欣赏悠哉游哉的游鱼，和色彩绚丽、摇曳生姿的水藻。

我住过了十五分钟后，便忍不住道：“我们究竟到甚么地方去？”

汉克冷冷地道：“到人类科学的最尖端去。”他一讲完，便冷笑了几声，道：“愚人以为人类的科学，近二十年来，在陆地上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却不料所有的尖端科学，全在海底。”

我听了汉克的话后，心中不禁暗暗吃惊。

确切地说，我是了解到他话中的意思，但是却又无法相信。因为那应该是科学幻想小说中的话，实是无法和现实生活连结起来的。

汉克的眼中，又生出了异样的光采，道：“那一切，全是德国科学家的心血结晶——”他本来可能还要吹嘘下去。但在那瞬间，他一定想到了刚才所碰的钉子，所以才立即住口不言。

我从汉克的话中，听出他心中有着十分抑郁不平之慨，我试探着道：“但是，德国科学家的心血结晶，却并不是操纵在德国人手中，是不是？”

我的话才一出口，汉克的双手，便紧紧地捏成了拳头，直到指头发白，他几乎是在嚷叫，道：“一定会的，一定会由德国人来掌管的。”

我笑道：“照我看来，你倒是一个合适的人才！”

汉克在才一听得我这句话的时候，眼中光采闪耀，十分兴奋，但是转眼间，他面上却又现出了十分恐怖的神色，苍白之极。

他虽然一声未出，但是他面上的神情，毫无疑问地告诉我，我的话，已说中了他心坎，他心中的确有这样的企图。但是他却立即又感到了害怕，因为他这时，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并不是太高，他若不是因为绑到了我的

话，甚至卑微到连带我去见张小龙的资格都不够，他心中的秘密企图，如果被上司发觉了，自然只有死无生！所以他十分害怕！

我从他面色变化上，看穿了他的心情之后，心中不禁十分高兴。因为汉克这个人，成事或许不足，败事倒是有余的。我不必利用他去成事，我只消利用他去败事。便大有可图了！

所以，我当时若无其事地道：“德国人的确有许多值得人钦佩的地方。最特出的，便是德国人有一种坚强的性格，不以目前的卑下为耻，而誓必达到自己的理想。希特勒如果没有这种性格的话，他也不会从一个油漆匠而成为纳粹的领袖了！”

我一面说，汉克不由自主地大点其头。

我心中暗暗好笑，这个头脑简单的日耳曼人，这时一定飘飘然地，以为他自己当真了不起哩！

我适可而止，不再对他恭维，让他自己的心中，去滋长那种自以为天下第一的情绪。我这时，比较有心情去欣赏海底的奇景了。

没有多久，我就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大堆黑色的物事。那一大堆物事，看来像是海底的暗礁。但是当汉克驾驶着小潜艇，向前疾冲而去之际，我便发现，那一大堆绝不是海底的礁岩。

第一，在那一大堆黑色的物事上，有许多看来像海藻一样的管状物，直向海面之上通去，长度十分惊人，那像是一连串庞大的海底建筑物的通风管。

第二，当小潜艇驶过之际，在那一大堆黑色的物事中，竟燃起了三盏红灯。我心知已将到目的地了。

果然，小潜艇的速度，很快就慢了下来。那三盏红灯，明灭不停，我看到汉克，也在不停地按着一个掣钮，小潜艇的艇首，也有红光闪烁。这自然是一种信号。

不一会，小潜艇已来到了那三盏红灯之前，在水藻掩映中，我看到那三盏灯之下，有一个十分深的洞穴，小潜艇正向洞穴中驶去，眼前又是一片漆黑。接着，潜艇便完全停下来，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剧烈的震动，眼前又陡地一亮。

在我还未曾打量自己置身何处之际，只见小潜艇的铜盖，已打了开来，两个穿着工程师服装的人，走了过来，向汉克招了招手，道：“恭喜你升级！”

汉克勉强地笑了笑，道：“我奉命带这个人来见张小龙！”

那两个人道：“这不关我们的事，你向前去见主管好了。”

汉克向我一侧首，我也自小潜艇中，一跃而出，跟着汉克，自一扇圆门中。走了进去。

我知道这时候，我仍然处在海底。

我也想趁此机会，将这个大本营打量清楚。

但是没有多久，我却失望了。

我跟着汉克，经过了一扇又一扇的圆形钢门。每一扇钢门，都通向一个两丈方圆的小室。

小室中或有人，或是空置的，我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小室，而无法看到这个海底建筑物的整个情形，而且，在走了约莫十分钟之后，我便在这种蜂巢也似的小室之中，迷失了路途，就算没有人看守着我，我只怕也难以摸索得到出路了。



而且，即使我找得到出路，出了这个海底建筑物，能够浮上海的话，又有甚么用呢？

所以，我首先放弃了逃走的念头。我只是希望在这里，会见这个组织的最高级人物，和见到张小龙。至于在见到张小龙和最高级人物之后，本身我会怎样，我却连想也不会去想它——因为若是去想的话，只是导致更多的烦恼，所以不如不想！

十五分钟后，我结束了在蜂巢式的小屋间的旅行，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之中。

那条走廊的两旁，有许多关得十分紧实的门，门内有些甚么，根本看不清楚，但是当我通过这条走廊的时候，却可以听到，在有几扇门中，发出十分奇特的声音来。有的像是无数藻液在试管中沸腾，有的像是一连串密集的爆炸声。

至于我可以辨认得出的声音，则是一些十分精密的机器的发动声。

我在这时候，忽然想起，曾经有人说，世界上常常发生神秘的飞机失踪案，主要的原因，是有一些人，在使用着不为人知的方法，将那些失踪的飞机。引到了隐蔽的地方。

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掳到人才。

这种说法，我以前只是嗤之以鼻，但现在想来，却也不是无可能。试想，这个庞大的海底建筑物，当年是费了多少人力物力造起来的，且不去说它，如今，我可以相信，在这里，一定有着各式各样科学研究工作在进行着。

当然，这些科学研究工作的前提，都是为了满足野心家的需要，但是那么多的人才，当然不会全部是志愿的，至少，张小龙便是被绑架来的！

而野心家集团，既然掌握了如此尖端的科学，要导致一两架飞机失踪，影迹全无，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么？我一面想着，一面来到了走廊的尽头。

汉克伸手按在一个钮上，一扇铁门打了开来。那是一具升降机。机中的司闸，是一个老者，他翻了翻眼睛，向汉克问了一句甚么话。

因为他的语言十分模糊，所以我虽然就在他的身边，也未曾听清楚。

这并不是我的疏忽，因为这里，简直是人种展览会，甚么地方的人全有，你不能知道一个人开口会说甚么话，而预先准备去听之，所以一句两句话，便要听懂，是十分困难的。

汉克答道：“十一楼。”那司闸点了点头，我在升降机中，仔细地打量着，忽然给我发现升降的顶部，钉着一块小小的铜牌。

那小小的铜牌上，有两行德文，译成中文，则是“连斯兄弟机器铸造厂造。一九四四年八月。”

一九四四年八月，这个日子，引起了极大的疑惑。那就是说，这个庞大极不可想像的海底建筑物，并不是在大战之后建筑起来的！

本来，我心中就一直在怀疑，甚么人能在大战之后，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在海底建成了这样的一座建筑物，而竟不为人知。

但如今，“一九四四”这个年份，解决了我心中的疑问。我知道，这里一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轴心国自知时日不多时所建造的。

升降机在向下降，一直到跳出了“十一”这个数目字，才停了下来。

我无法知道这个建筑物向下去，一共有多少层。但是既然是以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建造的，我相信整个建筑物规模之庞大，一定远在我的想像之中。

我和汉克，在升降机停了之后，便向外走去，走了几步，蹲了一个弯，

只见两盏相对的，发出红光的灯，设在前面的道旁。

汉克在灯前停了下来，道：“你向前走试试！”

我冷冷地道：“这并没有甚么稀奇，电子控制着光线，我向前去，遮住了光线，就会有警号发出，是不是？”汉克“哈哈”大笑，道：“我知道你一定会那样说的，是不是？”

我感到十分尴尬，因为听汉克的话，我分明是在自作聪明了。汉克望着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他终于有了一个奚落我的机会，只见他在衣袋中，取出一张纸来，向前扬了出去。

当那纸，扬到那两盏灯所发出的光线之中时，突然起了一阵轻烟，而当纸片落到了地上之际，已经成了一片轻灰！

我心中陡地吃了一惊，汉克道：“这是自以为是的美国科学家做梦也想不到的高压电流，只有利用海底无穷无尽的暗流来发电，才可以得到这样的高压电！”

我没有说甚么，因为那张纸，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便成灰的这一个事实，使我不得不相信汉克的话是真实的。

我和汉克，在那两盏灯前，站了片刻，只见对面，走过来一个人。那人身上所穿的一套西装，还是一九四五年的式子，但是却熨得贴身。

只见他也是来到了灯旁，便站定了身子，道：“首领已经知道了一切，你可以直接带他去见张小龙。”汉克答应了一声，拉着我转身便走。

我心中暗忖，到如今为止，我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收获。

因为我知道，这个野心集团的首领，是在“十一楼”（由上而下楼的十一楼），而如果要见这个领袖的话，必须通过那“死光”（我为了行文方便起见，姑且这样称呼那发出高压电流的杀人机器，因为这是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自然也没有正式的名称）。

也就是说，虽然我知道了首领的所在，但是我却不能前去见他。因为，只要一被那种光芒照射到，我就可能在顷刻之间，成为焦炭。

汉克拉了我，又来到了升降机的门前，在升降机的门打开之后，我才听到，那司闸讲的是日本话，道：“几楼？”汉克道：“十七楼。”

升降机又向下落，等我们再走出升降机的时候，我忍不住问道：“这建筑物一共有多少层？”汉克狡猾地笑了笑，并不回答。

我将我自己的揣想，归纳了一下，道：“阿道尔夫想得十分周到，他是准备在柏林失守之后，在这里继续指挥征服世界的战争的么？”

汉克一听我的话，便立即驻足。

他以十分凌厉的神情望着我，好一会，才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我耸了耸肩，道：“有一些事，对于小孩子来说，永远是秘密，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却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地简单。”

汉克嘴角上挂了一个残酷的微笑，道：“你知道得太多了，这将使你遭殃。”

我立即道：“本来我就没有抱着渡蜜月的心情到这里来的。”

汉克不再说甚么，继续向着前走去。

我口中绝不认输，但是我的心情却是十分沉重。因为我能够重见天日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我可能就此与世诀别，或是像张小龙那样，永远永远地神秘失踪，成为警局档案中的悬案。

没有多久，汉克又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那扇门，竟立即自动地打

了开来。汉克道：“张小龙就在里面，你可以进去了。”

我立即向前跨出了一步。汉克又在后面冷冷地道：“你不妨记得，你在里面的任何举动，都瞒不过人的，通过曲光长程放大的观测器，首领表示可以在他自己的房间中，数清你眼眉毛的数目！”

我并没有理睬他，只是向前走去。

汉克所说的话，当然是真的，这扇门自动打开，便是这里的一切，都有着远程控制的证明。我走进了门，门便立即关上了。

我四面一看，这是一间很大的实验室。实验室中的一切，和张海龙别墅后园中那个实验室大同小异。在左首，有两扇门，一扇半开半掩，我先来到那一扇门前，向内望去。

只见里面，是一间十分宽大的卧室，这时，正有一个人，坐在一张安乐椅上，将他的头，深深地埋在两手之间，一动也不动。

我看不清那人的脸部，只是从他双手的肤色看来，那人是黄种人。

我心中暗忖：这人难道就是张小龙？

我伸手在门上，打了几下，那门发出的是一种塑料的声音。用塑料来作建筑物的一部份，现在在地面上，刚有人提出来，但这里却早已采用了。

那人对我的叫门声，并没有任何反应。我侧身走了进去，那人仍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在他的前面坐了下来，这时，我已经可以看清他的面容了。而我一看清他的面容，便毫无疑问地可以肯定，他就是张小龙了。

他显得十分憔悴，目光也相当呆滞，只有他嘴角的线条，可以显示他是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人。

他的面目，和张小娟十分相像。

我咳嗽了一声，道：“张先生，我从你父亲哪儿来！”他猛地抬起头来，蓬乱的头发，几乎遮没了他的视线，他以手掠了一掠，定定地望着我。

我道：“张先生，你必须相信，我们是朋友。”

我绝不能多说甚么，因为我知道，如今在表面上看来，只有我和张小龙两个人在这间卧室中。但是事实上，却正如汉克所说，若是有必要的话，人家可以数清我眉毛的数目。

张小龙定定地望了我一会，扬起手来，向门外一指，道：“出去。”

我站了起来，俯身向前，大声道：“不，我不出去，非但我不出去，而且你必要听我说。”张小龙没有再说第三个字，只是照原来的姿势坐着。

我重又在他的面前，坐了下来，道：“我的身份，可以说接近一个私家侦探，我是受了你父亲的委托找你的，经历了如许想像不到的困难，终于见到了你，我感到很高兴。”

张小龙不但不动，而且默然。

我又道：“令尊和你姊姊，他们都很好，除了想念你之外，他们并没有甚么烦恼。你姊姊一直肯定你生活得很愉快。直至最近，她才因为心灵上奇妙的感应，而知道你遭到了麻烦。”

张小龙仍是不动、不语。

我耐着性子，道：“你知道我和令尊，是怎样相识的么？”张小龙自然不会回答我，于是我便自问自答，将大年三十晚上，在那家古董店中的事情，详细地讲给张小龙听，我特别讲得详细，甚至棉唆得像一个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因为我知道，张小龙是不会听我的话的，听我的，另有其人，我要令得他们厌烦。

我足足不停地讲了一个小时，才停了下来，拿起一瓶水来，一饮而尽。而在那一小时中，张小龙却是连动也未曾动过。

我笑了笑，道：“你可知道这里是甚么地方？”

张小龙仍然不动。我又问了他许多问题，但张小龙却只是一言不发，连看也不向我看一下！

我知道张小龙为甚么不理我的原因。

那是因为张小龙将我当作是这个野心集团的一份子。张小龙可能在最近才知道自己落在野心集团的掌握之中的，我相信张小娟的心口剧痛的那一次，就是张小龙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心情极其痛苦的那一刹间。

可是，我又有甚么法子，向张小龙表明自己的身份呢？我怎么能向张小龙说真心话呢？因为我在这里的一言一动，不但立即有人看到、听到，而且，说不定还被录下了音，摄成电影，反覆研究！

我呆了好一会，才道：“好，你不愿听我的话，我也不来勉强你。”

我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

## 第十二部：毁灭全世界的力量

来到了门口，我才停了一停，道：“我可能要回去，你可有甚么话，要和你父亲、姊姊说的？”

张小龙身子，又震了一震，这才抬起头来，道：“他们怎么样了？”

我真想趁这机会，不顾一切，将我的身份，我心中所想的，全都和他一股脑儿，讲个清楚。

但是，我却知道这样做了之后，反而会对我、对张小龙不利。

所以，我竭力使我的声音显得冷酷，道：“他们怎样，那要靠你来决定了。”我的话中，微有威胁之意，那当然不是我的真心，而是为了满足偷窥者而已。

张小龙自我进来之后，一直呆在那张椅子上不动，可是，我那句话才一出口，他突然之间，站了起来，抓起一个杯子，向我掷了过来。

我身子一闪，那个杯子，“兵”地一声响，在墙壁上撞得粉碎。

他戮指向我大骂，道：“出去，滚出去，你们这群老鼠，不是人，是老鼠！”

他骂到这里，面色发青，口唇发白，显见他的心中，怒到了极点，在喘了几口气之后，又“砰”地一拳，击在桌上，道：“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将你们，都变成真正的老鼠！”

他目射怒火地望着我。我问心无愧，自然不会感到难堪，我只是迅速地退了出去。当我来到了实验室的门口之时，那门自动地打了开来。

我退出了门外，门自动地关上，我听得汉克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道：“你的工作做得不好。”我耸了耸肩，道：“你不能要求一天造罗马的。”

汉克的面色，十分冷峻，道：“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要召见你。”

我心中一凛，道：“是最高领袖？”

汉克一声冷笑，道：“你别梦想见到最高首领了，他是不会见你的，要见你的，是他四个私人秘书之一，地位也够高的了。”

我装着不经意地道：“地位在你之上？”

这一问，实是令得汉克，感到了十二万分的狼狈。如果他不是高傲成性的人，他可以十分简单地回答：“是的，他地位在我之上。”

可是，汉克的地位不高，却又偏偏不愿意有人的地位比他高，他高傲的性格，令得他不肯承认地位比人低的这一事实。

但是，他却又不敢胡说，因为在这里说错了一句话的后果，连我都可以料想得到，汉克当然不会不明白的。他面色呆了片刻，才含糊地答应了一声。

我知道我这一问，更可以刺激他向高位爬上去的野心，这是我下的伏笔，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但也有可能，起意想不到的作用，我心中暗暗高兴，跟着汉克，走进了升降机。

没有多久，我们又站在一扇钢门之前，门内响起了一个十分娇柔的声音，道：“进来。”

汉克推门进去，只见近门处，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后面，坐着的一位小姐，竟是美丽的日本小姐，她向我们笑了一笑，道：“甘木先生在等你们。”

汉克板着脸，像是要维持他的尊严一样。

我们又进了另一扇门，那是一个很大的会客室，在我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一张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人。那人的脸面，我看不清楚，但是我却看到他在阅读一份“朝日新闻”。

我向那份“朝日新闻”的日子，看了一眼，心中不禁暗暗吃惊，因为这日子，和我日历表上的日子吻合。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在海底，却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当天的报纸！

我们进了会客室，那人放下了报纸来，向我们作了一个官样文章似的微笑。

我向那人望了一眼，心中又不禁吃惊。

那是一个日本人。而且，他的装束、神情，都显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军人）。同时，从他的神情中，我还可以肯定，他过去在日本军队中，有着极高的地位。我甚至感到十分面熟，像是曾看到过他的照片一样。

他向汉克摇了摇手，汉克连忙躬身退了出去。

然后，他以英语向我道：“请坐。”我坐了下来，道：“你祖国有甚么特别的新闻？”他似笑而非笑地道：“没有甚么，无聊的政客，发表着无聊的演说，没有人检讨失败的原因，天皇成了平民！”

我倒未曾想到一句话，会引起他那么多的牢骚，他一定是属于不甘愿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那种最顽固的军人了。

他顿了一顿，道：“我叫甘木。”我立即道：“我相信这一定不是你真正的名字。”甘木吃了一惊，神态也不像刚才那么倨傲了，他身子向前俯了一俯，道：“你认识我么？”

我其实并不认识他，而且，我感到他脸熟，也只是因为他面上的那种典型的日本军人的神情而已。

但是我却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你的时候，你正统率着几万人的大军。”

我的这句话，实在说得滑头之极。因为我既然肯定他在军队中的地位颇高，当然可能统率过几万人的。他听了之后，将身子靠在沙发背上，道：“那时，你是干甚么的？”

我笑了一笑，道：“游击队。”

在日寇占领下的任何地方，都有游击队的，我讲的仍是滑头语。

甘木道：“马来亚森林中的滋味不好尝啊，是不是？”这是他自己透露出来的了。我知道他曾在马来亚服过役了。如果我能出去的话，要侦知他的身份，那是十分方便的一件事。

我只要查阅日本马来亚派遣军的将官名单，对照他的相片，便可以知道他是谁了。

当时，我只是笑了一笑，而在那时，门开处，又有一个日本人走了进来。

我向那人一看之际，心中才真正地感到了吃惊。

因为那个日本人，我是绝对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来的！当然，此际我仍不便写出他的名字来。

但是，那日本人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新闻人物，他过去是一个政客，曾经在中国活动，而最近，他的“失踪”，曾使得世界各地的报纸，列为重要的新闻，有的消息，甚至说他在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死了，却想不到他会在这里出现！

（一九八六年加按：这个日本人神秘失踪，直至今日仍然成谜。）

他走了进来之后，向甘木点了点头，在我的斜对面，坐了下来。

甘木又欠了欠身子，道：“卫先生，当你见到他的时候——”甘木伸手指向那后进来的人指了指，续道：“你应该知道，你要离开这里的可能性，已经是很少的了！”我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我知道得太多了。”他们两人，满意地笑了笑。

甘木一伸手，接连按了几个掣钮，嵌在墙上的三架电视机，同时发出了闪光，不一会，三架电视机的萤光屏上，出现了不同角度摄取的同间房间的情形。我望了过去，那正是张小龙的房间。

张小龙正在焦急地踱来踱去，面上现出十分愤怒的神色。我们甚至于可以听到他的呼吸声。甘木和那著名的日本人，一齐向那三个电视机看了一会，又将电视机关掉。

甘木道：“卫先生，你的工作做得不好。”

我立即道：“我没有法子做得好的，你们不肯给我了解张小龙的机会，而且，我还根本不知道，你们要我劝服张小龙，是要张小龙为你们做些甚么？”

甘木冷冷地道：“那你不需要知道。”

我道：“那就怪不得我了，你们又要瞒住我，又要我工作做得好，那怎么可能？”甘木面色一沉，道：“我要提醒你，这里的一切，全是以最严格的军事行动来控制的。你既然到了这里，也必须服从这里的一切，不能完成指派给你的工作，你会有甚么结果，你自己是应该知道的，是不是？”

老实说，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当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他们才好。

我曾经和国际知名的盗匪、庞大的贼党，进行过你死我活斗争。但是，

如今我面对的，却是这样一个掌握着尖端科学的野心集团。它的成员，绝不是盗匪，如果撇除了他们的野心不说，这些人，可能都是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组织家和间谍。

在他们面前，我感到我一个人实是无能为力！

呆了半晌，我才道：“那算甚么，我已经是你们问的一份子了么？”

甘木笑了笑，道：“有时候，幸运的到来，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你能够完成交给你的任务的话，你可以负一个相当重大的责任。”

甘木道：“以你过去的记录来看，我们可以向最高当局，保荐你为远东的警察力量的首长。”我听了之后，不禁啼笑皆非，半带着讥讽地道：“世界政权，已经得到了么？”

甘木冷冷地道：“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是一群狂人，但是当狂人已有了发狂的条件之际，那却也是一件可怕之极的事情。甘木又道：“我获得批准，让你看一些东西。”

甘木伸手按了几个按钮，正中那架电视机的萤光屏上，突然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丛林，我根本认不出那是甚么地方来，不一会，我便看到，在那丛林之中，有着一排一排，许多火箭。

在那些火箭上，都有着一个奇特的标，却不同于美国或苏联火箭上的标。甘木道：“这是我们武装力量的一部份。”

我道：“那是在甚么地方？”

出乎意想之外，甘木竟立即回答我道：“巴西。但是发命令的地方，却在这里。这些是定向火箭，定向火箭的飞行方向，是根据地球磁角方向，永恒不变的。这些火箭，有的指向华盛顿，有的指向莫斯科，一声令下，几分钟内，所有的大城市，便化为灰烬了。”

我不知道甘木所说的是不是有夸大之处。但是我却记起了一件事情，若干年前，有两个十分优秀的火箭弹道学家，一个被人谋杀，一个神秘失踪，这件事并没有弄清楚。

而那两个科学家，他们曾经提出过，以地球固定的磁角方向，来制造专门对付某一地点的火箭，一旦发生战事，只要照地名来按钮，火箭便飞向永恒不变的方向。

我不知道在地面上，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已有这样的火箭。但我知道，甘木的话，至少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我默然不出声，甘木面有得色。

不一会，电视画面上，又起了变化，林立的火箭消失了，我看到了一块平地，像是一个飞机场，而在那块平地之上，则停着许多圆形的东西。那些东西，因为我是在电视机面上看到的，而附近又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无法判断它们的大小。

只是它们的形状，十分像是世上所盛传的飞碟。

我怔了一怔，道：“飞碟？”

甘木突然怪声大笑了起来，道：“卫先生，至少你比任何地面上的人都先进，你明白了他们一直吵嚷着，所不明白的事情。”

我吸了一口气，道：“甘木先生，你的意思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地所出现的飞碟，全是——”我才讲到此处，甘木水狂笑起来，接下去道：“不错，全是我们的杰作。”

我心中的吃惊，又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来历不明，去向不明的“飞碟”，曾经使得几个大国的国防部伤透脑筋，也是人人皆知的新闻。

可是“飞碟”之为物，究竟从何而来，有甚么作用，却一直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如果我侥幸能够离开海底，回到地面去的话，那么，这世上，怕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肯定地说出飞碟的来龙去脉了。

（一九八六年加按：这自然是对飞碟的假设，但二十多年前，飞碟是谜，现在仍然是谜，人类进步，有些地方，也慢得可以。）

我又呆了半晌，道：“这究竟是甚么东西？”

甘木将背部舒服地倚在沙发背上，道：“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飞机。但是它的性能，是地面上的飞机设计师所不敢梦想的。”

甘木讲到此处，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续道：“例如，不久之前，美国人有了U——15型的飞机，可以飞到脱离地心吸力的高度。但是我们的飞碟，早在七八年前，便已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我专注看电视画面，只是一个一个的飞碟，密密排排，一个眼花，像是一大张蚕卵一样，不计其数。我心中奇怪，虽然甘木表示看不起地面上的国家，但是，在地面上要辟出那么大的一个停驻飞碟之所，而不为各国所侦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我指了指，道：“那又在甚么地方？”

甘木“哈哈”笑道：“那是南太平洋中的一个岛，世界上任何地图——除了我们的——都没有这个岛。”我不服气道：“难道不会被人发现么？”甘木道：“巧妙的伪装，使得地面上落后的科学，难以发现。”

我不再说甚么，甘木“拍”地一声，关掉了电视机，道：“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些世所未有的武器，也使你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道征服世界了？”

我几乎是立即摇了摇头，道：“不！”

甘木面色一沉，“嗯”地一声，我立即道：“如果你们已有力量征服世界的话，你们早已发动征服世界的举动了，而你们如今，还未发动这样的战争，可知你们，还未曾有这个力量。”

我一面说，甘木的神色，一路在转变。等到我说完，他的面色，难看之极。而那个日本政客，则站了起来，在我肩头上拍了拍，道：“你分析得不错。”

那个日本政客的名气十分响亮，也有人捧之为“学者”的。但是我对之却不会有好感。

我厌恶地让开了身子，道：“请你不要碰我！”

他乾笑了几声，并不引以为忤，道：“起先，我也和你一样，不认为这里的力量可以征服全世界，但是甘木中将——”

甘木纠正他，道：“现在，我不是军人。”

那政客微笑了一下，道：“甘木先生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冷冷地道：“那是你的事情。”

甘木站了起来，走动了几步，道：“我愿意再进一步告诉你，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毁灭全世界——”我立即道：“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怀疑，你们可以毁灭全人类，你们也可以统治一个大废墟，但是你们，决不能征服全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狂人，想征服全人类，结果都倒下去了！”

甘木面色铁青，道：“但我们可以改写历史。”

我望了他好一会，才道：“你如果有兴趣写历史，你大可以关起门来写，



又何必和我来说上那么多的废话呢？”

我一面说，一面也站了起来。

甘木面上的怒容，已到了极点，他像一头恶犬一样，蹬蹬地冲到了我的面前，两眼闪着异光望着我，像是要将我吞了下去一样。

我则若无其事地望着他。

因为我知道，他们将我弄到这里来，是有目的的，在目的未曾达到之前，他们绝不会使我受到损伤的，所以我绝不怕得罪甘木。

甘木挥舞着拳头，像是想向我身上击来，我冷冷地道：“甘木先生，如果你想动手的话，那么我可以保证，在一分钟之后，你将像一个死虾！”

甘木喉间“咕咕”有声，他后退了一步，抓起了一个电话的听筒，看他的情形，像是准备吩咐什么人来对付我一样。

但是，就在他拿起那个电话筒之际，旁边的一个电话，却响了起来。我看到甘木面上神色，微微一变，连忙放下了原来取在手中的听筒，取起了那个来，听筒中“嗡嗡”作声，可以听得出是一个人在不断地讲着话，但是却听不到在讲些甚么。

本来，我有一具十分精巧的偷听器，可以利用来听对方的讲话的，但因为我被莎芭绑到这其来的时候，根本事先一点准备也没有，所以一些有用的小器械，也根本未曾带在身上。

我只看到甘木的态度，十分恭谨。

从这一点上，看得出打电话来的，乃是地位比甘木更高的人。我心中不禁怦然而动，因为据汉克说，甘木在这里，地位已经极高，乃是最高领袖的四个私人秘书之中的一个。

那么，能令得他满口道是，而且又态度如此恭谨的那个人，一定是这里的最高首脑了！

我心中一面想，一面在忖着用甚么法子，可以和这个最高领袖接触。

甘木在说了一连串的“是”字之后，已放下了电话。

他扬起头来，面上的神色，十分尴尬，道：“请跟我来。”我道：“到哪里去？”

甘木冷冷地道：“我不以为你在这里，还有自由选择去处的可能！”

我耸了耸肩道：“走吧！”

我和甘木，一起出了会客室，那政客却还留着不走。我们出了会客室，那美丽的日本女郎立即从她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为我们开门。

那日本女郎的一举一动，完全表现出她曾经过严格的仪态训练。我猜想她原来的职业，大概是空中小姐，在这里的人为了抢劫甚么人而制造的空中失事事件中，她也来到这里，自然也不得不在这里居住下来了。

我出了门口，回过头来，向她一笑，道：“你好，要不要我告诉你的家人，你并没有在飞机失事中死去？”我这样说，原是想证明我的猜想是不是正确而发的。

只见那日本女郎美丽的脸庞，突然成了灰白色，修长的身子，也摇摇欲坠。

我知道我的猜想不错，同时也感到，我的玩笑有点太残忍了。

我又没有法子去安慰她，只得匆匆地跟在甘木的后面，走了出去。

来到了升降机的门前，等了片刻，升降机到了，有两个人从电梯中走了出来，一见甘木，便立即站住了身子，等在一旁。

甘木只是向他们点了点头，便跨进了升降机。那两个人的襟前，都扣着紫色的襟章——和指挥汉克的那中年人一样。

由此可知，甘木在这里的地位，的确是非常之高，而且，我也已经料到，如今，他可能是带我去见比他地位更高的人——这个野心集团的首脑！

果然，升降机在“十一楼”停了下来。我和甘木一齐走出，来到了那“死光灯”的面前。我曾经见过的中年人，及出现在死光灯的那一面，这一次，他手中握着一柄奇形怪状的武器。

那种武器，看来有点像枪，但是我却可以肯定，自这种枪射出来的，一定不会是子弹，而是其他我所不知的致命东西。

那中年人以这柄枪对准了我们的身后，事实上，我们的身后，并没有人。

当时，我不明白他那么做，是甚么意思。但是我立即知道，他为了要放我进去，必须将“死光灯”熄掉极其短暂时间。

而在那短暂的时间中，如果另有他人，想趁隙冲了进来的话，那么他便可以以手中的武器应付了！

从这一点来看，这里防卫的严密，也真的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死光灯熄灭了，我明知在通过之际，绝不会有危害，但是在那十分之一秒时间中，心头仍不免泛起了十分恐怖的感觉来。

我一经过死光灯，那强烈的光芒，便立即恢复，甘木并没有进来，当我走出几步时，回头看去，他已经向后，退了回去。

这更令我吃惊，因为甘木的职位，乃是首领的私人秘书。但是看情形，他和首领，却也不能随便会面。那中年人跟在我的后面，道：“向前去，向左转弯，在亮着红灯的那扇门中走进去。记住，若是乱走的话，你随时可在十分之一秒内，化为灰烬。”

我道：“这样死法，也没有甚么痛苦，是不是？”

那中年人阴森森地望着我，道：“谁知道呢？你要试的话，只管试一试。”

他话一讲完，便退了开去。

我当然不想自己变成灰烬，因此我照着他所说的，向前走去，在向左转了一个弯后，果然看到，在一排七八间房间的门上，有一扇，门楣上悬着红灯。

我来到那扇门前，尚未曾打门，便听得门内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道：“进来。”

我一听得那人的声音，心中不禁一惊，因为那两个字，乃是十分纯正的中国国语！我一旋门柄，抬起头来，向内看去。

一看之下，我心中的好奇心，更是到达了沸点。

只见那是一间只有丈许见方的小室，室中只放着一张椅子和一副茶几。茶几上有烟有茶。而那椅子对着的方向，则是一幅挂着帷幕的墙。

当我一开门之后，帷幕自动向两旁拉开，我看到墙上，镶嵌着许多仪表，许多明灭不定的小灯，和许多在转动着的小轮子，看来像是有一具十分精细的电脑装在墙上。

而除了这些之外，室内便更无一人。

我正在发呆间，只听得在墙上的一个扩音器，又发出纯正的国语来，道：“请坐，请你原谅，我只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和你交谈。”

我走前了几步，坐了下来，道：“中国人？”

那声音笑了一下，道：“当然不，这时你面对着的，乃是一具自动的翻译语言的电脑，可以翻译世界上三十九种主要的语言。”

我心中不禁苦笑！

因为，我这时，的确知道这个实力如许雄厚的野心集团的首脑在讲话。但是，我不但不能见到这个人，无法看清他是甚么模样的人。而且，他是哪一国的人，我也是难以弄得明白！

通过了电脑，他的声音，被译为纯正的中国国语，他原来是操甚么语言的呢？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还是他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

这时候，我当然不会去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因为我明知提出来也是没有用处的。

那声音又道：“我知道，你一定渴欲和我作真正的会面，是不是？”

我心中一愣，不明白他是如何会将我的心事知道得那样清楚。我感到在那样的情形，我也不必隐瞒，因此我便答道：“是。”

那声音笑了一下，道：“只要你在这里有了好的表现之后，我是可以赐给你这个荣耀的，但如今，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会面。”

我心中虽然十分气愤，但是却也无法可想。因为这间房间中，只有我一个人，我想要发脾气也无从发起，我总不能将那具电脑打烂的。

那声音又道：“我刚才，听到你和甘木的对话。”

我冷冷地道：“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那一瞬间，我突然看到电脑上许多红红绿绿的指示灯，迅速地一明一暗，显得电脑的工作，十分忙碌。

我燃着了一枝烟，那声音又道：“你说，我们并没有力量征服全世界，我不和你争辩，只是想叫你看一个事实，我已经命令各地准备执行这一任务给你看了。你应该感到荣幸，因为这将是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但是却因为你不信我们的力量而发生的。”

我心中骇然，道：“你想作甚么？是要毁灭一个城市，来使我相信你们的力量？”

那声音道：“那还不致于如此严重，请你转过那边去。”我坐的那张沙发，本来就是可以转动的，我向右转了过去，只听得“嗤嗤”连声，整幅墙都向两旁移去，现出了一幅极大的萤光屏来。

那萤光屏之大，也是使人惊奇的，它足有二公尺高，四公尺宽。

那声音道：“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机了，而且，它的传播是依靠世上的科学家，尚未能发现的一种特殊无线电波，所以可以不受距离的限制。你仔细地看看，可惜还不是彩色的，但是再过一两年，便可以研究成功了——”

（一九八六年加按：这样的大萤光屏，彩色的，早两年已经出现。）

他一面说着，我已经看到，萤光屏上，光线闪动，不一会，一片汪洋，便已出现在我的眼前。而转眼之间，画面便由海洋之上，而转到了海底下。

当画面还停留在海洋之上的时候，我看出那是一个阴天，海洋虽不是波浪滔天，但却也不十分平静。然而海底是不受影响的。

我看到画面上所出现的海底，已是十分深的深海，因为有一些鱼类，是绝不能在浅海中看到的。

我到那时为止，仍不明白那是甚么意思。

只听得那声音道：“这是大西洋底，你仔细看，甚么东西来了？”

我用心凝视着萤光屏，只见远处，有一条黑色的大鱼，向前游了过来。那条“大鱼”的样子，十分奇特，等到渐渐地近了的时候，我不禁目瞪口呆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指着萤光屏，想说甚么，但是，却又一个字也难以讲得出口！

因为出现在画面上的，并不是一条“大鱼”，而是一艘潜艇。

而那艘潜艇，只要是稍为留心国际时事的人，一看便可以看出来，那是属于哪一个国家所有，是用甚么力量来发动的。

潜艇平稳地迅速地在海底行驶着，我的吃惊，也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因为那种潜艇，是一个极强盛的王牌力量。但如今，却这样赤裸裸地，毫无准备地暴露在人家面前！

在我骇然之极的时候，只听得那声音道：“你看清楚了没有，这是甚么？”

我当时看到一个白色光芒，自海底冒出来。我直到此际，才大声叫道：“停止！停止！”

我相信你们的力量了！”

但是，那声音却显得十分冷酷，道：“不，卫先生，我很知道你的性格，说是不能服你的，一定要叫你看，现在，就请你看！”

潜艇仍然平稳地驶着，似乎根本未曾觉察到它已在极度的危险之中！而那灼亮的一团光芒，来势比潜艇迅速得多。

因为发出的光芒实在太强烈，在电视的画面上看来，那只是白色的一团，就像以肉眼望向太阳一样，根本难以看得清那究竟是甚么东西。

前后还不到半分钟，只见那灼亮的一团物事，已经贴在那艘形式优美的潜艇底部。而接下来，百分之一秒之内所发生的事情，令得我紧紧地抓住了沙发的靠手，身子竟不住在微微地发抖！

只见那团灼亮的东西，才一贴了上去，那一艘庞大的潜艇，突然碎裂了开来，而且，立即成了无数的碎片，水花乱转，画面之上，成了一片模糊。

那艘世界知名的潜艇，竟这样地被毁灭了。

直到海水又恢复了平静，我才恢复呼吸。

画面上根本已没有了潜艇的踪迹。

（这艘潜艇的失踪经过，我想不必我来详细地叙述了，因为第二天，我在海底，看到了全世界的报纸，没有一份报纸不将这件事列作头条新闻的，只要是看报纸的人，都可以知道这件事了。潜艇的所有国，扬言要调查失事的原因，和打捞失事的残骸。但是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在潜艇碎裂成那样的碎片而沉在海底之后，能打捞到甚么呢？）

（一九八六年加按：这艘潜艇的真正失事原因，一直未曾查出，我对有关人提起过，可是他们不相信。）

当下，我呆呆地站着，直到那声音又响了起来，道：“你看到了没有？”

我颓然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在那瞬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乏，我以一个人将要熟睡时的声音和语气，疲倦地道：“看到了。”

当我初入那海底建筑物之际：我还想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摧毁那个野心集团的。但如今看来，我显然是太天真了。

### 第十三部：同归于尽的计划

因为，那野心集团的力量，竟是如此强大！要知道，那艘潜艇本身，便是毁灭性的武器，但却在一秒钟内，便被毁灭了。

我一个人，虽然有着极其坚强的信心，但是又有甚么力量来对付这样的一个掌握着高度科学技术的魔鬼集团呢？

那声音得意地笑了起来，道：“如今，你已相信我们是有力量征服全世界，而不是没有力量了？”我的声音，仍是十分疲倦，道：“不。”

那声音像是大感意外，道：“我愿意听你的解释。”

我欠了欠身，道：“当你用到‘征服’两个字时。我表示不同意。但是你如果选用‘毁灭’这两个字，那我就同意了。”

那声音沉默了好一会，才道：“卫先生，你不但是一个十分勇敢的人，而且具有过人的智慧。”

我对对方的盛赞，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来。

那是因为我目前的处境，如今，对方即使说我是天神，我也依然是他们的俘虏！那声音续道：“你的想法，和我、以及我的一部份部下相同，我们要征服，而不要毁灭。”

那两句话，使我知道，原来魔鬼集团之间，也有着意见上的分歧，首领和一部分人，想要征服，但另有一些人，大概是主张毁灭的。

我勉力使自己发出了一下笑声，道：“那么，你只怕要失望了，因为你们所掌握的科学，虽然如此先进，却还未能做到征服人类的地步。”

我立即发现，那首领的谈话艺术，十分高超，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给他引得他所要交谈的话题上去了，他道：“不，我们已经有了这一方面的发现了，这也是你为甚么来到这来的原因。”

我猛地一愣，想起了张小龙的发明。

同时，我也想起了霍华德的话来，我的心中又不禁产生一线希望。

因为霍华德正是无端端损失了一艘如此卓越的潜艇的国家的人。

霍华德担负的任务，又是维护全世界的安全。虽然未知魔鬼集团的真正实力和详细的情形，但是，他却已经料到了魔鬼集团要利用张小龙的发明。

由此可知，这个集团的一切，世上的人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或者，几个大国的最高当局，可能也已掌握了不少的资料了。

我只能这样地想，因为唯有这样想，我的心情才能较为乐观些。

我只是“嗯”地一声，算是回答那声音。

那声音又道：“我们又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因为自从有人类的历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是中国人所发现的，张小龙发现了人体的秘密，发现了生物的秘密，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他发明的内容了？”

我是在霍华德处知道张小龙发现的内容的，我这时避而不答，道：“你与其佩服中国人的智慧，还不如佩服中国人的正义感更好些。张小龙的发现，是为了造福人群，而不是供你征服人类的！”

那声音“哈哈”大笑了起来，道：“你又怎知道在我的治理之下，人类不会比现在幸福呢？难道你以为如今人类是在十分幸福的情形之下么？”

我不出声，对他作消极的抗议。

那声音道：“所以，你必须说服张小龙，叫他大量制造能控制人心理，改变人性格的内分泌液，作为并不是我们组织中的一份子，你能够接受这样

的一个任务，是十分光荣的事。”

我笑了，真正地笑了，因为我感到十分好笑，道：“是不是事情成了之后，可以给我当远东警察力量的首长？”

对方像是也听出了我语言中的嘲弄。

那声音转为愤怒，道：“你必须去做，这对你和张小龙，都有好处。”我心中想了一遍，觉得目前唯一的方法，便是和他们拖下去。

所以找道：“我可以答应，但是那需要时间。”

那声音道：“我们可以给你时间。”

我又道：“还有，不能有太严的监视。”那声音停了一停，道：“也可以答应。”我吸了一口气，道：“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想提出来向你一问。”

那声音道：“请问。”

我道：“你们连张小龙一个人征服不了，却在妄想征服全世界，你们难道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吗？”那声音呆了好一会，才道：“朋友，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我们如今正在努力说服张小龙。”

我本来以为我的话，可以令得那人十分窘迫的。但是我却失望了，因为那人的口才之好，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然，人能够组织，领导这样的一个野心集团，不论他的意向如何，他总是一个极其杰出的人才。

我顿了一顿，试探着道：“其实，你们何必强迫张小龙？”

那声音立即道：“你这话是甚么意思？是其他人也有了类似的发明么？我们可以以最高的代价来获取它。”

我道：“自然不是，我是说，你们掌握了张小龙全部的研究资料，大可以动员其他的生物学家，来帮你们完成这一任务的。”

那声音道：“我不妨对你坦白说，由于工作上的疏忽，我们并没有得到张小龙的研究资料！”

我一听得那人如此说法，心中不禁大吃一惊！

我脑中立即闪过了一幕一幕的往事，那一晚，我在张海龙别墅中的事，先是我发现了张小龙的日记，将在实验室中取到的一大叠资料，放在枕头之下，接着，我看到了奇异的“妖火”，接下来便是电灯全熄，毒针袭击，而当我再回到房间中的时候，那一叠文件不见了。

我如今，已可以确定两件事：第一、那文件便是张小龙历年来呕心沥血的研究资料。第二、施放毒针，谋杀了许多人的，正是这个野心集团。

照理，顺理成章，那一大叠文件，自然也应该落在这个野心集团的手中才是。

但是，那人却说没有。

在如今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人没有理由不对我说真话的，我相信他的话。

那么，那一大叠文件，又落在甚么人手中呢？难道，在那天晚上，除了我和野心集团的人物在斗智斗力之外，还有第三者么，这第三者，又是甚么样人呢？

在那片刻之间，我心念电转，不知想起了多少问题来，但是我却得不到答案。

那声音像是十分感叹，续道：“如果不是这个疏忽，我们得到了张小龙

的研究资料，如今，也不必要你到这里来了。”

我听出那人的语意之中，像是愿意和我详细倾谈，我便问道：“是甚么样的疏忽？”

那声音道：“我们用一个巧妙的方法，使得张小龙以为他自己已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然后，我们又通过了一个心理医生，将张小龙轻而易举地带到了这里——”

我插言道：“这一切，看来不都是天衣无缝么？”

那声音道：“是的，但是，当张小龙到了此地之后，我们去搜寻他的研究资料，却是一无结果。”我听了之后，心中又不禁奇怪之极。

因为，张小龙的研究资料，就放在他实验室的长台之上，几乎是任何人一进实验室，便可以见到的。他们如何会找不到的？这其中，一定另外还有着我所不知道的曲折。

我没有和他多说甚么，只是道：“那当真是太可惜了！”那声音道：“但是，你要明白，即使我们得到了资料，而没有张小龙的协助的话。也是没有用的。这就像一本好的外科学教科书，不能造就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一样，动物的内分泌，是最神秘的东西，我们必须借张小龙的手，才能完成这一切。”

我道：“张小龙在你们这里几年了，你们是最近了向他表露了你们的意思的，是不是？”

那声音道：“你知道的真不少，我不得不佩服你，但是你仍然必须听从我的指挥。”我想了一想，道：“好，我再试一试。”

我答应了他，那只是缓兵之计。

因为我对这里的一切，实在还太生疏，不知道应该采取甚么样的步骤才好。

那声音道：“好，甘木会带你到你的住所去，在那里，你可以详细地研究张小龙的生活、思想，以决定你的行动。”

我当时，还不能确切地明白那两句话的意思，直到十分钟后，我才完全明白。

因为在十分钟后，我被甘木引到了一间套房之中。那套房包括一间卧室、一个书房、一个小小的起居室，和一个美丽的女仆。

那女仆因为太伶俐了，所以我一眼便看出她实则上，是负责监视我的。

而在那书房中，有着一具电视机，张小龙在他自己房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我都可以通过那具电视机，如同在他身边一样地看到，感受到，有时，当张小龙挥动拳头之际，我甚至会产生他会击中我的错觉。

我决定甚么也不做，先以几天的时间，来看张小龙的生活情形，和尽量了解这里的一切，以便作逃走的准备。

对于后一部份的工作，我几乎没有完成，我只是看出，那座设在海底的建筑物，有着极其完善的空气调节系统，令得空气永远是那样地使人感到舒服、思想灵敏和精力旺盛，我相信一定有阴性电子在不断地放出，使人的情绪开朗，工作能力增加。除了这一点外，我几乎甚么新的发现都没有。因为，每当我想出去的时候，那女仆便以十分温柔动人的笑容和坚决的行动，将我挡了回来。使我想发脾气也发不出来。

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我却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至少，我对张小龙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张小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耿直、正义，他具有科学家应该具有的

一切美德，他在以绝食进行抗议，然而，我看出他的绝食不起作用，因为每天有人来为他注射，三天来，他也丝毫未见消瘦。

他曾大声叫嚷，决不容许他的发明，为侵略者所利用——从这一点来看，张小龙根本不明白自己是处在甚么样的环境之下，他一定以为自己是在某一个大国的控制之中。

然而，张小龙也有着十分真挚的感情，因为当他喃喃自语，提及老父和他的姊姊时，他又会不由自主的泪水盈眶。

我像是坐在张小龙身边一样地看清楚了张小龙的性格，也使我心中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救张小龙出去！我个人的力量，难以和整个野心集团相抗，但是我想，如果尽我所能的话，救张小龙出去，只怕还有一二分的希望。

三天之后，我向甘木提出，我愿意再去见张小龙。这一次，甘木派人将我带到张小龙的房间前面，我在张小龙的房门前，呆了几分钟。

我想不出用甚么话来和张小龙交谈，方始能不被人家听得懂。

我知道这里的中国人，可能只是我和张小龙两个，如果我用一种冷僻的中国方言和张小龙交谈，那么，超性能的电脑传译机也必然将束手无策。

张小龙是浙江四明山下的人，我决定一进去，便以四明山一带的土语，与之交谈，那是一种十分难懂的方言，即使是在离四明山二百里以外的人听来，也像是另一国的语言一样。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张小龙正伏在实验桌前，正在进行一些甚么工作，我咳嗽了一声，就以我想好的那种土语道：“我又来了，你不要激动，听我详细地和你说说我们两人的处境！”

张小龙本来，正全神贯注地在从事着他的工作，我进来的时候，他根本是知道的，但是却一动也不动，直到我一出声，他身子才猛地震了一震，转过身来，以十分奇特的神情望着我。

他望了我足有半分钟，才道：“出去！出去！快出去！”他用的语言，正是我用的那种，我立即道：“我不出去，因为你不知道我究竟是甚么人，而当你知道我是甚么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赶我出去了！”

张小龙的面上神情，十分惶急，他的两双手，似乎在发抖，我看到他以一个塞子，塞住了一根试管，那试管中，约莫有着三CC的无色液体。他将那试管塞住了之后，才镇定了些，道：“那你快到我的房间去，我立即会来看你的。”

我的乡谈，显然使得他对我的态度改变了。

我十分高兴，迳自走进了他的睡房中，坐了下来。

我坐下不久，便看到张小龙一面抹着汗，一面走了进来。我已经说过，这里的空气调节系统，十分完善，正常的人，在适宜的温度之下，是绝无出汗之理的，但张小龙显然是有甚么事，令得他十分紧张。

他一进来，便指着我道：“危险，危险，危险之极！”他一连讲了三个“危险”，最后一个，并且还加强了语气。一时间，我也难以明白他确切的意思是甚么。

他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又望了我一眼，眼前突然现出了怀疑和愤怒的神色，道：“你是甚么人？你以为用我故乡的方言和我交谈，便可以取信于我了么？”

我淡然一笑，道：“你是不是信我，那是你的事情，我用这种方言与你



交谈，是因为不想我们的谈话内容，给任何第三者知道。”

张小龙仍然以十分怀疑的目光望着我，我不去理会他，开始自我介绍起来，而且，立即开始叙述和他父亲会面的经过，接着，便以十分简单的句子。说明了我到这里来，也是被逼的，但是我却有信心，和他两人，一齐逃出去！

同时，我告诉他，这里是一个野心集团，有着征服世界的雄心，他们并不属于如今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我在讲的时候，故意讲得十分快，而且，语言也非常含糊。

我和张小龙的讲话，当然会被录下音，但由于我讲得又快又含糊，所以，除非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四明山下的人，要不然，任何电脑，都将难以弄得明白我和张小龙在说些甚么。

张小龙等我讲完，又望了我半晌，才道：“我凭甚么要相信你的话？”

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我将有关张小龙性格的一切因素都作了估计，但是我却忽略了一样：他那份科学家特有的固执！

我只得道：“没有办法，你必须相信我。”

张小龙道：“事情到如今为止，我不能相信任何人了。就算我相信你的话，我也不能同意你的办法，你身子矫捷，行动灵敏，你可以设法一个人逃出去，我自有的办法对付他们的。”

张小龙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态度十分严肃，而且，神情也十分激动。

这使人看得出，他讲那几句话，并不是讲着来玩的，而是有为而说的。但是我实难想像张小龙会有甚么办法来对付他们。

我道：“你不必固执了，你能够对付他们的，只不过是沉默或是绝食，那是毫无用处的事情。”张小龙昂起头来，道：“我没有必要向你说明我的办法，我看你如果一个人要走的话，要快点走才行，最好是在五天之内。”我又高声道：“我一个人不走，我要和你一起走。”

张小龙“砰”地在桌上拍了一下，喝道：“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对付那些人面兽心的东西！”

张小龙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神情更是激昂，像是他手中持着一柄宝剑，一剑横扫，便可以所有的敌人，尽皆扫倒一样。

我叹了一口气，道：“你不走，令尊一定会十分失望，十分伤心了。”

张小龙呆了一会，道：“不会的，他非但不会难过，而且还会将我引为骄傲。”我听得他这样讲法，不禁也无话可说了。

我们默默相对了片刻，我道：“那么，我是否能听听你的计划呢？”张小龙斩钉截铁地道：“不能，你出去吧，你也不必再来见我了！”

我又呆了一会，才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道：“张先生，这是十分可惜的事。虽然我连自己，也根本没有逃出此处的把握，但是我到这里来，却是受令尊所托，要将你带出去的。”

张小龙的面色，显得十分严肃，只听得他沉声道：“你还不知我父亲的为人。”

我不禁呆了一呆，道：“这是甚么意思？”

张小龙道：“我父亲一生，最注重的，便是他家族的声誉，如果他知道他的儿子十分光荣地离开了他，他一定会感到高兴，更胜于难过的。”

关于张海龙之注重家族声誉这一点，我自然毫不怀疑地同意张小龙的说法，因为如果不是张海龙过份地注重家声，那么张小龙失踪案件，也早已

交给了警方处理，而不会落在我的身上了。

我又呆了片刻，心中迅速地转着念头。

我已经听出，张小龙像是准备和这个魔鬼集团同归于尽。当然，野心集团的触需，可能遍布全世界各地，但是，只要这个海底建筑物一毁灭，那么，蛇无头不行，这个野心集团，也会自然而然解散的。

然而，张小龙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又毫无对付敌人的经验，他落到了野心集团的手中，似乎命定了只有被牺牲的份，怎能谈得上和敌人同归于尽？

我一面想，一面望着他，只见他面上的神态，十分坚决，像是对他心中所想的，十分有把握一样。

我又试探着道：“和敌人同归于尽，是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何不将敌人消灭了，再自己逃生？”

张小龙呆了片刻，道：“多谢你的好意，但我知道没有这个可能。”我刚才的那几句话，其试探作用是多方面的。第一、试探张小龙是否真的要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二、我试探张小龙是不是真的已经掌握了可以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方法；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知道，那究竟是甚么方法？

从张小龙的回答中，我得到了两个肯定的答案，他的话，很明显地表示出，他不但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而且，已掌握了同归于尽的方法。

只不过那是甚么方法，他并没有说，我自然也不可能知道。

而且，那正是我最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件事。在这座庞大的海底建筑物中，有着至少上千个人，上千个房间，有着最严密的守卫，也有着最新式的武器。即使是调动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进攻，只怕也不容易将之完全毁灭，而张小龙，他却那么肯定

霎时之间，我心中不禁替张小龙可怜起来。

张小龙显然是没有办法和敌人同归于尽的，他之所以如此说法，而且态度又这样的肯定，那可能是因为他心中太想和敌人同归于尽了，以致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幻觉，认为他自己的确有力量，来和敌人同归于尽。这种病态的心理现象，往往是导致一个人神经错乱的先声。我一想到这一点，不禁更为张小龙担心起来！因为事情发展的结果，极可能是他自己自杀死了，但是在死前的一刹那，他却还以为自己已和敌人同归于尽，而感到极大的满足！

我想到此处，心头更泛起了一股寒意。

我不再想下去，也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向门口走了出去，到了门口，我才道：“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张小龙道：“你不必再来看我了，而你自己，如果能够逃出去的话，也最好就在这几天内逃走，要不然，我的毁灭行动一开始，你就也难免了！”

我心中大是吃惊，当然，我的吃惊，不是因为张小龙的话，而是因为他讲话时的那种神态。他分明已经有了颠狂的倾向！

我沉声道：“张先生，你要镇定些，事情总会有办法的。”

张小龙的眼中，突然闪耀出智慧、勇敢和坚定交织的光芒来，道：“在你来说：‘事情总会有办法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一句十分空泛的话，但是在我来说，这句话却是可以实现的。”

我呆了一呆，道：“张先生，这样说来，你已经有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张小龙的回答，十分简单，只有一个字，道：“是。”我不得不直接地

提醒他，道：“张先生，你不觉得这只不过是你心中的空想？”

张小龙迅速地回答道：“在科学家的心中，是没有空想的，只有计划，将自己所设想的变成事实。”我道：“你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张小龙倔强地昂着头，并不理睬我。

我吸了一口气，道：“好，算你以为可能，我相信我们两人的交谈，在这里，不会有第三个人听得懂的，你的计划如何，为甚么你自己一定不能脱险，你可以和我说上一说。”

张小龙摇头道：“不，这件事，只允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正在对他的固执，感到毫无办法之际，忽然心中一亮，想出了一个对策来，立即道：“张先生，你不肯和我讲你的计划，而你又要和所有的敌人，同归于尽，那么，令尊怎样才能知道你是如此光荣而死的呢？”

张小龙呆了好一会，道：“我会有办法的，在我的计划实施之前，我会将它的内容，简略地写在一张纸上，将纸放在一个空瓶中，浮上海面去，这个空瓶可能在一个海滩上登陆，那么，我的行动，便自然也可以为世人所知了。”

我的“妙计”又落了空。到了这时候，我已真正难以再劝得醒张小龙了。而且，根本连我自己也没有逃走的把握，就算劝得张小龙肯和我一起走了，那又有甚么用处呢？所以，我不再说甚么，出了张小龙的房间，经过了实验室。刚出实验室我便不禁一呆。只见两个持着我曾经见到过的那种似枪非枪的神秘武器的人，正在等着我，我一出去，他们便以枪口对准了我，喝道：“走！”

我陡地一呆，道：“这算甚么，我不再是受托有重要任务的贵宾，而是囚犯了么？”

那两个人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押你去见首领。”

我耸了耸肩，虽然，那两人离得我如此之近，我要对付他们，绝不是甚么难事，但是目前，我却还没有这样的打算。

我被这两个人押着，向前走去，不一会，来到了一间房间中，我看到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那人在我的眼睛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黑布，使我甚么都看不到。

我的心中，只是在惊疑他们准备对我怎么样，而并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要杀我的话，那实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绝不用那么费周章的。

我被蒙起了双眼之后，又被人带着，走出了那间房间，有两个人，一左一右，扶住了我的手臂，在向何处走去，我并不知道。

我只是计算着时间，几乎按着自己的脉搏，数到了七百三十次，也就是说，约莫过了十五分钟光景，便停了下来，我听得一个声音道：“将他面上的黑布除下来。”

我一听得那声音，心中不禁为之一愣。

是那纯正的国语，是那熟悉的声音，我不等身旁的两人动手，两臂一振，将两人推了开去，一伸手，扯下了蒙在我面上的黑布。

我以为我一定可以看到这个野心集团的首脑了，怎知我料错了，我仍然对着那一副电脑传译机，也仍然是在我以前到过的那间房间中！

我难以抑制我心中的怒意，大声道：“这是甚么意思，将我这样子带到这里来，是甚么意思？”

那声音道：“是惩戒，卫先生，这是最轻的惩戒。”我抗议道：“惩戒我甚么，是我办事不力么？”那声音道：“你办事是否出力，我们不知道，因为你和张小龙之间的谈话，我们无法听得懂。”

我心中暗暗欢喜，道：“我用的是张小龙故乡的土语，我相信这样，更可以打动他的心。”

那声音道：“那完全由得你，你和张小龙的谈话，我们已全部录了音，你回到你的房中之后，我们会开放录音机给你听，你要用英文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翻译出来，我们不容许你弄甚么狡狴，你要知道，要找一个听得懂你所说的那种方言的人，并不是甚么困难的事，你可知道么？”

我心中又暗暗吃惊，他们要找一个听得懂四明山区土语的人，当然不是难事，大约至多只要两三天，便可以成事了。

而且，即使我照实翻译了我和张小龙的对话，他们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相信我。而我却并不准备照实翻译，而且准备胡诌一道。

我的胡诌，大约在三天之内，可以不致被揭穿，而张小龙给我离开这里的限期，也是三天。

也就是说，三天之内，我再不想办法离开这里的话，我将永远没有机会离开这里了。

三天，对于焦急地等待甚么事情来临的人，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时间，但是在如今这种情形之下，对我来说，三天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促、太短促了。

我心中一面想，一面道：“自然，你不要我翻译，我也早准备翻译的了！”那声音立即道：“这样说来，你在和张小龙交谈之前，便已经知道我们听不懂这种语言的了？”

我心中一惊，道：“正如你所说，要找一个听得懂这种方言的人，不是难事。”那声音道：“自然，我们会找的！”

我站了起来，道：“我可以不蒙上黑布，不由人押解，而回到我自己的房中去了么？”

那声音道：“可以了！”

那两个押我前来的大汉，早已离了开去，这是我已经注意到的了。

因为，虽然我在离开这间房间之后，仍然会不可避免地被监视，但是没有那两个虎视眈眈的大汉在旁，我总可以比较自由地观察我所处的环境，和寻找我逃走的可能性。

所以，我在一听得那声音说我不必再由人押解，便可以回到我的房间中时，心中便暗暗高兴。我立即站起来，向门外走去。

我刚一到门旁，便听得那声音道：“你在回到你房间的途中，最好不要多事，因为我们还不希望你成为一撮灰尘！”

我苦笑道：“你以为我能多事甚么？”

那声音冷冷地道：“那就在乎你自己了。”

我不再说甚么，打开了门，走了出去。没有多久，我便来到了那放射死光的地方，那中年人持着武器，监视着我，走出了禁区。

我虽然曾两入禁区，但是这个野心集团的首脑，究竟住在何处，是何等样人，我却是一无所知，因为两次，我都是对住了电脑传译来和他交谈的。

出了禁区，我来到了升降机的面前，没有多久，升降机的门，打了开来。

我忽然想起，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的每一个角落，都装有电视传真器，可以使得那首脑足不出户，便能知道所有的动态，掌握所有的资料。

但是，在这架升降机，却不一定也装置有电视传真器！

因为升降机并不大，四壁十分平滑，其间，绝不能藏下电视传真器的。我心中不禁怦怦乱跳起来。因为我的设想，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在这个建筑物中，这升降机，乃是一个死角！

（一九八六年加按：升降机中的闭路电视传真，如今普遍到了甚么程度，不必细表了。）

固然，在这座庞大的海底建筑物中，可能根本不止一架升降机，然而，这架升降机，却可以给我利用来做许多事情！

我一面心念急转，一面跨进了升降机。机内只有我一个人和司机。我打量着那个年老的司机片刻，然后，以日语说出了我所要到达的层数。

司机回望了我一眼，默默地按着钮，升降机迅速地下降着。

大约过了不到两分钟，那司机忽然道：“你是新来的吧！”他讲的自然也是日语，但是却带有浓厚的北海道口音。

我立即也以带着和他同样乡音的声音道：“是的，从北海道来。”那司机出神地道：“北海道，北海道，不知怎么样了。”我道：“还是那样，你离开家乡，已经很久了吧！”

那司机叹了一口气，道：“我——”

然而，他只讲了一个字，电梯便已经停了下来，他也立即住口不言，我更不再问他，便走了出去，当我跨出升降机之际，我心中高兴到了极点！

因为我的料想，已经得到了证实！如果升降机中，是有电视传真器，或是传音器的话，那么，那老司机是绝不敢和我讲话的，这观乎他在升降机一停之后，便立即住口一事，便知道了！

我虽然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来准备我的逃亡，但在这两三天中，我可以有许多次单独在升降机中的机会，我一想到“单独”，便不期而然地想起了那个年老的升降机司机来。

我本来是急急地向前走着的，但这时候，我一想到那司机，我的心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在那一瞬间，我不由自主，停了下来。

当然，我只是停了极其短暂的一瞬间，因为我不想被任何人知道在忽然之间，我心中有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刚一坐下，便有人叫门，来人将一具录音机和一大盘录音带交了给我，我一面放著录音带，一面捏造着和原来的谈话丝毫无关的话，算是我在翻译我和张小龙谈话的内容。

但是同时，我心中却在思索着，我刚才突然所想到的那个大胆的计划，是否可行。

这个野心集团所掌握的尖端科学，毫无疑问，超乎如今世界的科学水准至少达三十年之多，但是他们却还是没有办法，窥测一个人的思想，我在想甚么，他们是不知道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升降机司机的容貌，是最普通的一种，你可能对他凝视大半天，但是当他离去之后，你还是说不出他面上有任何特征来。

这正是对我最有利的一点。

我刚才，在跨出升降机之际，突然有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也正是这一点所启发的。

因为我自信自己的观察力，并不亚于任何人。但是，在我跨出升降机，想起那司机的时候，我却无法形容出他的样子来，只可以说他，满面皱纹而已！而皱纹，则是可以用最简单的化妆，加在面上的！

说穿了，也很简单，我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将自己化妆为那个升降机司机！

那个司机，每天和这个庞大建筑物中的人会面，但是我想，大约没有甚么人去注意他的神态，更没有甚么人会去和他交谈。每一个人，跨进升降机，总只不过是说出自己所要到的层数就算了。

## 第十四部：逃亡

当然，我也曾考虑到，如何处置那个司机的问题，那只好暂时委曲他了，因为我已经注意到，那升降机是多年之前汉堡的出品，式样十分旧，是顶上有一个洞可开的那种，我可以将那个司机从那洞上塞上去，让他留在升降机的顶上。

而当我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司机之后，我便可以有机会自由来去，观察去路了！

我身边总带着一些十分灵巧的化妆工具，要化妆成那个司机的模样，我相信只要在三分钟之内，便可以完成了，问题就是我要有三分钟单独的时间，不能被人发现。

因为我心中在竭力地思索着我逃亡计划的第一步，所以，我口中虽然在不断地说着，但是说些甚么，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

等我将第一步计划，思索得差不多之际，我便站了起来，自答自问。

我自言自语道：“噢，有一件事，我必须去见一见甘木先生。”

我自然知道，我在这间房间之中所发出的每一个字，立即便有人会听到的。当监视我的人，听到我要去找甘木，他自然不会去阻拦了。

所以，我一面说，一面便向门外走去，出了门，我直向升降机走去，同时，我伸手入西装上衣的一个秘密口袋中，略为摸索了一下，我所需要的化妆品全在，我可以利用那些化妆品，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当我等着升降机到来之际，我的心情，也不免十分地紧张。

没有多久，升降机的门打了开来，里面只有那司机一个人。我心中暗暗庆欣，连忙跨了进去，直到门关上，我突然一伸手，已经拿住了那司机的腰眼，紧跟着，我左掌轻轻地在他的头际一砍，他整个人，便已经软瘫了下来，倒在一角。

我连气都不透，按了最下层的按钮，让升降机向下落去，然后，我以快到不能再快的动作，将自己的衣服，和司机的衣服对换。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那司机的身材，和我差不多，我一和他换完衣服之后，便踮起脚来，顶开了升降机顶上的那个小门。

从那个洞望上去，可以看到升降机的顶上，有一盏红灯，粗大的铁缆，正像怪蛇一样地在蠕蠕而动，我将司机自那洞中，塞了上去，又将小门关上。

这一切，化了我两分钟。

而升降机早已到了底层，门自动打了开来！我是还未曾化装的，因此门一打开，我便变得随时随地，可以被人发现的目标了！

我连忙一侧身，幸而，那一条走廊上没有人，升降机门的一开一台，只不过十秒钟。然而那十秒钟，却长得令人感到是整整一世纪！

我连忙又按了最顶层的按钮，令得升降机向上升去，然后，我开始化装。

又过了两分钟，我就成了一个满面皱皮的老人。

当我化装完成之后，如果令那个司机，站在我的旁边，可能任何人都可以一眼便分出我和他原人的不同之处来的。

但是，当我一个人，穿着司机的衣服的时候，我相信，我就是那个不能给人以任何深刻印象的老司机了，没有人会注意我和他之间，有甚么不同之处。

我才在面上，划完了最后一道皱纹之际，升降机突然响起了铃声，那是有人要使用升降机了，我连忙将升降机开到有人召唤的那一层。机门打了开来，我抬头一看间，心头的紧张，不禁又到了极点！

站在门口的，不是别人，正是甘木！

我的计划，已经面临了一个严重的考验。甘木和那司机，同是日本人，如果甘木也不能认出我来的话，那么，我的计划，总算已成功了第一步。但如果给甘木认出的话，那就完了。

门开后，甘木立即问道：“刚才是不是有人进来过？”

我知道他问的是我。这证明他没有认出我。

同时，我也知道，我在房间中的自言自语，已给监视我的人听到，并且立即转告甘木，说我要去找他。但是五分钟后，当甘木发现我还没有到，他便立即在搜寻我了！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这个野心集团组织之严密，和办事效率之高，也是到了空前的地步！

我低着头，道：“有，不久前，就在这一层走了出去。”

甘木和我讲的是日语，我也以日语回答他，当然，我的声音十分苍老，而且带着浓厚的北海道口音。如果说我的化装不是天衣无缝的话，那么我的声音，却是已摹仿到了维妙维肖的地步。

甘木根本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因为他是首脑的私人秘书，地位极高，但是我，却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升降机司机而已！他只听到了我的声音，便再也不会怀疑我的身份了。

甘木“嗯”地一声，转过身来。只见一个人匆匆地走了过来，道：“没有发现，不知他到甚么地方去了。”甘木又呆了半晌。道：“难道他误推了有蓝点的门？”那人道：“不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固然化灰了，我们也一定可以收到警号的。”

甘木向我挥了挥手，我连忙弯腰。又有人在召唤升降机了，我便将升降机开了上去。

我心中的高兴，实是难以形容！

因为我不但过了第一关，而且，我还知道，有着蓝点的门是危险的，是不可推动的。

我完全担任着司机的任务，达三小时之久。在那二小时中，在升降机上落的人，都显得十分匆忙，我见了甘木不下五六次之多，他的面色，一次

比一次来得焦急。

我曾听得他对他人说：“一个人在这里消失，而不为人所知，是不可能的事。”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老天，我就在他身后半步处！

三个小时之后，升降机停在底层，一个和我穿着同样衣服的人，走进了升降机，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道：“该你休息了！”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便走了出来。

我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现在开始第二部份，但是一开始，便遭到困难。

我如今是一个休班的升降机司机，当然要休息。但是，我却不知道自己，是住在甚么地方的！我抬头仔细打量四周围的情形，只见那是一条极长的走廊。

在走廊的两旁，全是一扇一扇的门，那情形就有点像如今的大厦一样，但是每一扇门，全都关着。我当然不能去找人来问，问我自己住在甚么地方，因为这样一来，便露出马脚来了。

我只好慢慢地走着，用最慢的速度，希望遇到甚么人，自动和我搭讪，同时，我又仔细地看每一扇门，希望门上有甚么标。

但是过了很久，我却未曾遇到甚么人，也没有在门上看出甚么线索来。

当我将要来到了走廊的尽头之际，我才听得身后有人叫道：“久繁！久繁！”

我不知道“久繁”是甚么人，但是我却听得出，这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我心中不禁一动，这是不是在叫“我”呢？

因此，我连忙停了下来。

我还未曾转过身，肩头上便被一个人，重重地击了一掌。这一定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家伙，要不然，他招呼人的时候，绝不会下手如此之重的。我假作一侧身，几乎跌倒，然后口中咕噜了一声。

那人道：“久繁，下班了，再去喝一杯吧。”

那人果然是在叫我，我的名字，现在是“久繁”。我点了点头，道：“好。”那人“格格”笑了起来，道：“甘木，你的同乡，送了一瓶美酒给你是不是？”

我仍然含糊地道：“是。”那人道：“那么，今天在你那里乾杯了？”

他的话，正中我下怀，我立即道：“好！”

那人兴高采烈地走在我的前面，我倒反而跟在他的后面。他和我讲了许多话，但是他是甚么样人，我也没有看清楚，这说明他和“我”——久繁，一定是太熟了，熟到根本用不着一面讲话一面望着对方的地步，而如今他一定也不知道带着一个根本不识路途的人，在到久繁的房间中去。

没有多久，他便在一扇门前，用力一推。

那门竟是开着，被那人应手推了开来，门一开，里面的灯光，便着了起来。

我看到房中的陈设，十分舒适，我知道在这里的人，物质生活，一定可以得到高度的满足。

一进了房间，我将门顺手关上。那人也转过了身来。

他一转过身来，便望定了我。

我可以断定他也是日本人，约莫三十多岁，身上所穿的，是工程人员的衣服，他望着我的面，而他的神色，则怪异到了极点！

我知道那人已经看出了站在面前的人，和真正的久繁的不同之处。



但是我从他的神情上看来，却又可以知道他心中，并不能肯定我不是久繁。那是因为久繁的模样，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到了虽然久繁和他极熟，但是却也不能在他的脸中留下甚么明确印象的缘故。更何况，我的化装，至少也有四五分相像。

那人揉了揉眼，以手在额角上拍了拍，道：“老天，你是久繁么？”

我心中一方面十分紧张，一方面却暗暗好笑，道：“你以为我是甚么人？唉！”我一面说，一面以手去捶自己的腰骨。

我曾经观察过久繁的许多小动作，而捶腰骨则正是他作得最多的小动作！我才捶了两下，他便道：“你真是久繁，我们才一天不见，你好像变了！”

我道：“那怕是你对我本来就没有甚么印象吧！”那人摇头道：“不！不！酒在那里？”

酒在哪里？这一问可问得不错，酒在哪里？我怎知道？我只好在人们习惯放酒的地方去找，不一会，就给我找出一滴威士忌来。

那人也不等我去拿杯子，一手将酒抢了过来，“啣”、“啣”就喝了两大口，一面喝，一面叫道：“好酒！好酒！”叫完又喝，转眼之间，一大瓶酒，已喝去了一大半。

我这才想起，我应该止住他了，因为我现在是久繁，久繁一定也是一个酒鬼，焉有酒鬼任人喝酒，而不去抢过来之理？

所以，我立即一伸手，将他推得倒在沙发上，同时，将酒抢了过来，也对住了瓶口喝了两口。再去看那人时，只见那人躺在沙发上，眼中已有了醉意，讲话的舌头也大了。

只听得他道：“久繁，只有在你这里，才可以讲几句话，因为你是电梯司机，所以没有人注意你，我相信甘木也常来，所以他才送酒给你，是不是？”

我含糊地听着，那人的话，又给我知道了一个事实，在这个集团之中，除了最高首脑之外，几乎人人都是被监视着的，连地位高如甘木，都在所不免，由此便可见一斑了！

我又道：“你可别甚么都说！”

那人道：“自然不会，只要事情成功了，我就可以接管三菱、三井两大财团的所有工业，我当然要努力工作，但是如今，我却想家！唉！”

我心中实是又好气好笑。所谓“可以接管三菱、三井两大财团管辖下的所有工业”，那当然是野心集团对那个人的许诺。由此可知道这个人的地位并不高，因为野心集团对我的许诺，是远东地区警察的力量首长，那当然比他的地位高得多了！

我也跟着叹了一口气，道：“谁不想家？”那人忽然欠身坐了起来，道：“久繁，拿酒来！”我将酒交了给他，他又猛喝三口，涎沫和酒，一齐从他的口角处流了下来，他也不去抹拭。

他将三口酒吞下之后，才道：“久繁，你可想得到，我今天几乎离开这里了！”

我听了之后，心中不禁猛地一动，道：“甚么？”

他又摇了摇头道：“我几乎离开了，如果我已经有了决定的话，现在，弥子已经在我的怀抱之中了！”弥子一定是他的妻子或者情人，我想。我立即道：“那你为甚么不走。”

他抬起头来，道：“久繁，如果你去，我也走！”

那人讲的虽然是醉话，但是我却看出他想念弥子的力量，可以令得他

做出任何事情来的。我说道：“你怎么能走？告诉我，我年纪比你大，一定可以给你下定夺的。”

那人又再饮了几口酒，晃着酒瓶，道：“总工程师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鱼囊’，是塑胶制造的，样子像一条大鱼似的胶套，人们在那胶套中，操纵控制杆，便可以达到每小时八十里的速度，像鱼一样在海中游行。”

我越听，心中便越是欢喜！

但是我却故作镇静，打了一个哈欠，道：“那也不行，你有这种‘鱼囊’，你也出不了这里啊！”

那人突然一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腕，道：“久繁，我告诉你，制造‘鱼囊’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由我负责的，而且，每一具‘鱼囊’，在经过最后一道工序之后，要在海底试用，这也是我负责的，我已经计算过，只要七小时，我就可以见到弥子了！七小时！弥子！七小时！”他讲到这里，突然唱起一首古老的日本情歌来。

那首日本情歌，是说有一双情侣，一个在海的一端，一个在另一端，为大海所阻，日日相思，不能得见。音调十分沧凉。

他唱了几句，我就和着他唱。等到唱完，我拍了拍他的肩头，道：“弥子不知是不是也在唱同样的歌，或许她以为你已经死了，正在唱另一种歌呢！”我一面说，一面哼了几句日本哀歌。那日本人的感情冲动，显然到了极点！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双臂张开，叫道：“弥子，五郎来了，弥子，五郎来了！”我见时机已快成熟，立即走了上去，大姆指在他的“太阳穴”上，轻轻地按了一下。

那一按的力量，如果恰到好处的话，可以令得醉酒的人，头脑略为清醒些，但是却又不会酒醒。我一按之后，他打了一个冷震，忽然“呜呜”哭了起来。

我沉声道：“五郎，你是不能离开弥子的，弥子对你来说，比一切都重要！”我在讲那几句话的时候，双眼直视着他，同时，我所用的声调，也十分低沉。五郎立即重覆我的话，道：“弥子比一切都重要。”

老实说，我对于催眠术，并没有甚么了不得的心得。但这时，五郎的精神状态，显然已处于一种十分激动，任人摆布的情形之下，我修养并不高的催眠术，在他的身上，也立即起了作用！

我心中大喜，又道：“她比一切都重要，比三菱三井财团还重要。”五郎一面流着泪，一面重覆着我所说的话。我又道：“你要用一切办法，离开这里去见她！”五郎立即道：“是。”

我又道：“那鱼囊，你是知道操纵方法的，为甚么你不利用它去见弥子？你已经不爱弥子了？”五郎歇斯里地叫了起来，道：“不！不！我爱她！”

我唯恐他的叫声，被外面的人听到，忙道：“低声！那你就应该去找她，我是久繁，你最好的朋友，我愿意和你一起走，鱼囊是你掌管的，你可以顺利地离开，七小时之后，你便能见到弥子了，你知道了么？”

五郎止住了哭声，道：“知道了。”

我又加强心理上的坚定，道：“你必须这样做，只有得到了弥子，你今后才幸福！”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道：“事不宜迟，我们该走了。”

他向门口走去，开始几步，步法十分踉跄，但是到了将门打开之后，他的步法，已经十分坚定了，我跟在他的后面，一直到了升降机旁。

五郎按了铃，等升降机的门打开之后，接我班的那人，以奇怪的眼光望着我们，五郎道：“顶层！”

升降机向上升去，我缩在升降机的一角，只见五郎的胸脯起伏，显见他心中十分紧张。

一个人在接受催眠的状态下，去进行平时他所不敢进行的事，心情的确会激动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如果我只能就此离开这里的话，那么一切都进行得太顺利了！

不一会，升降机便停了下来，我和五郎跨出了升降机，不一句，他已停在一扇圆形的钢门之前。

在那扇门之旁，有一个刻着数字的刻度盘，五郎转动着那刻度盘，我注意他转动的次数，发现那是一个七组三位数字组成，共达二十一个数字之多的密码。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知道这个密码的人，即使活上一千年，也是无法打得开那扇门的。

五郎当然是熟悉那号码的，但是他也足化了近三分体的时间！

在那三分钟中，我的心跳声，甚至比五郎轰动刻度盘时所发出来的“格格”声更响。

因为那是最紧张的一刹那，只要有人看见，我和五郎全都完了，而我也永远不能再找一个这样逃走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我将永远和可爱的世界隔绝了！

好不容易，像过了整整十年一样，才听得“卡”地一声，五郎停了手，我和他一齐推开了那扇圆门。

圆门之内，一片漆黑，只见五郎伸手，在墙上摸索了一会。电灯便着了。

我看到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宽可三尺的传动带，当五郎按动了一个钮掣之后，那条传动带向前移动起来，五郎拉着我，站了上去，我们两人便一齐向前移去。我四面看看，全是一些我叫不出名字来的仪器和工具，那里显然是一个工作室。

我心中的紧张仍然丝毫未懈，在传动带上，约莫又过了三分钟，我们便在一间工作室中了。

那间工作室的一幅墙上，有着五个径可两尺的大圆洞，也不知是通向何处的。而在地上的三个木架上，则放着三件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东西，长约两公尺，形状像一条被齐中剖开的大鱼，但是那“鱼皮”却有五公分厚，我伸手去摸了一摸，好像是橡皮，但是却柔软得像棉花一样，那显然不是橡皮，而是一种新的聚氯乙烯的合成物，是陆地上所没有的一种新东西。

在“鱼皮”里面，像是一个十分舒服的软垫，按照人的曲线而造的，人可以十分舒服地睡在里面，而我可以看得懂的，是一个氧气面罩，还有许多仪器，我却完全不懂。

五郎仍然被催眠的状态之中，他站在那三具物事面前，道：“久繁，这就是可以使我们离开这里的‘鱼囊’了！”他一面说，一面爬进了那东西之中，只听得十分轻微的“拍”地一声过处，那东西便合了起来，十足像一条大鱼。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这具所谓“鱼囊”，实际上就是一艘性能极佳，极其轻巧的单人小潜艇“我心中的高兴，实是无以复加。

我从鱼体头部的透明部份望进去，只见五郎正舒服地睡在“鱼囊”中。

我拍了拍“鱼囊”，道：“五郎，你出来。”

“鱼垂”又从中分了开来，五郎翻身坐起，道：“这鱼囊的动力，是最新的一种固体燃料，从硼砂中提炼出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十分简单地操纵它。”

我忙道：“你尽快地教一教我。”

五郎以十分明简的语言，告诉了我几个按钮的用途，又向墙壁的几个大洞指了一指，道：“只要推进这五个大洞中的任何一个，按动鱼囊的机钮，就可以像鱼雷一样地射出去的了！”

我沉声道：“他们不会发觉的么？”

的郎道：“当然会，但是这鱼囊是最新的设计，速度最快，当他们发觉的时候，已总没有甚么东西可以追得上我们了。”

我又四面看了一眼，道：“如今我们在这里，难道不会被人发觉么？”

五郎道：“我想他们想不到在下班的时间，我还会到这里来，所以没有注视我，当然，我们仍可能为他们发现的，只要监视室的人，忽然心血来潮，按动其中的一个钮掣的话！”

我一听，不禁更其紧张起来，道：“那么我们——”

我本来想说的是“我们快走吧。”但是我话才说了一半，便突然停住了口。

五郎本是在被我催眠的情形之下，他的一切思惟活动，均是根据我的暗示在进行着的，我突然地停了口，他便以充满着犹豫的眼光，望定了我。

我心中猛地想起了一件事，所以才使我的话，讲到一半，便不由自主地停了口。

但是，我所想起的那件事，对我和五郎来说，都带有极度的危险性，因此令得我心中犹豫不已！

催眠术之能成功，完全是因为一种心灵影响的力量，当你的意志力强过对方的时候，你就可能令得对方的思想，受你的控制。

但是，当你自己犹豫不决之际，你就失去了控制对方的力量了。

这种心灵影响，心灵控制，究竟是来自一种甚么样的力量，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个谜，就像外太空的情形究竟如何一样，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准根本无法测出正确的结论来。

当时，我心中在犹豫不决，而且，我对催眠术的修养，本来就十分肤浅。因此，我根本未曾注意到五郎的面上神情，出现了甚么变化。

直到五郎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我才陡地吃了一惊，我连忙抬头向五郎看去，只见五郎面上，那种迷茫的神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一种凶神恶煞的神态。

只听得他怒叫道：“久繁，你在搞甚么鬼？是我带你来的么？”

我一听得他忽然讲出了这样的话来，便知道我对他的催眠控制已经失灵了！

我心中不禁忡忡乱跳，因为如果五郎的态度如果改变的话，那么我的逃亡，也就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了！我一面暗作准备，一面道：“五郎，你怎么啦？我和你一齐走，你去看弥子！”

从五郎的口中，爆出了一连串最粗的下流话来，他一个转身，扑向一张装有许多按钮的桌子。

我不知道他此举的具体目的是甚么，但是我却可以肯定，他在脱离了

我的催眠力量控制之后，又感到三菱三井属下的全部工业，重要过弥子，因此将对我不利的行动了！

所以，他只向前扑出了一步，离那张桌子还有一步距离之际，我立即扑了上去，我只是一掌轻轻地砍在他的后颈之上，他的身子便软瘫了下来，跌倒在地上了。

我知道我那一掌的力道，虽然不大，但五郎本就受了太多酒精的刺激，他这一晕，在三小时之内，是不会醒过来的。

我吸了一口气，站定了身子。我知道我将五郎留在此处，可能不十分“人道”，因为五郎被这个集团中人发现之后，一定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但是我转念一想，却又心安理得，因为五郎并不是甚么好人，而且，他如够狡猾的话，一定会为他自己辩护的。

如今，我剩下的事，似乎就只是跨进“鱼囊”，移动身子，将鱼囊置于发射的弹道中，离开这里就可以了，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那样简单。

如果事情是那样简单的话，我这时，早已和五郎一齐置身于大海之中，而不会有如今那样的局面了。刚才，五郎之所以能够摆脱我对他意志的控制，是因为我心中突然产生之犹豫之故。

而当时，我心中之所以突然犹豫起来，是因为我想到了我已有了逃走的可能，是不是应该邀请张小龙和我一起走呢？

当时，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不仅考虑到我自己，而且也考虑五郎的安危。如今，我当然不会再去顾及五郎了，然而我却不得不为自己考虑。

我绝不是自私的人，但是，如果牺牲了我自己，而于事无补的话，这种盲目的牺牲，我却是不肯作的。

我知道我如今，是处在生或死的边缘，死亡可能随时来临，因为正如五郎所说，监视室的人，随时可以发现这里的情形的。

但是，我仍要抽出两分钟的时间来，全面地考虑一下，因为，事情关系着一个全人类体杰出的科学家。

我知道自己还有机会走出去，到张小龙住处的门口，在那一段时间中，我就算被人发现，也不要紧，因为我是久繁——一个微不足道的升降机司机。

但是，如果我进入张小龙室中的话，那我便非受人注意不可了。

因为，这野心集团对张小龙的监视，不可能是间歇的，而一定是日以继夜的。

只要他们一注意到了我，自然便可以发现我是乔装的久繁。

自然，接之而来的是：一切皆被揭穿，非但是张小龙走不了，我也走不了。

而如果我不顾张小龙的话，只要我爬进“鱼囊”，我就可以藉着最新的科学发明，在海底疾航，五郎告诉我，在鱼囊中有着自动导航仪的设备，那么，全速前进的话，四小时之间，我就又可以和霍华德，和张海龙见面了！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来，我都应该立即离去，而不应该去找张小龙的。

但是，我却是一个倔强的人，有时，倔强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像那时候，我便以为，只要有逃走的可能，我就不应该抛弃张小龙，独自离去，我要去碰碰运气，虽然这看来，是毫无希望而且极度危险的，但是，我还是要去试一试！

或许，我就是俗语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吧。

我向倒在地上的五郎看了一眼，又向张开着，可以立即送我到自由天地的“鱼囊”看了一眼。然后，我一个转身，便向外走去。

在门前，我站了一会，将开门的密码，记在心中，小心地续述了一遍。

然后，我拉开了门，立即又将门关上，一跃身，我已离开了那扇门有三四步的距离了。

现在我是安全的，因为没有人看到我从那扇门中出来，我又以久繁的步法，来到了升降机之前，不一会，升降机的门打开，我走了进去，向那司机，说了张小龙所住的层数。那司机咕哝着道：“你还不休息吗？”我只得含糊地应着他。

升降机上着，但是，未到张小龙所住的那一层之间，突然又停了下来。

我心中猛然一凛，连忙侧身而立。

只见门开处，甘木和另一个人，跨了进来！

在那片刻之间，我的心跳得像打鼓一样，甘木一进升降机，便厉声道：“久繁，你已经下了班，还不休息么？”

我将头低得最低，道：“是！是！”

甘木又道：“卫斯理突然失踪，如果不是我向你一力担保，你要受严厉的盘问！”

我心中暗忖，这时在升降机顶上的久繁，如果听得到甘木的话，那他一定会十分感激甘木的了。而我当然也一样地感激甘木，因为我如果遭受到严厉的盘问的话，我一定也会露出马脚来的。

我又道：“是！多谢甘木先生！”

甘木“哼”地一声，转过头去，和他同来的那人道：“张小龙总算识趣，已答应和我们合作了！”那人道：“是啊，我们派驻在各地的人员，也已接到训令，要他们尽量接近各国的政治首脑、军事首脑和科学首脑！”

甘木搓了搓手道：“只等张小龙将大量的黑海豚的内分泌液，离析出来后，我们征服世界的目的，便可以达到了！”

那人“哈哈”地笑了起来，道：“张小龙接受了世界最高荣誉公民的称号，便心满意足了，他当真是傻瓜，哪像你那样，可以得到整个亚洲！”

甘木在那人的肩头上一拍，道：“你呢，整个欧洲！”

那人发出了一下愉快的口哨声。

从甘木的这句话听来，那人一定是和甘木同样地位的野心集团首脑的四个秘书之一。

而且，我更知道，原来他们是准备以海豚的内分泌液来改变他们要操纵的人。海豚本来是智力十分高的动物，也是最容易接受训练的动物，的确是最理想的动物之选了。

同时，我的心中，也不禁阵阵发凉。

因为，我冒着那么大的危险，想去邀请张小龙一齐离开这里。但是，张小龙却在最后关头，愿意和这个野心集团合作了！

幸而我在升降机中，听到了甘木和那人的对话，要不然，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找张小龙，不是变成了自投罗网么？

但是，在刹那间，我的心中，却一点也没有庆欣之感，我反而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因为张小龙这一答应和野心集团合作，不但人类将要受到一个极大的危险，而且，这是一个个人尊严的崩溃。我对张小龙，本来

是有着极度的信念的，但是如今，他却在强者的面前屈服了。

在甘木和那人得意忘形的笑声之中，我头胀欲裂，几乎忍不住要出手将他们两人，一齐杀死。

但是我却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不让自己那么做，因为我要活着离开这里——我已经有了离开这里的可能性了。

而且我离开这里之后，我将是第一个知道人类已面临着一个大危机的人。

幸而甘木和那人先离开了升降机，才使我的忍耐力，不至于到达顶点！

我连忙吩咐那升降机司机，再到最低层去，那司机叫道：“老天，久繁，你究竟在搞甚么鬼？可是喝得太多了么？”

我忙道：“帮帮忙吧，我要去找五郎！”

那司机摇了摇头，显然是他心中虽然感到奇怪，但是却并不怀疑我，我不断地伸手捶着自己的腰际，不一会，升降机又到了底层。

我紧张得屏住了气息，跨出了升降机，等到升降机的门关上，我才如一阵风也似，掠到了那扇钢门的门口，根据我的记忆，转动那个刻度盘。

我已经说过，那是一组由廿一个数字组成的密码，即使是五郎，也是要化三分钟的时间。

我手心冒汗，尽量使自己的手不要震。

我曾经经过不少惊险的场面，但是却没有一次像如今那样吃惊的。那是因为，如今的成败，不仅关系着我一个人，而且，关系着整个人类今后的命运！

我转动了约莫两分钟，才转到了第十六个号码上。也就在此际，我的身后，传来一阵“阁阁”的皮靴声，那声音自远而近，来得十分快。

在声音刚一传入我耳中之际，我便想躲避。

但是，在我一个转身之间，我发觉已经迟了。

一个人已经转过了墙角，离我虽然还有十公尺左右，但是他毫无疑问地可以看到我了。

我连忙又转过身去，停顿了几秒钟。

在那几秒钟之中，我全身肌肉僵硬，几乎连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只有我的大脑，还在拚命地活动着，思索着对策。

## 第十五部：双重性格人

来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是我却已经被他发现了！他会对我怎样呢。当他来到我的身边之际，我又应该怎样呢？

在那几秒钟之内，我想了不知多少事，然后我才继续转动刻度盘。

转动刻度盘的“格格”声，和来人皮鞋的“阁阁”声，交织成为最恐怖最恐怖的声音。

又过了一分钟，二十一个数码都已转完，那扇门也已经可以打开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出，那人也在我的身后，停了下来。

只听有人以十分冷酷的声音道：“五郎，开夜工么？”我含糊地应道：

“是。”那人又道：“有上峰的夜工许可么？”我心中猛地吃了一惊，但是我仍然十分镇定（连我自己心中也在奇怪，何以我会那样镇定的）我道：“有的！”

那人道：“公事公办，五郎，将许可证我看看。”

我道：“好！”我一面说，一面伸手入袋。

也就在那一瞬间，我膝头抬起，顶在门上，将那扇钢门，顶了开来，几乎且在同时，我转过身去，看到了一张十分阴险的脸。

然而，那张脸却绝对没有机会看到我，因为我才一转过身去，手扬处，一掌已经劈向那人的头旁，我听得那人颈骨断折的“格”地一声，我立即拖住了他，进了钢门，将钢门关上。

我一将门关上，立即便将那人的身子，放在地上。

然而也就在此际，我却又陡地呆了一呆！

只听得在那人所戴的一只“手表”之上，传出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声音，道：“二十六号巡逻员，五郎怎样了？二十六号巡逻员，五郎怎样了！”

我根本不及去模仿那人的声音回答询问，我只是在一呆之后，身形展动，飞掠而出，掠过了传动带，来到了一具鱼囊的旁边。

当我到达鱼囊旁边的时候，我听得走廊上，叫起了一阵惊心动魄的尖啸声，同时，突然有扩音器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十分宏亮惊人，道：“卫斯理，快停止，你不会有机会的！”

如果我是心理不健全的人，给扩音器中的声音一吓，犹豫了半分钟或是一分钟的话，那么，我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但现在，我仍是有机遇的。

所以，我对那警告，根本不加理会，抱着“鱼囊”来到发射管前。

我的动作十分迅速，大约只有十五秒到二十秒的时间，我已经进了五个发射管中的一个，我进入鱼囊，同时，红灯亮处，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我面前的各种仪表和按钮。

我立即根据五郎所说，按下了一个金色的钮掣。

在我刚一按下那钮掣之际，我还听得扩音机叫“卫斯理”，同时，听得那扇钢门，被“砰”地撞了开来的声音。

按钮一被按下，鱼囊在发射弹道之中，迅速地向前滑出。起先，还觉得有极其轻微的震荡，六七秒钟之后，明灭的黄灯，告诉我“鱼囊”——这最新设计的单人潜艇，已经在海底航行了。

我从前面的不碎而且可以抵抗海底高压玻璃片中，向外望去，外面已是黑沉沉的海底，鱼囊以极高的速度，在海底飞掠而出。

大约过了两分钟，面前犹如明信片大小的电视机，忽然又亮起了绿灯，我打开了电视机，只见在海底，有接连不断的爆炸，水泡不断地上升，看情形，那爆炸就在我那具鱼囊之后不远处发生。

我当然知道，那是野心集团研发，企图将我和鱼囊一齐炸毁的鱼雷。

但是我记得五郎的话：这是最新的设计，没有什么东西，在海中可以达到那么高的速度。也就是说，我所在鱼囊之中，一从弹道中弹入了海中，我便是安全的了，没有什么鱼雷，可以追得上我！

我操纵着这具奇异的“鱼囊”，一直向前驶着，直到半小时之后，我才开始使用它的自动导航系统，我知道要回家，大约只要六小时就够了。

连日来，我异常紧张的心神，到这时候，这才略为松了一松。

我已经想好了一切的步骤，一上岸，我就找霍华德，立即将我的经历



告诉他，报告国际警方的最高首脑，然后，才转告各国的首脑。以后的情形如何，那就不是我的能力所及的了！

我想起张小龙终于和野心集团合作一事，心中仍是不绝地痛心。

同时，我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在我上岸之后，我将不知如何将这件事和张海龙说好！

张海龙是那么相信他自己的儿子，威武不屈之际，他心中纵使伤心，但是老怀亦堪安慰。

但是，当他听到他儿子竟甘心将他的惊天动地的新发明，供野心集团利用之际，那么，他又会感到怎样呢？可怜的老人！

二小时的时间，在我烦乱的思考之中，很快地便溜了过去。

在升出海面，利用潜望镜的原理，摄取海面上的情形的电视机的萤光屏上，已出现了我所熟悉的海岸，我不敢令得“鱼囊”浮出海面，以免惊人耳目，我在一个深约十公尺的海底，停下了“鱼囊”，同时按动钮掣，“鱼囊”裂了开来，成为两半。

我在水中，向上浮了起来，游上了岸。

我又看到了青天，看到了白云，呼吸到了一口自然的空气，我忍不住大声怪叫了起来。

这里是一个小岛的背面，在夏天，或许会有些游艇来，但现在却冷僻得可以。

但是我知道，只要绕到了岛正面，便可以渡船，送我回家去。所以，我将外衣脱了下来拧乾，重又穿上。自从我那天离家被绑，直到今日脱险，那几天的时间，简直像做梦一样。我相信，如果我不是有一具“鱼囊”，可以为我作证，我是来自一个具有陆地上所没有的，高度文明的地方的话，那么，我将我的经历讲出来，人家一定以为我在梦呓了！

我向那小岛的正面走去。然而，我才走了几步，便听得海面之上，传来了一阵急骤的马达声。

我心中一凜，连忙回头去看，只见三艘快艇，溅起老高的水花，向岸上直冲了过来，同时，头顶上，也传来了轧轧的机声，我再抬头看去，一架直升机，已在我头顶徘徊，而有四个人，正跳伞而下！

在那片刻之间，我心中当真是惊骇莫名！

我连忙不顾一切，向前掠去，但是“格格格格”一阵响处，一排机枪子弹，自天而降，顺着我掠出的方向，竟达十尺之长，子弹激起的尘土比人还高！

我知道我是没有办法逃得过去的了。我只站定了身子，只见四个自天而降，手持手提机枪的男子，首先落地，将我围住。

我发现他们身上的降落伞，并不需要弃去，而且是发出“嗤嗤”之声，自动缩小，缩进了背囊之中。

我本来还在侥幸希望，正好是警力在捉私梟，而我不巧遇上。但是我一见那自动可以缩小的降落伞，便知道他们来自何方的了。

因为那种在降落之后，可以自动缩小的降落伞，正是几个大国的国防部，出了巨额奖金在征求科学家发明的东西。那几个人已经在使用这种降落伞，毫无疑问，他们一定是野心集团的人了。

我吸了一口气，站立不动，而在这时候，快艇也已赶到，又有四个人，飞步向我奔来，我看到，奔在最前面的一个，长发披散，就像是一头最凶恶

的雌豹一样，不是别人，正是莎芭！

转眼之间，莎芭和那三人，也到了我的跟前。

在莎芭美丽之极的脸容之上，现出了一个极其得意，极其残酷的微笑，她挺了挺本来已是十分高耸的胸脯，道：“卫斯理，你白费心机了！”

我苦笑了一下，道：“是么？”

在那样的情形下，我除了那两个字以外，实在也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

莎芭格格她笑了起来，露出了她整齐而又洁白的牙齿，那是十分迷人美丽的牙齿，但那时，我却觉得和啮人鲨的牙齿一样。

她笑了片刻，道：“总部的长距离跟踪雷达，可以跟踪苏联和美国的人造卫星！卫斯理，即使你逃到北极海下，一样会被我们的人拦截到的，但是我喜欢你落在我的手中，你知道吗？”

我看到莎芭的美丽，和她的反常心理，恰好成正比，都到了极点。

只听得她身边的一个人道：“莎芭，总部命令，就地将他解决，又将鱼囊作沉的！”

我一听得那人如此说法，心头不禁狂跳起来！

但是莎芭却斜着眼睛望着我，道：“你们先将鱼囊毁去了再说，这个人，我要慢慢地处置他。”那人道：“这和命令有违！”

莎芭反手一个巴掌，打得那人后退了一步，道：“一切由我负责！”

那人抚着脸，一声不出，退了回去，道：“是！是！”他和其余两人，一齐返到了岸边，莎芭和四个自天而降的人，则仍然将我围住。

我心中在急速地想着脱身之法。

虽然我身具过人之能，在中国武术上，有着相当高深的造诣，但是在四柄机枪的指吓下求生，倒也不是容易的事。

莎芭不住地望着我冷笑，我不去看她，只见那三人，驶着一艘小艇，离岸十来码，停了下来，一个人跃下海去，不一会，那人又浮了上来，攀上了快艇，快艇又向外驶去。

不到两分钟，海面之上，冒起了一股水柱，那股水柱，又迅速消失。几乎没有声音，那一具“鱼囊”，便已经被消灭了。

同时，我看到一艘游艇，正驶了过来。等那艘游艇泊岸之后，莎芭才开口道：“上游艇去！”

我知道莎芭正在实行她的诺言，她要对我折磨个够，然后才执行总部的命令，将我杀死！我在向海边走去之际，沉声道：“我要和甘木先生通话。”

莎芭回头，同我作美丽的一笑，道：“我不知道什么甘木先生，你也不必再存什么幻想了。”我知道这野心集团对我利用，已经完毕，而且，认为我是危险人物，下定决心，要将我除去了！

我的心中，不禁泛起了一股寒意。

如今，我的处境，看来虽然比在海底建筑物时好更多，但实际上却是更其危险！因为，当我在那海底建筑物中的时候，野心集团要利用我，他们至多不令我离开，却不会害我的性命。

然而如今的情形不同了，野心集团所在各地的爪牙，全是穷凶极恶的人，要暗杀一个人，而又不留不若何痕迹，那是家常便饭。

而且我相信，如果不是莎芭想要先折磨我一番的话，我现在，早已陈尸海滩了！

我殚智竭力地思索着，终于，在我和莎芭先后踏上跳板的时候，我冷

冷地道：“小姐，你不必神气，我相信你绝未有到过总部的荣誉。”莎芭狠狠地道：“我会有的。”

我“哈哈”一笑，道：“如果你知道你们的最高首脑和我曾经讲过一些什么的话，你就不会有那样的自信了！”

这时候，我和她已一起跨上了游艇的甲板，莎芭来到了我的面前，扬起手，就向我面上掴来，一伸手，便握住了她的手腕。

但是，我才一握住她的手腕，腰际便有硬物，顶了上来，一个人道：“放手！”

手提机枪的枪弹，如果在那么贴近的距离，射进我的身中，我可能不会再像是一个人。所以我不得不放开了莎芭。

莎芭不敢再来掴我，后退了两步。那个以枪管抵住我腰际的人又道：“莎芭，总部说得非常明白，这人是危险分子，绝不可留！”

莎芭道：“我也说得十分明白，在这里，由我作主！”我看到了几个大汉面上不以为然的神色。但是，莎芭立即发出了一个媚惑的微笑来，道：“你们不会反对的，是吗？”

那几个大汉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并不出声。莎芭的美丽，征服了他们，使他们大着胆子一起违反上峰的命令。

这时我是有利的，因为我至少有了可供利用的时间。莎芭得意地笑了起来，道：“先将他押到黑舱中去！”那几个人答应了一声，向我喝道：“走！”

我不知道所谓“黑舱”是什么意思，但是在机枪的指吓下，即使那是地狱的代名词，我也只好去。我躬身走进了船舱。只见一个大汉，抢先一步，拉开了挂在舱壁上的一幅油画，露出了一道暗门来。他用枪口，顶开了那道暗门，喝道：“进去！”

我慢吞吞地跨了进去，我才一跨进，“砰”地一声，那扇暗门已经关上，眼前一片漆黑，闭上了眼睛片刻，再睁了开来。

从一道隙缝之上，有一点点光线，通了进来。那是一个十分潮湿，四英尺见方的一个“笼子”。我看到底下是木板，便立即在我的皮带中，抽出了一柄四十长短，极其锋利的小刀来。

这柄小刀的柄，就是皮带的扣子，而以皮带为刀鞘，可以派极大的用处。

我以小刀，在底上挖着，但是只挖深了半寸，我便碰到了金属。我又蹲在暗门之前，在那道隙缝之中，将小刀插了进去，搅了半晌，却一无成就。

我只得放好了小刀，将身子缩成一团，紧紧地贴在那扇暗门的旁边。平常人是不能将自己的身子，缩得如此之小的，但是我能够，因为我在中国武术上，有着相当深湛的造诣。

我等着，等着机会。

约莫过了半小时，才听得外面的舱中，响起了脚步声，接着，便听得一个人道：“莎芭，不要太任性了！”莎芭的笑声，和着“霍”地一下，像是挥鞭之声，一齐传入我的耳中。

接着，便听得她的命令，道：“叫他出来。”

我听得油画向旁移开的声音，便将身子，缩得更紧，但是右手，却微微向外伸着。暗门打了开来，有人喝道：“出来！”

我一声不出，那人又喝道：“出来！”他一面喝，一面便伸进机枪来捣我，这正是我等待着的机会，我一伸手，抓住了机舱，就势向前一撞，机枪

柄撞在那人的肋骨上，我听得了肋骨断折的声音，几乎是同时，一阵惊心动魄的枪声，响了起来，如雨的子弹从暗门中飞了进来。

但因为我将身子，缩得如此之紧，因此子弹在我身旁飞过。而我不等他们射出第二轮子弹，便已掉转枪柄，扳动了枪机。

枪机的反挫力，令得我的身子，随着“达达达”的枪声，而震动起来，震耳欲聋的枪声，约莫持续了一分钟，子弹已经射完了。

我又呆了大约十秒钟。

这十秒钟，是决定我生死的十秒钟！

因为如果还有人未死的话，他一定会向我作疯狂的扫射的。但是，那十秒钟，却是十分寂静。我探头出去，只见舱中横着七八具尸体。

莎芭的身子最远，她穿着一套驯兽师的衣服，手中握着一根电鞭，看来是准备打我的。

我已没有法子知道她死前的神情是怎样的，因为她已没有了头颅，至少有十颗子弹，恰好击中了她的头部，令得她的尸体，使人一看便想作呕。

我吸了一口气，转过头来，出了艇舱，跃上了一艘快艇，发动了马达，向那离岛的正面驶去。莎芭想令我死前多受痛苦，结果，却反而变成救了我。

我操纵着快艇，想起我损失了那具“鱼囊”，我的话便少了证明，但是，国际警方，总不至于不相信我的话吧。我化了大半小时，已经又上了岸，又步行了五分钟，我便截到了一辆街车。

当车停在我家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了！

我居然仍有机会，能够活来看到我自己的家门口，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取出了钥匙，打开了大门，走了进去，竟发现沙发上睡了一个人。只看他的背影，我就知道是霍华德。

我并不奇怪霍华德如何会出现在我的家中，并且睡在沙发上。

因为我的失踪，霍华德心中的焦急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一定日日到我家来，等候我的归来，倦极而睡，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我心中略为感到奇怪的，是他睡在沙发上的那种姿势，他将头深埋在臂弯中，照那样子睡法，该是没有法子透气的。

我带着微笑，向前走去。然而，当我的手，放在霍华德的肩头，想将霍华德推醒之际，我面上的微笑，却冻结在我的面上了。

我看到了霍华德耳后的针孔，也看到了霍华德发青的面色。我大叫一声：“霍华德！”然后，我扳动他的肩。

霍华德当然不会回答我了。

代替他的回答的，是他的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的声音。

他早已死了，他是死于那种毒针的。

“老蔡！”我大声地叫道：“老蔡！”并没有人回答我，我向后冲去，然而，一个冷冷的声音，止住了我，道：“站住！”我立即站住，并且转过身来。在沙发后面，站起了一个人。那人戴着十分可怕、七彩缤纷的一张面具，令得人一看之后，便自为之一愣。而就在我一愣之际，我听得“嗤”地一声响，我连忙伏地打滚，抓起一张茶几，向他抛了过去，但是，我只听得茶几落地的巨响，等我再一跃而起之际，那个人却已经不在。

我并没有寻找，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在客厅中，有一枚或者一枚以上，射不中我的毒刺。

我不知老蔡怎样了。我独自站在客厅中，对着由沙发上滚下来的尸体。

在我的心中，却起了一个极大的疑问。本来，我认为施放毒针的，一定是野心集团中的人，但如今看来，却又未必是。

除了那个野心集团之外，一定另有人在暗中，进行着一切。

最明显的是：我失去的那一大叠资料，并未落在野心集团的手中。

霍华德已经死了，我仍然要立即和国际警方联络，而且我发现我自己，是处在危险之极的境地中，如果不立即和国际警方联络，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

我叫了老蔡几声，得不到回答，我不再去找他，立即转身，向门外走去，连衣服也不换，我准备到电报局去，以无线电话，和国际警方联络的。

但是，我还没有来到门口，便突然听得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为了小心，我立即停了下来。

因为如今，我是这世上唯一确知有这个野心集团存在，而且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的人。当然，如果我死了，国际警方仍会不断地侦查，但是当国际警方发现真相的时候，可能一切都已迟了！

所以，必须保持极度的小心，丝毫也不容大意！

我一停在门口，便听得那脚步声，已经停在我家门前了。

我猛地吃了一惊，庆欣自己的机警，我连忙身形闪动，躲到了一幅落地窗帘的后面，只听得电铃响着，一下，两下，三下

我当然不会去开门，而且，我也不想到门前望人镜去张望来的是什么人。因为我家的大门上并没有装着避弹钢板，只要来人有着潜听器，听出我的脚步声，隔着门给我一枪的话，我是绝对无法防避的。

我只是在等着，等那人无人应门，自动离去。

电铃仍是持续不断地响着，在这空荡而躺着国际警察部队要员的尸体的客厅中听来，格外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在最后一次，连续不断地响了一分钟之后，电铃声便静了下来。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以为来人一定会离去的。

但是，我却听不到来人离去的脚步声，非但听不到脚步声，而且，我还听到了另一种奇怪的声音。辨别各种古怪的声音是因何而生，也是一种特殊的本领，而当时，我一听得那“克勒”的一声，我便不禁毛发直竖起来，因为我一听便听到，那正似是有一柄钥匙插入锁孔所发出来的声音！

当然，刚才按电铃的，和如今以钥匙插入锁孔中的，是同一个人。

而此人明明有钥匙，却又在拼命按铃，当然他的用意，是先试探一下屋中是否有人，由此可知，这人的来意，一定不善了！我不知我自己住所的大门钥匙，怎么会给人弄去的，但想来也不是什么玄妙的事，因为老蔡已不在屋内，而老蔡的身上，正是有着大门钥匙的！

我一面心头大是紧张，一面心中，暗暗为老蔡的命运而悲哀。

我在窗帘缝中张望出去，只见锁在缓缓地转动着，然后，“拍”地一声，门被打开了！

我紧紧地屏住了气息，进来的什么人，在五秒钟之内，便可揭晓了。门被缓缓地推开了来，我的心情，也格外地紧张。

但是，门却是被推开了半寸！

我无法在那半寸的门缝中看清外面的是什么人。但是在外面的那人，却已足可以在那半寸的门缝之中，看清大厅中的一切了。

我心中暗忖，如果来的是我的敌人的话，那么这个敌人的心地，一定

十分精细，也十分难以应付，我仍是屏气静息地等着。

如果那人一看到了大厅中的情形，便感到满足，关门而去的话，那我便没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但是也有可能，他看到屋内无人，会走进来的。

我等着，门外的那人显然也在考虑着是不是应该进来，因为他既不关门，也不再将门打得更大。

这是一场耐心的比赛，我心中暗忖。

我看看手表，足足过了四分钟。四分钟的时间，放在这样的情形下，实在是太长了。我几乎不耐烦，要冲出去看看门外的是什么人！

但是就在此际，大门却终于被推开，一个人轻轻地向内走来。

我和那人正面对，我自然可以极其清楚地看清那人的面孔。

我不用看多第二眼，只要一眼，我便知道那是谁了，而在那一刹那间，我整个人，像是在冰箱中冻了十来个小时一样，全身发凉，一动也不能动！

我可以设想进来的是三头六臂，眼若铜铃，口如血盆的怪物，但是我却绝想不到，用这种方法，在这样的情形下，侵入我屋中的会是这个人！

在那瞬间，我几乎连脑细胞也停止了活动，而当我脑子再能开始思索时，她已经来到了离我更近的地方，也就是霍华德尸体之旁。

来的人，是一个身材颀长窈窕的女子，年轻、美貌，面上的神气，永远是那么地骄傲，以显示她高贵的身份。那不是别人，正是张小娟。

她站在霍华德的尸体之旁，面上现出了十分奇讶的神情来。

我可以看见，她右手还握着钥匙，从钥匙的新旧程度来看，可以看得出来那是新配的。她穿着一件连衫裙，是蓝色的。

我屏住了气息，张小娟显然不以为大厅之中，还有别的人在。她蹲了下来，以手指在霍华德的手背，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肌肉上，按了两下。

她的这种举动，顿时使我极其怀疑。

因为这正是检查一具尸体的肌肉，是否已经僵硬，也就是死亡已经多久的最简便的方法。

这个方法，出于一个熟练的警探之手，自然不足为奇，但却绝不是亿万富翁之女，学音乐的人所应该懂得的！

然而张小娟却用这种方法，在试着霍华德死去了多少时候。那时，我心中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她究竟是哪一种人呢？

事实上是难怪我心中有此一问的，因为她的行动，她此际的一切，和她的身份，都太不相称了！

我自然要尽我的能力寻找答案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却先不想追究，我要尽快地设法到电报局去，和国际警察部队的高级首长纳尔逊先生联络。

当然，最简捷的方法，是冲出大门口去。

但是这一来，张小娟便知道我已侦知她的反常行动了，这对于我想要进一步了解她，是十分不利的。我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看身后的窗子是不是开着，我可以跳出去，但是每一扇窗子都关着，如果我打开窗子的话，那么不可避免地要被张小娟听到声响的。

正当我心中，在想着怎样才能不为张小娟所知，而又立即离开之际，忽然听得张小娟提高了声音，叫道：“卫斯理！”

我吓了一跳，在刹那间，我当真以为藏身之处，已经给她发觉了！

我几乎立即应出声来，但当我转回头去之际，我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

事，只见张小娟并不是望向我，而是抬头望着楼上，同时，她的手中，也已多了一柄十分精巧的手枪！

那柄手枪，更证明了她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

因为，我虽然曾和她意见不合，拌过嘴，但是无论如何，她绝没有和我以枪相见的必要，我知道她此来，一定有着极其重大的目的。

只听得她继续叫道：“卫斯理，你可在楼上，为什么你不下来？我来了，你知不知道？”

我直到此时，才知道张小娟刚才叫我，是想试探我是不是在楼上。

我仍然不出声，因为我知道她下一步的动作，一定是上楼去。我心中是多么地想知道她上楼之后，干一些什么事啊！

但在同时，我心中却决定，她一上楼，我便立即向门外掠去，而将侦查张小娟离奇的行动一事，放慢一步。

果然不出我所料，张小娟叫了两遍，听不到有人回答，便向上走去，但是，她才走了两级楼梯，要命的电话声，却像鬼叫似地响了起来。

张小娟立即转过身，三步并作二步，来到了电话几旁，拿起了听筒。因为电话几就在窗帘的旁边，所以在那时，她离开我极近，我一伸手就可以碰到她的，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层窗帘布而已！

我只听得她“喂”地一声之后，便问道：“找谁？找霍华德先生么？他不在这儿，已经离开了。我想是两小时之前离开的。大约不会再回来了。好的。我是卫斯理的朋友。”

她讲到此处，我听得“卡”地一声，对方已经收了线。张小娟十分幽默，她说霍华德是在两小时以前“离开”的，而且，“不会再回来了”。我同时想到奇怪的是，她对霍华德死亡的时间，判断得十分正确，霍华德死亡到现在，据我的判断，也正在两小时左右。

张小娟放好了听筒，又继续向楼上走去。

这个电话是什么人打来的，我不知道，可能是霍华德的同行，也可能正是谋害霍华德的人，我那时也根本没有时间和心绪去多作考虑，我只是向上望着，一等张小娟的身形，在楼梯转角处隐没，我便立即闪出了窗帘，以最轻最快的脚步，向门外掠去。

到了门外，我背门而立，先打量四周围可有值得令我注意的事发生。

街上仍是和往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有什么特殊的情形，我快步地来到了大街上，招来了一辆街车，吩咐司机驶向电报局。

到了电报局，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舍电梯而不搭，我看了看手表，在离开我的住所以后二十四分钟，我便已坐在无线电话的个人通话室中了。这种个人通话室的四壁，全有极佳的隔音设备，可以大声讲话，而不被人听到。

（一九八六年加按：当时，国际直拨电话，是连幻想小说中都不常见的。）

等到我接通我在国际警方总部的朋友纳尔逊先生的电话号码之际，又化了七八分钟，然后，我在电话中，听到了纳尔逊先生低沉而坚定的声音。

我连忙道：“我是卫斯理，电话是从远东打来的，你派来的霍华德，已经死了。”

纳尔逊先生的声音，一点也不惊讶，他只是问道：“几天的失踪，使你得到了什么？”

他虽然远在国际警察部队的总部，但是却知道了我失踪一事，那当然是霍华德报告上去的，我连忙道：“我有极其重要的发现，是世界上任何想像力丰富的人，所不能设想的事，我到过——”

我只当纳尔逊先生一定会急于要听取我的报告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话未曾讲完，纳尔逊先生深沉坚定的声音，又将我的话头打断。

他道：“不要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们早就发现，凡是通向国际警方的无线电电话，皆被一种具有超特性能的无线电波接收器所偷听，而我们用尽方法，竟没有法子预防，如果你的发现是机密的话，不要在电话中说。”

我发觉自己握住听筒的手，手心上已经有湿腻腻的汗水渗出。

我可以肯定，使得国际警方无法预防的偷听，也是野心集团的杰作！

我忙道：“纳尔逊先生，你必须听我说，我是这世上知道真情的唯一人，而且，霍华德死了，我的生命，也如风中残烛一样——”

纳尔逊先生肯定地道：“不行，绝不能在电话中说，我就近派人来和你联络，你要尽量设法保护你自己，使你自己能够活着看见到我派来和你联络的人！”

我急得额上也渗出了汗珠，几乎是在叫嚷，大声道：“不行！不行！时间已不允许这样做了，我必须立即向你们说明事实真相，你也必须立即会同各国首脑，来进行预防，这是人类的大祸！”

纳尔逊仍然道：“不能在电话中作报告，你如今是在什么地方？”

我颓然讲出了我的所在。纳尔逊道：“好，你在原地，等候十分钟，十分钟后你走出电报局的大门，就会有一个穿花格呢上装，身材高大的英国人，叫作白勒克的，来和你联络，你将你的所知，全部告诉他，他就会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转告我的。”

我叹了一口气，道：“也好。”

纳尔逊先生已将电话挂断了，我抓着听筒，好一会，才将听筒放回去。

纳尔逊先生的小心，是不是太过份了一些呢？我心中感到十分的疑惑，事情是如此紧急，何以他不听我的直接的报告呢？

如果说，我和纳尔逊的通话，在海底的那个野心集团，都可以听得到的话，那么，他们岂不是知道我还活着，正准备大力揭穿他们的阴谋么？如果他们的行动，够得上敏捷的话，那么他们应该在白勒克未和我见面之前，便将我杀害了！

我仍然躲在个人通话室中，并不出去。

## 第十六部：荒郊异事

目前，这里似乎比较安全，当然，这因为是个个人通话室，故面积十分小而起的一种安全感。实际上，隔音板可能给我甚么保护呢？九分钟后，我走出了个人通话室，付清了通话费。

那已经是十四分钟了。

我故意迟延四分钟，是因为我不想先白勒克而出现，我低着头，走出电报局的大门，同时，以迅速的手法，在脸上戴起了一个尼龙纤维制造的面



具，这个面具，使我在进入电报局和出电报局之际，便成两个不同的人。

出了门口，我迅速地步下石阶，天色很黑，起先，我几乎看不到门口的马路上有甚么人。我放慢了脚步，四面留心看去。

我已经慢了四分钟，纳尔逊先生派来和我联络的白勒克，不应该比我更迟的。

我只是慢慢地向前走出了四五步，就看到一个穿着花格呢上装，身形高大的金发男子，但是那男子却不是站着，而是一双手臂靠在电灯柱上，而又将头，枕在手臂之上。

看他的情形，像是一个酩酊大醉的醉汉一样。

那人自然是白勒克了！

我一看四面并没有别人，便连忙快步，向他走了过去，来到了他的身边，道：“白勒克先生么？我迟出来了几分钟。”

那人慢慢地转过头来，我和他打了一个照面。

我一看清他的脸面之后，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在街灯下面看人，人的面色，本来就会失去原来的色泽的。

但是却也无论如何，不应该恐怖到这种程度。

那人的面上，已全然没有了血色，在街灯的灯光照映下，他整张脸，就如同是一张惨绿色的纸一样。

我立即觉出了不对，他已经嘴唇掀动，发出了极低的声音道：“我是白勒克，我遇害了，你不能再和纳尔逊先生通电话，你快到福豪路一号去，快可以发现。”

他只讲到“可以发现”，面上便起了一阵异样的抽搐，那种抽搐，令得他的眼珠，几乎也凸了出来，紧接着，还来不及等我去扶他，他身子一软，便已向下倒去，我连忙俯身去看他，他面上的肌肉，已经僵硬了。

而他死的这种情形，我已见过不止一次了。和以往我所见的一样，白勒克是死于毒针的！

我连忙站起身来，海傍的风很大，在这种情形下，更使我觉到了极度的寒意。

我不再去理会白勒克的尸体，事实上，我也没有法子去理会。

我当时只感到自己是一个靶子，敌人的毒针，随时随地可能向我射来的。

我更相信，因为我退了四分钟出来，所以我如今能站在寒风之中，思索着怎样才能安全，而未曾像白勒克那样，尸横就地。

我转过身，开始向横巷中穿了出去，路上的行人很少，我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穿出了横巷，我迅速地赶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车内的人也很少，我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开始静静地思索。

许多不可思议的事，许多谋杀，在我身入海底，野心集团总部之际，一切不可思议的事，看来好像应该有一个总结了。

然而，当我侥幸地能够逃出生天之后，不可思议的事和谋杀，仍然是接连而来！

我感到了极度的孤单，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而我找不到可以帮助我的人。蓦地，我想起了白勒克临死时的话来。

他叫我切不可再和纳尔逊先生通话，而要我立刻到“福豪路一号”去，

又说如果我到了那里，我就可以有所发现，但是我可以发现甚么，他却又未曾讲出来。

“福豪路”，“福豪路”，随着巴士的颠簸，我不断地想着这条路，这条路给我的印象十分陌生，但是却在我的脑中，又有一定的印象，我像是在甚么地方，看到过有写着福豪路三个字的路牌一样！

巴士快到总站，搭客也越来越少，蓦地，我跳了起来！我想起我在甚么地方，见过“福豪路”这三个字了，那是在我遇到张海龙的第一晚，张海龙用他那辆豪华的“劳司累司”汽车，将我载到他郊外的别墅去的那个晚上。当车子在通向别墅的那条私家路口，停着等开大铁门的时候，我看到过“福豪路”三个字，而这条路，只通向张海龙的别墅。

那么，白勒克临死之前，所说的“福豪路一号”，难道就是指张海龙的别墅而言的么？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到张海龙郊外的别墅去，又可以发现甚么呢？

我知道，凭想像的话，我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我必须亲自去！

但是首先，我却要证明，张海龙的别墅，是不是“福豪路一号”！

我在终点之前的一个站下了车，确定了身后并没有人跟踪之后，我在一个公共电话亭中，打了一个电话给张海龙。

但是，那面的回答却是，张海龙到郊外的别墅去了！我呆了一呆，又找张小娟听电话，但是那面告诉我，“小姐傍晚出去，一直到现在还未曾回来。”

我的心中，不禁一动，因为张小娟在我住所出现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难道她在我的住所，一直逗留到现在，抑或是她已在我的住所，或是在离开我的住所之际，遭到了不测。

对方早已收线，我则还呆想了几分钟。

我只得相信对方的记忆了，那么，如今我可以做的，而且应该立即做的事，便是到“福灵路一号”去！

我出了电话亭，沿着马路走着，一面不断地看着停在马路边上的各种汽车。要到郊外去，当然不能没有车子，而我又准备回家去取车子，所以只好用不正当的法子取得交通工具了。

不到三分钟，我便看中了一辆具有跑车性能的轿车，我对这种车具有特别的好感（那辆车的车主，在失车之后，曾大怒报警，但是后来，他知道我是因为喜欢他选中车子牌子而“偷”车之后，我们又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我一掌击在车窗玻璃上，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声音，窗子便破碎了。

我伸手进去，打开了车门，用百合匙打开电门，大体大样地驾着我偷来的车，向郊外驰去。

寒夜的郊外，更是显得十分冷清，我将车子驶得飞快，四个轮胎发出“吱吱”声，在路面上滑过，从破窗中，寒风如利刃一般地切割着我的面，我只是想快一点赶到，快一点赶到！

大约四十分钟，我已渐渐接近了张海龙的别墅。

我在转上斜路的弯角上，弃车而下，将身子隐在路旁的草丛之中，向斜路上掠去，没有多久，我便到了那扇铁门的前面。

我仰头向大铁门旁边的石柱上看去，果然，在一块十分残旧的路牌上，写着“福豪路”三个红字。

我吸了一口气，连爬带跃，翻过了铁门，向前无声地奔去。没有多久，

在黑暗之中，我已经可以看到张海龙的别墅了。

同时，我也可以看到，别墅之中，有灯光透出。

我心中在暗自询问，到了别墅之后，我可能发现甚么呢？张海龙正在别墅中，难道一切的事情，正是因他而起的？难道国际警方对张海龙的怀疑，并不是全然没有根据的？

我脚步越来越快，不一会，已离得别墅很近了。

直到这时，我才发觉，那天晚上，和我第一次来到，以及在别墅中独宿的那一晚一样，雾很浓。我越是接近别墅，心情越是紧张。

我在这时，突然之间，眼前陡地一亮！

在我的眼神经一觉出眼前有亮光之际，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我被人发现了，有人在以电筒照射我！所以，我立即向地上一滚。

但是我刚一滚到地上，便发觉我的判断不对。

因为当我抬起头来之际，我看到了那光亮的来源。

光亮来自张海龙别墅的后院，停留在半空，光烁夺目，像是一大团在燃烧着的火，但是却又静止不动，令人产生一种十分特异的感觉。

“妖火”！

那是我第二次看到这种奇异的现象了。

我连忙站了起来。然而，就在那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眼前重又一片黑暗！像我第一次看到“妖火”的时候一样，不等你去探索它的来源，它便已经消失了。

或许形成“妖火”的原因十分简单，但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却是神秘之极！

我呆了一呆，继续向别墅走去，我用更轻的脚步和更小心的行动接近别墅，因为白勒克曾说我可以在这里发现东西的，而我又再一次地见到了“妖火”，张海龙又在别墅中。

我决定偷偷地接近别墅，以利于我的“发现”。我以最轻的步法，向前走去，在我攀过了围墙之际，我更清楚地看到，别墅中的灯光，是从楼下的客厅射出来的。

除了远远传来一两下犬吠声之外，四周围静到了极点，我唯恐身形被人发现，几乎是滚向墙脚边上的。在墙脚边上，我又停了片刻，等并无动静时，我才慢慢地直起身子来。

我向着一扇落地长窗走出了一步，从玻璃中向大厅内望去。

一支落地灯，使得整个大厅，笼罩在十分柔和的光线之中，我立即看到，有一个人，以手支额，肘部则靠在沙发的靠手上，背我而坐。

虽然我只看得清那人的背影，但是我却只看一眼，便可以肯定那人是张海龙。

别墅中只有张海龙一人在，那倒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只有张海龙一个人，我能够发现甚么呢？白勒克临死之际，挣扎着向我说出的话，又具有甚么意义呢？这实是令我费解之极了。

虽然我本来也不知道，我到了别墅之后会有甚么发现，但是在我想像之中，总应该有些事情发生，而绝不应该如现在那样地冷清清。

我在窗外，站了大约五分钟，我的视线，也一直未曾离开过张海龙。

张海龙一直以那个姿势坐着，连动也没有动过。

一开始，我只是奇怪，张海龙何以竟能坐得那么定，在他的心中，在

想些甚么？当我将他儿子的事和他讲明了之后，他不知道会受到甚么样的打击。

可是，五分钟之后，张海龙仍是未曾动过，我的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难道我来迟了一步，张海龙——他——他也遭了毒手，死在毒针之下了？

我一想及此，手已扬起，待要一掌击破玻璃，破窗而入了！

恰好就在我几乎贸然行动之际，张海龙的身子动了一动，他放下了手，在沙发的靠手上，重重地一击，站了起来。我连忙身子一闪，不使他发现，然而我却仍然可以观察他的行动。

只见他站了起来之后，背负双手，在踱来踱去，我心中暗忖刚才还好不曾鲁莽行事，进一步的忍耐，往往是成功的秘诀。

我继续在窗外窥伺着。

张海龙足足踱了半个小时，仍然不停，所不同的只是他间或背负双手，间或挥手作出各种莫名其妙的手势而已。我决定不再窥伺下去了。那并不是因为张海龙踱得太久了，而是我看出张海龙在别墅中，一点作用也没有，他只不过是想要一个人独处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就算等到天明，也不见得有什么发现的。

我退开了几步，来到了大门前，按动了电铃。

不一会，我便听到脚步声走了过来，大门打了开来，开门的正是张海龙。

在他开门之际，面上的神情还是那样地茫然和沮丧。可是当他一看清是我的时候，他面上的神情，是那样地喜悦，像是一个正在大洋中漂流的人，忽然遇到有救生艇驶来一样。

张海龙的这种神情，使我又一次肯定霍华德和国际警方，始终只是多疑，张海龙是绝对不可能和我站在敌对地位的。

因为，他如果和我站在敌对地位，却又能作出这样神情的话，那么，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而且也将是一个旷世的表演家了！

他望着我，面上的肌肉因喜悦而微微地颤动着，好一会，才道：“是你！”

我跨了进去，道：“是我。”

在我走进之前，我仍然回头向身后望了一眼。

别墅之外，黑漆漆地，甚么人也没有。我走进了客厅，连忙将门关上，不等张海龙向我发问，我便先向他问道：“刚才，你可曾发现甚么？”

张海龙呆了一呆，反问道：“你是指甚么而言？”

我是想问他，刚才有没有发现那“妖火”的，但是看张海龙的神情，却像是完全不知道一样，所以我也暂时不说出来，只是道：“你有没有发现甚么异样的光亮？”

张海龙道：“没有，刚才我完全在沉思之中，甚么也没有发现。”

我点了点头，坐了下来。张海龙就在我的对面坐下，道，“卫先生，听说你失踪了！”

我道：“不错，我被绑架——张先生，这里是不是福豪路一号？”

张海龙失声道：“绑架——”

可是他只说了两个字，便又惊奇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事实上，根本没有‘福豪路’这条路，那只不过是——我一时兴起所取的一个名字，除了我们的家人之外，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道：“可是，在大铁门口，却有一个路牌！”

张海龙道：“是的，我奇怪的是，你怎么知道这里是一号。”

我仍然决定不将白勒克的话向张海龙说，只是耸了耸肩，道：“没有甚么，我只不过是随便猜想罢了！”

我竭力使我自己的语音，听来若无其事。但是却显然不十分成功，因为张海龙的眼光之中，仍是充满了狐疑的神色。

我们沉默了一会，张海龙才道：“绑你的是一些甚么人？”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伸手放在张海龙的手背之上。张海龙数十年在商场打滚，使他具有极其敏锐的直觉，我才一按住了他的手背，他的面色便已变了，道：“你说吧，我可以忍受任何不幸的消息的。”

张海龙当真是一个十分勇敢的老人。

我谨慎地选择着字眼，道：“绑架我的，就是使得令郎失踪的那些人。”我觉出张海龙的手微微发起料来，但是他的眼神却十分坚定，道：“告诉我，小龙可是已不在人世了！”

我连忙道：“不，他活着，很好。那是一个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的魔鬼集团，令郎发明了一种离析动物内分泌的方法，运用这个新法，可以使任何动物改变习性，那就使得人变成容易控制的动物，有助于野心集团的野心计划。”

我一口气讲到这里，才松开了接住张海龙手背的手，道：“这便是魔鬼集团为甚么要使令郎失踪的原因，他们要威胁他为之服务！”

张海龙的面色，看来十分苍白。

但是，在张海龙的面上，却现出了一个十分骄傲的微笑来，道：“我知道，他不会服从的。”

我望着张海龙骄傲而自信的笑容，心中在考虑着是不是应该将事实的真相说出来。

我和张海龙的相遇，纯粹是出于偶然，而当我受张海龙之托，设法找寻他失踪的儿子之际，我也绝未想到，一件普通的失踪案，竟会牵连得如此之广，变成这样大的一件大事。

如今，张小龙的失踪这件事的本身，根本是无关紧要的了，要紧的是怎样制止野心集团的阴谋，但是我却偏偏无法和国际警方联络，无法将我的发现，通过国际警方，而传达给各国首脑！

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会晤张海龙，而是为了白勒克的那一句话。

我并没有回答张海龙的话，而自顾自地沉思起来。我的态度，又显然地引起了张海龙的怀疑，他望着我，道：“怎么？我的估计有错么？”

在那一刹那间，我决定了怎样回答他了。我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道：“没有错，令郎拒绝和野心集团合作，野心集团暂时不敢开罪他。你放心，我一和国际警察部队联络之后，立即会将他救出来的。”

张海龙笑了起来，这一次的笑容，显得十分疲乏，那是在极其紧张的期待之后，精神为之一松的一种笑容，他道：“我只要知道他绝不屈服，绝不为他人所利用，这已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我望着张海龙，心中不知是甚么滋味，我避不与他的目光相接触，唯恐给他看出我是在向他说谎。这别墅中显然平静无事，白勒克的话未曾兑现，我再在这里多耽搁也毫无意义了。

所以，我立即道：“我要走了，我还要设法和国际警方去联络。”

张海龙道：“好，我也要休息一下了。” 我道：“你一人，在这里？” 张海龙道：“我不怕。”

我道：“你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张海龙道：“今天我不想回市区去，除了在这里过夜之外，还有别的办法么？” 如果我不是那么急于和国际警方联络，我一定会在这里，陪伴张海龙的。但是如今我却不能。

而张海龙又是那样地固执，我绝不相信自己可以劝得动他。

所以，我只得道：“那么，我们再见了，再有进一步的好消息之际，我会来通知你的。” 张海龙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连声道：“好！好！”

我出了大门，走下了石阶，张海龙站在门口送我，我出了围墙，由于地势的关系，当我转过头来之际，我可以看见整间别墅。

客厅中的灯光仍然亮着，除了客厅中有光芒射出来，整座别墅，都浸在黑暗的浓雾之中，像是一头硕大无比的怪兽。

在那瞬间，我突然又想起刚才所看到的“妖火”来，在那同时，我的耳际，似乎又听到了白勒克临死前的那一句话。

纳尔逊在无线电话中，吩咐我和白勒克联络，白勒克当然是国际警察部队十分得力的干部了。他会不会死前胡言，一致于此呢？

如果他的话，绝不是死前的胡言，而是确有所指的话，那么，我又何以一无发现呢？

种种疑团，在我心中升起。

我站在那小山岗上，望着浓雾中的那幢别墅，像是对着一整团谜一样。我想了大约两分钟，便决定不知会张海龙，再到那别墅的其他部份，譬如说那实验室去搜索一番。

或许，白勒克所指的发现，就是说我在这里可以发现“妖火”的秘密！

我曾两次见到“妖火”，可以说绝不是我的幻觉，这种奇异的现象是因何而生的呢？它又代表着甚么呢？那是我必须弄清楚的！

我身子伏了下来，又准备向前窜出。

但是，就在那时候，我突然听得身后，传来了悉索声响。

我连忙转过身来。

我是受过高度的中国武术训练的人，动作之快，自然也远在普通人之上，我一转过身，便看到围墙之旁的草丛中，有两条人影，疾掠而起，向围墙的一个缺口处，疾掠了出去。

那两条人影，十分矮小，看来像是小孩一样。

我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反身一跃，便跃向后去，一个箭步，向前疾追而出。

出了围墙之后，虽然雾十分浓，但是我还可以看到那两条人影，在我的面前飞驰，我用尽了生平之能，向前追去。

但是不到三分钟内，我却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我呆了一呆，却又听得不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豹吼声。

在那样的浓雾，黑夜之中，听到那种原始的，异样的吼声，实是令人毛发悚然。我在呆了一呆之后，立即想起我刚才追逐的那两个是甚么人了！

那正是张小龙从南美洲带回来的特瓦族人！

我循着豹吼声向前走去，不一会，便看到了一点光亮，我渐渐地接近火光，当我在那一堆火之旁，突然现身之际，我看到了两张惊骇莫名的怪脸，

不出我所料，正是那两个特瓦族人，他们望了我一眼，立即在地上膜拜了起来，叫道：“特武华！特武华！”

我记得，张小娟曾经告诉过我，所谓“特武华”也者，乃是他们所崇拜的一种大力神。

我心中暗忖，如果他们知道我这个“大力神”的处境的话，他们大概也要仰天大笑了。

忽然之间，我又想到，文明的进步，实在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了甚么好处。

譬如说，在南美洲，特瓦族人在地图的空白点，在原始森林中过日子，生老病死，听天由命，有甚么烦恼忧虑？

而如今，高度的文明，又为人类带来了甚么？高度的文明只是使人的野心扩张，以后到了出现匿藏海底的那个野心集团那样极峰的状态。

我忽然想到，我是根本不必去挽救全人类的命运的（而且，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人类拼命追求文明，却又不遏制野心，那么，一切悲惨的后果，实在是人类自己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白素，想起了她到欧洲去，大约也该回来了，野心集团的阴谋既然不可遏止，我和白素又何妨到特瓦族土人的故乡去，也作一个土人？

我想得实在太远了，以致那两个特瓦族人，已经站在我的面前，我仍然不知道。

直到其中一个，胆怯地碰了一下我的手，我才抬起头来，道：“你们是幸福的，你们的族人是幸福的！”

那两个特瓦族人莫名其妙地望着我，他们当然听不懂我在讲些甚么的。

那个刚才曾经碰过我的特瓦族人，这时又碰了碰我的手，同时，另一个特瓦族人，则向前面黑暗处，指了一指，又作了一个手势。

那两个特瓦族人，显然有着同一个意图，那便是要带我到一处地方去。

我不知道他们要带我到何处去，更决不定是否应该在他们的身上浪费时间。我犹豫了一阵，那两个特瓦族土人，喉间却发出了一阵十分焦急的声音来。

看他们的神情，像是有甚么事要我代他们解决一样，我点了点头，他们跳跃着，向前走去，我便跟在他们的后面。

我们所走的，全是十分荒僻的地方，山路崎岖，大约走了十来分钟，那两个特瓦族人便停了下来，并且伏在地上，又向地上拍了拍，示意我也伏下来。

我向前看去，夜深，雾浓，我看出那是十分荒凉的山地，我完全不知道将会有甚么事发生，因为看来这里甚么都不会发生。

但是，当我看到了那两个特瓦族人焦急而迫切的目光之际，我还是伏了下来，我足足伏了半个小时之久，虽然我一再告诉自己，特瓦土人的举动如此奇异，一定是有原因的，应该再等下去。

但是，在半个小时之中，只是听露水凝结在树叶上，又向下滴来的“滴滴”声，但是耐心再好的人，也会难以再忍耐下去的。

我舒了一口气，准备站了起来。

然而，那两个特瓦族人，却不等我站起，便不约而同地伸手向我背上按来。

当然，以他们两个人的力道，是绝对按不住我的。但是那却可以证明

他们两人，要我继续在地上伏着。我心中暗叹了一口气，又伏了下来。

看那两个特瓦族人全神贯注望着前面的神气，我知道前面一定会有甚么特异的事发生，因之我也全神贯注地向前望去。

在我望向前之际，那两个土人面上现出了欣喜之色，同时，一齐拍着一株生在山脚下，一块大石旁的榕树。那榕树，需根垂挂，十分繁茂，离我们不远。

我不知道那是甚么意思，只有将目光停在那株大榕树之上。

又过了没有多久，我突然看到，那株大榕树，竟在缓缓向旁移动！

在我刚一看到那种情形之间，我根本不相信那会是事实，而只当那是我对其一件物事，注视得太久了而生来的幻觉。

可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却证明了那绝不是幻觉，而是事实。

那株大榕树的确是在移动！

它先是向上升起，连同树向上升起的，附着在树根部位的，是一大团泥块，泥旁有钢片围着。

连树带泥，重量少说也有几千斤，我不明白是甚么力量，可以使得树向上伸起的。当树升高了之后，我看到了一根油晃晃的，粗可径尺的钢管。我知道了。那是一种油压式的起重机，将树顶了起来。

而这里，毫无疑问，是甚么地方的一个秘密入口处了。我向特瓦土人望去，只见他们正以惊骇莫名的神色，望着那棵树。

当然，对他们来说，一棵能活动的树，是不可思议的怪事。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止一次地见到过这棵树的升降，所以才在发现了我之后，便一定要拉我到这里来看这个“奇景”。

榕树升高了两公尺，便停了下来。

地上出现了一个老大的圆洞，我又看到了一张铝质椅子，自动升起，椅上坐着一个人，虽在浓黑之中，但是我仍然一眼便可以看出来，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汉克，是野心集团中的一份子！

那铝质的椅子，一出地面，便停了下来，汉克一欠身，走了下来。

他才走了一步，我手在地上一按，便已经向他疾扑了过去。

汉克是一个极其机警的人，但是他还不够机警得能在我扑到他身后之前，起而自卫。

我一扑到他的身后，伸手在他的后脑凿了一下，他便像一个撒娇的少女，倒向爱人的怀中一样，向我的身上，倒了下来，我扶住了他的身子，一伸手，在他的衣袋中，摸到了一柄手枪，然后，我一松手，任由他的身子，跌倒在地。当我回头看时，只见那把铝质椅子，正在缓缓向下降去。

我不便思索，事实上，也不容许我多思索，我一缩身，身子跳跃了起来，已经坐在那柄铝质的椅子之上。椅子向下沉去，我只听得下面有人声传了过来，道：“汉克，怎么又回来？”

我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我抬头向上看，只见椅子沉下，那株榕树，便也向下落了下來，可是我眼前，却并不黑暗，而是一片光亮。

因为在我的四周围，都有着灯光，我是在一个大圆筒形的物事中下降着，我扣住了机枪，紧张地等候着我现身之际的那一刹那的搏斗。

椅子仍向下沉着，我听得椅子油压管缩短的“吱吱”声。终于，椅子停了下来，我立即一跃而起，喝道：“谁都别动！”

惊愕失措，面无人色，慌忙举起手来的，只有一个人。



那人莫名其妙地望着我，道：“你，你是甚么人？”我喝道：“你转过身去！”那人闻言，转过了身子。我这才仔细打量自己所处的地方。那是一间地下室，除了几个扳掣之外，几乎没有甚么陈设，但是却另有一条甬道，通向远处。

我沉声道：“这是甚么地方！”

那人道：“你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我冷笑了一声，以枪管在那人的腰腿之上，顶了两顶，并且给他听到我扳开保险掣的“克勒”声。那人连忙道：“这是一个秘密所在！”

我道：“可是海底总部的分支？”

那人点了点头，道：“是，总部召集所有的人前去赴会，世界各地分支的人，职位高的都走了，连汉克也要走了，这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你仍可以有机会逃走的，快逃吧！”他一面叫我“快逃”，但他自己的声音，却在发抖！

我冷笑了一声，道：“我应该怎样，我自己知道，不用你吩咐。”

那人闷哼了一声，我又道：“总部召集所有人，是为了甚么？”那人道：“秘密，这是极度的秘密！”我又以枪口在那人的腰处顶了一下，道：“是么？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么？”

那人怪叫了起来，道：“不！”

我不禁为之失笑，道：“那你告诉我吧！”

那人连连点头，道：“总部已有了征服全世界的方法，所以才召集世界各地所有我们的人去听候重要指示的。我职位低，负责看守而已。”

我听了他的话，不禁感到了一阵昏眩。

张小龙一答应和野心集团合作，野心集团便立即召集所有人，部署征服世界了！

人类的危机来临了！

我是不是还有力量及时告知我有关方面，挽救这一场大劫数呢？

## 第十七部：地窖中别有乾坤

我心中一面想，一面摇着头。

那人道：“是与我作对，没有好处”

我不等他讲完，便道：“少废话，你带我去参观这个分支所的设备！”

那人连耳根都红了，道：“不能够的！”我柔声道：“能够的！”那人叹了一口气，道：“完了！完了！”

我又道：“你还不快走么？”

那人道：“由这里通向前去，是张海龙的别墅底下，只不过是一些通讯联络设备和储藏着一些武器，还有一个高压电站，没有什么可看的！”

我一听得那人如此说法，心中不禁猛地一动！

即使这里有什么可看的，我也不应该去看了！

野心集团已开始召集部署在世界各地的集团中人到海底总部去，那么，他的阴谋，付诸实行，也就是这几天中的事了！

我怎能再在这里耽搁时间？我为什么还不把将汉克作为证人，立即和

国际警方联络？

我一想至此，连忙道：“你快送我出去！”

那人自然不知我是因为什么而改变了主意，呆了一呆，显是求之不得，连声道：“好！”

好！”

我知道躺在外面的汉克，暂时不会醒来的，我坐上了那铝质的椅子，那人扳动了个掣，椅子开始向上升了上去，我心中在急速地盘算着，如果国际警方，对我的报告有所怀疑的话，那么汉克便是一个最好的人证了，我必须将他制住，带入市区。

正当我竭力思索，我离开了这里之后，以什么方法再和纳尔逊先生联络之际，突然，我听得下面，响起了“拍”地一声。

那一下声响，不会比一个人合掌击蚊来得更大声，但是那一下声响却令得我猛地一震，因为我一听便听出，那是装上灭音器的枪声，我根本不知道枪是谁发，也不知道枪射向何处。但是我却本能地侧了一侧身子。

那一侧，可能救了我的性命。

因为几乎是立即，我觉得左肩之上，传来了一阵灼热的疼痛，我中枪了！

在那瞬间，我简直没有时间去察看自己的伤势，我只是向下看去，我看到刚才还是一副可怜相的人，这时却正仰起了头，以极其狞厉的神色望着我，他手中正握着装灭音器的手枪！

他在地上站立的角度，是不可能觉察我只是左肩中枪，而不是胸部要害中枪。

所以，在那电光火石之际，我已经有了决定，我放松了肌肉，身子再一侧，便向下跌了下去。

当时我除了这样做之外，绝无他法。

因为我在上面，若是一被那人觉出一枪未致我死命，他可以补上一枪、两枪，直到将我打死为止，我则像一个靶子一样，毫无还手的余地。

“叭”地一声响，我已经直挺挺地跌在地上。我故意面向下卧着，血从伤处流了出来，但是那人却无法弄清我是什么地方受了伤。

我立即听得他的脚步声，向我走了过来，接着，便在我的腰际，踢了一脚，我立即打了一个滚，当然是放松了肌肉来打滚的，看来就像死了一样。

那人像夜梟似地怪笑了起来，不断地叫道：“我打死了卫斯理，我可以升级了！”

我将眼睛张开一道缝去看他，只见他手舞足蹈，高兴到了极点。

当然，我知道，我杀死莎芭等人的事情，野心集团总部，只怕已经知道了，而且，野心集团的总部，一定出了极高的赏格来使我死亡，所以那个人自以为将我杀死之际，才会那么高兴。

我左肩虽然已经受伤，但是还完全可以对付像那人这样的人。

我趁他手舞足蹈之际，一伸手，抓住了那人的足踝，我一抖手间，我清楚地听到了那人的足骨断裂之声，然后，令得他连再扳动枪机的机会也没有，他的身子已向后退去，后脑“砰”地一声，撞在水泥的地面上。

这一撞，他未曾立时脑浆迸裂，当真还得感谢他的父母给了他一个坚固的脑壳。但不论他的脑壳是如何坚固，他翻着白眼，像死鱼一样地躺在地上不动了，而他腿骨断折之处，立即因皮下出血而肿了起来。

我不怕面对面的决斗，但是我最恨打冷枪的家伙，所以找对他的出手才如此之重。我敢断言，这家伙就真醒转来，他的右腿也必然要动手术切除才行了。

我这时，才俯首察着自己肩头的伤势，我咬紧了牙，摸出了一柄小刀，将子弹挖了出来，这确实是十分痛苦的事，使得我在汗如雨下之际，又狠狠地在人家伙的身上，踢上几脚。

然而，我脱下了衬衣，扯破了将伤口紧紧地扎好。我动作十分快，因为我不能在汉克醒来之后才出去。而汉克究竟可以昏过去多久，却是难以有准确预料的事。

我扎好了伤口，按动了一个钮掣，使得那椅子向下落来，然后，我又按动了使椅子上升的钮掣，飞上了椅子，椅子再向上升去。

约莫三分钟之后，我便在那株榕树之下的洞中，钻了出来。然而，当我一出洞之后，只见浓雾已散去，就着星月微光，我首先看到，那两个特瓦族人，躺在地上，男的压在女的身上，已经死了。

我吸进了一口凉气，立即向汉克倒地的地方看去——那实是多此一举的事情，汉克当然不在了！

在那片刻之间，我心头感到了一阵难以形容的绞痛。

死的虽然是两个和我绝无关系的特瓦族印第安侏儒，但是，在他们纯朴的心灵之中，我却是“特武华”——他们信奉的大力神。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将他们的发现告诉了我。但是，我却对汉克的体格，作了错误的估计，在他昏了过去之后，未曾作进一步的措施，便进入了地洞之中。

我的疏忽，使他们丧失的性命！

我叹了一口气，回头看去，只见那株榕树，又恢复了原状，实是再精细的人，也难以想像在一株生长得十分茂盛的榕树之下，会有着地下室和地道的。

我同时听得警犬的吠声和电筒光，可以想像，那一定是汉克的枪声，引来了警察。汉克不止放了两枪，因为那两个特瓦族人身上的伤痕十分多。

我不能再在这里耽搁下去了，我连忙在草丛之中，向前疾窜而出。不一会，我便绕过了张海龙的别墅，走到接近我停车的地方。

但是我刚一到离我停车还有二十公尺之处，我便呆住了。

在我“借用”来的那辆车之旁，大放光明，一辆警车的车头灯，正射在车子上，有一个警官，在通无线电话，有一个警官，正在打开车门，检查车子的内部。

我自然不能再出去了！

我向后退去，不禁犹豫起来：我该如何呢？我总不能步行回去市区去的！

当然我并没有犹豫了多久，我立即想到，张海龙的别墅，是我最好的藏匿地点。所以，我又向前奔出，翻了过围墙。在我翻过围墙，落在地上的那一瞬间，我心中突然闪过了一丝念头：汉克到那里去了呢？野心集团既然在张海龙的别墅附近，设下了控制远东地区的分支，那么，汉克对张海龙的别墅，一定也十分熟悉了！

在四周围已全是警察的情形下，他要不给警察发觉，会上哪里去呢？当然也是躲到别墅中来！而别墅中只有张海龙一个人在！

张海龙是一个固执的老人，而汉克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我的

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为张海龙的处境，担起心来。

我连忙以最快的身形，来到了大门口，厅堂中的灯光已经熄灭了，张海龙可能是在二楼的卧室中。我抓着墙上的“爬山虎”，那虽然不能承受多重的份量，但是已足够我迅速地向上爬去。

当我站在二楼窗口凸出的石台上之际，警犬声已接近张海龙的别墅，电筒光芒，也迅速地移了近来。

我没有再多考虑的余地，反手一掌，击破了一块玻璃，伸手摸到了窗栓，拔开了栓，推开了窗，一个倒翻身，翻进了室中。

我到过这别墅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我在爬上墙时，早已认定了窗户，我翻进来的时间，是张海龙的卧室。张海龙当然不会在这间房间中的，我一落地，立即便站了起来，准备去找张海龙。但是我刚一站起，在漆黑的房间中，我身后的那个屋角中，传来了汉克的冷酷的声音，道：“卫斯理，我等你好久了！”

汉克的声音，旋地传出，实在是我的意料之外，我只是料到汉克可能在这里，却料不到汉克已经在这里等着我了！

因为，我在击倒汉克的时候，根本未曾想到汉克已看清袭击他的是我！

当时，我除了立即站定不动之外，绝无其他的事可做。我苦笑了一下，道：“我不相信你能够在黑暗之下认清目标。”

汉克“桀桀”地怪笑了起来，道：“卫斯理，经过红外线处理的特种眼镜，我可以在黑暗之中，数清楚你的头发！”

我不再说什么，汉克的话可能是实在的。人类已经有了在黑暗之中利用红外线摄影的发明，野心集团自然可以进一步制造出能够在黑暗中视物的红外线眼镜来的。

汉克又怪笑了几声，道：“卫斯理，这次你可承认失败在我手中了？”

汉克道：“我在昏过去之前的一刹那，看到了袭击者是你，我的意志使我只不过昏迷了五分钟，枪声引来警察，我又知道你必然能够制服那个笨蛋的，你必然会来到这里，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等你，朋友，你还不承认失败？”

我不得不承认汉克的料断十分正确，但我的确不知道什么叫失败，我冷笑了一声，道：“张海龙呢？”汉克道：“他睡得天翻地覆也不会醒了！”

我不禁吃了一惊，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汉克笑道：“你以为我杀了他么？放心，他是远东地区著名的银行家，我们还要利用他的。”

张海龙没有死，这使我暂时松了一口气。

汉克道：“卫斯理，你知道你可以使我高升到什么地位么？”

我冷冷地道：“升到什么地位？”汉克显是得意之极，大声道：“使我升到我们首脑的整个亚洲地区的顾问，你知道么？”

这时候，在黑暗中久了，室中已不像是我刚进来那时一片漆黑了。我抬头看去，只见汉克正坐在屋角的一张沙发上。

而我才一转头，他使失声道：“别动！”

这证明他看我要比我看他清楚得多，我不敢再动，道：“我可以坐下来么？”汉克道：“当然可以。”我向横走了几步，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就在这时，警犬的吠声已到了大门口，撞门声，电铃声一齐响了起来。汉克低声警告我：“不要出声。”我道：“没有人应门，警察是会破门而入的！”

汉克一笑，道：“你的希望必然要落空了，第一，这所别墅几乎一直是空置的，警察知道；第二，这是张海龙的别墅，你忘了么？”

我心中暗叹了一口气，这本来是我也料得中的事。

我刚才如此说法，只不过是吓汉克一下而已，但是汉克却不是容易受骗的人。

汉克沉着声音，道：“老实说，卫斯理，我对你十分佩服，你能在海底总部中逃出，近二十年来，你是第一人，而你又能逃脱了莎芭他们的围捕，这也是极不容易的事，但是，这次你想要脱身，却不容易了！”

我问道：“警察一走，你便准备开枪么？”

汉克奸笑道：“那等警察走了再说吧。”

我探听不出他的目的，只得背对着他坐着。警察在大门口闹了十分钟，便离了开去，等到四周又渐渐恢复寂静之际，汉克呼令道：“好，你可以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了。”

我立即道：“到什么地方去？”

汉克道：“你走，我自然会指示你的？”

我想过了几百种脱身的方法，但是却都给我放弃了，我实是不会有机会的，我走到门口，拉开了门，外面是走廊。

汉克在我背后，道：“下楼梯去。”

我向楼下走去，到了大厅中，汉克又道：“到储物室去。”

一听到“储物室”，我心中不禁一动，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妖火”，那种奇异的火光，似乎正是从储物室中射出来的！

而当时，我也曾到那宽大得异乎寻常的储物室中去过，却并无什么发现。

如今，汉克又逼我到储物室去，那意味着什么呢？

我一面想，一面向前走去，不一会，便来到了储物室的门口，门上全是积尘，张海龙的这所别墅虽然大，但是却乏人打理，储物室只怕更是平日没有人来到的地方，所以门下有着积尘，实也不足为奇。

我在门前站定，回过头来，道：“要我开门么？”

汉克一声奸笑，道：“不用了！”他一面说，一面已自衣袋中取出了一个如同廿支装烟盒大小的物事来，同时，手一拉，在那物事上，拉出了一根一尺长短的金属棒来。

我对于无线电的一切，虽然不是内行，但却也不是一窍不通！

我一见那物事，便立即知道，那是一具无线电发射器，在那瞬间，我只当汉克要对我不利，神情不禁地紧张了起来。

汉克一定看出了我的紧张，他虽然仍有枪对着我，但是却也不由自主，向后退出了一步，他又立即道：“你想妄动么？”

我的目光，停在他手中的那具无线电发射器上面。汉克道：“你放心，这不过是一把‘钥匙’而已。”我呆了一呆但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手中是一具晶体管的无线电发射器，那的确是可以作为“钥匙”用的，因为如果在一扇门上，装上了无线电接收器的话，他便可以通过那具发射器，来操纵这扇门的开关了。

但是我的心中，却又不能不疑惑。

因为我并不是未曾到过储物室，而我上次在进入储物室之际，却绝没有费什么手脚，只是旋转了门柄，门就开了。

如今，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何以汉克要这样郑重其事？我心中对他仍然不信，已见汉克一伸手指，推动了一个钮掣，发出了“的”地一声。

当我同时，又听得前面，响起了一阵“格格”声，使我立即回过头去看时，我不禁又呆了一呆。

在我站立的地方之前，也就是储物室的门前，本来，有一块旧地毡铺着的，这块地毡，已经十分残旧和肮脏了，可以说最喜欢留意周围事物的人，都不会注意到它的。

但是这时候，那块地毡，却自动地扬了起来，而地毡的下面，竟然是一扇钢门！

汉克再次按动了手中那具无线电发射器上的按钮，这一次，发出“的”两声，那扇钢门已向旁移了开去，我看到下面有亮光，还有一道避火梯的钢梯，通向下面去。

我呆了好一会。汉克一连催了我三次，我才抬起脚来。我只走出了一步，道：“我明白了，张海龙是这里的负责人？”

汉克呆了一呆，突然大笑了起来，道：“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立即道：“那么，你们为什么选中了他的别墅，来做分部呢？”汉克道：“那纯粹是凑巧，我们在离此地外发现了一个山洞，可以供我们隐藏器械、人员用品，而当我们准备从那个山洞挖掘一条地道，另求一个出口之际，却来到了这里，我们发现那更好，一个银行家的别墅，这不是最好的掩护么？”

我冷冷地道：“而且，那银行家的儿子，也正是你们要求助的对象！”

汉克道：“据我所知，那时候张小龙还正在念中学，根本没有什么新的发明。”我点了点头，心中更明白何以张小龙在美国有了新的发现。野心集团便立即能够侦察知的原因了。

那当然是因为这条地道，恰好通到他父亲的别墅，因之他和他的家人，也受到了野心集团注意的缘故。

我不再多问什么东西，顺着钢梯，向下走去。到了下面，我看到一具类似放映机也似的的东西，但是却又有着望远镜似的长镜头。那长镜头一直伸向上面，从一个圆洞中伸出去，我弄不清那是什么东西。而在那奇怪的东西之旁，则是其他许多，我或识或不识的器械，我并没有机会细看，因为汉克一直在催我快走。

不到两分钟，汉克已将我驱进了一间小室之中，那间小室的间隔，似乎是一种新的塑料，类似硬橡皮的东西，我一跨进了那小室，第一个感觉，便是自己呼吸声和心跳声，竟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而当汉克门将关上时，我更听到了汉克的心跳声，那是一种十分奇异的感觉，静到了极点，但是却有心跳声，我一时之间，不知怎么才好。只听得汉克忽然讲起话来，他在那样的情形下，绝没有理由对我大声疾呼的，但是他的声音却是响亮之极。

汉克道：“这里是从对静寂的地方，静寂的程度，是全世界之冠。”

我非常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却不知道在这里弄一个这样的静室，有什么用处。

他自己则在一张桌子前坐了下来，脚桌子上有着三根圆管，可以自由旋转，调整方向，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按钮，他将一根圆管对准了我，一按按钮，从那圆管中，突然射出一股光芒，照在我的身上！

我立即想起了野心集团总部中的死光来，立即想要跳了起来。

但是我的行动，怎能及得上光的速度？我的神经，才跳动了一下，肌肉根本未动，自那圆管处射出来的光芒，已将我的全身罩住了！

在那片刻间，我感到肌肉发硬，我感到自己已经化成了一撮飞灰。

但是那一切，全是幻觉，我仍然好端端地坐在椅上，并未曾死亡，甚至没有受伤，我心中立即又想起。难道这是辐射光？使人在被光罩住之后，就患上了不治之症，慢慢地死亡？

而以魔鬼集团在科学上的成就来说，或许他们已发明了可以改变细胞组织的辐射光，那么，我在这种光芒的照射之下，会变成什么样的怪物呢？

我那肌肉依然僵硬，脑中五颜六色，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不知泛起了多少光怪陆离的想法。

汉克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我。

我更感到他的眼光之中，充满了不含好意的神色。霎时之间，我感到空前未有的疲乏，我要用好大的劲，才能使自己的脸上，浮起一个十分勉强的笑容来，然后，我才道：“这算是什么？”

汉克阴森森地道：“害怕了吗？卫斯理也有害怕的时候么？”

我是人，人自然是怕死。但如果是和野心集团争斗而死，那我当然不怕，若是怕，我也不会出生入死，冒险进行着那么多事了。

可是如今，我的确害怕，我不是怕死，而且怕在那种光芒的照耀之下，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妈的，我会变成一个科学怪人呢，还是一个史前怪物？——我心中不由自主地这样问自己。

我虽然没有回答汉克，但是汉克却显然已在我面上的神情上，看出了我心中的答案，他得意地大笑起来，笑声在这间静室中听出来，震耳欲聋，我未曾听过魔鬼的声音，但是我相信，如果真有魔鬼的话，它的声音，一定和汉克一样的。

他笑了好一会，才停了下来，道：“好，你害怕了，这就够了。”

我道：“什么够了？”汉克伸手在那发出光芒，对住我的圆管上“铮”地弹了一下，道：“这里射出来的光芒，只是普通的电子光。你乘过用电子光控制的升降机没有，当光一被遮住时，升降机的门就会打开的。”

我松了一口气，道：“自然乘过。”

汉克双掌交叉，托在脑后，道：“这就是了，如果你规规矩矩地坐着，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如果你要乱动，电子光受到了干扰，那么，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就会有枪弹向你射来。”

我明白了，这间静室中是装有电子控制的武器的，只要我不动，我就不会有危险。

我松了一口气，立即又想起：我要在这张椅子上坐多久呢？汉克为什么要我坐在这里呢？

汉克“哈哈”笑着，道：“我本来想不说穿，让你继续害怕下去的，但是你害怕的神情，竟是那样的可怜，居然打动了我的心，你知道么？”

他是在竭力想侮辱我，我冷笑一声，道：“原来你也有心肝的么？”

汉克面色一沉，但立即恢复了那种狡狴得意，不可一世的笑容，道：“在你杀死了我们追踪你的人之后，总部的新命令，是要发现你的人，尽最后一分力量，使你能投向我们，卫斯理，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也会是你的上级，你必须明白这一点。”

我冷笑道：“本来，这个问题，还可以考虑，但是有你这样的上级，便

变成用不着考虑了！”

这一下，汉克想要维持他的优越，也不可能了，他铁青着脸望着我，而我心中，则十分放心。

因为野心集团既然已改变了命令，那么，我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了。

汉克望了我好一会，我们可以相互听到呼吸声和心跳声，汉克面上，渐渐恢复了镇定，道：“你在海底，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实力，但是你或许不知道我们和世界各地分支的联络，是如何地紧密，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你就相信，只要我们一开始，离成功就十分接近了。”

我冷笑一声，道：“接近成功，绝不等于成功！”

我的话，使得汉克的面色，变得更其难看。但是他却没有发作，只是指着他面前的那张大桌子，点了一点上面密密排排的按钮道：“你看到了没有，这间静室，事实上是我们总部的通讯室。总部因为处于海底，有时候，无线电波会受到暗流的干扰，所以，总部的命令，先发到这里，再出这里，转到世界各地去，首脑人物的一句话，在一分钟之内，便可以传遍全世界了。”

我仍是保持着冷静，道：“这又有什么了不得？”

汉克的声音十分平板，道：“而等到各地分支的负责人，在总部集会之后，回到原来的地方，就只要等候总部的命令好了。你知道转传总部命令的是什么人？我！”汉克挺了挺胸，颇有不可一世之状。

我卑夷地一笑，道：“又不是你下命令，你只不过是一具传声筒，有什么光荣？”

汉克忍不住怪叫了起来，但是我却仍十分镇定地坐在那张椅上。虽然，我知道如果我妄动的话，立即会有杀身之祸。但我也知道，总部既然有了不准杀我的命令，那么，只要我不动，不使电子光控制的武器自动发生作用，汉克是不敢奈何我的。

果然，汉克在怒吼了一声之后，又用最卑劣的言语，足足咒骂了三分钟，才停了下来，他一面骂，一面挥舞着拳头，我明知他不敢击我的，但是我却也怕他手臂挥舞，忽然遮住了电子光，使得自动武器射出子弹来。

因之我忙道：“好了，你还有什么叫我看的，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都可以说了！”

汉克站了起来，但立即又坐下。那表示他的心中，将我恨之入骨，恨不得将我立即杀死，但是碍于总部的命令，他却又不敢，所以才坐立不安的。

他坐下之后，竭力使他的声音，听来平静，道：“你听听这个声音，就可以知道了！”

他一面说，一面伸手，在他身后的墙上，轻轻按了一按。

只听得“拍”地一声，墙上一扇活门落了下来，显出了一具精巧的录音机，录音带也在这时，开始转动。

于是，我听到了那声音！

那是极其纯正的国语，像是一个最蹩脚的话剧演员一样，音调没有高低。但是我一听，身子却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震！

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声音了。

在野心集团海底的总部之中，那具电脑传译机之前，我听到过这声音两次，我知道，这正是那野心集团最高首脑所发的声音。

只听得那声音道：“卫斯理，你居然能从我们这儿逃了出去，我本人对你的勇敢，表示钦佩。但是你竟不能了解到无论你逃向何处，永远不能逃脱



我们的手掌，我本人对你的愚蠢，表示遗憾。”

我听到这儿，耸了耸肩，道：“汉克，就是这些废话么？你将录音机关上吧！”

汉克冷然一笑，并不出声，也不行动。

我自然只好继续听下去。

那声音续道：“当你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能我们总部的大集会，已经召开了。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允许你通过电视，作为我们这次大集会的旁观者，这一点，你可以向监视你的人要求——”

我立即向汉克望去，汉克一翻手腕，看了看手表，然后，他一口气按动了桌面上排列着的七个按钮，只见一幅墙移了开去，现出一幅巨大的萤光屏。

那声音继续道：“当你看到这样的场面之后，你就知道，单以你的勇敢来和我们作对，是徒然的。张小龙也曾经勇敢过，但是他如今怎么样？他聪明地抉择了和我们合作的这条路”

我看到那巨大的电视萤幕上，已出现了纵横交错，闪耀不停的白线。

那声音仍未停止，续道：“我十分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要知道，那是我本人对你的勇敢的欣赏。”

那声音停了下来。同时，电视银幕之上，也出现了画面。

画面相当模糊。但是却可以看出，画面上出现的，是一个圆穹形的大厅。大厅的整个形状，也是圆的，一排一排的座位上，坐满了人。要看清那些人的模样，是没有可能的，因为画面十分模糊。

在正中，有着一个圆台，圆台上坐着十来个人。

那十来个人，我只是凭着记忆力，才看出其中一个，仿佛是甘木，而另一个昂着头，坐着一动也不动的，则像是张小龙。

我看了片刻，道：“不能将画面调整得清楚一点么？”

汉克道：“笨蛋，难道我不想看清楚么？”我知道，要将海底总部之中，如今所发生的事情，转播到这间静室中来，那是十分困难的事，虽然画面十分模糊，已是难能可贵了。

我又道：“没有声音么？”

汉克又按动了几个按钮，在电视萤幕之旁，发出了一阵声音，但是却收听不到正常的声音。汉克弄了一会，终于道：“出了故障了！”

他放弃了收听声音，只是尽量将画面调整得更其清晰。

我屏住了气息，向前望着，问道：“哪一个是你们的最高领袖？”

## 第十八部：海底总部大混乱

汉克道：“你看到了没有，在甘木旁边的那张椅子之上。”甘木旁边那张椅子，我早就看到了，那张椅子，比旁的椅子都大，但是却是空的，上面并没有人。

我呆了一呆，道：“你是说，当会议开始之后，他将会坐在那张椅子上？”

汉克冷冷地道：“会议早就在进行了。”

我心中也大是有气，道：“难道你们的最高首脑，竟不出席这样重要的大会？”汉克暗暗笑了起来，道：“当然出席的，但是却没有人看得到他。”

我问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发明了隐身法么？”

汉克道：“谁知道，或许是这样，总之，没有人见到过他，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真正的声音，但是，他却就像是在你身旁一样，这便是我们的最高首脑。”

我并不觉得汉克的话有什么夸大之处，因为，当我在海底野心集团总部的时候，我也曾竭力想和这个最高首脑见面。然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尽管我见不到他的人，却和他谈过话，他也可以将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哼”了一声，仍然注意着电视萤光屏上面的变化。

只见所有的人，忽然都站了起来，不断地拍着手掌，同时，我看到主席台上，那仿佛像是张小龙的人，向前走了过来，来到了讲台之旁。

他一走动，我更可以肯定他是张小龙。

我虽然听不到声音，但是从所有人鼓掌的情形来看，欢迎张小龙演说的场面，一定热烈之极，我望了望汉克，只见汉克也洋洋得意地望着我，似乎在说，根本用不着我的劝说，张小龙也已经为他们服务了。我双手紧紧地握着拳头，又望向电视萤幕，只见张小龙在讲坛面前站定之后，其余人也一齐坐了下来，静听张小龙演说。

张小龙站着，挥舞着手在讲话，他面上的神情如何，我看不出来，可是看他不断地捶着桌子，和不断地挥着双手的情形，可以看得出他所说的话，一定是十分激烈。

我心中不禁大是奇怪起来。

因为如果张小龙肯定了他该为野心集团服务，那么，他就绝不会这样激动的。而他如今的情形，分明是处于一种十分反常的状态之中！

果然，不出我所料，张小龙还在讲着，主席台上，甘木和另一个我所没有见过的人，已站了起来，向张小龙扑了过去，将他的手臂抓住，要将他扯下台来，但是张小龙却在用力地挣扎着。

同时，大厅中的所有人，有的站了起来，有的木然而坐，秩序起了极度的混乱，我不禁奇声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

我连问了两遍，转过头去看看汉克。

在这一转头间，我才发现，那从圆筒中射出来的光芒，已经不照在我身上，而照在我身旁的墙上了，汉克正在满头大汗地按动着钮掣，他显然是想收听声音，想弄明白在海底的总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纠纷。

而那个本来是对准了我的圆筒，这时，也已经歪向一边，所以，从圆筒中射出来的光芒，也照不到我的身上了。也就是说，我已经脱离了武器的威胁。那自然是汉克手忙脚乱，想要收听声音时，碰到那圆筒，而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结果。

我心中大是高兴，连忙身子一卸，滑下了椅子，就地一滚，等到汉克觉出不妙之际，我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一伸手，将他的后颈拿住。

汉克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何以我一伸手，以三根手指，拿住了他的后颈之后，他便一点力道也便不出来，全身如同软了一样。那是因为我已经捏住了他后颈的一个穴道之故。

汉克喘了一口气，道：“你    你怎么    ”

他想问我，是怎么能够从椅上站了起来，而不被子弹射中的，我不去

理会他，一把将他提了起来，放在刚才我所坐的那张椅子上。

然后，我以最迅速的身法，回到了那张桌子之旁，转动那个圆筒发出的光芒，罩在他的身上。汉克刚想站起来，光芒便已经将他罩住，他面色变得像青钢石一样，坐在椅上一动也不敢动。

我向他一笑，道：“对不起得很，中国人有句话，叫作‘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刚才是我坐这张椅子，如今轮到你，不是很公平么？”

我一面讥讽着汉克，一面也不断地转动桌上的几个控制钮，希望听到，野心集团总部中发生的大混乱，是因为什么而引起的。

这时，电视萤幕上出现的情形，可说是紊乱到了极点，人和人之间，挤来挤去，张小龙还在台上，和甘木等人挣扎着。在这时候，我自然记起了张小龙曾经和我说过，他要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对付整个野心集团，并且叫我快点离去，以免玉石俱焚那件事来。

如今看来，张小龙的话并不是空谈，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使得野心集团这样混乱的哪？

我不断地转动着其中一个显然是控制电视音量的钮掣，突然之间，我听到了一阵轰闹声，那阵声音之乱，简直连一个字眼也辨不出来。但是我却可以肯定，那种声音，正是发自我所看到的那个电视萤幕之中的那个圆拱形大厅中的。

汉克一听到我终于收听到了发自大厅中的声音，他面上的神色，也不禁大为紧张起来，双眼望住了电视萤幕，一眨不眨。

我大声道：“汉克，不要忘记你自己是在电子控制武器的射程之内，不要乱动，我还不想你死哩！”

由于收听到的声音，是如此之嘈杂，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声音来说话。

汉克瞪了我一眼，面上出现了十分愤怒的神色来，但是他立即便转过头去，望向电视萤幕。显然，他关心海底总部发生的变化，仅次于他自己的性命而已。

我仍然小心地旋转着钮掣，并且转动着短波的分波器，找到了正确的波长。虽然杂音还是很厉害，但是我也可以听到，有人以英语在声嘶力竭地大叫道：“快撤退，快撤退到陆地上去！”有的则叫道：“迟了，迟了！”更有一个德国人，在以德语大声叫道：“难道我们都完了么？难道我们的一切都完了么？”

由于那大厅之中，混乱到了极点，所以那些话是谁讲的，根本看得出来。

当然，那些话，是夹杂在嘈音之中的，虽然声音特别大，但也要十分用心，才能够听出来。那些话具体意味着什么，实在使人莫名其妙。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野心集团的那次集会，是因为刚才张小龙的讲话，而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从电视萤幕上来看，那种混乱，称之为这个野心集团的末日似乎亦无可。

可是，张小龙虽然是一个极其优秀的科学家，但他终究只是人，而不是神，他有什么力量，只凭几句话，便使得一个有着如此坚强的组织的集团，有着如此尖端科学的集团，产生那样地大混乱呢？

可惜无线电波受到了障碍，使我未能早收听到张小龙所讲的话，而如今要我来设想，张小龙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我却是难于想像！

我又望了望汉克，他的面色，也显得难看到了极点，我大声道：“你看到了没有，你们的集团，已将临末日了！你还高兴什么？”

他猛地转过头来，苍白的脸颊上，突然出现了两团红晕，那表示他的心中，激动到了极点。只听得他叫道：“胡说！胡说！”

我伸手向电视萤幕指了指，道：“你自己没有看到和听到么？”

汉克整个脸都红了起来，口中喃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就在这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急骤的铃声。那铃声是从电视萤幕旁边的音响装置中传出来的，起先，人人都向一个方向看去，而那个方向，正有一盏灯在明灭不已。

我知道，那铃声也是由那个圆拱形的大厅之中发生，经由性能极其超越的无线电收音设备，而使我能在这里听到的。

电视萤幕上的人，十分模糊，根本看不清脸，当然也无从再观察他们的面部表情。

但是在汉克的脸上，我却可以猜测大厅中脸上的表情如何了！

只见汉克两眼发直，身子甚至在微微地发抖！

只听得他不断地在说话，我起先听不清他讲话的声音，后来才听到他，翻来覆去，只是重覆着一句话，那便是：我的天，他竟然出来和大家见面了！

我沉声问道：“谁出来和大家见面？”

汉克两眼定在电视萤幕上，道：“他！他！全世界人类中最优秀的一个。”我有点明白了，道：“你说的是你们集团的最高首脑？”

汉克道：“自然是他，除了他以外，谁还配有这样的称号？”

我又道：“你怎么知道？”

汉克像是着了魔一样，道：“那铃声，你听那铃声，那就是他要出现之前的信号了。”汉克刚讲完了这一句话，铃声便静了下来。

我立即向电视萤幕看去，只见每一个人，都已经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而大厅中，也十分沉静。我注意到，在主席台上，已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小龙，另外一个，便是甘木。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看到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而汉克也在这时，“霍”地站起。

他对于他的领袖的崇拜，使得他完全忘记了他自己是处在电子光控制的武器的射击范围之内的。

他才一站起，我便听到一阵紧密的枪声，我连忙回头看去，只见自一幅墙上射出了十几发子弹，一发也不落空，全部射在汉克的身上。

汉克的身上，血如泉涌，他的身子摇晃着，伸出了右手来，我看得出，他是在行一种礼节，同时，他口中叫道：“万岁——”

他叫的是德文，但是只叫了“万岁”两个字，下面的话还未曾叫出来，便自身子一侧，“砰”地一声，跌倒在地上了。

我不及去看他的死状，由于他死前的那个举动，使得我的心中，起了莫大的疑惑：“这个野心集团的最高首脑，究竟是什么人呢？”

然而，也就在那时，我不禁大吃一惊！

因为电视画面，正在迅速地缩小。那情形，就像普通的电视机，关了掣之后一刹那间出现的现象一样。在普通画面二十七寸的电视机上，这种现象，约能维持三分之一秒，在这三分之一秒中，一切的人物景象，俱都缩小了，但是还可以看得清楚。

如今，我所面对的电视萤幕极大，所以，画面虽然在迅速地缩小，但

在这一个阶段，却还可以有四五秒钟的时间，给我看清楚那大厅中的情形。

我看到一个人，大踏步地走上主席台，那人究竟是何等样人，遗憾得很，一则由于时间实在太短促，二则由于电视画面，本来就十分模糊。

我只可以告诉各位，这个人的身材中等，发型十分奇特，像是就这样随便梳着的，以致有一络头发，披了下来，上唇看来好像是留着小髭，但是又看不真切，他一面走，双手则神经质地摆动着。

在那极短的时间中，我突然感到，这个人我是认识的，那是一种十分奇怪的直觉，这种直觉，使我相信，如果我能够看清那人的面貌的话，我一定能够毫不迟疑地叫出这个人的名字来。

我只看到那个人走上了主席群，挥舞了一下手臂，电视萤幕便黑了下來，什么也看不到了，而声音则早在电视画面开始缩小的时候已听不到了。

我没有再去按钮掣，使得电视画面重现，因为我看到电视萤幕上有四五个小孔，那自然是刚才射向汉克的子弹，穿过了汉克的身子，射向电视萤幕之故。电视巨大的阴极线管，已受到了损坏，而那么巨大的阴极线管，只怕世界上还找不出来！

我呆了片刻，又回过头去看汉克，汉克当然早已死了。

我在电视萤幕之上，看到了野心集团突然发生大混乱的情形，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值得高兴的一件事。但是我却无法知道，那最高首脑的出现，是不是能够平复这一场混乱。

我仍然要和国际警方联络，而且，张海龙的处境如何，也是令得我十分关心的事。

我不能在这里多逗留了，我连忙循着来路，退了出來，等我退到储物室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天色已经微明了。

不用多久，我已经在走廊之中，推开一间一间房间的房门，寻找张海龙，而当我推开第五间房间的房门之际，我不禁一呆。

只见张海龙躺在床上不动，像是正在沉睡。

张海龙可能是给汉克以麻醉剂弄得昏迷了过去，这是我已料到的事情，也根本不会使我吃惊，令得我吃惊的是，在张海龙的床边，还伏着一个人，那人背部抽搐不已，分明是在哭泣。

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张小娟。

我陡地一呆之际，张小娟已扬起头来。

她一看到了是我，也呆了一呆，然后，霍地站了起来，厉声道：“卫斯理，你将我爹怎么了？”我连忙道：“令尊可保无事，而且，事情和我也没有关系！”

张小娟似信非信地望着我，“哼”地一声，道：“你的话可以相信么？”

张小娟的一切行动，十分异特，使我难以确定她的真正身份，因此我和她讲话，也不能不额外小心，我想了一想，才道：“为什么不能相信？”

张小娟一偏头，道：“你先将我父亲弄醒了再说！”我来到了张海龙的面前，立即闻到一阵强烈的“歌罗方”的气味。

我知道我的猜测不错，张海龙只是暂时昏了过去而已。我望了张小娟眼，冷冷地道：“你能正确地判断一个人死亡的时间，难道竟看不出令尊是因为闻了歌罗方才昏迷的么？”

张小娟听到我这样说，立即后退了一步，面色也为之一变！

而我正是故意如此问她的，这样强烈的暗示，可以使她知道，我至少

已知了她一部份的秘密！她望了我足有半分钟，才道：“你这样说法，是什么意思？”

我也向她望了半分钟，道：“高贵的小姐，你该知道是什么意思的。”

她的面色又变了一变，道：“如此说来，我到你家中去的时候，你正在？”

我点了点头，而且立即单刀直入地道：“正是，小姐，你带着手枪，到我家里来干什么？”

在我刚一开始和她在言语上针锋相对之际，张小娟的面上神色，十分慌张。

但是，当我单刀直入，向她严词质询之际，她的态度，却反而镇定了起来，在椅上坐了下来，面上现出了一种十分疲乏的笑容，以手支额道：“那个，不说也就罢了。”

我自自然不肯就此放过她，冷冷地道：“你以为这样的一句话，就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了么？”我在“好奇心”三字之上，特别加重语气，那就表示，我实在并不只是为了“好奇心”，而且非弄清楚她的来龙去脉不可。

她抬起头来，又望了我一会，道：“人家说你厉害，果然不错。”我哈哈一笑，道：“不敢，只不过还不致于随便服输而已。”

张小娟将头转了过去，道：“如果说，我来找你，只是为了救你，你信不信？”

张小娟的声音，听来十分平淡，像是在讲笑，但是却又不像。

女人的心情，本来是极其难以捉摸的，美丽的女人尤然，而张小娟则更其难以捉摸。我无法肯定她所讲的是真是假，只得反问道：“救我？”

张小娟突然笑了起来，我一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腕，道：“别笑，你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

张小娟止住了笑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一个可怜的角色？”

我仍是一点也摸不透张小娟究竟是何种人，我只得道：“可怜的角色？可怜到什么程度。”张小娟转过头去，道：“可怜到了被大英雄认为是奸党的程度。”

我松开了张小娟的手腕。可能是我的力道太大了些，她的皓腕之上，出现了一道红印。

她自己轻轻地揉着，十分幽怨地望了我几眼。

我吸了一口气，道：“张小姐，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了。”

张小娟低下头去，并不出声。

我又问道：“譬如说，刚才，大约十多分钟之前，你对于你的弟弟，有什么感觉？”张小娟倏地睁大了眼睛，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她的那一下反问，大有原因，连忙紧钉着问道：“有什么感觉，你说，因为刚才，我还看到你的弟弟！”

张小娟的面上，充满了疑惑之色，道：“什么？你是在梦呓么？”

我立即道：“一点也不！”

在我们交谈之中，张海龙也醒了过来，以微弱的声音问道：“谁？谁刚才见过小龙？”我道：“老先生，你且休息一会，详细的经过，我会向你报告的！”

我一面说，一面仍以眼光催促张小娟回答我刚才的那一个问题。

张小娟低下头去，想了一想，又抬起头来，道：“不错，我心中，在十

分钟之前，的确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

张海龙睁大眼睛望着我，像是不明白我和张小娟在谈些什么。

我只得匆匆地向他解释，道：“他们两姊妹是同卵子变生的，因此相互之间，有着微妙的心灵感应！”张海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而小娟又道：“我觉得弟弟像是完成了一件他一生之中最大的壮举！”

张小娟续道：“我可以感到他心中的激愤、高兴，和那种带有自我牺牲的昂然的情绪——”

张小娟讲着，面色渐渐变得激动起来。

突然之间，她猛地站了起来，而她本来因为激动而呈现红色的面颊，这时候也苍白了起来，只见她身子微微地震动着，双眼望着前面，从她眼中的神情看来，像是面前的墙壁，根本不能阻挡她的视线，她是在望向极远的地方一样。

我连忙问道：“怎么了？怎么了？”

张小娟望着我道：“我弟弟——我弟弟——”

张海龙的面色，也苍白了起来，道：“小娟，镇定些，你弟弟若是有什么危险，你更不能不镇静。”张小娟大口地喘着气，像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一样，看她的情形，分明是十分痛苦！

我连忙夺门而出，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拿了一滴白兰地，又冲了上来，将酒瓶凑在她的日上，她饮了两大口酒，才又道：“我弟弟——我弟弟——我感到他——已经死了！”

## 第十九部：医生史上的罕例

张小娟的话才一出口，我只听得“咕咚”一声，已经自床上起来，坐在椅子上的张海龙连人带椅，一齐跌在地上，但是他却立即站了起来。

我立即道：“张小姐，你怎么如此肯定？”

张小娟一面流泪，一面汗如雨下，叫道：“不要问我，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我也知道的，心灵感应，是一种十分微妙的感觉，是绝对不能说出所以然来的，张小娟叫了两声之后，忽然低下头来。

我和张海龙两人，都十分紧张地望着她，她低头约有两分钟之久，才又抬头起来，声音也变得十分平静，道：“我知道，弟弟临死之际，心情十分平静，可以说一点痛苦也没有，因为他在死前，做了一件十分伟大的事情——”

她讲到这里，抬起头来，问我道：“你可知道他做了些什么？”

我叹了一口气，道：“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知道他所做的事极其库大。”

张海龙的眼角还带着眼泪，但是他却笑了起来，道：“这孩子，我早知道会出人头地的。”

我道：“张老先生，你放心，令郎就算死了，但是他的行动，使整个人类得以自由地生存下去，使人类的自由思想，不至于被奴役所代替，他是所有的大恩人，是自由的维护者！”

我越说越是激动，吸了一口气，继续道：“他使一想以奴役代替自由的

野心集团面临末日，他绝不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势力屈服，他是坚强不屈的典型！”

张海龙仍含着眼泪，但是他面上的笑容却在扩大。他道：“卫先生，只怕你太过奖了。”我肯定地道：“一点也不！”

张海龙道：“那么，其中的详细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道：“我可能已知道了百分之九十八，但仍有一点最重要的不明白。”

张海龙道：“你不妨原原本本地对我说。”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八点多了。我道：“威胁我生命最大的一方面势力，可能已无能为力了，但是我仍不得不小心——”

我在讲到这里的时候，特地向张小娟望了一眼。

但是张小娟的面色漠然，她只是抬头望着天花板，似乎根本连我的话也没有听进去。

根据以往科学界的文献纪录，同卵子变生的孪生胎，一个死亡，另一个也会死亡的。因为他们虽然在形态上是两个人，但是在意识上，在精神上，却只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十分玄妙的怪现象，科学界至今还无法对这种怪现象作出正式的解释。而且，根据记录，同卵生的孪生子，犯罪倾向特别浓厚，往往不得善终，这据说是因为人格分裂之故。但是张小龙的例子，却又推翻了这个说法了，张小龙人格之完整，已是毫无疑问的事了。）

如今，张小娟说张小龙已经死了，那么张小娟所受的打击，一定也十分重大了。

我看了她一眼之后，想起自己不能在这里多耽搁，还要和国际警方联络，我便站起身来，道：“我们回市区去，一路上我再和你详细说好不好？”

张海龙点了点头，也站了起来，但张小娟仍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走向前去，将她扶了起来，她毫不挣扎，我向前走一步，她也跟着走一步。

我心中猛地吃了一惊，张海龙也已看出了张小娟的情形不对，忙道：“小娟！小娟！”

可是张小娟竟像是完全未曾听得她父亲的叫唤一样。张海龙不再叫唤，他的面色，也变得极其难看，甚至于不及流泪了。

我知道，张海龙失了一个儿子，已经是心中极其哀痛的了。再要他失去一个女儿的话，他是无论如何，受不起这个打击的。

可是，张小娟的情形，实在令我不乐观，我只好劝道：“张老先生，她或者是伤心过度，你一到市区，便吩咐医生，同时好好地派人护理她，不要多久，她就可以复原了！”

张海龙眼角，终于流出了眼泪，我扶着张海龙，向外面走去。

我扶着张小娟的感觉，和扶着一具会走的木偶，似乎完全没有分别，我重重地握着她的手臂，甚至令得她的手臂上出了红印，她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并没有将张小娟的这种情形，和张海龙说知，我只是和张海龙讲着我在那野心集团海底总部的遭遇，以及和他儿子会面的经过。

最后，我又说及在他别墅之下，乃是野心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而我在电视上看到因为张小龙的出现，而使得野心集团的大集会，变得如是之混乱。

我将要讲完之际，车子也已快到市区了。



我叹了一口气：“现在，唯一我没有法子弄明白的事有两点，一则是，张小龙不知以什么办法，使得实力如此庞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付得了的魔鬼集团，濒临末日。第二，在你别墅后面出现的‘妖火’，究竟是什么现象！”

张海龙一声不出，直到汽车在他豪华的住宅面前停了下来，他才簌簌地伸出手来，放在我的手背上，用略为发颤的声音道：“请你不要离开我。”我感到十分为难，因为我必须和纳尔逊先生联系，我要去打无线电话。

但是，张海龙又亟需人陪着他。

我只得道：“张老先生，我要去和欧洲方面的国际警方通一个长途电话。”

张海龙道：“我书房中有和各大洲通话专用的无线电话，你可以不必离开我。”我喜道：“那自然再好也没有了，我们先将张小姐扶进去再说。”

张海龙的样子，像是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帮着我扶了张小姐出来，进了住宅，他立即吩咐管家去请医生，又命佣人，将张小姐扶进卧房去，我则在他的指点下，到他的书房，去和国际警方联络。

等我叫了纳尔逊先生留给我的那个电话号码之后，听电话的并不是纳尔逊本人，而是另一个人。当那个人问明了我是卫斯理，他便告诉我，纳尔逊先生因为没有接到白勒克与我见面的报告，所以他亲自前来，与我会面了。

他临走的时候，留下指示，如果我打无线电话去找他的话，那么，我就应该深居简出，尽量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来等他和主动地联络。

我算了算，纳尔逊先生赶到，最快也是在两天之后的事情了。除非他坐专程军事喷射机，不停留地越过国界，那才可能快些。他是国际警察部队的高级首长，应该是有这个可能的。

我通完了电话，走出书房，要佣人将我领到张小姐的房间中去。

只见有三个医生，正在全神贯注地为张小姐检查。这三个医生我都是认识的，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和内科医生。我与他们点了点头，便坐了下来。

他们三人检查了足足大半个小时，又低声讨论了一阵。我看着他们严重的面色，插言道：“先生们，不论你们诊断的结果如何，请不要向她的父亲直言。”

三人中的两个，连忙点头，另一个则道：“这是没有可能瞒得住她的。”

我道：“那也瞒他一时，因为，他不能再受打击了。”

三人都表示同意。他们要我和他们一齐离去，说张海龙已经接受了镇静剂注射而睡着了。我跟着他们，到了其中一个的医务所中。

他们三个人都坐了下来，抽着烟斗，弄得我们四个人，几乎像埋葬在烟雾之中一样。好一会，其中一个，我姑且称之为A医生，才叹了一口气，道：“这是医学界上最罕见的例子！”

我连忙道：“究竟怎么样了？”

A医生道：“你可知道同卵孪生，是怎样一回事么？”

我点头道：“略为知道一些。”

A医生沉思了一会，道：“普通的孪生，都是两卵性的，同卵性很少有。卵巢中排出两个卵子，每一个卵子遇上一个精子而同时受孕，这是产生二卵性孪生的原因。”

A 医生讲到这里，停了好一会，连续地吸着烟斗，直到烟斗之中，“吱吱”有声。

我和 A 医生相识，不止一年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凡事都要从头说起，所以他所说的那些，我虽然知道，但是我仍然不打岔，用心听着。

A 医生呆了片刻，续道：“所以，二卵性双生子，虽然同时出生，但仍然是两个独立的人，有独立的性格，独立的思想，兄弟姐妹之间，和不是孪生的，并没有多大区别！”

A 医生讲到这里，抬起头来，透过烟雾，望着第一流的心理学家，我们称之为 B 医生。

B 医生是研究一卵性孪生的权威，A 医生向他望夫，分明是要他继续说下去，B 医生砸了砸烟斗，咳嗽了一声，道：“一卵性孪生是一个卵子，同时碰上了两个精子，结果卵子分裂为二，形成两个生命，因此，在母胎内所形成的两个生命，是同一个卵子的一半，这就使得在物体上看来是两个人，但是在精神上以及许许多多微妙的地方，实则上是一个人。根据文献的记载，一卵性双生子的怪事，是有着不可思议之处的，例如一个在美洲生伤寒病，另一个在欧洲，在最好的护理环境之中，也会染上伤寒症——这是丹麦心理学家 R·勤根的记录，也就是说，在母体内因卵子分裂受胎那种人目所不能见的微小偶然作用，能生出一种超越万里空间的影响！”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插言道：“B 医生，你不认为一卵性双生，竟出现一男一女不同性别的现象，这不是太出奇了么？”

B 医生忽然笑了起来，道：“人类自称科学发达，但到如今为止，连生命的秘奥，都未能探索出一个究竟来。医学界更是可笑，将决定性别因素，诿之于所谓‘染色体’，又创造了一套‘染色体’的数字决定性别的理论，这实在和哥白尼时代，教会认为地是不动的一样可笑！”

我想不到一句问话，竟会引出医生的一大篇牢骚来。B 医生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之不满意目前的科学家水平，这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心情。

B 医生以手指敲了敲桌面，道：“一句话，为什么在同样的精子和卵子结合过程中，形成胎儿，会有男有女，这件事，到如今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染色体也者，只不过是人类自己为自己的无知作掩护而已，所以——”

B 医生望了望我，道：“你的问题，我也没有法子答覆。但是，一卵性双生出一男一女的例子，是极其罕见的，张氏兄妹可以说是有文献纪录以来的第二宗，第一宗是埃及医生卜杜勒一九三六年在开罗发现的，不幸得很，那两姐弟都因杀人罪而被判死刑。”

我立即道：“你是说，一卵性双生子因为性格的不完全，而犯罪性特强？”

我是准备在他说出了肯定的答覆之后，再举出张小龙的例子，作为反驳的。

但 B 医生究竟是这方面的权威，他想了一想，道：“也不一定，有的一卵性双生子，一个承受了完全美好的性格，他的为人，几乎是完人，而在那样的情形下，另一个则必然是世界上最凶恶的罪犯！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的确，两个人的犯罪倾向，都特别浓烈。不过这也有后天的原因在内，因为一卵性双生，形貌神态，完全一样，自小便受人注意赞叹，这也极容易使他们形成自大狂的心理，自大狂便已经是接近犯罪的了！”

B 医生的下一半话，我几乎没有听进去！

因为张小龙是堪称人格完备之极的完人的。

那么，难道张小娟便是“最凶恶的罪犯”了？

我实在难以设想这会是事实，但是张小娟种种神秘的行动，却又不得不使我这样想。

而且，在那一刹那间，我还联想起了许多其他的问题来。例如：显然不是出自野心集团的毒针谋杀，那叠神秘失踪的文件等等。

这些事情，可能和张小娟有关么？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我想了一会，又打断了他们三个人的沉思，道：“那么，张小娟现在的情形怎样了？”

B 医生道：“刚才为张小娟作全身检查的是 C 医生，我们不妨听取他的报告。”

C 医生是内科专家，他苦笑了一下，摊了摊手，道：“各位，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我只能说，张小娟的一切都正常，她根本没有病。”

我想不到 C 医生会这样说，不禁愕然望定了他，因为张小娟分明是有着不安，何以竟会“一切正常”？A 医生看出了我的惊愕，拍了拍我的肩头，道：“这是极其罕见的例子，当一对一卵双生的兄妹，在兄长死了之后，妹妹并没有死，但是，妹妹除了肉体之外，人所具备的其他，例如思想、精神、性格等等，这一类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却随着她兄长的死亡，而一齐消失了！”

我听得呆住了，发声不得。

B 医生叹了一口气，下了一个结论，道：“所以，一卵性双生，事实上，仍然只是一个人，我们不应该视之为两个人，而只应该当他是四手四足两头的一个人！”

这些理论上的结论，我并不感到兴趣，我只是关心张小娟的情况，究竟如何，因为还有着许多未曾弄清的事，要等她来澄清的。

因之，我连忙问道：“三位的意思是，张小娟从此不会思想了？”

三位医生互望了一眼，C 医生道：“是的，她会活着，体内的机能，也能机械地活动着，能够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在持续期间，她却丧失了一切能力，因为她的精神已经死了，只留下了肉体——”

C 医生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向 A 医生和 B 医生苦笑了一下。

因为作为一个内科医生来说，他刚才的那几句话，实在是完全推翻了他所受的医学训练的。但是他不得不那样说，因为眼前怪异的事实，确是如此！

至于一个人的思想、精神，怎么会在脑细胞完全没有遭受到破坏的情形之下，突然消逝，这只怕眼前三位第一流的专家，也无法解释了。

我呆了半晌，默默地站了起来。

A 医生道：“我们和张老先生也很熟，我们都感到难以将这个结果永远瞒着他，因为他终于会发现他的女儿，实际上和一个以软塑料制成的假人，并没有多大的分别！”

我竭力地镇定自己的神经，才能忍受那些听来极其残忍的话。

对医生们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只是医学上的一件不幸的纪录而已，而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感情的人来说，这却是难以想像，不忍卒听的一件大惨事！

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呆了多久，因为那三位医生也完全在沉思着。然

后，我才从烟斗的“吱吱”声中和烟雾中站了起来，道：“请三位将这件事暂时隐瞒着，由我来告诉张老先生如何？”

A、B、C三位医生都点了点头，我辞别了他们，走了出来。

在我出来的时候，我听到B医生正在叫通比利时皇家医学会的长途电话，分明他要和国际上杰出的医生，继续讨论这一件罕见的一卵性双生的例子。

我木然地离开，阳光照在我的身上，我感不到温暖，我竖起了衣领，将头尽量缩入，我并不以此在躲避着什么，虽然我仍没有忘记纳尔逊先生的警告，但是我在知道了张小娟以后的命运的判断之后，我心中起了一阵异样的感觉，使我要缩成一团，因为我心理上需要仔细地思索。

我慢慢地走在马路上走着，又将整件事情，仔细地想了一遍。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既然野心集团并未得到张小龙的研究资料，那么，由我亲手放在枕头底下，结果却失去了的研究资料，一定落在和施放毒针，进行血腥谋杀的人手中了。

我在得到这一个结论的同时，脑中不由自主地，浮起张小娟的名字来。

同时，我耳际响起了一卵性双生研究权威，B医生的话来，也可能一个是人格完备的完人，但另一个一定是世界上最凶恶的罪犯！

“世界上最凶恶的罪犯”和张小娟，这两者之间，似乎不可能发生关系的。但是，谁又知道真的是否如此呢？要知道，凶恶的罪犯，不一定是满面横肉的彪形大汉的！

我又将我自己几次险遭毒针射中，以及几次发现被毒针射死的尸体的经过情形，想了一想，我发现如果说，那是张小娟下的手，那也绝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一次，是她和我在一起的。

我脑中极度混乱，我的脚步也渐渐加快。

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步行来到了张海龙的住宅之前，不需要通报，我就走了进去，而且立即被请到了张海龙的床前。

张海龙在睡了一觉之后，看来精神已略为恢复了些，他沉声道：“护士说，小娟还在睡，医生诊断的结果怎样，你告诉我！”

我不敢正视他的脸，转过头去，竭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平淡无奇，更无伤感成份，道：“医生说，她因为刺激过度，需要极度的睡眠，因此已给她施行了麻醉，令她三日之内不醒。”

张海龙呆了一会，道：“卫先生，那么我请你陪着她，不要离开她！”

我听出张海龙在讲那两句话的时候，声音十分奇特！

我不禁愕然道：“张老先生，你知道这是没有可能的，我在这几天中而她有着四个护士在陪伴着，一定不会冷清的”

固然，这几天中，我无法陪伴着张小娟，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原因之一，但是。

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我不愿意对着一个根本已没有了生命，但是却会呼吸的人——不能称之死人，也不能称之活人的人！

张海龙望了我半晌，才道：“你不能陪她，我自然也不来勉强你——”

他讲到这里，又顿了一顿，才叹了一口气，道：“只不过小娟若是醒了过来，看不到你，她一定会十分失望了！”

我听了张海龙的话，不禁愕然，道：“张老先生，你的意思是——”张海龙道：“本来，小娟叫我不要对你说，但是我如今却非说不可了。”我更是

诧异，道：“究竟是什么事？”

张海龙道：“小娟有一次曾经对我说，她十分恨你，恨不得将你杀死！你要知道，她是一个十分文静的女孩子，平时是绝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的。”

我不禁呆住了，我的确不知道张小娟对我的感情竟这样的浓烈。张海龙在我的肩上拍了一拍，道：“年轻人，但是我看得出，她在这样讲的时候，事实上，她心中是十分爱你的。”

我苦笑道：“只怕不会吧。”

张海龙道：“我是她的父亲，从小看她长大，难道还不够了解她？”我心中暗忖，你根本不可能了解到张小娟的双重性格的，你只当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而已。

我想了片刻，心想纳尔逊先生，不可能那么早便来到此地，我何不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彻底了解一下张小娟的为人呢？

虽然张小娟已经完全丧失了智力，完全成了一个连动作都不能自主的白痴，我绝不能从她的口中，得到什么，但是那也有好处，因为她也不会来妨碍我的行动了，我可以在她的房间中，详细地搜索，我不奢望到可以发现她的日记，但是我至少希望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以彻底弄清她的为人。

我想了片刻，道：“好，我去陪她，但是我要所有的护士，不得我的呼唤，便不准进来。”

张海龙面露喜容，他不知道他的女儿实际上已和一具尸体，相去无几，还以为他高傲的女儿，这次已获得知心人了！

我转过头去，不忍看他面上那种疲乏的笑容，他送我到门口，自己便坐在太师椅上养神。我到了张小娟的房间中。

张小娟像是神话中的“睡美人”一样，美丽而又宁静地躺着，完全像是熟睡了一样，但是却没有什麼“王子”可以令得她复苏。因为她的精神、思想的另一半已经消失了。

那就像一个玻璃杯，在齐中裂开之后，便不成其为两个半个，而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张小娟和张小龙两人的情形便是那样，一半没有了，另一半，也同样地消失了。我只望了她一眼，便支开了护士。

我这才仔细打量张小娟的卧室。这间卧室，不消说，十分宽大。而且，被间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书房，有着一张十分巨大的钢书桌。

我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首先发现书桌上的所有的抽屉，全是配着极其精巧的锁的。

这种锁，是阿根廷一个老锁匠的手制品，每一把锁的价值，都在这张巨大的钢书桌之上。

而在这张钢书桌上，我数了一数，却共有这样的锁九把之多。

固然，这可以说是阔小姐的奢侈，但是如果抽屉中的东西，不是名贵或重要到了必须用这样的锁的话，这种奢侈不是太过份了么？

我本来，一坐在书桌之前，便已经将百合钥匙取了出来的。但是我一见到那些锁之后，便将百合钥匙收了起来，这种锁，没有原来钥匙是开不开的，有了原装钥匙，还必须要有关锁的密码，那是一句话，锁匠随高兴而设，有时甚至是粗口，是西班牙文拼成的。

不懂密码，没有原装钥匙，世界上除了那个老锁匠本身之外，便没有人再能够打得开这种锁了。当然，使用炸药，又当别论。那个老锁匠早已退

休，这种锁在世界市场上十分吃香，张小娟一人拥有九把之多，大约可以称世界第一了，我相信她是用她父亲银行的名义，在各地高价搜购来的。

我暂时放弃了打开抽屉的念头，在书架上、衣橱中，甚至沙发的坐垫之中，仔细地搜索起来。我又敲着房间中的每一寸墙壁和地板，掀开了厕所中的水箱，但是两小时过去了，一无所获。

张小娟的衣服倒并不多，我又化了十来分钟，摸遍了她所有的衣袋，终于找到了大串钥匙。

然后，我走了出来。我想要用正确的办法打开那些抽屉，只怕是没有可能的了。因为我虽然有了钥匙，然而，却没有每一把锁的密码。

在每一把锁上，字母孔的数字不同，有的是四十个孔，有的是三十几个，没有少过三十个的。

在四十个字母孔的锁，就表示那句密码，是由四十个字母组成的一句话。在那样的情形下，想“偶然”地打开这些锁，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事。

我虽然懂西班牙文，但是又怎知道那个天才的锁匠，在制造之际，想到了什么呢？或许他感到天气很好，他便以“蓝色的天空”作为密码，或许他刚好捱了老婆的一顿臭骂，那么他的密码，便会是“该入地狱的长舌妇”了！

这并不是笑话，据我所知，美国制锁协会的一具大保险箱上的锁，也是那老锁匠所制的，它的密码乃是“沉重的肥臀”，大约他在制锁之际，他的太太恰好坐在他的膝头之故。

在那串钥匙上，我发现有一条十分尖锐的金属棒，那当然是用来拨动字母之用的，我只是无聊地拨动着钢桌正中那个大抽屉上的字母孔。

我在想，以张小娟的聪明，她是不是会根本不留下那些密码，而是将之留在记忆之中呢？

这是十分可能的事，因为一个再蠢的人，也会记住几句简单的话的。但是我又想到，张小娟是一个过份聪明的人，太过聪明的人，有时反倒会做点笨事，她会不会顾虑到忽然会忘了其中一柄锁的密码，是以将所有的密码，都记下来呢？

我一跃而起，又开始了大搜索。

然而我搜索的结果则是颓然地坐倒在书桌面前的转椅上。也就在这时，有叩门声传来，我料到是张海龙，果然是张海龙。

他扶着一根手杖，向我颌了颌头，道：“她还没有醒么？”我道：“还没有。”张海龙到了她的床前，呆呆地看了好一会，道：“小娟是一个十分文静的孩子，但有时候，她却又古怪得叫人意想不到，她二十岁生日那天晚上，你猜她对我说什么？”

我对于张小娟二十岁生日晚上所说的话，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只是希望可以发现那些锁的密码，所以我只是随口问道：“她说些什么？”

张海龙抚摸着张小娟的头发，道：“她说，她有一天，或者会遭到什么意外，那么，我就要记住一句话，记住了这句话，是很有用处的，她那样说。”

张海龙分明是在当笑话说的，那看她的神气，便可以知道了。

然而我却不是当笑话来听的了，我整个心神，都紧张起来，但是我却又不能太过份，以免引起张海龙的怀疑，道：“那是什么？”

张海龙笑了一笑，道：“这顽皮的孩子，他要我记住的话，是：去你的吧。你说，她是不是孩子气？”

我一点也不以为张小娟孩子气。我迅速地在想，“去你的吧”，照西班牙文的说法应该是什么，拆开是几个字母。

一分钟内，我便发现“去你的吧”字母的数字，是和正中那个大抽屉锁上的字母孔数字相吻合。我已经可以肯定，那一定是这柄锁的密码。

张小娟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做着十分危险的事，总有一天会遭到意外的，所以才留下了那么一句话，让聪明人去揣摩其中的真正含意！

我立即道：“张小姐要安睡，老先生你——”

张海龙道：“是！是！我该出去了。”

他又扶着手杖，向外走去。我不等他将门掩上，便扑到了书桌之前，以那串钥匙上的金属棒，拨动着字母孔，等到字母孔上出现“去你的吧”那句话之际，我听得“轧轧”两声响。

然后，我试到第四柄钥匙，便已将那把锁打了开来。

当我缓缓地拉开那抽屉之际，我相信运气和成功的关系了。如果不是运气好，张海龙千不说万不说，偏偏说起了张小娟二十岁生日那年的“趣事”，我怎有可能打开这个抽屉？

等到抽屉拉开了一大半，我定睛看去。

首先触目惊心的，是抽屉之中，有着七八柄极尽精巧之能事的手枪，还有几个盒子，我打开那几个盒子来看时，不禁呆了。

盒子之中，像放着珍贵的首饰一样，白色的天鹅绒垫子之上，并排地放着三寸来长，蓝汪汪的毒针，一共四盒，其中有一盒，已空了一大半。

那种毒针我是认得出的，正是一枚刺中，便可以制人于死的东西！

在那几个盒子之旁，有一本小小的记事簿，我翻了开来一看，只见里面，只有一页写着字，那是几个人的通讯地址，而那几个人的名字，相信任何一个国家的警方，看了都会大感兴趣，那包括了职业杀人凶手、大走私犯、大毒贩和从不失手的惯窃！

我合上那本记事簿，呆了半晌。我可以看到张小娟平静地躺在床上，我简直不相信我所发现的会是事实。

然而那又的确是事实！

B医生的话，又在我的耳际叫了起来：“每一个人，都有着良善和罪恶的两种性格，一卵性双生子，则可能由每一个人承受一面，如果一个是一人格完备的完人，那么另一个，一定是穷凶极恶的罪犯”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将盒子盖上，在移动盒子的无意间，我又发现在钢制的抽屉底上，镌着几行小字，小心看去，可以看出是八句意思不连贯的话。

我本来以为可以打开一个抽屉，已经是幸事了，因为这一个抽屉，已足以证明张小娟平时的行动，是罪恶的，和她来往的人，都是世界知名的罪犯，而且，一连串神秘的毒计谋杀，也正是她所主使的。这实在已经够了。

而这时我所发现的这八句话，显然是另外八个抽屉的密码了。我看了看第一句，译成中文，是“香喷喷的烤鸡”。那是左手有一个抽屉的密码，我毫不费力地将之打开，只见抽屉中满是一束束的信件，我只是约略地看了几封，我相信自己的面色都变了。

那些信件，全是张小娟和各地著名的匪徒的通讯，内容我自然无法一一公布，而且也没有必要公布，因为和如今我所记述的这件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看了张小娟和各地匪首来往的那些信件之后，我才真正地知道了自己对于犯罪知识的贫乏。

虽然，各地的罪犯并不知道张小娟是什么人，他们在来信中，都毫无意外地称张小娟为伟大的“策划者”，我在看了那些信件之后，才知道世界上有几件著名的辣手案子，原来都是在张小娟的策划和指导之下完成的。我相信国际警方，在得到了那些信件之后，一定会如获至宝的。

而这种信件，一共塞满了四个抽屉之多，那是左手边的四个抽屉。

而当我根据密码，再打开右手边第一个抽屉之后，我看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玩意儿。那些东西，有的像是手枪，但是却小得可以握在掌心中，有的像是绝缘子，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相信除了张小娟以外，不会再有人知道了。

那些东西，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都是用来作谋杀用的工具。至于如何使用法，以及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就非我所知了。

右手边第二个抽屉是空的，第三个抽屉中，有着大叠的美钞和英镑，都是可以绝对通用的，数字之大，十分惊人。而当我打开最后一个抽屉之际，我不禁为之陡地一呆。

其实，我的一呆也是多余的事了，因为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张小娟的一切罪恶活动，对于这件事，自然也应该在意料之中的。在第四个抽屉中，放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夹着厚厚的文件，这正是我取自张小龙实验室中，后来压在枕下，又离奇失踪的那一束文件。

而除了那束文件之外，还有一叠纸头，一看便知道是从一本日记簿上撕下来的。我立即想起了张小龙的那才被撕去所有写过字的日记簿来，我连忙将这一叠纸取了起来，果然，那是张小龙的日记。

张小龙在日记中，所记过的事，最多的便是他如何克服心理上突然而起的犯罪冲动一事，并且，他再三再四地表示莫名其妙，不明白自己何以会事事起这样的冲动。他并且十分庆幸自己终于未曾做出犯罪的事来。

张小龙不明白他自己何以会有这样的冲动，但是我却明白的。

那是因为，在张小娟进行着犯罪活动之际，他心灵上也受了感应之故。但也因为他得到了完美人格的一面，所以他更能克服这种冲动。

我一页一页地看下去，只见有的地方，用红笔批着“可笑”、“太蠢了”等字样，字迹十分娟秀，大约是张小娟披阅她弟弟日记时的杰作。在日记的最后部份，张小龙提到了他在好几个浓雾之夜，发现后院有神奇的“妖火”出现。

张小龙也记述了他自己去探索的结果，但是看来，在他就要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之际，他就被野心集团所掳去了。

我见到不能在张小龙的日记中，解决“妖火”之谜，心中不禁十分失望。

但是，张小龙的记载之中，几次都提到他看到“妖火”的时候，都是在有浓雾的夜晚。

这倒给了我一个启示，因为我几次见到“妖火”，也是在有浓雾的夜晚，我相信浓雾和妖火之间，一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虽然暂时我还不能确切地说出所以然来，但是，我却已经有了一个概念。

我放下了张小龙的日记，又翻了翻张小龙的心血结晶，他的研究资料，我的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张小龙有了几乎可以改造人类的发明，但是野心



集团却起而攫之，令得他丧生了。

这个发明，留在世上，究竟是祸还是福呢？我没有法子判断。

## 第二十部：真菌之毁灭力

我呆了一会，将那束文件取了出来，迳自向浴室而去，我将所有的文件，一齐抖落在浴缸中。这真是许多野心家愿意以极高的价钱收买的大秘密，也是人类文明的巅峰。

我又呆呆地望了片刻，然后，“拍”地一声，燃着了打火机，点着了其中的一张纸。金黄色的火舌，迅速地蔓延。整个浴缸中都是火，我望着那些变幻无穷的火舌，直到眼睛发花。

半小时之后，火舌渐渐地弱了下去，所有的纸张，也都成了纸灰，我扭开水喉，将纸灰一齐冲了下去。张小龙天才的发明，如果公布出来，将是震惊全世界的一束文件，就这样被我烧成灰了。

我望着黑灰一点一点在漏水孔处流下去，想着张小龙短促的一生，我眼前像是又浮起了他那种坚强不屈的神情来。

同时，我心中又浮上了一个问题：张小龙在野心集团的海底总部中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令得野心集团陷入这样的混乱之中呢？

根据张小娟说，她感到在那时，张小龙的心情是激奋和愉快的，那么，他究竟做了一些什么事，我在浴室中这样想的时候，我便决定再到那海底总部去一次，以看个究竟了。

当然，我不能立即就去的，我必须和纳尔逊先生见了面才行。

我呆了好久，才退出了浴室。我将那张钢桌的锁都锁上，让所有的东西，都留在抽屉中。我知道，当张海龙知道他的女儿，将永远不会醒过来的时候，他会不许人动这屋内的陈设的。而张小娟在暗中进行着那么多，那么惊人的罪恶活动一事，根本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就让它永远没有人知道吧！

中国人有宽恕死人的美德，张小娟如今已等于是死了，又何必再令她出丑呢。

我锁上了所有的抽屉之后，拨乱了密码字母，再将那串钥匙，从厕所冲入了大海中。然后，我打开房门，召护士进来。关于毒针、谋杀，张小娟的身份这一部份之谜，我已经弄清楚了。我并且还可以知道，我之所以能几次逃脱毒计的杀害，这并不是我的“侥幸”，也不是我的身手特别矫捷。

那极可能是张小娟故意网开一面之故。张海龙说她十分的“恨”我，男女之间，“恨”和“爱”，本来只是一线之隔的啊！

我踱出了张小娟的房门，到了张海龙为我所准备的客房中，睡了一觉，等我醒来时，发现张海龙已经坐在我的床旁。

他整个人，像是石像一样，一动不动，连面色都像是灰色的花岗石。我吃了一惊，连忙欠身坐了起来，张海龙仍是那样地坐着不动，但是他显然觉出我已经坐了起来，他低声道：“谢谢你瞒住了坏消息不讲给我听。”

我吃了一惊，道：“谁？谁讲给你听的？”

张海龙道：“B医生，我打电话去问他小娟为什么那么久还不醒，他告

诉我，小娟不会醒了！”张海龙的声音，平板到了极点，比新闻报告员还要缺乏感情。

我张大了口，不知怎样接他的口才好。

张海龙望了我半晌，道：“你以为我会受不起这个打击么？不，我心中虽然痛苦，但是我可以禁受得起。我虽然老了，但是还有许多事可以做，在我以后要做的事中，有很多可能要你帮忙，你答应我吗？”

我站了起来，道：“张老先生，我很少对人说谀词，但是你是我值得尊敬的人。”

张海龙扶着手杖，道：“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这里找你，因为你正沉睡着，所以我说你不在。”

我急忙道：“是什么人？”

张海龙道：“我没有问，但是他说，是从你家中打来的。”我呆了一呆，立即已知道，那是纳尔逊先生打来的。他来得那么快，倒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我连忙道：“我要走了。”

张海龙并不留我，只是道：“你的事完了之后，你再来找我，我们合作，做一些对人类有助的事情。”我一面答应，一面已冲了出去。

到了街上，我截住了街车，向家中驶去，十五分钟之后，我到了家门口，首先，我看到老蔡正在门口张望。

我一个箭步，窜了上去，老蔡“啊”地一声，道：“小心，有几个洋鬼子，在等着你。”我不及问他我上次回家时，他在什么地方，只是奇怪“几个洋鬼子”这句话，我决定不从正门进去，我爬上了水喉，从浴室进了屋中，然后下楼梯，从暗处向客厅内张望，只见纳尔逊先生，面上露着十分焦急的神色，正在来回踱步，一个年纪较轻的警官，正在不断地拨着电话，显然是在追查我的所在。

和纳尔逊先生在一起的，另外有三个“洋鬼子”，一个我是认识的，他是本地警察力量的最高首长。另一个，则穿着某一个强国的海军少将的制服，还有一个更令我愕然，因为他虽然穿着便服，但看来竟像是更高级的将官。

我看了不到半分钟，便走了出去，道：“各位等久了么？”

纳尔逊倏地转过身来，以手加额，道：“上帝，你来了，我已经放弃了希望，以为你完了！”

我向前走去，道：“我完了，谁来向你讲几乎不可信的话呢？”

纳尔逊道：“好，不要继续幽默了，你究竟掌握了一些什么资料？”我笑道：“让我先发问可好？首先我要问的，是你以什么方法，从巴黎那么快地赶到此地。”

纳尔逊向那海军少将一指，道：“他以海军所属的最新型飞机送我来的。”我向那海军少将望去，他对我的态度十分庄严，举手致敬礼，道：“海军第七舰队副司令，随时愿意为国际警方服务。”

我吓了一跳，道：“阁下突然来此，岂不是要使世界上所有的政论家都忙碌一番，来猜测你的目的么？”海军少将笑了起来，向那个便装的老年人一指，道：“那么，这位联合参谋本部的将军的行动，将更其惹人注意了！”

我立即感到那人脸熟，他显然不是愿意多讲话的家伙，只是向我点了点头。

我道：“纳尔逊先生，这两位将军来到了这里，可是意味着整个舰队的力量，都可以调动么？”海军少将道：“不是全部力量，是四分之三的力量，

我相信已经够了。” 我道：“是不是够了，我还不知道，因为事情要就根本不必用武力，要就是贵国的全部军事力量都投上去还不够！”

海军少将略现窘态，纳尔逊道：“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我自然也不想多耽搁下去，立即将我的遭遇，讲了出来，到我讲到在我到达野心集团的海底总部的时候，海军少将按了按他身边的召唤铃，立即有一个海军中尉由楼上跟了下来，我的家，竟成了临时作战指挥部了！

海军少将传达着命令：“命令所有的搜索舰，进行深海搜索，注意一个庞大的海底建筑物，大约的区域是在——”他讲到这里，回过头来望着我，我想了一想，道：“离东京之南，约四百里。”

海军中尉不知道该不该再将我的话记下来，海军少将已叱道：“快去传达！”中尉狼狈地行了一个敬礼，便退了出去。

我继续着我的叙述，又讲到了我终于离开了那海底总部之后的种种事情。

等到我讲完，纳尔逊先生道：“先生们，你们可知道事态的严重了么？”

本地的警察首长苦笑道：“看来，我无可效劳之处了。”

的确，在那样的大事中，一个小地方的几千名警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纳尔逊先生站了起来，道：“走，我们到舰上去，等候搜索的结果？”

我本来就准备再到那海底总部一行的，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立即站了起来，海军少将也站起身，警察首长要告辞，纳尔逊再三嘱咐他不可将我们的行踪，以及我刚才的话，向任何人露。

我们一起离开了我的家，一小时以后，我们便已在一艘全速前进的小炮艇上，而到了下午四时左右，我们一齐登上了一艘巨大的军舰，来到了指挥室中。海军少将开始下令巨舰驶向接近搜索的地区。

这艘巨舰以及整个舰队目的不明的行动，曾引起全世界政论家的揣测，又许多敏感的政论家们，以为是那个强国要干预东南亚某国的内战，并且还作了像煞有其事的分析。

我事后补读当时世界各地的大报，当真有啼笑皆非之感！

搜索舰的报告，不断地传来，无线电报机的答答的声音，不绝于耳，电报生迅速地翻译著密码报告，海军少将接过报告来，看上一眼，便递给纳尔逊先生，纳尔逊先看上一眼，便递给我，我看了两次之后，便不用再看了，因无发现。

一小时很快地过去了。海军少将已不像开始时那样起劲。报务员送来的报告，他甚至连看都不看，便递给了纳尔逊先生。

而纳尔逊先生，也照例向我苦笑一下。因为搜索的结果，仍是“并无发现。”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发现海军少将望向我的次数，显然地增加起来。在他望我望来的时候，我已可以从他的眼神之中，看出他对我的不信任。

两个小时过去了。海军少将站了起来，道：“看来我们应该结束这毫无意义的搜索了。”纳尔逊先生不愧是国际警察部队的首长，和这个毫无忍耐力的海军少将，完全不同。

他以十分和平的语气道：“或许还有什么地方，未曾搜索到？”

时间过得飞快，我们上这艘军舰，已过了五个钟头了，海军少将召集了五艘搜索舰的舰长，听取他们的直接报告，每一个人的报告都说，太平洋底的每一块石头，都数得清清楚楚了，但是却绝没有我所说的那样的建筑物，

海军少将望着纳尔逊。纳尔逊叹了一口气，道：“好，暂停搜索，但是舰队不要移动，再等候新的命令。”

海军少将十分不以为然，但纳尔逊先生已经拉着我走出指挥室，来到了休息室中。

在休息室中，我们两人，各自拚命地吸着烟，纳尔逊首先开口，道：“我们自然十分重视你的报告，因为国际警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许多悬案都像谜一样，难以解决，但是你的报告，却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如今所说的海底总部存在！”

他讲到此处，停了一停，坚定的眼光直视着我，道：“但是，你可是因为神经紧张，而记错了这海底总部的方位？”

我立即道：“绝对不！”

纳尔逊先生沉吟道：“但是我又不得不相信搜索的报告，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我道：“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只有三个可能。”

纳尔逊先生“嗯”地一声，道：“那三个可能？”

我道：“第一、这野心集团的海底总部，虽然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建筑，但是，却是可以移动的，你别忘了他们已能利用海底无尽的暗流，来发出庞大的电流一事！”

纳尔逊先生沉默了片刻，道：“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世界各国的海军，都到了警告，不知有多少远程深海雷达探索器正在工作看，如果已移开的话，我们也该接到报告了。”

我道：“好，第二个可能，是张小龙已不知用什么方法，将这个庞大的建筑物，完全毁了。”

纳尔逊先生摊了摊手，道：“张小龙是一个杰出的生物学家，但并不是魔术师。”

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可能不大，立即道：“第三个可能，最近情理，那便是在这个海底总部之外，一定有着某种防止雷达波探索的设置，或是扰乱雷达探索的装置。使得雷达波所探索到的，明明是钢铁，但传回来的讯号，是岩石，所以才使得探索没有结果了。”

纳尔逊先生沉思了片刻，道：“这个可能性很大，但我们应该怎样呢？”

我道：“放弃雷达，用人，用人潜下海底去，以肉眼探索，什么科学设备都可能受更高的科学设备蒙蔽，唯有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永远是真相。”

纳尔逊以手拍额，道：“噢！不！要海军少将派出蛙人部队么？我宁愿吞食一打活的蜗牛了！”

我也知道，如果要那个海军少将派潜水部队的话，他一定会以为忍无可忍而拒绝的，所以我也早已有了主意，一听得纳尔逊先生那样说法，我便道：“不用他派蛙人，只要他帮忙就行了，我去！”

纳尔逊先生霍地站了起来，道：“你去？”

我耸了耸肩，道：“这有什么奇怪？我只要海军方面，派出一艘小型的深水运输艇，那是任何蛙人部队都有的东西，带上一百筒氧气，我可以创一个潜在海底的最高纪录。”

纳尔逊先生道：“以前的纪录，是一百七十三小时，也就是七天另五小时。”我道：“我准备以十倍于这个的时间，去发现那个野心集团。”

纳尔逊先生又想了一会，道：“你肯去，我代表国际警察部队，向你致

最高的敬意。我们还可以派出多量的巡逻艇，你可以随时上巡逻艇来休息。”

我点头道：“那自然再好也没有了，将我们的决定，去通知海军少将吧！”

我和纳尔逊一起出了休息室，到了指挥室中，海军少将正在对他的下属大肆咆哮，我们进去，由纳尔逊先生将来意说明，海军少将以奇怪而不相信的神色望着我，然后，他便依照纳尔逊的指示，发布命令。

纳尔逊要三十七艘巡逻艇。在我可能到达的海域之上，常备粮食、食水，不断地巡逻。

任何一艘巡逻艇接到了我要浮上水面的信号，都应该立刻准备给我以最舒适的待遇。

纳尔逊又为我要了一百筒氧气，和一艘深海运输艇。这种深海运输艇，实际上只是一块装有马达的铁板，在载重之后，可以在海水中行驶，以减轻潜水人的负荷。当然，我也可以附在艇上，在海水中前进的。

一切全都准备好之后，又过去了大半个小时，我换上了全副蛙人的设备，带了水底无线电联络仪，上了甲板，沿着右舷，向下走去，我看到巡逻艇正在纷纷出发。天气很好，如果是潜水打鱼的话，那是何等轻松的事情，可惜我不是。但是我心中却也十分高兴，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冒险生活的最高峰了！

我下了水，在水面浮了一会，操纵着小型深水运输艇，使之沉下海去，我戴上了氧气的口罩，也跟着沉下海去。

海水十分清凉，我直向海底沉去。

海底的景物，和陆地上一样，一处有一处的不同，绝对不是单调和统一的。这是任何潜水爱好者都明白的事情。

而我之所以自动请缨，要到海底来寻找那野心集团的总部，是因为我在乘坐“鱼囊”离开的时候，将野心集团海底总部附近的地形记得十分清楚。我记得，当“鱼囊”后面，传来爆炸声，也就是我刚离开海底总部不久的时候，我恰是在一条生满了紫红色的昆布的大海堑之上，因此，我只要以这条大海堑为目标，那就虽不中亦不远了！

我自然不希望立即便会有所发现，因为我要搜索的目标，是在纵横各一百里以上的大区域之内，我尽我的力量，在海底游着，倦了，便伏在那深水运输艇上，略事休息，氧气用完了，我就海底更换。

第一天，我没有收获，我浮上了海面，在一艘巡逻艇上休息。

纳尔逊先生赶来和我相会，问道：“可有希望么？”我道：“当然有的，我已看到一些地形，像是曾经看到过的一样。”

纳尔逊道：“我们已另派出了专人，在驱逐有游近这里的可能的鲨鱼群，你只管放心好了。”

在那一夜间，我和纳尔逊先生，两人都没有睡，纳尔逊先生告诉我，他曾和几个大国的最高秘密工作负责人作过坦诚的谈话，那几个人都告诉他，国内有许多地位重要的人。经常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地方，作无线电联络，而这些人，却不约而同，在最近离开了本土。

毫无疑问，这些人一定是野心集团在各地网罗到的人物了。

我们又研讨着张小龙用什么方法，使得野心集团如临末日，讨论着那野心集团的首脑，究竟是什么人，讨论着野心集团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被张小龙毁去了！还是张小龙作了无辜的牺牲。

我们的讨论，都得不到要领。

我们望着远处海面上的舰影，都觉得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那便是野心集团此际，至少也处在极度困难之中，要不然，何以不对付前来搜索他们的舰只？

我们直谈了一夜，天色刚明，我便服食了压缩食物，又潜入了海底。

第二天，仍然没有结果。海军少将的面色，像是发了霉的芝麻酱。

第三天，我找到了那条生满了红色昆布的大海堑！

那条大海堑，在海底看来，简直是一个奇观。所谓海堑，乃是海底的深沟，那道深沟，一直向前伸展着，少说也有几里长，在深沟中，生满了火红色的昆布，以致看来，像是有一条大火龙躺在海底一样。

再加上所有的昆布，不断地左右摆动，所以那条“大火龙”，看来竟像是活的一样。

也正因为这里如此壮观，所以我才印象十分深刻。

我先游到了那条大海堑的一端，那是我乘坐“鱼囊”离开时的方向。那也就是说，野心集团的海底总部，应该是在另一端。

我沿着海堑，向前游去，没有多久，我越来越觉得海底景物的熟悉。我竭力回忆着“子母潜艇”到海底总部去时的情形，在海底盘旋着、游着、寻找着。

终于，在我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块熟悉的大海礁。我伸手摸在礁石上，那是真正的礁石。然而我却知道，在那礁石之下，是魔鬼集团的海底总部！

我知道，当海底庞大建筑物造成之后，建造这空前建筑物的科学家，又在建筑物之上，覆盖了厚厚的海底礁石。

这就使得所有搜索舰的报告，都是“毫无发现”了，因为雷达波不能透过厚厚的岩礁，而探索到岩礁下的物事。

而这时，我之所以能肯定这一大堆礁石之下，就是野心集团的海底总部，乃是因为我看到了盘在礁石之上，那一大堆犹如海藻一样的东西。那些东西，我知道是那所庞大建筑物的空气调节系统的吸收空气部份，它们抽取海水中的氧气，供应建筑物中的人呼吸之用。

我潜得更深了些，那一大堆礁石之上，有着不少岩洞，我不能确定哪一个岩洞是我坐着小潜艇进入海底总部之处。

我徘徊了没有多久，便发出了信号，浮上了水面。

一艘巡逻艇在我浮上水面之后的三分钟，便驶到了我的身旁。我上了船，吩咐负责人记录下船艇所在的位置。然后，我就坐在这艘巡逻艇，回到舰苹上，去向纳尔逊先生覆命。

我一面在舰苹的甲板上，向司令室走去，一面在想，应该动员甚么武器向海底野心集团总部作攻击呢？深水炸弹当然是最合适的，但是野心集团的科学水准，远在我们地面上的人之上，难道他们便没有反抗深水炸弹的办法了么？

当我想及此处的时候，我的心中再一次奇怪起来。

那件事便是：我们在这个海域上，已经活动了三四天之久，就在野心集团海底总部的上面。而在总部之中，是有着性能最佳的电视传真设备，如果说野心集团的首脑，在海底总部之中，可以看到我们在甲板上行走，那绝不是夸大的说法。

但是令人费解的却是，野心集团在这三四天中，竟一点动静也没有！

而且，刚才当我潜水去到野心集团的总部门前的时候，也显得非常冷清，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入，这又是甚么缘故呢？

我一面走一面想着，当然，那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野心集团是在放长线，钓大鱼，要我们集中力量，开始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才开始反击。

而另一个可能，则是：张小龙已经成功了！

张小龙已经实现了他的诺言，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来对付整个野心集团。然而，这个可能，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张小龙是以甚么办法来对付野心集团的呢？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司令室的门口。但是，纳尔逊先生，却从隔壁休息室的门口，叫道：“卫先生，请你来这里。”

我立即转过头去，只见纳尔逊先生的面色，十分异特，同时，他手上握着一个瓶子。

我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事，只是道：“我已经发现了那个建筑物，并且请第一一九七四号巡逻艇艇长记下了它的位置。”

我只当纳尔逊一定会兴奋和紧张起来，立即通知海军少将，要他集中力量，进行攻击了。

可是，纳尔逊先生只是略有震动了一下，并没有如我想像中的那种激奋，而且立即道：“你快来，我的中文不怎么好，但是我却猜得到，有一封信是给你的，你快来看看！”

纳尔逊先生的话，令得我呆了大约一分钟之久，我知道纳尔逊先生是极其有修养，极其能干的人。他绝不曾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和我开玩笑，也不曾在这样的情形下因为过度紧张而胡言乱语。

但是，他刚才讲的话，却令我莫名其妙，因为我实是难以想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会有甚么人写信给我。而且，就算有人写信给我，他又怎知我在这里？退一万步而言，即使有人知道我在此处，信件又是用甚么方法传递来的？

我呆了一分钟，才向纳尔逊先生走去，纳尔逊扬看手中的瓶子，道：“你看，在这里。”

我的疑惑，更增加到了顶点，我一手接过那个瓶子来。瓶子的塞子，塞得很紧，里面则放着一卷纸，在外面可以看见的部份，写着一行英文字，道：拾到这瓶子的，请送到某地某处（那是我的住址）的卫先生，送瓶子的人，一定可以得到他受到的任何损失的十倍的赔偿，或者更多。

而另外一行中文，则写着我的名字，下面另有四个字，则赫然是“张小龙付”四字。

我一看到这四个字，全身都震了一震，立即抬头起。纳尔逊先生道：“快进来再说。”我立即跟着他走进休息室，他小心地关上了门，道：“是谁写给你？”我道：“张小龙，它是怎么得来的？”

纳尔逊道：“我也料到是他了，二十分钟前，我在甲板上，用五十倍望远镜眺望，看到海面上有一个瓶子在飘着，我便命一个水手去将它拾了起来。这件事，海军少将还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准备让他知道。你先看看信的内容说什么。”

我道：“但是我已经发现了那野心集团海底总部的所在了。”

纳尔逊道：“我们还是先看信再说，我们在这里好几天了，但是对方却

不采取任何措施，这使我觉得，张小龙已经成功了，所以，我们要先看一看这封信，再作定论。”

我点了点头，用力一捏，“拍”地一声，将那个玻璃瓶捏碎，有几片小玻璃片，划破了我的手，我也顾不得去止血。

我取出了那卷纸，纸张的质地十分柔薄，那是野心集团以海藻为原料所制成的纸，我因为在野心集团的海底总部住过，也用过这种纸，所以一看便知道。

纸上的字迹，写得十分潦草，而且，墨迹也十分淡，不是用心，一点也看不清楚，我将几张纸摊平，仔细地看去。

而纳尔逊先生在旁，又心急地在问我：“他写些甚么？他写些甚么？”我就一面看着，一面用英文翻译给纳尔逊听。

足足化了半小时，我才将信看完。纳尔逊先生也已经完全获知了这封信的内容。然而，我们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至少又有一小时之久。

在那半小时中，我相信纳尔逊和我一样，都是因为心中思潮起伏，太过激动，受到所发生的事情，太过离奇，太过不可想像而变得发呆了。

那封信，现在被国际警方当作最秘密的档案而保管着，但是我还可以默写出来，虽然未必每一个字和原来的一样，但大致也不会相去太远。

纳尔逊先生是竭力反对公开这封信和公开这种事情的。

但是我却坚持要这样做。

我坚持要这样做的原因是：

纳尔逊说这种事公布出来，会使得人心激荡。但是我的意见则是，即使将每一个细节都照实地记述公布，也绝不会引起任何人心激荡不安的。因为，任何人看到了这样的故事，都会以为那只是一个小说家的创作而已，谁会相信那是真的事实呢？

所以，尽管纳尔逊先生的激烈反对，我还是要将那封信默写出来。

下面就是那封信的内容：

“卫斯理君：我是一个性格十分怪僻，只知科学而不知人情的人，所以，我可以没有朋友，在美国求学时是这样，回来之后仍旧是那样，我在我父亲那里取到的钱，用在科学实验上的，只不过十分之一。

其余的十分之九，都是给假装是我的朋友的人所骗走的。但是我却十分欣庆，在我死前，究竟有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自然就是你了。

“你不要以为我和你吵过架，又赶你走，这是对你的不友善，而事实上，我却是在救你，因为你不能留下来，你留下来的结果，是和我，和在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死亡。而我终于听到了你逃走成功的消息，我很高兴，希望你在读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正是阳光普照，平静宁和，那正是我的愿望。

“你一定记得，当你有一次来见我时，我正在工作着，我手中拿着一个试管，试管中有小半管液体，而当我看到你时，手震动了一下，几乎将那液体震动了一点出来，当时我连声呼叫‘危险’，但是你可能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的。

（这件事，不是张小龙在信中提起，我几乎忘记了，而我的确不知道当时张小龙高叫“危险”是什么意思。）

“我那时叫危险，是真正的危险，因为只要那液体溅出了一滴——即使是肉眼所难以看到的微小的一粒，也足以使你和我，都变成一棵人形的树木



了。你或许以为我在讲笑话：人形的树木，那是什么东西？其实，人形的树木，那就是一棵树，树的称呼或者不怎么确切，可以说是一种植物，但是形状完全和人一样！

“你或许仍然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吗？”

“我再进一步地解释一下，有一种十分普通的中药药材，出在四川、西康、打箭炉一带，叫作‘冬虫夏草’，你一定是知道了！”

“冬虫夏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自然现象。以前，人们以为那是生物‘化生’的结果，夏天是草，冬天是虫，由动物而植物，由植物而动物地变化着。但后来，细心观察和研究的结果，知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是，‘冬虫夏草’本来是虫。但是，当冬天，这种虫蛰伏在泥土中的时候，却受到了一种细菌的侵袭——说是细菌，那还不十分恰当，因为这种菌，在生物学上来说，比细菌还要低级，叫着‘真菌’，是介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东西，但是，这种在高度显微镜下也难以看得清的小东西，生命力和繁殖力之强，却是任何一种高级动物所不及的。

“我想你一定明白了，当这种真菌，侵袭进虫体之后，它以惊人的速度繁殖着，那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而虫体内的一切，都成了他们最佳的营养，于是虫死了，留下一个躯壳。而被亿亿万万的真菌所集成的，像一株草一样的东西，顶出了土面。

“这便是冬虫夏草的形成经过。中国人以为这种东西的功用和人参一样，是一种补药，但在我的眼中，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自然现象，更由于这种真菌的繁殖之快，十分惊人，所以，那一直是我的研究项目之一。

“而当我知道了自己的处境，知道了某些卑劣的野心家，竟准备利用我在科学上的发明，而想征服全人类之后，这便成了我竭尽全力研究的项目。

“由于这里的一切设备，是那么地完善，所以，我发明了一种更适宜于这种真菌生存的培植液，经由那种培植液培植出来的真菌，它们的繁殖速度，是每二点三七秒，便增加一倍。

“只学过简单数学的人，也可以计算得出，即使只有一个这样的真菌，以这样的速度繁殖的话，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变成多少个，粗略地说，那是二的一五一八次方，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而你看到的那试管之中，已经有亿亿万万这样的真菌了！”

“只要培植液一乾，肉眼所绝对看不到的真菌，便在空气中飘荡，人是无法子不接触空气的，要接触空气，就要接触这种真菌，而这种真菌，也随着呼吸，进入体内，我已经计算过了，大约只要七分钟的时间，进入体内的真菌，便足以使一个人，变得和‘冬虫夏草’中的虫一样——徒然拥有一张皮和一副骨，其余的一切，都变成了植物性真菌的盘踞之所，可能在足底下会生出根来，使之固定在一个一定的地方，这是这种真菌的植物性的表现。

“我有那半试管的培植液，便可以对付这个野心集团了。我变得聪明了许多，我知道有时是要隐瞒一下自己的真正意愿的。

“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愿意和他们合作了，他们立即开始召集在全世界各地的爪牙，而我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人人都对我十分恭敬，我知道这是他们要利用我的缘故。

“就在他们对我放弃监视的情形之下，我写了这封信，通过一条气管，使之浮上海面，同时我已决定，在野心集团大会召开之时，我将这半试管真

菌，倾倒在整個空气调节系统的通风设备之中，然后，我再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到了，可惜没有人活着看到当时的情形，否则，一定很有趣的。

（我将信读到这里，停了好一会。因为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曾经看到当时的情形，而如今仍然活着的一个。当时，海底总部的混乱情形，还历历在目，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张小龙的信为我解开了。）

“当然，野心集团的一切科学家，会尽量利用来几分钟的时间，来为他们自己，解除厄难，希望能够消灭这些，以几何级数，成倍成倍增长着的真菌，但是他们的任何努力，将归于失败。

“除非他们出动死光，但出动死光的结果，是连人带真菌一齐死亡。

“至于我自己，自然也是非死不可的了，我并不在乎这一点，人孰无死？我为世人消除了一个绝大的祸胎，我死得更高兴。

“当这封信交到你手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何年何月了，也有可能，你永远看不到这封信。但只要你能够看到这封信的话，我要你记得一件事：绝不要再踏进那海底建筑物半步。

“即使你是第二天就看到了我的信，整个海底建筑物内部，都已充满了这种真菌，任何人进去之后，只要几分钟，只会变成一株人形的植物了。

“你也不要试图去毁去那海底建筑物，因为海水对于这些真菌，有隔绝作用，真菌不可能活着离开海水，但如果有爆炸，便会有极少数目的真菌，能活着离开海面的话，那么，这种经过特殊方法培植的真菌，约莫在二十天左右，便成为地球的主人，使得整个地球，变成没有动物的星球。

“而只要没有人进去，不去从事毁坏这个海底建筑物的工作，那么，在若干年后，真菌繁殖的结果，必然会趋向自我毁灭，危险性也就消失了。

“这是我最后的一封信，讲了许多难以令人相信的事。最后，请你婉转地代告家父：我死了。并请你安慰他和我的姊姊。张小龙。”

整封信中，没有一点临死的悲哀。

我明白到张小娟所感受到的心灵感应：豪迈、光荣、兴奋、激昂  
张小龙的确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死去的！

我和纳尔逊两人呆了好一会，纳尔逊才道：“你发现了海底建筑物一事，已对人说起过了么？”

我道：“没有，我只是请那位巡逻艇艇长，记住一个位置而已。”纳尔逊一伸手，要过了那封信来，轻轻地拍着那几张纸，道：“你说该怎么样？”

我立即道：“我们相信张小龙的话，他已经成功地毁灭了整个野心集团的精锐，并且，没有人可以再踏进那建筑物，我们还是遵照他的吩咐行事好。”

纳尔逊先生还在沉吟，忽然休息室外，传来“澎澎”的打门声，不等纳尔逊先生出声，海军少将已经推开门，冲了进来。

他面上带着怒容，道：“结果怎么样？”

那个海军少将，以为我一无发现，没有面目见他，所以才怒气冲冲地赶来责备我的。

我只是望着他，并不出声，纳尔逊先生坐了起来，来回踱了几步，才道：“对不起得很，我们接受了一个错误的情报，使贵国的舰队，劳师动众，白跑了一趟。”

我听得纳尔逊如此说法，心中松了一口气。

虽然，纳尔逊先生将我正确的经历，说成“错误的情报”，但是我知道

他那样说法，是不准备违反张小龙的嘱咐了。

海军少将几乎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大声叫道：“错误的情报，他妈的——”

他可能还会骂出很多难听的粗话来的，但是纳尔逊先生的话却阻止了他，道：“一切情形，我会向贵国最高当局解释的。”

海军少将瞪着眼睛，慢慢地走了出去。

纳尔逊忽然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道：“卫君，我们两个人，共同知道一件秘密，我们也是好朋友，是不！”我十分钦佩纳尔逊的为人，他没有一般西方人的轻妄无知和自傲自大，却有着缜密的头脑和最和善的待人方法。

我道：“我们之间，早就是好朋友了。”

纳尔逊先生笑了一笑，道：“我们以后，大约还有合作的机会。为了这件事情上你给我们的帮助，我要送给你一件小小的礼物。”

我连忙道：“这种礼物，可否由我来提议？”

纳尔逊笑嘻嘻地望着我，道：“你要什么？”

我道：“听说，国际警察部队的最高当局，发出一种金色的证件，而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可以在承认国际警察部队的国家中，享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权利，他的行动，不会受到当地警方的干涉，而且还会得到协助，这可是真的？”

纳尔逊道：“是真的。”

我道：“好，我就想要一份这样的证件。”

纳尔逊抗议道：“那不行，这种证件，世界上一共只有九份——”我不等他说完，便道：“不行么？那就算了吧！”

纳尔逊沉吟了半晌，忽然改口道：“好，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份证件。但这份证件上，要有各国警察首长的签名，你能等上几个月么？”

我心中大是高兴，道：“好，我相信我绝不会利用它来做坏事的。”

纳尔逊先生道：“如果你利用这份证件来走私的话，那么，一个月之内，世界第一富翁，不是沙地阿拉伯的国王，而是你了！”

我笑了起来。纳尔逊先生收好了张小龙的信。

舰艇到了岸旁，我和纳尔逊，在海军少将的白眼下上了岸。

纳尔逊立刻和我分手，我回到了家中，和张海龙通了一个电话，将张小龙信的内容，在电话中讲给他听，他约我到郊外的别墅中去见面。

当天晚上，又是浓雾之夜，我驱车在郊区的公路上急驰着，心中又在盘问着自己，关于那“妖火”的秘密，到了别墅，张海龙一个人在客厅中。想起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情形，我不胜感慨，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张小娟正在这里听音乐，而如今，她却成为现代的“睡美人”了！

张海龙和我，都没有说什么话，我们默默地对坐到半夜，才各自去就寝，我睡在张小龙的房间中，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轻轻地走下了楼梯，到了储物室中，打开了那个通向野心集团支部的门。

本地的警方已经来过这里了，但除了搬走了尸体之外，一切都没有动过。我忽然看到一架像是电影放映机似的物事上，有一盏小红灯亮着。我走近去，轻轻地按着机上的按钮，突然之际，我眼前一亮，在前面，透过窗外，可以看到红色的、耀目的光，如同火一样。我陡地想起，几次看到“妖火”全是在浓雾之中，雾拉起着银幕的作用，可以使放射出来的影像停留。

而这是可以放映出“妖火”的装置，它的目的，我也早该知道了，甘木曾经说过，他们使张小龙自己以为极度神经衰弱，自称看到的“妖火”是幻象，而求救医生，结果张小龙就是被医生“拐”走的，这是野心集团干的好事。

我也相信，张小娟其实早已知道这一点，我几次看到妖火，可能是张小娟的杰作。张小娟为什么知道了这个秘密而不予揭露呢？自然是因为她的内心充满了犯罪意识之故。

唉！人的内心的邪恶，才是一般真的妖异之火！

（全文完）

